暮光之城-月食（上）

序幕

月食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丈夫，潘乔

感谢你的耐心、关爱、友谊和幽默感

以及心甘情愿在外就餐

也感谢我的孩子们，加布、塞斯及艾利

感谢你们使我体验了那种

人们甘愿随时为之付出生命的爱

火与冰①

有人说世界将终结于火，

有人说是冰。

从我尝过的欲望之果

我赞同倾向于火之说。

但若它非得两度沉沦，

我想我对仇恨了解也够多

可以说要是去毁灭，冰

也不错，

应该也行。

——罗伯特·弗罗斯特

①FireandIce：《火与冰》是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1874-1963）颇受欢迎的一首抒情诗，作于1923年。在诗中，弗罗斯特比较分析了火与冰这两个极具毁灭性的力量，并在开首两句道出世界毁灭于火或者是冰的可能，并用火象征激情和欲望，用冰象征冷酷和仇恨，诗中有很多值得玩味思考之处，需考虑其时代背景，在此不再赘述。该诗有多个译本，此处选用的是王道余先生的译本。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多以田园生活为题材，语言朴实无华，但却时时蕴涵着人生的真谛。

楔子

我们设下的所有圈套都白费了。

冰冷的感觉紧紧地攫住我的心，我注视着他摆出保护我的姿势。尽管他寡不敌众，他高度聚精会神的表情没有流露出任何迟疑的痕迹。我知道我们不能指望有救兵——此刻，我肯定他的家人正在为他们的生命而战，就像我肯定他正在为我们的生命而战一样。

我还有机会了解另一场战斗的结局吗？还有机会弄清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吗？我还能活到那一刻吗？

这种可能性似乎没那么大。

暮光之城-月食（上）

他们漆黑的眼睛狂野而凶猛，虎视眈眈地想置我于死地。他们在等待着我的保护者走神的那一刻，一旦那一刻真的来临，我将必死无疑。

在这片寒冷的森林中的很远很远的地方，一匹狼咆哮起来……

第1章 最后通牒

贝拉: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像我们还是二年级那样让查理捎便条给比利——如果我想要和你说话，我会回

是你做出的选择，不是吗？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当你

“人类的敌人”的哪个方面对你而言太复杂而不

瞧，我知道，我现在这么做很愚蠢，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既然你大多时候都和一群……在一起，我们就不可能是朋友

我想念你太多的话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所以，别再写信给我了

是的，我也想念你。很想。但什么都不会改变。对不起。

雅各布

第2节：暮光之城·月食(1)

暮光之城-月食（上）

我用手指一行一行地划过纸上的文字，碰到那些凹痕，他用笔写字时用力过猛几乎把纸都戳破了。我能想象出他写这些话时的样子——他笔迹潦草，横七竖八地画出这些字母，用以宣泄他心中的愤怒，然后一行又一行地划掉那些措辞有误的话语，也许他甚至还会用那只过大的手生气地拧断钢笔。我想象得出沮丧挫败的感觉使他漆黑的眉毛紧蹙在一起的样子。要是我在那里的话，我可能会大笑起来。别让你自己脑出血，雅各布。我会这样告诉他，吐出来就可以了。

当我再读这些我已经铭记于心的话语时，我现在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大笑。他对我的请求信的答复——那封信通过查理带给比利，然后由比利再给他，这样的送信方式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像二年级学生一样，正如他所指出的———点儿也不奇怪，还没打开信笺我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了。

令我惊讶的倒是被他划掉的一行行文字竟会令我如此受伤——仿佛这些字母上长了刀子似的。不仅如此，每一行以生气开头，但后面都隐藏着汪洋般巨大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相比，雅各布的痛苦使我伤得更深。

当我正在思考这些的时候，闻到了一阵浓浓的烟熏味儿正从厨房飘过来。另一个房间里，除了在做饭之外，不会有什么事让我惊慌失措。

我把皱皱巴巴的纸塞进裤子后袋，匆匆忙忙地朝楼下跑去。

查理扔进微波炉的一罐意大利实心面沙司刚刚转动第一圈，我猛地一把拉开门，把它拖了出来。

“我做错什么了？”查理问道。

“您应该先把盖子揭开的，爸爸，金属不能放在微波炉里转。”我边说边把盖子揭开，接着把半罐沙司倒进碗里，然后把碗放进微波炉，把罐子放回冰箱，调整好时间，按下启动键。

查理嘟着嘴巴看着我调整时间，问道：“我的面条做得对吗？”

我看了看炉子上的平底锅——令我警惕的烟熏味儿的源头就在这里。“翻一翻会更好。”我语气温和地说道。我找了一把调羹，用力把烤焦在锅底的厚厚的糊状面条刮下来。

查理叹了叹气。

“那么，您为什么要做这些？”我问他。

他双臂抱在胸口，愤怒地凝视着后窗外的雨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咕哝道。

我迷惑不解起来。查理会做饭？他为什么要板着脸孔？爱德华还没来这里呢。通常我爸爸会因为我男朋友而摆出这样的架势，竭尽全力地表现出一副“你不受欢迎”的模样，他所说的每个字、所摆出的每个姿势都表达出这层含义。查理的努力毫无必要——爱德华不用看这些表演就对我爸爸正在想什么了如指掌。

我翻动锅里的面条时想到“男朋友”三个字，这个词儿使我感到一阵熟悉的紧张感，我一不小心咬到了自己的嘴巴。这个词语不合适，一点儿都不合适。我需要某种更能表达永恒的承诺的词语……但是像“宿命”和“命运”这样的词语用在平时的交谈中显得很做作。

爱德华心中有另一个词语，那个词正是我感到紧张的来源，我只要想一想都会让自己紧张得直咬牙。

未婚夫——哟！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浑身发抖。

“我错过什么了吗？从何时起您开始做晚饭了？”我问查理，意大利面团在开水里上下移动的时候，我戳了戳，“或者是您在试着做晚饭？”

查理耸了耸肩：“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在自己家做饭。”

“您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一边看着他别在皮夹克上的徽章，一边说道。

“哈！说得不错。”他摆动身体，把皮夹克脱了下来，仿佛我的眼神是在提醒他衣服还穿在他身上一样，然后他把皮夹克挂在那个他专用的挂衣钩上。他的枪带已经挂在那里了——一连几个星期，他都觉得去警察局没必要佩戴手枪。华盛顿州福克斯的小镇不再笼罩在令人困扰的失踪事件之中了，也不再有人在曾经阴雨绵绵的树林里看见神秘且体形庞大的狼了。

我静静地戳着面条，猜想着查理会讲出到底是什么事情令他心烦意乱。我父亲不是个话很多的人，他努力让自己配合着我坐下来一起

吃晚饭，这表明他脑海里一定有非常多的话要说。

我习惯性地看了看钟——每天大约这个时候，每隔几分钟我就会这么做——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下午对我而言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自从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和狼人）雅各布·布莱克告诉查理我偷偷摸摸骑过那辆摩托车以来——他事先就计划好这么出卖我的，这样一来我就会被关禁闭，进而不能与我的男朋友（和吸血鬼）爱德华·卡伦在一起了——爱德华只获许在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来看我，而且通常只能在我家里，还要在我爸爸从不困倦的怒目监控下。

这次是上次不那么严格的禁闭令的升级。我无法自圆其说为什么会一连失踪三天，而且还敢去悬崖跳水，这是我因此而得到的惩罚。

当然啦，我在学校还是会见到爱德华，因为查理对此无能为力。此外，爱德华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我的房间里，不过查理对此事并不是很清楚。爱德华轻而易举就能一声不响地从二楼的窗户爬进我的房间，这种本事几乎和他能读懂查理的心思一样有用。

尽管爱德华只有下午不在我身边，这却足以令我无精打采，其间的几个小时如此漫长。尽管如此，我还是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这种惩罚：一来，我知道这是我自找的；二来，我无法忍受现在就搬出去[福`哇tx t小`说 下 载]而伤害我父亲，特别是当更加永久的分别就摆在眼前，就近在咫尺的时候，查理看不到这一点，对此也一无所知。

第3节：暮光之城·月食(2)

我爸爸哼哼唧唧地坐在餐桌前，然后打开了潮湿的报纸；不一会儿，他就开始清嗓子，发出不满的声音。

“爸爸，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读报纸，这只不过会让您更生气罢了。”

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对着手中的报纸发牢骚：“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要住在小镇上的原因！无稽之谈。”

“我想凤凰城在杀人榜上的排名更靠前，爸爸，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从未与谋杀案受害者的身份如此靠近，直到我搬到他居住的这座安全的小镇。实际上，我仍然在几个热门的名单之上……

我手中的调羹颤抖了一下，里面的水也颤抖起来。

“好吧，你就是对我说个没完。”查理说道。

我放弃省掉晚餐的打算，准备上饭；我得用牛排刀割开一片意大利细面，先给查理，然后给我自己，而他则用驯服的眼神注视着我。查理把沙司倒在他的面条上，然后把它们搅拌在一起。我按照他的方式尽可能地装饰着我自己的面条，打不起丝毫的精神，我们一言不发地吃了一会儿饭。查理仍然在浏览新闻，我一边等他开口说话，一边拿起已经被我翻烂了的《呼啸山庄》，从我早上吃早餐时看到的地方读起，努力让自己沉浸在世纪之交的英格兰。

我刚刚看到希斯克里夫返回英格兰的那一段，这时查理清了清嗓子，把报纸扔在了地上。

“你说得对，”查理说，“我的确有理由那么做。”他朝着黏糊糊的面团挥舞着叉子，说道，“我想和你谈一谈。”

我把书放到一边，书脊已经破败不堪，整本书都摊平在餐桌上：“您只需要问我一下就可以啊。”

他点了点头，眉毛紧蹙在一起：“是的，我下次会记得的。我以为接过你手中做饭的活儿会使你温顺一些。”

我大笑起来：“这很奏效——您的烹饪技艺使我温顺得像块果酱软糖。您需要什么，爸爸？”

“嗯，是关于雅各布的。”

我感到我的脸一下子僵在那里，“他怎么啦？”我嘴唇僵硬地问道。

“放松，贝尔，我知道你还在因为他出卖了你而生气，但是他做得对。他那样做是负责任的表现。”

“负责任，”我挖苦地重复道，转了转眼睛，“对的，那么，雅各布怎么啦？”

这个漫不经心的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除了烦琐的事情外，没别的什么事情。雅各布怎么啦？我能拿他怎么样呢？我以前最好的朋友，现在……是什么？我的敌人？我畏缩了。

暮光之城-月食（上）

查理的脸突然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别生我的气，好吗？”

“生气？”

“好吧，也和爱德华有关。”

我眯起眼睛看着他。

查理的声音变得更生硬了：“我还是让他进了家门的，是不是？”

“是的，”我承认道，“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罢了。当然啦，您也可以时不时地让我出门一小会儿，”我继续说道——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的，我知道在余下的学年里我都要被关禁闭，“我最近表现还是很好的。”

“好吧，那有点儿接近我正准备讨论的话题了……”接着，查理的表情放和缓了些，出乎意料地露齿一笑，眼角都是皱纹；有那么一会儿，他看起来好像年轻了二十岁。

我看出那个微笑中暗含着某种可能性，不过我慢条斯理地继续问道：“我给弄糊涂了，爸爸，您在说的是雅各布、爱德华，或者是我被禁闭吧？”

那个笑容又一闪而过：“和三者都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那么它们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我谨慎地追问。

“好吧，”他叹了叹气，抬起手臂好像投降一样，“我在考虑也许你因为表现良好获得假释。对于一个青少年而言，你忍气吞声、不发牢骚的程度真的令人惊讶。”

我的声音和眉毛一下子抬高了：“您是认真的？我自由了？”

这到底因何而起？我一直确信在我真正搬出去[福`哇tx t小`说下 载]以前会一直关禁闭，而爱德华也没有找到让查理动摇的念头……

查理举起一根手指头，说道：“是有条件的。”

第4节：暮光之城·月食(3)

突如其来的热情消失殆尽了，“好极了。”我呻吟道。

“贝拉，这与其说是命令还不如说是请求，好吗？你自由了，但是我希望你能……理智地利用这种自由。”

“这是什么意思？”

他又叹了叹气：“我知道你整天和爱德华待在一起非常开心，也心满意足……”

“我也和爱丽丝一起玩的。”我插话道。爱德华的妹妹来我们家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她高兴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查理在她能干的双手中就像软面团似的。

“那倒是，”他说，“但是除了卡伦家的人以外，贝拉，你还有其他的朋友。或者说，你曾经有过。”

我们彼此凝视着，看了好久。

“你上次和安吉拉·韦伯说话是什么时候？”他突然把这个问题抛给我。

“星期五吃午饭的时候。”我立即回答道。

在爱德华回来以前，我学校的朋友们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群。我宁愿认为那两群是好的对坏的，我们和他们也很合适。好的是安吉拉、她忠心耿耿的男朋友本·切尼和迈克·牛顿，他们三个人都很慷慨地原谅了我在爱德华离我而去之后的种种疯狂举动。劳伦·马洛里是“他们”那一边的邪恶核心成员，几乎其他每个人，包括我在福克斯最早的朋友杰西卡·斯坦利好像也对遵守她那抵制贝拉的安排感到很满意。

随着爱德华重新回到学校，那条分界线变得更加明显了。

爱德华的归来使得迈克的友谊中断了，而安吉拉却毫不动摇、坚贞不渝地忠于我们的友谊，本也亦步亦趋。尽管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避开卡伦家的人，但安吉拉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会恪尽职守地坐在爱丽丝旁边。几个星期后，安吉拉看上去似乎已经感到怡然自得了。不被卡伦家的人迷倒并非易事——只要人们给他们机会让其释放魅力

的话。

“在学校之外呢？”查理问道，把我的思绪引了回来。

“爸爸，我在学校之外没见过任何人。禁闭，还记得吗？而且安吉拉也有男朋友。她总是和本在一起。如果我真的自由了，”我补充道，语气中带有很浓厚的怀疑口吻，“也许我们可以四个人一起出去[福 `哇tx t小 `说 下 载]玩。”

“好吧，但是那么……”他吞吞吐吐地说道，“你和杰克以前交情很深厚的，而现在……”

我打断他说道：“您就不能直截了当一点儿吗，爸爸？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你不应该为了男朋友抛弃所有其他的朋友，贝拉，”他严厉地说道，“这样做很不好，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对其他人也敞开心胸，让他们走进来的话，你的生活会更加平衡的。去年九月发生的事情……”

我不禁畏缩起来。

“好吧，”他防卫性地说道，“要是你和爱德华·卡伦在一起的时间少一些，多一些别的生活，那样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

“那样的事情照样会发生。”我轻声咕哝道。

“或许是，或许不是。”

“您的意思是？”我提示他。

“利用你重新获得的自由也去看看你的其他朋友，让自己的生活保持平衡。”

我慢慢地点了点头：“平衡是好事情。那么，我要填满指定的配额吗？”

他做了个鬼脸，但是摇了摇头：“我可不想把事情弄复杂了，只是不要忘记你的朋友们……”

我的朋友们，这也是我一直在挣扎、不知道如何是好的两难处

境。我在毕业之后，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那些人是我再也不能见到的。

那什么才算是更好的做法呢？在我能够做到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度过？或者是现在就开始分离，让永别慢慢地到来？对于第二个选择我感到恐惧万分。

“……特别是雅各布。”在我还没理清其他的头绪之前，查理又补充了一句。

这个处境比头一个更让人左右为难，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适当的话：“雅各布可能……有些困难。”

“布莱克一家实际上是我们的家人，贝拉，”他说道，又变得严厉而有父亲的威严起来，“而且雅各布对你而言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第5节：暮光之城·月食(4)

“我知道。”

“难道你一点儿也不想念他？”查理问道，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的喉咙突然哽噎住了，在我回答之前我清了两次喉咙。“是的，我的确想念他，”我承认，不过我还是低着头，“我很想念他。”

“那么为什么会很难？”

这不是我能随意解释的事情，像我和查理这样的人类——了解这个神秘世界，这里充满各种各样的神话，还有许多偷偷地生活在我们周遭的魔鬼——这种事情违背了人之常情。我非常清楚地了解那个世界——而且结果我招来的麻烦也不少。我不能让查理也卷入同样的麻烦。

“和雅各布在一起会有……冲突，”我慢慢地说出来，“我的意思是，这是有关友谊的冲突。对杰克而言，友谊似乎远远不够。”我缓缓地道出事情的原委，那些细节是真实而不重要的，与雅各布的狼人团体对爱德华的吸血鬼家族深恶痛绝的事实相比，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不是我在一张便条上就能说清楚的事情，他也不愿意接听我

的电话，但是我亲自和狼人处理此问题的计划肯定不会得到吸血鬼们的认同。

“难道爱德华没有准备好面对有益的竞争吗？”现在查理的语调变得讽刺起来。

我抬头白了他一眼，说道：“根本没有竞争。”

“像这样逃避他，你在伤害雅各布的感情。他只不过想做你的朋友，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噢，现在变成我逃避他了？

“我很确信杰克一点儿也不愿意再和我做朋友了。”这些滚烫的话语使我难以启齿，“到底是什么让您这样想的呢？”

查理现在看起来有些尴尬了：“这个话题可能是我和比利在一起的时候提起来的。”

“你和比利像老妇人那样说东道西，张家长李家短。”我一边抱怨，一边恶狠狠地把叉子叉进盘子里凝结在一起的意大利面团。

“比利很担心雅各布，”查理说，“杰克现在心情很糟糕……他垂头丧气，郁郁寡欢。”

我不自觉地退缩了，但是眼睛却紧紧盯着面团。

“而且那个时候你和杰克一起玩耍之后总是很开心。”查理唉声叹气地说道。

“我现在也很开心。”我激动地从牙缝中吼出这样的话来。

我的言辞和语气之间的对比打破了紧张感，查理大笑起来，我也笑了起来。

“好吧，好吧，”我答应道，“平衡。”

“还有雅各布。”他坚持道。

“我会努力的。”

“好极啦，找到平衡，贝拉。而且，噢，是的，你有一些信，”查理说道，轻松巧妙地结束了这个话题，“在炉子边上。”

我没有动，我的思绪都纠结在一起狂乱地怒吼着雅各布的名字。这很可能是些垃圾邮件；我昨天已经收到了妈妈寄来的包裹，我没有期待还会有什么。

查理把椅子从桌边推开，起身的时候伸了伸腿。他把他的餐盘放进水池里，但是在打开水龙头洗盘子之前，他停了下来，把一个厚厚的信封抛给我。信封划过桌面，咚的一声飞到我的胳膊下面。

“呃，谢谢，”我咕哝了一声，他如此热心令我迷惑不解，接着我看到了回信地址——信是从阿拉斯加东南大学寄过来的，“那倒是很快，我猜我也错过这个截止日期了。”

查理轻声地笑了笑。

我翻过信封，接着愤怒地仰望着他：“打开过的。”

“我只是很好奇。”

“我太震惊了，警长，这可是违反了联邦法律。”

“哦，读一读吧。”

我把信抽出来，折叠起来的是课程安排。

“祝贺你，”我还没来得及读他就说道，“你的第一封录取通知书。”

“谢谢，爸爸。”

“我们应该讨论学费的事情，我存了一些钱……”

“嘿，嘿，想都别想。我才不要碰您的退休金，爸爸，我有自己的大学基金。”还剩下的基金——并没剩下多少可以开始我的大学生活了。

查理皱起了眉头：“这些地方有的很贵，贝尔，我想帮你一把。你没必要因为那里便宜些就要跑到阿拉斯加那么远的地方去。”

第6节：暮光之城·月食(5)

那里可不会更便宜，一点儿也不，但是那里很遥远，而且朱诺①平均每年有三百二十一天多云的天气。第一项是我的条件，而第二项则是爱德华的。

“我自己能付学费，此外，那里还有许多经济援助，很容易贷款。”我希望我的虚张声势不是太明显，实际上我还没怎么研究过这个问题。

“那么……”查理开始说话了，接着他嘟起嘴巴，目光看向一边。

“那么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他皱了皱眉，“只是想知道爱德华明年的计划……是什么？”

“哦。”

“那么？”

三下敲门的声音挽救了我，查理转了转眼睛，我则跳了起来。

“进来！”我叫的时候听见查理嘴巴里咕咕哝哝地说了什么，听起来像“滚开”一样。我没管他，跑过去给爱德华开门。

我猛地一把拉开面前的门——迫不及待得有些滑稽——他就站在那里，只是属于我个人的奇迹。

时间并没有让我对他完美无瑕的脸庞产生免疫力，我肯定我决不会把这方面视为理所当然的。我的眼睛扫过他灰白色的脸庞：坚硬的方下巴，厚实的嘴唇曲线柔和——现在变成了一抹微笑，鼻子的线条很笔直，颧骨棱角分明，额头光洁白皙，像大理石一般———一缕被雨水淋湿的金黄色头发挡在额角上。

我最后才看着他的眼睛，要是我一直凝视着他的双眸，我极有可能会无法思考的。他有一双大大的金黄色眼睛，双眸流淌着暖意，周围是又浓又长的黑睫毛。凝视着他的双眼总会令我感到非比寻常——我的骨头就像变成海绵了一样。我也有点儿头昏眼花，不过那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我忘记了要保持呼吸。这可不是第一次。

这是一张世界上任何男模特都愿意拿灵魂去交换的脸，当然啦，这可能就是准确的索价：一个灵魂。

不，我不信。哪怕想一想我都会感到内疚，也很高兴——正如我经常感到高兴一样——我是那个对爱德华而言神秘莫测的人。

我拉起他的手，当他冰冷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指时，我叹了叹气。他的触碰给我带来一阵最陌生的解脱感——好像我痛苦万分时感受到的那种痛苦突然停止了一般。

“嗨。”我不禁对自己兴趣突减的打招呼方式笑了笑。

他举起我们手指交错在一起的手，用他的手背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脸颊：“下午过得怎么样？”

“很漫长。”

“对我也是如此。”

他把我的手腕举到脸庞，我们的手还是挽在一起。他的鼻子轻轻地滑过我的皮肤时闭起了眼睛，然后没有睁开眼就温柔地微笑起来。抵抗美酒的诱惑，品尝美酒的芳香，他曾经如是说。

我知道我的血液的味道——与其他人的血相比对他而言更加甜美，的确就像嗜酒如命的人面前的美酒和水一样——由此而产生灼烧的干渴实际上会令他痛苦不堪，但是他好像不再像以前那样逃避它了。我只能模模糊糊地想象出在这个简单的动作背后，他所做出的努力就像赫尔克里斯①那样巨大。

他不得不那么努力地控制自己，这使我感到伤心不已。我知道我带给他痛苦的时间不会太久了，想到这一点会让我好过一些。

接着我听见查理向我们走过来的声音，他的脚重重地踩在地上，用以表达他对我们的客人一贯的不悦之情。爱德华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他放下我们的手，却仍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晚上好，查理。”爱德华的彬彬有礼总是完美无缺的，尽管查理配不上这样的对待。

查理冲他哼了一声，接着双臂交叉环抱在胸前站在那里，最近他

行使父亲监护权的想法有些过头了。

“我带来一些申请表格。”爱德华接着告诉我，手中举起一个塞得满满的牛皮信封。一卷邮票套在他的小手指上，像戴着戒指一样。

我呻吟起来，怎么还剩那么多他没强迫我申请的大学啊？他又是怎么找到这些还有空缺的学校的啊？今年已经太迟了。

他微笑起来仿佛能看穿我的心思一样，我的想法肯定清楚地写在我脸上了：“仍然还有几个学校没到截止日期。有些地方还是有所例外的，愿意网开一面。”

第7节：暮光之城·月食(6)

我能想象出这些例外背后的动机，当然是因为钱的关系。

爱德华看着我的表情大笑起来。

“我们开始吗？”他询问道，拖着我来到厨房的餐桌边上。

查理气急败坏地跟在后面，尽管他几乎没法抱怨今晚的活动安排。他每天都催我赶快作决定上哪所大学，这令我懊恼不已。

我迅速地整理了餐桌，而爱德华则整理好了一沓令人望而生畏的表格。当我把《呼啸山庄》挪到灶台上去的时候，爱德华的眉毛挑了起来。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爱德华还没来得及评论就被查理打断了。

“说到大学申请，爱德华，”查理说，他的语气甚至更加愠怒了——他试图避免直接与爱德华说话，当他不得不说话的时候，就使他本来就很恶劣的心情变得更加糟糕了，“贝拉和我刚才正在讨论明年的事情，你决定到哪里去上学了吗？”

爱德华抬起头微笑着看着查理，然后语气友善地说：“还没有，我已经收到几封录取通知书，但是我还在考虑我的选择。”

“哪些学校录取你了？”查理追问道。

“锡拉丘兹①……哈佛……达特茅斯，我今天刚刚收到阿拉斯加东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爱德华把脸稍稍地转向旁边，这样他就可以对我眨眨眼睛了，我抑制住咯咯笑起来的冲动。

暮光之城-月食（上）

“哈佛？达特茅斯②？”查理咕哝道，无法掩饰他的崇敬之情，“噢，那倒是……倒是很了不起。是的，但是阿拉斯加大学……你能上常春藤学院①时，不会考虑这个吧，我的意思是，你父亲肯定希望你……”

“卡莱尔一直都很尊重我的决定。”爱德华严肃地告诉他。

“嗯。”

“猜猜是什么，爱德华？”我和他开起玩笑来，高兴地问道。

“是什么，贝拉？”

我指着台子上厚厚的信封说道：“我刚刚收到阿拉斯加东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祝贺你！”爱德华露齿而笑起来，“真是巧合啊！”

查理眯起眼睛，来回地盯着我俩，“好极了，”一会儿之后他才低声说道，“贝拉，我要去看球赛了，九点半。”

那是他通常送客的时间。

“呃，爸爸？您还记得我们刚刚谈过的我的自由……”

他叹气道：“是的，好吧，十点半。上学的晚上你还是要宵禁的。”

“贝拉不再关禁闭了？”爱德华问道。尽管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惊讶，但是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兴奋，我无法从他的声音里找出任何虚假的蛛丝马迹。

“是有条件的。”查理咬着牙纠正道，“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对着我爸爸皱了皱眉头，但是他看都没看。

“只不过知道了也很开心，”爱德华说，“爱丽丝心痒痒地一直想要有人陪她去购物呢，我肯定贝拉一定想去看看城里的灯光。”他对我笑着说。

但是查理咆哮起来："不行！"他的脸都气绿了。

"爸爸！到底怎么啦？"

他努力松开牙齿："现在我不准你去西雅图。"

"嗯？"

"我跟你讲过报纸上的报道——西雅图现在有暴徒正在疯狂地杀人，我要你离那里远一点儿，知道吗？"

我转了转眼睛，说道："爸爸，我被雷电击死的可能性都要比有一天我在西雅图……的可能性大。"

"别说了，没关系，查理，"爱德华打断我说道，"我不是说西雅图，实际上我想的是波特兰①，我也不会让贝拉到西雅图去的，当然不会。"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但是他手中拿着查理的报纸，正专心地看着头版新闻呢。

他准是为了让我爸爸息怒才这样说的。想到我和爱丽丝或爱德华在一起时正身处对人类而言最致命的危险之中，这让人感到趣味十足。

这很奏效，查理又盯着爱德华好一会儿之后才耸耸肩说道："好吧。"他悻悻然地踱进了起居室，现在倒有一点儿着急了——或许他不想错过中圈跳球②。

我等他打开电视机，这样查理就不会听见我说话了。

"讲了些什么……"我开始问。

第8节：暮光之城·月食(7)

"等等，"爱德华说话的时候继续看着报纸，没有抬头，他把第一份申请推到桌子这边给我的时候眼睛仍然注视着报纸头版，"我想这一份可以重复利用你的论文，都是一样的问题。"

查理肯定还在听我们讲话。我叹了叹气，开始填这些重复的信息：姓名、地址、社会……几分钟后我向上望了一眼，不过爱德华现

在正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窗外。当我低下头重新填写表格的时候，我第一次注意到学校的名字。

我哼了一声，一把推开他在看的报纸。

“贝拉？”

“认真一点儿，爱德华，你要我申请达特茅斯？”

爱德华拿起被我丢弃的申请表，轻轻地把它放回到我面前，“我想你会喜欢新罕布什尔的，”他说，“那里有许多适合我的晚上补充课程，附近的森林对贪婪的徒步旅行者而言也很方便。那里有丰富的野生生物。(奇.书.网--整.理.提.供)”他知道我对此无法抗拒，就立即恢复了脸上狡黠的微笑。

我从鼻孔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得让你偿还的，要是那样让你开心的话，”他允诺说，“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会收你利息的。”

“好像我不用大笔贿赂就可以进去一样，或者那是贷款的一部分？还是图书馆又在卡伦家的势力之内了？呃，为什么我们又讨论起这个话题了？”

“请你填写好这份申请，好吗？求你了，贝拉，填写申请不会让你受伤害的。”

我收紧下巴：“你知道吗？我认为我不会。”

我伸手去拿申请表格，打算把它们揉成适合扔进垃圾桶的形状，但是它们已经不见了。我盯着空空如也的桌面看了好一会儿，接着又看看爱德华。他似乎并没有移动过，但是申请表很可能已经藏在他的夹克里了。

“你在做什么？”我责问道。

“我签你的名字比你自己签得还要好，你已经写好文章了。”

“你对此做得有些过头了，你知道的。”我轻声地说道，查理完全沉迷在球赛中的可能性极小，“我真的不想申请其他学校，我已经被阿拉斯加录取了。我几乎能负担起第一学期的学费，做那里的校友

和做其他学校的校友都一样。没有必要扔一大笔钱在这上面，不管是谁的钱。”

痛苦的神情使他的脸庞紧绷起来：“贝拉……”

“别开始争论，我同意，为了查理，我需要仔细地思考这些提议，但是我们俩都知道明年秋天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上学了，也不会去任何离人群很近的地方。”

我对新生吸血鬼头几年的生活知之不多。爱德华从来都没跟我讲得很具体——这不是他最喜欢的话题——但是我知道这段经历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自制显而易见是一项后天习得的技能，除了函授学校以外的任何学校都是不可能的。

“我以为时间尚未确定，”爱德华温柔地提醒我说，“你可能会开心地度过一两个学期的大学生活，你还有许多人类的经历没有体验过呢。”

“之后我会接触到的。”

“之后就不会是人类经历了，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成为人类的，贝拉。”

我叹气道：“你在确定时间上要讲道理，爱德华，浪费时间简直太危险了。”

“才没有危险呢。”爱德华坚持道。

我怒视着他。没有危险？当然啦。我不过是面临着被一个肆虐成性的吸血鬼报复的危险罢了，她想要用我的命换她的配偶的命，而且最好是采用某种慢慢折磨的方法置我于死地。谁会担心维多利亚吗？噢，是的，还有沃尔图里家族——吸血鬼中的皇室家族，他们还有一小支吸血鬼军队——他们坚持要求在不久的未来让我的心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停止跳动，因为他们不允许人类知道他们的存在，完全没有理由感到惊慌失措。

即使爱丽丝一直在密切地监视——爱德华现在正依靠她对未来神秘的预测力以提前给我们警示呢——冒一冒险也是疯狂的举动。

此外，我已经赢得了这场辩论，我转化的日期已经初步拟定在我高中毕业后不久了，离现在只不过是几周的时间了。

第9节：暮光之城·月食(8)

当我意识到余下的时间是如此短暂之时，一记刺骨的重击穿透我的胃，令我痛彻心扉。当然这种改变是必要的——把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也比不过我最想要的东西，而这就是通向它的钥匙——但是我深深地意识到查理还坐在另一个房间看球赛，就像其他夜晚一样，而我的母亲蕾妮在遥远的阳光[更多 更新 尽在福`哇tx t小`说 下 载]灿烂的佛罗里达，仍然在请求我与她和她的新婚丈夫一起共度夏天呢。还有雅各布，他不像我的父母那样，要是我消失到某个遥远的学校，他会千真万确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即使我父母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起疑心，即使我找到借口推辞去看望他们，如昂贵的旅费或功课紧或生病了，雅各布还是会知道真相的。

有一会儿，雅各布必定会对那时的我感到厌恶的念头超过了其他的痛苦。

“贝拉，”爱德华小声叫道，当他看见我脸上的痛苦表情时，他的脸上也露出痛苦的神色，“不用着急，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慢慢来。”

“我想要快一点儿，”我小声说道，虚弱地微笑起来想要开个玩笑，“我也想当魔鬼。”

他的牙齿咬在一起，透过牙缝说道：“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突然，他把潮湿的报纸摔在我们两人之间的桌子上，手指指着头版上的大标题：

死亡人数攀升

警察认为可能是团伙行凶

“这和别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

“魔鬼可不是笑话，贝拉。”

我盯着标题又看了看，接着望着他僵硬的表情，“是个……是个吸血鬼做的？”我轻声问道。

他心情全无地笑了笑，声音低沉而冷淡地说道：“在这些让人们恐惧万分的消息背后，你会惊讶地发现我的同类才是真正的罪魁祸

首，贝拉。当你知道该看哪些内容时，就很容易辨认了。这里的信息表明一个新生吸血鬼正在西雅图胡作非为，无人管束。他嗜血成性，狂躁不安，不受控制，这也是我们以前经历过的。”

我让自己的视线再次回到报纸上，避开他的眼睛。

“我们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都在监视情况。所有的迹象都有——不太可能的失踪，总是在晚上，处理不当的尸体，缺少其他证据……是的，他刚刚诞生。似乎还没有人对这个新手负责……”他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好吧，那不是我们的问题。要是这件事离我们家没那么近的话，我们根本不会注意这些消息。正如我所说的，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魔鬼的存在导致狰狞恐怖的后果。”

我努力让自己别去看页面上的名字，但是他们仿佛是粗体字一样从报纸里面跳了出来。五个已经失去生命的人，他们的家人现在正悲伤不已，读这些名字并不同于想到那些理论上的谋杀。莫林·加迪勒、杰弗里·坎普贝尔、格雷斯·拉茨、米歇尔·欧康内尔、罗纳德·阿尔布鲁克，这些人有自己的父母、孩子、朋友、宠物、工作、希望、计划、回忆，还有未来……

“我会不一样的，”我小声说道，多半是说给自己听的，“你不会让我成为这个样子的，我们会住在南极。”

爱德华不以为然地大笑起来，缓解了紧张的气氛：“企鹅，很可爱。”

我局促不安地大笑起来，然后把报纸塞到桌子下面去，这样我就不必看见那些名字了；报纸嘭的一声掉在亚麻油毡上。当然，爱德华要考虑狩猎的可能性，他和他的“素食主义”家庭——都致力于保护人类——宁愿用大型食肉动物的味道来满足他们饮食的需要。“那么，按计划就选阿拉斯加吧，只是在比朱诺更偏僻的地方——那里才有大量的灰熊。”

“那样更好，”他准许道，“那里还有北极熊，非常凶猛，而且狼也很大。”

我张开嘴巴，猛地吐出一口气。

“怎么啦？”他问道。在我还没恢复之前，他迷惑不解的表情就已经消失了，整个身体似乎也僵硬起来，“哦，那么，别担心狼，要是这个主意冒犯到你的话。”他的声音很生硬，也很正式，而且他的

肩膀僵硬。

第10节：暮光之城·月食(9)

“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爱德华。”我喃喃道，用过去时刺痛了我，“这个想法当然会冒犯到我。”

“请原谅我考虑不周，”他说道，语气很正式，“我不该提出这样的建议。”

“别担心。”我盯着自己的双手，捏成拳放在桌子上。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把冰冷的手指放在我的下巴下面，诱惑我抬起头来，现在他的表情柔和多了。

“对不起，真的。”

“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是同一件事，我不应该有这样的反应的。只不过……好吧，在你还没来之前我就在想雅各布了，”我吞吞吐吐地说出来，无论何时我提到雅各布的名字，他黄褐色的眼眸似乎都会变得更黑，我的声音条件反射般地变成了请求，“查理说杰克现在很难过，他现在很受伤，而且……这是我的错。”

“你没做错什么，贝拉。”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需要让情况好转，爱德华，我欠他的。这也是查理的条件之一，不管怎样……”

我说话的时候他的脸色变了，又变得僵硬起来，像雕像一样。

“你知道让你一个人不受任何保护地待在狼人的身边是绝不可能的，贝拉。而且，要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越界跑到他们的领地上都会打破条约，你想要我们开战吗？”

“当然不！”

“那么，再谈论此事就没有意义了。”他放下手，把脸转过去，在寻找话题转变。他的眼神停留在我身后的什么东西上，然后他微笑起来，尽管他的眼睛还是很警觉。

“我很高兴查理决定让你出门了——你不可救药地急需到书店看

一看了。我不敢相信你又在看《呼啸山庄》了，难道你还没有背下来吗？”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精确持久的记忆。”我敷衍了事地回答道。

“不管是不是精确持久的记忆，我不了解你为什么喜欢这本书，书中的人物都是那种毁灭彼此生活的人。我不知道希斯克里夫和凯茜怎么会成为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或伊丽莎白·班纳特与达西先生①那样齐名的一对的。这不是爱情故事，而是仇恨故事。”

“你对于经典作品颇有些看法。”我厉声说道。

“或许是因为我不会被古老的东西打动吧，”他微笑着说，显然他很满意于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不过，老实说，你为什么要一遍又一遍地读呢？”现在他的眼睛又流露出饶有兴趣的眼神，试图——又一次——分散盘旋在我脑海中的思绪，他把手伸过桌子这边，用手捧住我的脸，“是什么吸引着你？”

他真诚的好奇心消除了我的疑虑，“我也不确定，”我说，当他的凝视不经意地分散我的思绪的时候，我勉强保持着前后一致，“我想是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吧。任何东西也不能拆散他们——她的自私自利，或者是他的邪恶，甚至是死亡，最后……”

当他思考我所说的话的时候，脸色变得若有所思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打趣地冲我笑了笑：“我还是认为要是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有种救赎的本质的话，这个故事会更好。”

“我希望你能对此有更好的理解——爱上一个如此……致命的人。”

“对我而言，担心和谁相恋已经太晚了，”我指出，“但是，即使没有警告，我看我也做得还不错。”

他平静地大笑起来：“我很高兴你这样认为。”

“好吧，我希望你会聪明些，离这么自私的人远一些。凯瑟琳，而不是希斯克里夫，才是所有麻烦的真正源泉。”

“我会警惕的。”他答应道。

我叹了叹气。他如此擅长于转移我的注意力。

我把手放在他的上面，然后握住他的手抚摸我的脸："我需要见一见雅各布。"

他闭上双眼："不行！"

"真的一点儿也不危险，"我再次恳请他道，"我以前常常在拉普西和他们大家一待就是一整天，什么也不曾发生过。"

但是我漏掉了一点，最后我的声音有些结巴，因为我意识到我所说的话都是谎言。什么都不曾发生过，这不是真的。一闪而过的回忆——一匹巨大的灰狼蹲伏着准备起跳，匕首般的牙齿冲着我狂叫——紧张得我手心流汗，应和着我记忆中的痛苦。

第11节：暮光之城·月食(10)

爱德华听见我心跳加速的声音，点了点头，仿佛我大声地承认自己在撒谎一样："狼人很不稳定，有时候，靠近它们的人会受伤，有时候，会被它们杀死。"

我想要否认这一点，但是另一个影像使我的反驳放慢下来。我脑海中浮现出艾米莉·杨曾经美丽的脸庞，现在却变成了三个深色的伤疤，向下拉扯着她的右眼角，使她的嘴唇变成永远不对称的怒容。

他等待着我能开口说话，他那胜利的表情让人感到残忍。

"你不认识他们。"我小声说道。

"我比你认为的更了解他们，贝拉，上次我就在那里。"

"上一次？"

"我们大概在七十年前开始和狼人们划分疆界……那时候我们刚刚在霍奎厄姆附近安顿下来。那还是在爱丽丝和贾斯帕来到我们家以前，我们比他们人多，但是，要不是卡莱尔的话，人数多也不可能阻止事情演变成一场战争。他成功地使伊弗列姆·布莱克相信共存是可能的，而且最终我们缔结了休战协定。"

雅各布曾祖父的名字令我惊呆了。

"我们原本以为这条血脉在伊弗列姆这里就断绝了，"爱德华小

声地咕哝道，听起来他现在好像是在自言自语，“那种由于奇怪的遗传因素导致突变的事情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了……”他停顿了一下，责备地盯着我说，“你的霉运似乎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强大。你意识到你那种把所有事情牵扯到一起的致命拉力有多么强大吗？它竟然大得足以让已经灭绝的变异狼群恢复突变。如果我们能够用瓶子装满你的霉运，我们手中就掌握了造成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我对他的玩笑置若罔闻，倒是我的注意力被他的假设吸引了——他是认真的吗？“但是我并没有让他们回来啊，难道你不知道？”

“知道什么？”

“我的霉运与此无关，狼人们回来了是因为吸血鬼们回来了。”

爱德华盯着我，他吃惊得一动不动。

“雅各布告诉我你们住在这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

他眯起眼睛：“那是他们所认为的吗？”

“爱德华，看看事实，七十年前，你们来到这里，狼人们就出现了，现在你们回来了，狼人们又出现了，你认为这只是巧合？”

他眨了眨眼睛，愤怒的目光放松了一些：“卡莱尔会对这个理论感兴趣的。”

“理论……”我不屑地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凝视着窗外的雨；我想他是在思考他家人的存在促使土著人变成大狼狗的事实。

“很有趣，但并不十分相关，”他过了一会儿小声说道，“情况还是一样。”

我能毫不费力地听懂他的言外之意：狼人们不是朋友。

我知道我必须对爱德华加以耐心，并不是他不讲道理，只是因为他不了解。他不知道我欠雅各布·布莱克的有多么多——有许多次，我的人生都要结束了，很可能我的理智也结束了。

我不愿意和任何人谈起那一段行尸走肉般的日子，尤其是和爱德华。他离开我只是为了挽救我，挽救我的灵魂。我不会将他不在的时候我所做的蠢事怪罪到他头上，也不能把我所承受的痛苦归咎于他。

而他却这样认为。

因此，我解释的时候措辞必须小心谨慎。

我站了起来，绕着桌子走动着，他朝我张开双臂，我则坐在他的腿上，依偎在他如石头般冰冷的怀抱里，我说话的时候看着他的手。

“请你听我说一下，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比某种突然想看看老朋友的冲动要重要得多。雅各布现在很痛苦，”我说这个词的时候声音有些变调了，“我不能不帮他——我现在不能抛弃他，当他需要我的时候。因为他并不总是人类……好吧，当我……当我自己不那么像人类的时候，他在我身边。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犹豫不决地说道，爱德华的手臂在我身边变僵硬起来；现在他双手握拳，青筋暴露，“如果雅各布没有帮助我的话……我不确信你回到家看到的会是什么。我欠他的太多，不该让他承受这些，爱德华。”

第12节：暮光之城·月食(11)

我谨慎地仰望着他的脸，他双眼紧闭，下巴紧收。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离开你，”他轻声呢喃道，“即使我活一万年，也不会。”

我用手轻轻抚摸着他冰冷的脸，等待着，直到他叹了叹气，睁开双眼。

“你只不过是想要做正确的事情罢了，我肯定这样做对不像我这么愚蠢的任何人都会奏效的。另外，你现在就在我身边，这才是重要的。”

“要是我没有离开过你，你就不会感到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安慰一条狗。”

我心里一阵畏惧，我已经习惯了雅各布和他恶意的侮辱——吸血鬼、寄生虫、食客①……不知道为什么，类似的话语由爱德华天鹅绒般的声音说出来听起来更加刺耳。

“我不知道如何措辞才合适，”爱德华说，他的声音有些苍凉，“听起来会有些残忍，我想，但是过去只差一点点我就会失去你。我知道，想到我已经失去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打算容忍任何危险的事情。”

“你在这件事情上得相信我，我会好好的。”

他的脸又流露出痛苦的表情，“求你啦，贝拉！”他轻声请求道。

我凝视着他突然燃烧着的金色的眼睛：“求我什么？”

“求你，为了我，请你有意识地努力让自己保持安全，我会尽我所能的，但是我所能提供的帮助有限。”

“我会努力的。”我轻声低语道。

“你真的了解你对我有多么重要吗？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他把我抱得更紧了，紧紧地贴着他冰冷而坚硬的胸口，把我的头藏在他的颈窝里。

我的嘴唇吻着他雪一般冰冷的颈项，“我知道我有多么爱你。”我回答说。

“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骨碌碌地转了转眼睛，但是他看不见：“那是不可能的。”

他吻了吻我的头顶，叹气道：“不要有狼人。”

“我可不赞同这一点，我得见雅各布。”

“那么我不得不制止你。”

听他的语气那么自信，好像这根本不会是个难题。

我能感觉到口袋里雅各布给我的便条，好像它一下子有十英镑那么重一样。我能听到他说出这些话的声音，他似乎同意爱德华的观点——那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什么都不会改变。对不起。

第2章 逃避

西班牙语课结束之后，我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心中感到出奇的愉快，并不是因为我和这个星球上最完美的人手牵着手，尽管这肯定也是部分原因。

或许是因为我获悉自己的刑期已经结束，我又是个自由人了。

抑或是，跟我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或许是因为自由的氛围萦绕着整个校园，课业慢慢地放缓下来，特别是对于高年级学生而言，空气中洋溢着一种可以感知得到的兴奋。

自由如此接近，到处都是它的信号，简直可以触摸得到了，品尝得到了。食堂的墙壁上贴满了海报，垃圾桶上披着一层漫溢出来的广告传单：买年鉴的提示，班级竞赛和通知；预订毕业礼服、帽子和流苏的截止日期；霓虹般闪亮的促销传单——二年级学生竞争班委会；散发着不祥的预兆的今年正式舞会的玫瑰花环广告。大舞会就在这个周末，但是我跟爱德华约定好决不再做这样的事情。毕竟，我已经有过这样的人类经验了。

不，一定是因为我个人的自由让我今天心情轻松了。本学期结束并没有带给我和其他学生一样的快乐，实际上，不管什么时候想到这一点，都会让我紧张得快要呕吐，我努力不要去想它。

由于毕业临近，要逃避这个无处不在的话题并非易事。

“你发出通知了吗？”我和爱德华在餐桌边坐下来的时候，安吉拉问道。她把淡棕色的头发梳到脑后扎成一个马尾辫了，一改她平时

的发型，而且她的眼中闪烁着些许焦急的神色。

爱丽丝和本也已经坐在那里了，他们分别坐在安吉拉的两侧。本专注地读着一本笑话书，他的眼镜从窄窄的鼻梁上滑落下来。而爱丽丝则打量着我令人厌倦的牛仔裤与T恤的搭配，她的眼神让我感到有些神经过敏。或许她正在构思另一个改头换面的计划呢，我叹了叹气。我对时尚的漠然态度在她看来就像一根刺儿一样，要是我允许的话，她会每天为我打扮——说不定每天好几次——就像我是超大的立体纸玩偶一样。

第13节：暮光之城·月食(12)

“没有，”我回答安吉拉道，“没什么意义，真的。蕾妮知道我什么时候毕业，还有谁？”

“你呢，爱丽丝？”

爱丽丝微笑道：“都发出去[福 `哇tx t小 `说 下 载]了。”

“你真幸运。”安吉拉叹气道，“我妈妈有上千个表兄妹，她希望我给每个人手写地址，我会得腕隧道综合征①的，我不能再拖延了，我只是感到害怕。”

“我会帮你忙的，”我自告奋勇地说，“如果你不介意我的书法很糟糕的话。”

我从眼角可以看见爱德华在微笑。查理肯定也会高兴的——我满足了他的条件，而且不必牵连狼人。

安吉拉看来很放心了：“你太好了，只要你想，我随时都可以过来。”

“实际上，我宁愿到你家，如果那样可以的话——我厌倦了我自己家里，查理昨天晚上解除禁令了。”我宣布自己的好消息时不禁露齿而笑起来。

“真的吗？”安吉拉问道，适当的兴奋在她那向来温柔的褐色眼睛里闪闪发光，“我以为你说你会终身关禁闭呢。”

“我比你还要惊讶。我原本肯定我至少要等到高中毕业之后，他才会释放我的。”

暮光之城-月食（上）

“啊，太好了，贝拉！我们得出去[福`哇tx t小`说 下 载]庆祝一下。”

“你知道这个点子真的很棒！”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爱丽丝沉思道，她的脸因为想到种种可能而容光焕发。爱丽丝的想法对我而言通常都有些夸张，我现在从她眼中就看得出——大张旗鼓的趋势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管你在想什么，爱丽丝，我怀疑我还没那么自由。”

“自由就是自由，对不对？”她强词夺理。

“我确信我还是受限制的——譬如，像美洲大陆上的美国一样。”

安吉拉和本大笑起来，但是爱丽丝真的感到很失望，做了个鬼脸。

“那么我们今晚做什么呢？”她还是不肯罢休。

“什么也不做，瞧，我们在确定他的确不是开玩笑之前，还得先观察几天。不管怎么说，今天还是上课的日子。”

“那么，我们这个周末要庆祝一下啰。”根本无法击退爱丽丝的热情。

“当然。”我说道，希望能够安抚一下她。我知道我不打算做任何过于怪异的事情；应付查理慢慢来会更好。在我没向他提出要求之前，我得让他有机会欣赏一下我多么值得信赖，多么成熟。

安吉拉和爱丽丝开始讨论起她的选择了；本把书放在一边，也加入了她们的谈话。我的注意力则漂到了别处，我惊讶地发现我重获自由的话题突然没有刚才那么令人满意了。当他们在去天使港或者霍奎厄姆庆祝的时候，我则开始感到不高兴了。

没过多久我就确定自己无精打采的情绪源于何处了。

自从我在我家外面的森林里和雅各布道别之后，一幅详细的心理画面就侵占了我的脑海，并且萦绕着我的思绪，久久挥之不去。它定

时地跳进我的脑海，就好像惹人心烦的闹钟每隔半小时就响一次一样，让我的脑海中充斥着雅各布因为痛苦而眉头紧锁的脸庞的图像。这是我对他最后的记忆。

随着令人不安的幻景再次袭来，我很清楚为什么我的自由让我不满了，因为这个自由是不完整的。

当然啦，我可以自由地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除了拉普西；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除了见雅各布。我对着餐桌皱眉头，得有某种中间路线。

“爱丽丝？爱丽丝！”

安吉拉的声音把我从白日梦中拉回来，她的手在爱丽丝空洞而凝视的面孔前面来回地挥舞。爱丽丝的表情是我能认清的东西——这种表情令我浑身机械地惊恐万分起来。她眼中的空洞神色告诉我，她看见了某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周遭平凡的午餐室的情景，但是那种东西以其自身的方式又是那么真实。某种东西快要来临，某个事件马上就要发生了，我感到血液都要从我的脸上渗透出来了。

接着爱德华大笑起来，他的声音非常自然而且很放松。安吉拉和本望着他，但是我的眼睛还是盯着爱丽丝，她突然跳了起来，仿佛某人在桌子底下踢了她一脚似的。

第14节：暮光之城·月食(13)

“已经到午睡时间了吗，爱丽丝？”爱德华打趣道。

爱丽丝又恢复常态了：“不好意思，我在做白日梦，我想。”

“做白日梦总比再面对两个小时的课好。”本说。

爱丽丝更加兴致盎然地重新加入到他们的谈话之中去了——只是有点儿太过了。有一次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注视着爱德华的眼睛，只是一小会儿，然后在没有人注意到之前就又看着安吉拉了。爱德华很安静，心不在焉地把玩着我的一缕头发。

我焦急地伺机问爱德华：爱丽丝在她的预见中看到了什么，但是整个下午都没有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我感到好生奇怪，甚至几乎可以说他是故意的。午餐后，爱德华

放慢脚步以配合本的步伐，和他讨论我知道他已经完成了的作业。接着课堂之间总是有其他人，尽管我们通常有几分钟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最后一节课的铃声终于响起后，爱德华又和人群中的迈克·牛顿开始聊天了，然后又追上迈克，和他一起走到停车场。我跟在他们身后，一路上让爱德华牵着我的手。

我听着他们说话，感到迷惑不解，而迈克则回答着爱德华少见的友善的询问。好像迈克的车出了故障。

“……但是我刚刚换过电池。”迈克说，他的眼睛突然看着前面，接着又小心翼翼地看着爱德华，他百思不得其解，就和我一样。

“很可能是线圈？”爱德华提到。

“可能吧。我真的不了解汽车，”迈克承认道，“我需要请人看看，但是我负担不起把它送到道灵汽修的修理费用。”

我张开嘴巴准备提议送到我的机械师那里去，接着我又突然闭嘴了。我的机械师这些天很忙——他已然变成巨大的狼四处奔跑。

“我懂一些——我可以看一看，如果你允许的话，”爱德华主动提出来，“不过要等我把爱丽丝和贝拉送回家。”

迈克和我目瞪口呆地盯着爱德华。

“呃……谢谢，”迈克恢复平静后说道，“但是我得去上班，要不改天吧。”

“没问题。”

“再见。”迈克爬进车里，难以置信地摇着头。

爱德华的沃尔沃在和我们隔着两部车的地方停着，爱丽丝已经坐在里面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爱德华为我开门的时候我低声问道。

“只是想帮帮忙而已。”爱德华回答道。

接着爱丽丝等在后座上，含混不清地飞快地说道:

“你真不是那么好的机械师，爱德华，或许你应该让罗莎莉今晚去看一看，这样的话，要是迈克决定请你帮忙的话，你就可以表现得精通机械了，你知道。不过，要是罗莎莉出手帮忙的话，迈克脸上的表情可就没那么有意思啦，但是既然罗莎莉就要到别处去上大学了，我想那可不是什么好点子。太糟糕了。尽管我猜你对迈克的车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你甚至搞不懂怎么调好一辆性能优良的意大利跑车的音量呢。对，说到意大利和我在那里偷的跑车，你还欠我一辆黄色的保时捷呢。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等到圣诞节……”

一会儿之后我就不想去听了，在我调整到耐心模式之后，我就让她活泼的声音变成嗡嗡的背景音了。

在我看来爱德华好像在回避我的问题一样。好极了，他很快就会和我单独在一起了，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爱德华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和往常一样让爱丽丝在通往卡伦家的车道入口处下车，尽管此时我将信将疑地以为他会送她到门口，然后陪她走进去呢。

爱丽丝一下车就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爱德华似乎十分自然，无动于衷。

“待会儿见。”他说，接着他动作非常微妙地点了点头。

爱丽丝转身消失在树林中。

他掉转车头朝福克斯开去，一路上一言不发。我等待着，想知道他是否会自己提出来。他没有，这让我感到很紧张。吃午饭的时候爱丽丝看见什么啦？是他不愿意告诉我的事情，我努力想出他不肯告诉我的理由。或许在我开口问之前我得先准备好，这样会更好。我不想被吓倒，让他认为我不能应付，不管是什么事情。

第15节：暮光之城·月食(14)

我们一直默不作声，直到我们回到查理的屋子。

“今晚家庭作业不多。”他小声咕哝道。

“噢。”我应声道。

“你觉得我会被允许进屋吗？”

“你接送我上学查理是不会以拳相向的。”

但是我确定查理回到家看到爱德华在马上就会脸色紧绷起来的，或许我晚餐得额外做点什么。

进屋后，我朝楼梯走去，爱德华则跟着我。他懒洋洋地躺在我的床上，注视着窗外，好像无视于我的急躁不安。

我收起书包，打开电脑。有一封我妈妈发过来的邮件，我还没来得及回复，要是我很久不回信的话，她会惊慌失措的。在等待着我那老态龙钟的电脑慢慢喘息着醒过来的时候，我在桌上不停地敲打着手指头；它们敲击着桌面，断断续续的，有些焦急不安。

接着他的手指按在我的上面，让它们停下来。

“我们今天有些烦躁吗？”他小声问道。

我抬头看着他，打算挖苦一番，但是他的脸离我比想象的要近。他金色的眼眸在缓慢地燃烧，和我只隔几英寸，而他的呼吸令我张开的双唇感到冰凉，我的舌尖能够尝到他的气息。

我想不起来我要说的机智话语，我想不起自己的名字。

他没给我恢复平静的机会。

如果我有办法的话，我愿意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亲吻爱德华。在我的人生中所经历的事情中，没有哪一件能比得上他冰冷的双唇的感觉，它们宛如大理石般坚硬，但是却又总是那么温柔，和我的双唇一起移动。

我通常都无路可逃。

因此，当他的手指穿过我的发丝，让我的脸紧贴着他的时候，我有些惊讶。我的手臂紧箍着他的脖子，我希望我能更坚强一些——坚强到能让他永远成为我这里的囚徒。有一只手滑落到我的后背，把我抱得更紧了，紧靠着他冰冷的胸口。即使隔着一层毛衣，他的皮肤还是那么冷得足以令我颤抖——这是快乐的颤抖，幸福的颤抖，但是他的双手相应地开始松开我了。

我知道他在叹气，灵巧地躲开我，说一些我们整个下午如何冒着

生命危险的话之前，我大概有三秒钟的时间，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我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把他抱得更紧了，紧紧地和他贴在一起，我的舌尖顺着他下嘴唇的曲线，他的唇光滑圆润，完美无瑕，好像打磨过一样，而且他的味道——

他把我的脸从他的脸上推开，轻松地挣脱了我的拥抱——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正用尽全力。

他轻轻地笑了笑，发出一阵低沉、嘶哑的声音。他的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一直都那么死板地自我克制。

“啊，贝拉。”他叹息道。

“我得说对不起，但是我不觉得对不起。”

“我应该为你不觉得对不起而感到抱歉了，但是我也不。或许，我该坐到床上去。”

我呼了口气，稍微有点儿眩晕：“如果你觉得有必要……”

他狡黠地微笑着抽开身。

我摇了几次头，试图扫除这些，转身面对电脑。现在它已经发热起来，发出嗡嗡的声音。好吧，与其说是嗡嗡声，还不如说是呻吟声。

“代我向蕾妮问好。”

“没问题。”

我扫视着蕾妮的电子邮件，不时地对她所做的昏头涨脑的事情摇头。我每次读到这些邮件的时候，都和第一次读到的时候一样既开心又恐惧。我妈妈一贯如此，她总是忘记自己恐高，在和跳伞教练一起被绑在降落伞上之前，她在高处会一动不动。我对菲尔也感到很无计可施，现在他们结婚已经快两年了，居然会让她做这样的事情。换成是我的话，我会把她照顾得更好的，我更了解她。

你终究要放手让他们自己生活的，我提醒自己，你得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我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蕾妮，耐心地引导她远离那些疯狂

的计划，好脾气地忍受着那些我没法说服她不要做的事情。我总是宠着我妈妈，被她逗乐，甚至带着那么一点儿优越感关心着她。我看过她一堆堆的错误，就像哺乳宙斯的羊角①一样多，然后暗自大笑。莽撞而又轻率的蕾妮。

第16节：暮光之城·月食(15)

我和我母亲截然不同，我是个深思熟虑、小心谨慎的人，是责任心重，成熟的那个。那是我眼中的自己。那是我了解的自己。

爱德华的吻使我的血液还在脑海中怦怦跳动，我不得不想到我妈妈所犯的错误中给她的人生带来最大改变的错误。愚蠢而浪漫，高中刚毕业就嫁给了她还不怎么了解的男人，接着一年后就生下了我。她总是向我保证她没有后悔，我是生活赋予她的最好的礼物。然而，她一再向我灌输——聪明人对待婚姻的态度应该很严肃。成熟的人要上大学，在深深地陷入一段感情之前要有自己的事业。她知道我永远不会像她过去那样凡事欠考虑、愚蠢、土里土气的。……

我咬紧牙关，给她回信的时候尽量全神贯注。

接着我突然发现她道别的话，想起为什么我没有更快地回复她了。

你很久都没有提到雅各布了，她写道，这些天发生了什么事?

查理提醒她了，我确定。

我叹了叹气，飞快地打字，把答案藏在两段不是那么敏感的话语里。

雅各布很好，我想，我不常见他。这些天他大多数时间和他一群朋友在拉普西玩耍。

我小心翼翼地笑了笑，加上爱德华的问候之后，按下了“发送”键。

直到我关闭电脑、从书桌边起身之前，我都没有注意到爱德华已经默默地站在我身后了。我正要责备他在我身后读我写的东西，这时，我才意识到他根本就没有注意我。他正在打量随便地塞在屋角的用丝线胡乱缠绕的扁平黑盒子，不管那是什么，它的样子都让人觉得不健康。不一会儿，我就认出来那是去年我过生日时，埃美特、罗莎

莉和贾斯帕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汽车里的立体声音响。我已经忘记了我的生日礼物藏在我衣橱底下布满灰尘的角落里。

“你对它做过什么？”他惊恐万分地问。

“它不愿意从仪表板里出来。”

“所以你感到有必要折磨它？”

“你知道我对待工具的本事，我可没给它们造成什么痛苦。”

他摇了摇头，脸上戴着伪装的悲剧面具：“你杀死了它。”

我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哦，好。”

“要是他们看到这些会伤害他们的感情的，”他说，“我想你关禁闭倒是件好事情。在他们没注意到之前，我要给你再装一个。”

“谢谢，我不需要花哨的立体声音响。”

“我不是因为你才要换一个的。”

我叹了叹气。

“去年你的生日没有得到什么好礼物。”他不悦地说道。突然，他用一张硬的方纸片扇起风来。

我没有回答，唯恐我的声音会颤抖。我灾难性的十八岁生日——和那些影响深远的结果一起——不是我有心要记住的东西，我很惊讶他会提到这件事情，他甚至比我对此更敏感。

“你意识到这些快要过期了吗？”他问道，递给我一些纸。这是另外一份礼物——埃斯梅和卡莱尔送给我的机票，这样我就可以飞到佛罗里达去看蕾妮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单调地回答道：“没有，我实际上把它们全忘记了。”

他的表情小心翼翼的明朗而积极，他继续说话的时候没有流露出任何藏而不露的感情的痕迹，“哦，我们还有一点儿时间，你已经获得自由了……我们这个周末也没有计划，既然你拒绝和我一起参加舞

会。”他露齿一笑，问道，“为什么不这样来庆祝你的自由呢？”

我张大嘴巴，喘着气说：“去佛罗里达？”

“你确实说了有关美国大陆范围内的地方是可以的话。”

我怒视着他，心存怀疑，试图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好吗？”他追问道，“我们要不要去看蕾妮？”

“查理肯定不会答应的。”

“查理不能阻止你去看你妈妈，她还拥有主要的监护权。”

“没有人对我有监护权，我已经成年了。”

一抹灿烂的笑容闪过他的脸颊：“千真万确。”

我想了一会儿才确定是否值得和查理吵架。查理会大发雷霆的——不是因为我去看蕾妮，而是因为我和爱德华一起去。查理会几个月不理我，最终很可能我又会被关禁闭，不提这件事情肯定会更好。或许再过几个星期，作为毕业礼物或诸如此类的。

第17节：暮光之城·月食(16)

不过，我很难拒绝现在就去看我妈妈的提议，而不必等到几个星期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蕾妮了，在更令人高兴的情形下见过她是更久以前的事情了。上一次我和她在凤凰城的时候，我一天到晚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上一次她来到这里，我或多或少有些神经紧张，留给她的回忆并不是那么美好。

或许，要是她看见我和爱德华在一起有多么开心，她就会告诉查理放松一些的。

我在思考这些的时候，爱德华打量着我的脸。

我叹了叹气，说：“这个周末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不想和查理吵架。他刚刚原谅我没多久，我不想。”

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我觉得这个周末好极了。”他低声说。

我摇摇头，说：“改天吧。”

“你并不是被困在这个屋子里的唯一的人，你知道。”他对我皱着眉头说。

怀疑又回来了，这种行为举止不像他，他总是难以置信地无私。我知道这会宠坏我的。

“你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我指出。

“没有你，外面的世界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

听见他夸大其词，我骨碌碌地转了转眼珠子。

“我是认真的。”他说。

“我们慢慢来考虑外面的世界，好吗？比如，我们可以在天使港看部电影……”

他呻吟着说：“没关系，我们以后再谈。”

“没什么好谈的。”

他耸了耸肩。

“好吧，那么，换个话题，”我说，我几乎忘记了今天下午我担心的事情——难道这才是他的目的？“吃午饭的时候爱丽丝看见什么了？”

我说话的时候紧盯着他的脸，想观察一下他的反应。

他的表情很平静，只不过他琥珀色的眼神稍微变得有些坚硬：“她看见贾斯帕在一个奇怪的地方，在西南部的某个地方，她想，在他以前……的家人附近，但是他没有回去的意图，”他叹气道，“这令她忧心忡忡。”

“哦。”这和我所期待的相去甚远，不过，爱丽丝当然会关注贾斯帕的未来。他是她的精神伴侣，她真实的另一半，尽管他们俩并没

有像罗莎莉和埃美特那样炫耀他们的关系，“为什么你不早些告诉我？”

“我没意识到你注意到了，”他说，“不管怎么样，或许没什么重要的。”

令人悲伤的是，我的想象力失去控制了，我和平常完全一样，思前想后地考虑了整个下午，最后终于得出结论，爱德华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需要心理治疗了。

我们下楼去做作业，以防查理早回来。爱德华没几分钟就做完了，我缓慢艰难地做着微积分作业，直到我决定要给查理做晚餐了。爱德华在一边帮忙，过于频繁地看着我的原材料做鬼脸——人类的食物对他而言有些恶心。我照着斯旺祖母的秘方做了一道酸奶油蘑菇肉汤，因为我要拍马屁了。这不是我最喜欢的菜，但是这会令查理高兴的。

查理到家的时候心情已经很不错了，他甚至对爱德华也没有无礼之处，爱德华和往常一样托词不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晚间新闻的声音从前屋飘过来，但是我怀疑爱德华是不是真的在看。

在狼吞虎咽地吃下三盘菜之后，查理抬起他的脚把它们放在另一张凳子上，双手心满意足地交叉放在胀大的肚皮上。

“好极了，贝尔。”

“我很高兴你喜欢吃，工作怎么样？”他先前吃饭的时候太专注了，根本没容我和他说话。

“有点儿慢，哦，实际上慢得要死。马克和我打了一下午的牌，”他咧开嘴巴笑着承认说，“我赢了，十九手对七手，接着我和比利通了会儿电话。”

我努力保持相同的神情：“他怎么样？”

“很好，很好，他的关节让他有些不舒服。”

“哦，那太糟糕了。”

“是啊，他邀请我们这个周末到他们家去。他也想邀请克力尔沃特家和乌利家的人过去呢，有点儿像最后的派对一样……”

“咻！”是我天才的反应，但是我能说什么呢？我知道我不会被允许参加狼人派对的，即使有父亲监护也不行。我不知道爱德华是否会对查理在拉普西玩有意见，或者既然查理大多数时间都和比利在一起，而他只是个人类，我的父亲不会有危险，他会不会这么认为呢？

第18节：暮光之城·月食(17)

我起身把盘子堆在一起，没有看查理。我把它们扔在水池里，打开水龙头。爱德华静悄悄地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条干毛巾。

查理叹了叹气，不一会儿就放弃了，尽管我想他会在我们单独在一起之后重提话题的。和每天晚上一样，他迈着沉重的步子朝电视机走去。

“查理。”爱德华用交谈的口吻叫道。

查理在小厨房的中央停了下来：“有事吗？”

“贝拉有没有跟您提过去年她过生日时，我父母送给她机票让她去看蕾妮？”

我正在擦拭的盘子突然跌落下去，它擦过灶台，哐啷一声掉在地上。盘子没有打破，但是溅落的肥皂水打湿了房间和我们三个人，查理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些。

“贝拉？”他惊讶地问道。

我盯着拾起来的盘子说：“是的，他们是送过我机票。”

查理咽口水的时候声音很大，接着他的目光落在爱德华身上，眼睛眯了起来：“没有，她从来没提过。”

“嗯。”爱德华咕哝了一声。

“你提到此事有什么原因吗？”查理不友善地问道。

爱德华耸耸肩，说：“它们快过期了，我觉得要是贝拉不用她的礼物的话，埃斯梅会伤心的。而不是她说过什么。”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爱德华。

查理想了一会儿，说：“贝拉，去看看你妈妈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她会高兴的。不过，我倒是很惊讶你对此只字未提。”

“我忘记了。”我承认。

他皱了皱眉头：“你忘记有人给你送过机票？”

“嗯。”我含糊地应道，转身面向水槽。

“我注意到你说它们快要过期了，爱德华，”查理继续说，“你父母给了她几张机票？”

“只是一张给她的……一张给我的。”

我刚刚弄掉在地上的盘子现在跌落在水槽里，所以没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我能清楚地听见我爸爸呼出的怒气，血液涌上了我的脸颊，因为生气和委屈而恼怒。爱德华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盯着水池里的肥皂泡，惊慌失措。

“那不可能。”查理突然暴跳如雷地吼出这些话。

“为什么？”爱德华问道，他的声音充满了无辜的惊讶，“您刚刚说过，去看看她妈妈是个不错的主意。”

查理根本没理他：“你不许跟他一起到任何地方，年轻的女士！”他叫道。我转过身来，他正用一个手指头指着我。

愤怒无意识地爆发出来，这是对他的语气的自然反应。

“我不是个小孩子了，爸爸。我也不再被关禁闭了，您还记得吗？”

“哦，是的，是这样，现在就开始。”

“为什么？”

“因为我说的。”

“我需要提醒您我是合法的成年人了吗，查理？”

“这是我的屋子——你得按我的规矩办事。”

我的怒火变成了冰：“要是你想要这么做的话，你要我今晚就搬出去[福`哇tx t小`说 下 载]吗？或者我还有几天的时间收拾行李？”

查理的脸涨得通红，我突然感到打“搬出去[福`哇tx t小`说 下 载]”这张牌很恐怖。

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用讲道理的语气跟他说：“我做错事情，您这么惩罚我我毫无怨言。爸爸，但是我不打算容忍您的偏见。”

他气急败坏，但是没说出一句连贯的话。

“现在，我知道你明白我有权周末去看妈妈。你无法老实地告诉我，要是我跟爱丽丝或者安吉拉一起去的话，你会反对这个计划。”

“都是女孩子。”他哼了一声，点了点头。

“要是我跟雅各布一起去，你会不高兴吗？”

我挑了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知道我父亲更喜欢雅各布，但是我很快就希望我没有；爱德华的牙齿紧咬在一起，发出听得见的噼啪声。

我父亲努力恢复平静之后才回答，“会，”他说话的语气一点儿也不令人信服，“那会让我不高兴。”

“你是个糟糕的骗子，爸爸。”

“贝拉——”

“又不是我跑到维加斯去当歌舞女郎或诸如此类的。我只是去看妈妈，”我提醒他，“她和你一样享有做父母的权利。”

第19节：暮光之城·月食(18)

他抛给我一个毁灭性的眼神。

“你在暗示我妈妈照顾我的能力吗？”

查理对我的问题中隐藏的威胁退避三舍。

暮光之城-月食（上）

“你最好希望我别对她提起此事。”我说。

“你最好不要，”他警告说，“我为此很不高兴，贝拉。”

“你没有理由不高兴。”

他转了转眼珠，但是我敢说暴风雨已经结束了。

我转过身把水槽里的插销拉出来：“既然我的家庭作业做完了，你也吃完晚饭了，盘子也洗干净了，我已解除禁闭了。我现在要出去[福`哇tx t小`说 下 载]。我十点半回来。”

“你要去哪里？”他的脸，几乎恢复正常了，现在猛地又涨红了。

“我不知道，”我承认，“不过，我会在十英里之内，这样好了吗？”

他哼出一些听起来不像是同意了的话，然后就踱出厨房了。自然啦，我一赢了这场架就开始感到内疚了。

“我们要出去[福`哇tx t小`说 下 载]吗？”爱德华问，他的声音低沉而充满热情。

我转过身凶巴巴地看着他：“是的，我想我要和你单独谈一谈。”

他看起来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诚惶诚恐。

直到我们上了车，确定查理什么也听不见了之后，我才开口说话。

“你干吗要那么做？”我追问道。

“我知道你想见你妈妈，贝拉——你睡觉的时候一直在说她，实际上是担心。”

“我有吗？”

他点点头：“不过，很显然，你在查理面前是个胆小鬼，所以我

代你求情了。”

“代我求情？你把我抛给鲨鱼算了。”

他转了转眼睛：“我认为你不会遇到危险。”

“我跟你说过我不想跟查理吵架。”

“没人说过你非要跟他吵。”

我愤怒地看着他：“他变得那么颐指气使，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与生俱来的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占了上风。”

他轻声笑了起来：“哦，那可不是我的错。”

我盯着他，思考着。他似乎根本没注意，他的眼睛凝视着挡风玻璃之外时表情很平静。什么东西中断了，但是我没法用手指让它继续。或许只是我的想象，就和今天下午一样胡思乱想。

“突然要去佛罗里达跟比利家的派对有关吗？”

他的下巴紧绷起来：“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你在这里或者在世界的另一头，都无所谓，你还是不会去的。”

这就和跟查理在一起一样——就好像是对待一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我咬紧牙关，这样就不会开始叫喊，我不想也和爱德华吵架。

爱德华叹了叹气，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声音又变得温暖起来，像天鹅绒一样了，“那么你今晚想干什么？”他问道。

“我们能去你家吗？我好久没见埃斯梅了。”

他微笑着说：“她会很高兴的，特别是当她听说我们周末要干什么之后。”

我挫败地呻吟着。

我们没有在外面待到很晚，正如我保证的一样。当我们在屋前停下来的时候，我并不惊讶屋里的灯还亮着——我知道查理会等着我对我再教训一番的。

“你最好别进来，”我说，“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他的思绪相对平静。”爱德华捉弄道，他的表情令我惊讶我是否错过了其他的玩笑。他的嘴角一阵颤抖，挤出一个微笑。

“我们待会儿见。”我闷闷不乐地咕哝道。

他大笑起来，吻着我的头顶说：“查理打鼾的时候我就回来。”

我进屋的时候电视机的声音很大，有那么一会儿，我想偷偷地从他面前走开。

“你能进来吗，贝拉？”查理叫道，那个计划也搁浅了。

要进家门得走五步，我慢悠悠地迈出这几步。

“有事吗，爸爸？”

“你今晚玩得开心吗？”他问道。他似乎有些不安，在我回答之前，我寻找着他话中隐藏的其他意思。

“是的。”我犹豫不决地说道。

“你们做了什么？”

我耸耸肩：“和爱丽丝、贾斯帕一起玩儿。爱德华和爱丽丝下象棋，爱丽丝输了，然后我和贾斯帕下，结果我输了。”

第20节：暮光之城·月食(19)

我笑了，爱德华和爱丽丝下象棋是我看到过的最有趣的事情之一。他们坐在那里，盯着棋盘，几乎一动不动，而爱丽丝能预见爱德华的下一步棋，而他则能抓准爱丽丝脑海想要走的棋。他们下棋大部分都是在脑海里进行的，我想他们两个人都走了两次卒，这时爱丽丝不经意地抛掉她的王牌，然后就投降了。总共才花了三分钟。

查理按了静音键——这可不常见。

“瞧，有些话我得说。”他皱了皱眉头，看起来非常不安。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待着。他看了一会儿我的眼神，然后眼

睛看着地面，也没说什么其他的话。

“您要说什么，爸爸？”

他叹了叹气：“我不擅长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只好再等。

“好吧，贝拉，是这样的，”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直看着他的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你和爱德华看来非常认真，有些事情你得谨慎一些，我知道你现在是大人了，但是你还是很年轻，贝拉，你还需要知道许多重要的事情，当你……哦，当你们身体上接触的时候……”

“哦，求你了，求你别说了！”我跳着站起来祈求道，“求你告诉我，你可不是要跟我讨论性，查理。”

他盯着地板：“我是你父亲，我有责任，要记住，我和你一样尴尬。”

“根据人的经验，我认为那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不管怎么样，妈妈大概在十年前就跟我说过了，你可以脱身了。”

“十年前你没有男朋友。”他不情愿地咕哝道，我敢说他自己也在和自己放弃这个话题的欲望作斗争。我们两个人都站立着，看着地面，不看彼此。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我轻声说道，我的脸和他的一样红。这根本超越了海德斯的第七狱①，更糟糕的是爱德华意识到查理会跟我谈这些，难怪他在车里会沾沾自喜呢。

“只要告诉我你们俩会认真负责就行了。”查理祈求道，很显然他希望地板上破一个洞他就可以钻进去了。

“别担心，爸爸，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不相信你，贝拉，但是我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这方面的事情，你知道我也不是真的想听，不过，我会努力态度开明的，我知道时代不同了。”

我笨拙地大笑起来：“或许时代是不同了，但是爱德华是非常守

旧的，你没什么好担心的。”

查理叹了叹气，“他当然是。”他低声咕哝道。

“咻！”我叹息着说，“我真的希望你别逼着我说出这样的话来，爸爸，真的。但是……我是……处女，而且我近期也没有计划要改变这一状态。”

我们俩都畏缩了，不过接着查理的脸就舒展开了，他好像相信我了。

“我现在可以去睡觉了吗？求你了。”

“等一下。”他说。

“哇，求你了，还有什么事，爸爸？我求你了。”

“令人尴尬的部分已经结束了，我保证。”他安慰我说。

我扫了他一眼，而且心存感激地看见他的脸色现在好多了，也恢复到本来的颜色。他坐进沙发里，欣慰地叹着气，关于性的讨论终于结束了。

“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我只是想知道平衡的事情进展如何了。”

“哦，很好，我想。我和安吉拉今天约好了，我打算帮她写毕业通知书，只是我们女孩子一起。”

“那很好，那么杰克呢？”

我叹了叹气：“我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呢，爸爸。”

“继续努力，贝拉，我知道你会做正确的事情的，你是个好人。”

好。那么要是我想不出办法让雅各布感到开心，我就是个坏人啰？那可真是不妥当。

“当然，当然。”我应和道，机械般的反应几乎使我笑起来——

这是我从雅各布那里学来的，我甚至说话时那副俨然恩人般的语气都和雅各布与他父亲说话时的一模一样。

“晚安，贝尔。”

“早上见！”我急匆匆地向楼梯跑去。

爱德华已经去了很久，他等查理睡着了才会回来——他可能出去[福`哇tx t小`说 下 载]狩猎了，或者去消磨时光——那么我不必急着脱衣服上床睡觉。我现在的心情不适合一个人待着，但是我肯定不能重新下楼和我爸爸一起玩，以防他又想到一些他还没有谈到的关于性教育的话题。想到这儿，让我不寒而栗。

第21节：暮光之城·月食(20)

那么，多亏了查理，我精神紧张而焦躁不安。我的作业已经做完了，我的心情也没有缓和到可以阅读，或听音乐。我想给蕾妮打电话告诉她我要去看她的消息，但是接着我就意识到这里和佛罗里达相差三小时，她现在可能在睡觉。

我也可以给安吉拉打电话，我想。

但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是想和安吉拉讲话，而是需要和人说说话。

我咬着嘴唇，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空洞、黑黢黢的一片。我站在那里权衡着利弊，不知道时间过了有多久——一方面是为雅各布做正确的事情、再次见一见我最亲密的朋友、做一个本分的女子，与之相对的则是爱德华生我的气。大概有十分钟吧，这段时间久到足以让我确定前一方面是合情合理的，而后一方面则有些站不住脚。爱德华只不过是担心我的安全，我知道这方面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问题。

打电话不会起什么作用，雅各布自从爱德华回来后就不再接听我的电话。此外，我需要见他——见到他和以前一样微笑。我需要替代他留在我记忆中扭曲的痛苦的脸，如果我还想得到内心的宁静的话。

我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快速地赶到拉普西，然后在爱德华意识到我出去了之前赶回来。已经过了我宵禁的时间，但是，查理会真的介意爱德华没有参与其中的事情吗？有个办法可以弄清楚。

我拉下我的夹克，一边朝楼下跑，一边把胳膊伸进袖子里。

查理在看球，他望了我一眼，立即就起疑心了。

“你介意我今晚去看雅各布吗？”我气喘吁吁地问道，“我不会待很久的。”

我一说杰克的名字，查理的表情就软化成自鸣得意的微笑了，他好像一点儿也不惊讶他的说教这么快就奏效了。“当然不，孩子，没问题。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谢谢，爸爸。”我冲出门的时候说道。

和其他逃犯一样，当我朝我的卡车小跑过去的时候，我禁不住往身后看了好几次，但是夜那么黑，这样做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得用手去摸卡车侧门的把手。

当我插进钥匙点火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开始校准了。我用力地朝左看，但是，发动机没有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相反，它只是咔嗒响了一声。我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

接着我眼角余光的小动作使我跳了起来。

“嗨！”当我看到我不是一个人在驾驶室的时候，我吓得大声喘息起来。

爱德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在黑暗中像一个微弱的光斑一样，不过，他在转动一个神秘的黑色物品时双手在移动。他的双眼盯着那个物品时开口说话了，“爱丽丝给我打电话了。”他低声说。

爱丽丝！该死的。我忘记把她考虑进我的计划了，他准是让她监视我了。

“五分钟前你的未来非常突然地消失不见了，她感到紧张不安。”

我的眼睛已经因为吃惊瞪得很大了，现在瞪得更大了。

“因为她看不见狼，你知道，”他用同样小的声音低声解释着，“你忘记这一点了吗？当你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们的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消失了。你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我意识到了，但是你难道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会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吗？爱丽丝看见你消失

了，她甚至看不见你是否会回家。你的未来也消失了，就和他们的一样。”

“我们也不确定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某种他们天生的防御？”他说话的时候仿佛是对自己说的，他看着我卡车上的发动机零件，在手中捻着它，“那似乎并不可能，既然我毫不困难地就能读懂他们的想法，至少能读懂布莱克家的。卡莱尔的理论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受到其转化的控制，这与其说是一种决定还不如说是一种不情愿的反应。完全不可预测，这改变了他们所有的一切。在他们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的一瞬间，他们并不是真的存在。未来无法容纳他们……”

我像石头一样默不作声地聆听着他沉思自语。

“我会及时修好你的车，好让你能开着它去上学，假如你想自己开车的话。”他一会儿之后安抚我说道。

第22节：暮光之城·月食(21)

我的嘴唇像麦芽糖一样粘在一起，我抽回钥匙，僵硬地从卡车里爬出来。

“如果今晚你希望我离你远一点儿的话，关上你的窗户，我会理解的。”在我嘭的一声关上车门之前，他轻声地说。

我跺着脚走进屋子里，也嘭的一声关上了门。

“发生了什么事？”查理坐在沙发上追问道。

“车发动不了。”我大声吼道。

“要我去看一看吗？”

“不用了，我明天早上再试一试。”

“想要用我的车吗？”

我不应该开他的巡逻车，查理肯定不顾一切地想让我去拉普西，差不多和我一样不顾一切。

“不用了，我累了，”我嘟囔着说，“晚安。”

我踩着脚爬上楼梯，径直走向我的窗户。我用力猛地一把拉上金属框——它哐当一声关上了，上面的玻璃都在颤抖。

我凝视着颤抖的黑玻璃，看了很久，直到它静止不动了。接着我叹了口气，然后推开窗户，把窗尽量地敞开。

第3章 动机

太阳深埋在滚滚的乌云之中，分不清是否已经日落西沉了。经过长时间的飞行之后——我们一路朝西追赶着太阳，让人觉得我们在空中根本就没有移动一样——特别让人迷失方向；时间似乎出奇的善变，令我出其不意的是森林逐渐变成了建筑群，这提示着我们就快到家了。

“你一路上非常安静，”爱德华察觉道，“是不是这个计划让你不舒服？”

“不，我很好。”

“离开很难过吗？”

“我觉得与其说是难过，还不如说是解脱。”

他挑起眉毛看着我。我知道这无济于事，而且——我也同样讨厌承认这一事实——没有必要让他眼睛看着前方的路。

“蕾妮在某些方面比查理更加……敏锐，这让我有些神经质。”

爱德华大笑起来：“你妈妈的思维很有趣，差不多像小孩子一样，但是又非常有洞察力，她看问题不同于别人。”

有洞察力，这样描述我妈妈很恰如其分——当她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大多数时候蕾妮对自己的生活已经稀里糊涂了，根本无暇他顾，但是这个周末，她一直都在密切注意着我。

菲尔很忙——他当教练的高中棒球队就要打决赛了——单独与我和爱德华相处只会让蕾妮的观察力更加敏锐。欣喜快乐的拥抱和尖叫一结束，蕾妮就开始观察我们了。她观察的时候，大大的蓝眼睛起初是迷惑不解，而后又变得忧心忡忡。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沿着海滩散步，她想要炫耀她的新家所有的迷人之处，仍然希望这里的明媚阳光[更多 更新 尽在福`哇tx t小`说下 载]会把我从福克斯诱惑过来，我是这么想的。她也想要和我单独说说话，这很好办，爱德华编了个要写学期论文的借口待在家里。

在我脑海里，我再次仔细思索着我们的谈话……

蕾妮和我沿着人行道漫无目的地散步，努力躲在稀稀拉拉的棕榈树的树荫下。尽管天色还早，热气却让人透不过气来。空气中的湿气很重，连简单的呼吸都是对我的肺部的考验。

“贝拉？”我妈妈问道，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沙滩那边轻轻碰撞的海浪。

“什么事？妈妈？”

她叹了叹气，没有看我凝视着她的双眸：“我有点儿担心……”

“出了什么事？”我立即焦急地问道，“我能做什么？”

“不是我的事情，”她摇头说，“我很担心你……和爱德华。”

蕾妮说着他的名字时终于看着我了，她脸上写满抱歉的表情。

“哦。”我咕哝道，眼睛注视着从我们身边经过的一对在慢跑的人，他们浑身都被汗浸湿了。

“你们俩比我想象的要认真得多。”她继续说。

我皱起眉头，迅速地在脑海中回顾过去的两天。爱德华和我几乎没有接触过——至少，在她面前，我不知道蕾妮是否也会给我上一堂有关责任的课。我不介意我和查理那样的谈话，跟妈妈说起来不会令人尴尬。毕竟，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是那个时不时地被她说教的人。

“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有些……奇怪，”她低声说道，眼神忧郁，前额微皱，“他看你的眼神——是那么……充满保护，好像他要冲到你面前为你挡子弹来救你或者怎么样一样。”

第23节：暮光之城·月食(22)

我大笑起来，尽管我还不能看着她的眼神：“这是坏事吗？”

“不。”她想找到合适的词语的时候皱起了眉头，“只是不一样。他很关注你……非常小心翼翼。我觉得我并不十分了解你们的关系，好像我错过了什么秘密一样……”

“我想这都是您的想象，妈妈。”我马上说，努力保持轻松的语气。我心里有些焦急，我不知道我妈妈看透了多少。她看待世界简单的方式使她看穿了许多细枝末节，直接洞悉到事物的本质。这以前从来都不会有问题，直到现在，我什么秘密都不能告诉她。

“也不仅仅是他，”她双唇紧绷，防御性地说，“我希望你能看见自己是怎样绕着他转的。”

“您是什么意思？”

“你行为的方式——你甚至想都没想就围绕着他调整自己。他动的时候，哪怕只动一点点，你同时也会调整自己的位置。好像磁铁……或地球引力一样。你们就像……卫星，或类似的事物一样，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她嘟起嘴巴，盯着地面。

“别告诉我，”我挤出一个微笑，打趣道，“您又读神话故事了，是不是？或者这回是科幻小说？”

蕾妮的脸上涌现出一抹柔和的粉红色：“那和此事无关。”

“找到什么好书没？”

“噢，有那么一本——但是那无关紧要，我们现在在讨论你的事情。”

“妈妈，您不应该迷恋言情小说，您知道您吓坏自己了。”

她扬起嘴角说道：“我很蠢，是不是？”

有半秒钟我无言以对，蕾妮很容易被动摇。有时候这是好事，因为并不是她所有的想法都是切合实际的，但是她那么快就被我提到的无关痛痒的琐事打败了，特别是因为这一次她又极其正确，奇wmtxt.ｃom书看见她这样让我心痛不已。

她抬起头看着我，我则控制住自己的表情。

“并不傻——只是在尽做妈妈的责任。”

她大笑起来，然后骄傲地指向延伸到蓝色的海水边上的白色沙滩。“难道这一切都不足以使你搬回来和你的蠢妈妈一起住吗？”她问。

我夸张地用手擦了一把额头，接着假装揪住头发。

“你习惯了潮湿的环境。”她断言道。

“您也会习惯雨水的。”我反驳道。

她开玩笑地用胳膊肘顶了顶我，接着牵着我的手向她的车走去。

她不再担心，我现在看起来心情足够好，而且心满意足。她仍然含情脉脉地看着菲尔，这让人感到欣慰。她的生活当然很充实，也很令人满意。她当然不会那么想念我，即使是现在……

爱德华冰冷的手指划过我的脸颊。我抬头看着他，眨了眨眼睛，回到了现在。他倾身吻我的额头。

“我们到家了，睡美人，是该醒来的时候了。”

我们在查理的房子前面停了下来。走廊的灯还亮着，巡逻车停在车道上。我仔细查看房子的时候，看见起居室窗户上的窗帘猛地拉了一下，映出一缕淡黄色的光，照在黑黢黢的草坪上。

我叹了叹气，查理当然在翘首以待了。

爱德华肯定和我想的一样，因为他过去帮我开门的时候，表情僵硬，眼神冷漠。

“情况有多么糟？”我问道。

“查理不会为难你的，”爱德华保证道，他的音调没有幽默的迹象，“他想念你了。”

我犹疑地眯起双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爱德华紧张得好像要奔赴战场一般？

我的行李袋很小，但是他坚持要帮我拿到屋里去。查理把门打开，撑着门让我们进来。

“欢迎回家，孩子！”查理叫喊的样子好像他确实是这么想的一样，“杰克逊维尔怎么样？”

“很潮湿，也有很多臭虫。”

“那么蕾妮没有怂恿你去上佛罗里达大学？”

“她试过，但是我宁愿喝水而不是吸水。”

查理的眼神很不情愿地瞟到爱德华身上：“你玩得开心吗？”

“很开心，”爱德华平静地回答道，“蕾妮非常好客。”

“那样……哦，很好，很高兴你玩得开心。”查理转过身背对着爱德华，出其不意地拥抱了我一下，然后把我拖了进来。

第24节：暮光之城·月食(23)

“真感动。”我在他耳边低语道。

他低沉地笑了一声：“我真的很想你，贝尔，你不在的时候这里的食物简直糟糕透顶了。”

“我马上做饭。”我说话的时候他放开了我。

暮光之城-月食（上）

“你要不要先给雅各布打个电话？今天早上六点钟以后他每五分钟就打电话来烦我，我答应他在你还没放好行装之前我就会让你给他回电话。”

我没必要看爱德华就知道他在我身边一动不动，冷冰冰的，那么这才是他紧张的原因。

“雅各布想跟我说话吗？”

“非常想，我不得不这么说。他不愿意告诉我是什么事——只是说很重要。”

就在那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发出的声音让人颤动，似乎也很紧急。

“又是他，我愿意拿我下个月的工资打赌。”查理低声说道。

“我知道了。”我边说边匆匆忙忙地跑进厨房。

爱德华跟在我身后，而查理则跑进了起居室。

铃声响了一半我就一把抓起电话，然后转过身面对着墙，说：“喂？”

“你回来了。”雅各布说。

他那熟悉而沙哑的声音让我心中涌起一股思念的感觉，涌遍我的全身。数不清的记忆在我脑海里旋转，乱作一团——布满鹅卵石的沙滩上，零零星星地漂着的浮木树，塑料棚搭成的车库，纸袋里面温暖的汽水，一间微型卧室里的小得可怜的破烂沙发。他深邃的黑色眼眸里满含着笑意，环绕在我身边的热得发烫的大手，洁白的牙齿和黝黑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一抹开心的笑容，好像是通往神秘之门的钥匙一样，而那扇门只有同类的灵魂才能进入。

感觉就像思乡一样，这种对某个地方、某个人的想念保护着我不必害怕漆黑的深夜。

我清了清嗓子，扫去激动的心情，“是的。”我回答说。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雅各布追问道。

他生气的语气立即让我望而却步了，我赶忙解释道："因为我刚踏进家门不到四秒钟，查理还没来得及说完你打过电话，你的电话就打断了他。"

"噢，对不起。"

"没事，那么，你为什么要骚扰查理？"

"我要和你谈一谈。"

"是的，我自己也想到这一点了，说吧。"

他暂停了片刻，问道："明天你去上学吗？"

我皱了皱眉头，没法弄清楚他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当然去啦，为什么不去呢？"

"我不知道，只是好奇。"

然后又是停顿。

"那么你到底想要说什么，雅各布？"

他有些犹豫："没什么，真的，我想，我……想听听你的声音。"

"是的，我知道。我很高兴你打电话给我，杰克，我……"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我想告诉他我现在在去拉普西的路上，但是我不能告诉他。

"我得挂电话了。"他突然说道。

"什么？"

"我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的，好吗？"

"但是杰克……"

他已经挂了，我难以置信地听着挂断的声音。

“真短。”我不满地嘀咕道。

“一切都好吗？”爱德华问道。他的声音很低，也很小心。

我慢慢地转身面对他，他的表情十分坦然——难以读懂。

“我不知道，我想知道他有什么事。”雅各布骚扰查理一整天就是为了问我去不去上学，这简直毫无意义。如果他想听到我的声音，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快挂电话？

“你的猜测可能比我的要准确。”爱德华说道，他的嘴角隐隐约约闪过一抹苦笑。

“哦。”我咕哝了一声，这倒是真的。我对杰克了如指掌，要弄清楚他的动机并不是件复杂的事情。

我的思绪飘到几英里之外——大概离这里十五英里的地方，在往拉普西去的路上——我开始在冰箱里翻来翻去，找到一些给查理做晚饭的材料。爱德华斜靠着灶台，我远远地就知道他的眼睛注视着我的脸，但是他看得如此入神，根本顾不上担心他在我脸上所看到的一切。

关于学校的话题对我而言就好像一把钥匙一样。那是杰克问我的唯一的问题，而且他在寻找某种东西的答案，否则他不会如此锲而不舍地骚扰查理。

第25节：暮光之城·月食(24)

那么，为什么他会关心我的出勤记录呢？

我努力合乎逻辑地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要是我明天不去学校，对雅各布而言会有什么问题呢？期末考试临近，我却逃了一天课，查理已经让我很难应付了，但是我说服了他，一个星期五不会让我的学习脱轨的，杰克基本上就不会在乎这些。

我的大脑想不出有见地的点子，或许我错过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信息。

过去三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这个改变是那么重要，居然会让雅各布打破长期以来拒绝接听我的电话与我联系的僵局呢？三天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笔直地站在厨房中央，手中的一包冰冻汉堡包从麻木的指缝中滑了下去。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来不及阻止它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爱德华一把接住了它，然后把它扔在灶台上，此时他的双臂已经环抱着我，嘴唇贴近我的耳朵呢喃道："怎么啦？"

我摇了摇头，有些晕头转向。

三天可以改变一切。

难道刚才我不是一直在想上大学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吗？在刚刚发生使我的生命得以永恒的转变，这样我就可以与爱德华永远厮守在一起了，同时还要经历痛苦不堪的头三天，在这之后，我又怎么可能到任何靠近人群的地方呢？这种转变会使我永远成为饥渴的囚徒……

查理跟比利说过我消失了三天吗？比利得出结论了吗？雅各布实际上是在问我还是不是人类吗？他是在确认没有人违背狼人的条约，即卡伦家族没有人敢咬人……只是咬，而不是杀人……

但是他真的认为假如那样的话，我会回家见查理吗？

爱德华摇了摇我的身体，"贝拉？"他问道，现在他真的有些焦急。

"我想……我想他是在查看，"我低声说道，"查看以确保——我的意思是，我还是人类。"

爱德华的身体变得僵硬起来，我的耳边响起一阵低沉的嘶嘶声。

"我们得离开，"我轻声说道，"在此之前，那样的话就不会违背条约。我们再也不能回来了。"

他用双臂紧紧地抱着我，说道："我知道。"

"啊哼！"查理在我们身后大声地清理嗓子。

我跳了起来，一把推开爱德华的胳膊，脸涨得发热。爱德华靠在灶台上，流露出严厉的眼色。我能看见他眼中的担忧，还有愤怒。

“如果你不想做晚饭，我可以叫个比萨。”查理提醒说。

“不，没关系，我已经开始做了。”

“好吧。”查理说道。他双手抱胸，让自己倚靠在门框上。

我叹了叹气，开始做饭，试图忽略我的观众。

“如果我要你做什么，你会信任我吗？”爱德华问道，他温柔的声音里有些热切。

我们差不多快要到学校了。爱德华刚才还很放松，一路上和我开着玩笑呢，现在他的双手突然紧紧地抓住方向盘，手关节捏得很紧，竭力避免把它撕成碎片。

我注视着他焦虑的神情——他的目光看得很遥远，就好像他在倾听远方的声音一样。

他的紧张令我的脉搏条件反射般地加速跳动起来，不过，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回答道：“那要看是什么事了。”

我们把车开到了学校停车场。

“我就担心你会这么说。”

“你想要我做什么，爱德华？”

“我想要你待在车里，”他把车停在了老地方，一边熄火一边说道，“我想要你在我回来找你之前一直待在这里等我。”

“但是……为什么？”

就在那时我看见了他。即使他没有靠在黑色的摩托车上，违规地把车停在人行道上，人们也很难忽视他，因为他的个头比其他学生高出一大截。

“哦。”

雅各布的脸上戴着一张平静的面具，这我一眼就能看穿。这种表情是他下定决心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控制住自己的时候才有的。这让他看起来和山姆——最年长的那个狼人，也是奎鲁特狼人帮的酋长—

——一样，但是雅各布从来都没做到山姆身上散发出来的从容不迫。

第26节：暮光之城·月食(25)

我已经忘记了这张脸曾让我多么困扰。尽管我在卡伦一家回来之前已经开始了解山姆了——即使，当雅各布装出他的表情时，我会不由自主地讨厌山姆，这使我永远无法完全抖掉对他的厌恶之情——但我还是开始逐渐喜欢他了。那是一张陌生人的脸庞，一旦他戴上这副面具后，就不是我的雅各布了。

“昨天晚上你过早地作出了错误的结论，”爱德华低声说道，“他询问学校的事情是因他知道我会在你所在的地方。他在寻找一个有目击证人的安全的地方和我谈一谈。”

那么昨天晚上我对雅各布的动机判断失误，错过了某些信息，这才是问题所在。比如，雅各布到底为什么想要和爱德华谈一谈。

“我不会待在车里的。”我说道。

爱德华轻轻地呻吟道：“当然不会了，好吧，让我们去面对这一切吧。”

我们手挽手朝他走去的时候，雅各布的脸变得僵硬起来。

我也注意到其他的脸——我那些同学的脸。我注意到当他们注视着雅各布时——他的身躯长达六英尺七英寸，肌肉发达的程度不是正常的十六岁半的少年应该有的——个个都瞪大了双眼。我看见那些眼睛打量着他身上的黑色紧身T恤衫——还是短袖的，尽管现在天气一反常态的凉爽——还有那条全是窟窿、沾满油渍的牛仔裤，以及那台他斜靠在上面的闪闪发亮的摩托车。他们的眼睛没有停留在他的脸上——他的表情流露出来的信息令他们飞快地把眼神移到别处去了。我也注意到每个人和他保持着足够宽的安全距离，没有人敢侵犯这个幻想出来的空间。

我突然感到震惊不已，我意识到雅各布在他们看来是个危险分子，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啊！

爱德华在离雅各布几码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敢说让我离狼人那么近，他感到非常不安。他不着痕迹地把手朝后移了移，把我拉到略微靠在他身后的地方。

“你本来可以叫我们的。”爱德华说话时的语气犹如钢铁那么生硬。

“不好意思，”雅各布回答说，他的脸此刻变成了讥讽的表情，“我的快速拨号簿里没有蚂蟥。”

“你本来可以在贝拉家找到我的，那是当然的。”

雅各布收紧下巴，眉毛拧到一块儿，没有回答。

“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合适，雅各布，我们可以稍后再谈吗？”

“当然，当然。放学后我会在你家附近的地穴里等你，”雅各布不屑地说，“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爱德华严厉地看了看周围，他的眼睛停留在那些几乎不在听力范围之内的目击证人身上。有几个人在人行道上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充满期待，就好像他们希望一场斗殴能够缓解星期一早上沉闷乏味的气氛一样。我看到泰勒·克劳雷用肘轻轻地推了推奥斯汀·马克斯，他们两个都在去上课的路上停了下来。

“我已经知道你来这儿要说什么了。”爱德华提醒雅各布的声音非常小，我几乎没办法领会它的意思，“信息已经收到了，想要警告我们。”

爱德华眼神忧虑，飞快地向下扫了我一眼。

“警告？”我茫然地问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没有告诉她？”雅各布问道，他瞪大双眼，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什么，你害怕她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请你放弃这个提议，雅各布。”爱德华声音平静地说道。

“为什么？”雅各布质问道。

我疑惑不解地皱起眉头，问道：“我不知道为什么。爱德华？”

爱德华只是愤怒地盯着雅各布，好像他没听见我的话一样。

“杰克？”

雅各布朝我挑起眉毛，“他难道没有告诉你他的兄……兄弟星期六晚上越界了？”他问道，语气中充满浓厚的讽刺意味。接着他的眼神忽地转回到爱德华身上，“保罗完全有理由在……”

“那是一片无人之地！”爱德华嘘声说道。

“那不是！”

雅各布的愤怒一目了然，他的双手颤抖起来。他摇了摇头，深深地吸了满满两口气。

第27节：暮光之城·月食(26)

“埃美特和保罗？”我低声问道。保罗是雅各布的狼人兄弟中最冲动的一个。他是那天在树林里失控的那个——咆哮着的灰熊的记忆突然自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打架了吗？”我的声音由于惊慌不由得变得尖锐起来，“为什么？保罗受伤了吗？”

“没有人打架，”爱德华只是对着我，平静地说道，“没有人受伤，别着急。”

雅各布用怀疑的眼神盯着我说：“你根本什么都没告诉她，是不是？那就是你把她带走的原因吗？这样她就不会知道那……”

“现在就走吧。”爱德华只等他说了一半就打断了他，他的脸突然间变得非常吓人——真的很吓人。有那么一会儿，他看起来就像……就像吸血鬼。他毫不掩饰心中的邪恶，怒气冲冲地盯着雅各布。

雅各布挑起眉毛，却一动不动：“为什么你不告诉她？”

他们一言不发地对视着彼此，看了很久很久。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到泰勒和奥斯汀身后，我看见迈克站在本的旁边——迈克的一只手搭在本的肩膀上，好像要抓紧他让他待在原地一样。

在这死一般的沉寂里，所有的细节随着我直觉的迸发，突然一一浮现了——

一些爱德华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

一些雅各布不会隐瞒我的事情。

一些卡伦家族和狼人都出现在树林里危险地彼此靠近的事情。

一些令爱德华无论如何也坚持让我飞越这个国度的事情。

一些爱丽丝上个星期就预见到的事情——爱德华为此对我撒谎了。

一些我无论如何都在等待的事情。一些我知道会再次发生的事情，其程度不亚于我可能希望它们不要发生。这永远都不会结束，不是吗？

我听见穿过我的嘴唇的空气，急促地发出“呵，呵，呵，呵”的声音，但是我无法让它停下来，就好像学校在震动一般，好像发生了地震一样，但是我知道是我自己在颤抖才造成了这种错觉的。

“她回来找我了。”我咽下一口气才挤出这几个字。

维多利亚在我死之前决不会收手的。她会使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佯攻，逃跑，佯攻，逃跑——直到发现我的保护者防护中的缺口。

或许我会很走运，或许沃尔图里家族会先来找我——至少，他们杀死我的速度会更快。

爱德华紧紧地把我搂在他身侧，身体弯曲着，这样他就正好挡在我和雅各布之间，他双手焦虑地轻抚我的脸，“没事的，”他轻声对我说，“没事的。我决不会让她靠近你的，没事的。”

接着他愤怒地瞪着雅各布，说道：“这回答了你的问题吗，杂种狗？”

“你认为贝拉没有权利知道此事？”雅各布争辩道，“这是她的生活。”

爱德华压低了他的声音；即使泰勒朝前走了几英寸，还是听不见他所说的话：“在她绝不会有危险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她担惊受怕？”

“与其被人欺骗，不如担惊受怕。”

我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但是泪水在我的眼中打转，在我的眼睑后面我能看见——我能看见维多利亚的脸，她的嘴唇拉扯到牙齿后面，深红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挥之不去的深仇大恨；她把她的情人——詹姆斯的死归咎于爱德华。不把他心爱的人也从他身边抢走的话，她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爱德华用指尖擦干我脸颊上的眼泪。

“你真的认为让她受伤害比保护她更好？”爱德华低声问道。

“她比你想象的要坚强，”雅各布说，“而且她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事情。”

突然，雅各布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他心怀叵测、奇怪地盯着爱德华。他眯着眼睛，好像他在脑中解答数学难题一样。

我感到爱德华退却了。我朝上瞟了他一眼，他的脸因为痛苦而非其他的原因而扭曲了。在宛如死亡般的瞬间里，这让我想起我们在意大利的那个下午，沃尔图里那令人毛骨悚然、城堡式的房间里，就是在那里简用她的致命天赋折磨着爱德华，只是用她的思想使他痛苦不堪，饱受煎熬……

第28节：暮光之城·月食(27)

记忆让我立即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令所有的一切都在我脑海中清晰明了起来。因为我宁愿维多利亚杀死我一百次，也不愿意看见爱德华再受那样的罪。

“这倒是很有趣。”雅各布一边说着，一边大笑着看着爱德华的脸。

爱德华突然一惊，不过他颇为费劲地使自己的表情平复下来，他无法完全掩饰起眼中的痛苦。

我瞪大眼睛，眼神从爱德华的痛苦不堪扫视到雅各布的冷嘲热讽。

“你对他做了什么？”我问道。

“没什么，贝拉，”爱德华平静地告诉我，“只不过雅各布的记

忆力很好罢了，没关系。”

雅各布咧开嘴巴笑了起来，爱德华又突然警觉起来。

“快停下来！不管你在做什么！”

“当然啦，只要你想的话，”雅各布耸了耸肩膀，“不过，要是他不喜欢我记得的事情的话，那是他自己的错。”

我气愤地盯着他，他则顽童似的对我笑了笑——就好像小孩子在做他明白不应该做的事情，而被那个他知道不会惩罚他的人发现了一样。

“校长在路上，他要规劝大家别在校园里闲逛，”爱德华轻声对我说道，“我们去上英语课吧，贝拉，这样你就不会牵连进来。”

“他保护得有些过头了，是不是这样？”雅各布问道，不过他只是对我在讲话而已，“小麻烦会让生活更有趣。让我猜一猜，你玩得开心却没有得到批准，对不对？”

“闭嘴，杰克！”我说道。

雅各布大笑起来：“那听起来像是在说‘是的’。嘿，要是你还想生活中有些乐趣的话，你可以来见我，我的车库里还放着你的摩托车呢。”

这个消息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你应该卖掉它的，你答应过查理你会卖的。”要是我没代表雅各布求情的话——毕竟，他为了两辆摩托车花费了好几个星期的精力，他也应该得到回报——查理肯定会把我那辆摩托车扔进邓普斯特尔垃圾罐①的，或许他还会一把火烧掉垃圾罐呢。

“是的，对。好像我会那样做一样，它属于你而不是我。不管怎么样，我会一直留着它，直到你想把它要回去。”

我记忆中的一抹微笑突然在他的嘴角闪动起来。

“杰克……”

他身体向前倾，神情变得真诚起来，挖苦嘲讽悄然隐退：“我想以前我可能做错了，你知道，就是关于不能够做朋友的事情。或许，

我们能够做到，在我这一边，过来见我吧。”

我意识到爱德华就在眼前，他的胳膊仍然保护性地环抱着我，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我朝他看了一眼——他表情平静，耐心地等待着。

“我，呃，不知道，杰克。”

雅各布一下子放下了他那种对抗性的伪装，好像爱德华根本不在场一样，或者至少决心这么做：“我每天都很想念你，贝拉。没有你，生活完全不一样。”

“我知道，而且我很抱歉，杰克，我只是……”

他摇了摇头，叹气道：“我知道。没关系，对吗？我想我会度过，或者诸如此类的。谁需要朋友？”他扮了个鬼脸，有些故作勇敢地想掩饰住自己的痛苦。

雅各布的痛苦总是激起我的保护欲。这并不完全合理——雅各布几乎不需要我提供任何身体上的保护。但是，我的胳膊夹在爱德华的胳膊下面，急切地想伸向他。环抱住他宽大、温暖的腰，在默默无言中表示接纳与安慰。

爱德华护着我的手臂变成了一种束缚。

“好了，去上课吧，”一个严厉的声音在我们身后响起，“赶快走，克劳雷先生。”

“去上学，杰克。”我轻声说道，一听出那是校长的声音我就焦急不安起来。雅各布上的是奎鲁特学校，但是仍然可能会因为违纪或类似的事情而卷入麻烦。

爱德华松开了我，只是牵着我的手，又把我拉到他的身后。

格林先生从围观的人群中挤了过来，他的眉间愁云密布，仿佛他那双小眼睛已经预见到不祥的暴风雨。

“我是认真的，”他威胁着说，“我再转身过来发现谁还留在这里的话，就关那个人的禁闭。”

第29节：暮光之城·月食(28)

他话还没说完人群就散开了。

“啊，卡伦先生，你在这儿还有事情吗？”

“没有，格林先生，我们只是在去上课的路上。”

“很好。我好像不认识你的朋友。”格林先生把严厉的目光转到雅各布身上，“你是这里的新生吗？”

格林先生的眼睛打量着雅各布，我能看见他得出的结论和其他人一样：危险。制造麻烦的人。

“不是。”雅各布回答道，一抹假笑浮现在他宽厚的嘴唇上。

“那么，我建议你，在我叫警察之前，马上从校园里离开，年轻人。”

雅各布的假笑变成了露齿而笑，而且我知道他正想象着查理出现在这里逮捕他呢。这样的笑容苦不堪言，太戏谑而无法让我感到开心，这不是我一直等待着想要见到的笑。

雅各布说道：“是的，先生。”接着快速地敬了个军礼，然后爬上车，在人行道上发动了摩托车。引擎咆哮起来，接着当他猛地掉头时轮胎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几秒钟之后，雅各布就消失不见了。

格林先生看到这一幕时咬牙切齿地说道：“卡伦先生，我希望你让你的朋友不要再出现在这里了。”

“他不是我的朋友，格林先生，但是我会把您的警告转告给他的。”

格林先生嘟起嘴巴，很显然，爱德华十全十美的成绩以及完美无瑕的记录是格林先生评估此事的因素之一：“我明白了。如果你担心任何麻烦，我会很乐意……”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格林先生，不会有任何麻烦。”

“我希望你是对的。那么，好吧，上课去吧，你也是，斯旺小姐。”

爱德华点点头，迅速地把我拉向英语楼。

“你身体还好，可以去上课吗？”我们从校长身边走过后，他低声问我。

“是的。”我小声回答说，并不十分确定我是否在说谎。

我感觉舒不舒服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我需要立即和爱德华谈一谈，而英语课堂决不是我心中谈话的理想之地。

但是格林先生就在我们身后，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们到教室的时候，稍微有些迟到，所以马上坐了下来。贝尔蒂先生正在背诵弗罗斯特的诗。他对我们的晚到视而不见，拒绝让我们打断他的节奏。

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开始写起来，由于急躁，我的字迹比我们正常情况下更加难以辨认。

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一切。说说保护我的事情，求你了。

我把纸条推到爱德华面前。他叹了叹气，接着开始写。他花的时间没有我多，尽管如此，在他把纸片推到我面前之前，他已经用自己独特的书法写了整整一段。

爱丽丝看见维多利亚回来了。我把你带出小镇只不过是为安全起见——她根本没有机会在任何地方接近你。埃美特和贾斯帕差不多都已经抓住她了，但是维多利亚似乎有某种躲避的本能。她径直逃到奎鲁特的边界上去了，好像她从地图上读到这一点一样。爱丽丝的预见力由于奎鲁特的卷入起不了作用。公平地说，奎鲁特人可能也会抓到她的，要是我们没有妨碍他们的话。那个大灰熊以为埃美特越界了，就开始抵抗了。当然，罗莎莉对此作出了反应，每个人结果都丢开追赶的对象，保护自己的同伴了。卡莱尔和贾斯帕在事情失控之前让事情平息下来，但是，到那时之前，维多利亚就已经逃跑了。这就是全部。

我看着纸面上的字母皱了皱眉头。所有的人都在上面——埃美特、贾斯帕、罗莎莉，还有卡莱尔。或许还有埃斯梅，尽管他没有提到她。还有保罗以及其他的奎鲁特狼人团体。要演变成一场战争，使我未来的家人和老朋友们互相为敌，很可能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会受伤。我想象着狼人可能遭遇到最大的

危险，而一想到爱丽丝站在巨大的狼人附近搏斗……我就感到浑身战栗。

小心翼翼地，我用橡皮擦掉整段话，接着在上面写道：

查理呢？她很可能也找过他。

爱德华在我还没写完之前就开始摇头了，很显然他想要弱化查理所面临的危险。他伸出一只手，但是我对此视而不见，又开始写道：

第30节：暮光之城·月食(29)

你不可能知道她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你不在这里，去佛罗里达不是个好点子。

他从我手底下把字条拉过去。

我没打算把你一个人送走。由于你的好运气，连黑匣子都无法幸存。

那根本就不是我的本意，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不让他和我一起去。我的意思是我们本应该一起待在这儿的。但是我的注意力被他的反应转移了，还有些恼羞成怒奇-_-書--*--网-Q I S uu. c O m，好像我飞越祖国而没能让飞机着陆一样。非常有趣。

那么，比如我的霉运的确让飞机坠毁了，那么你又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飞机要坠毁？

他现在正试图掩饰自己的微笑呢。

飞行员醉死了。

那很简单，我会开飞机。

当然了。我嘟起嘴巴，不打算就此作罢。

两个引擎都爆炸了，死神跟我们一起飞快地朝地球坠落。

我会一直等到我们就要落地之时再紧紧地抓住你，然后踢开机舱，往下跳。接着我会带着你跑回事发地点，踉踉跄跄地走出来就好

像我们是历史最幸运的两个幸存者一样。

我无言以对地盯着他。

“怎么啦？”他小声问道。

我害怕地摇了摇头，说了声“没什么”。

我擦掉这段令人惊惶不已的对话，又写了一行:

下次你再告诉我。

我知道还会有下一次的，这种规律一直会持续直到失去某个人。

爱德华久久地凝视着我的双眼，我想知道我的脸色看起来怎么样——感觉很冰冷，那么血液还没有回到我的脸颊上来，我的眉毛仍然是湿的。

他叹了叹气，点了点头。

谢谢。

纸条突然从我手下消失了。我抬起头，惊讶地眨了眨眼睛，贝尔蒂先生正好走到过道这里。“有什么事情你想要和大家分享吗，卡伦先生？”

爱德华无辜地抬起头，伸手拿过文件夹上面的一沓纸，“我的笔记？”他问道，听起来有些迷惑不解。

贝尔蒂先生扫了一眼笔记——毫无疑问，上面一字不漏地记下了他讲的课——然后，皱着眉头走开了。

正是在稍晚些的时候，上微积分课时——唯一一堂爱德华不和我一起上的课——我听到了流言飞语。

“我把钱押在那个大个子印第安人身上。”有人如是说。

我抬头匆匆地瞥了一眼，看见泰勒、迈克、奥斯汀和本的头簇拥在一起，他们沉浸在谈论之中。

“是的，”迈克小声说道，“你看见那个叫雅各布的小孩子的个

头了吗？我想他可以扳倒卡伦。”听起来迈克对这想法感到很高兴。

“我不这么看，”本不认可他的看法，说道，“爱德华身上有种力量。他总是如此……自信，我有种感觉他会保护好自己的。”

“我站在本这边，”泰勒认同道，“此外，要是那个小孩狠狠地揍了爱德华，你知道他的那些兄弟肯定会帮忙的。”

“你最近去过拉普西吗？”迈克问道，“劳伦和我一两个星期前去海滩边，相信我，雅各布的朋友们和他一样高大。”

“哈，”泰勒说道，“这事没闹大，真是糟糕。瞧，我们永远没法弄清楚到底结局会怎样。”

“在我看来，这事还没结，”奥斯汀说道，“或许，我们得等着瞧。”

迈克张开嘴巴笑着说：“有人有兴趣打赌吗？”

“我赌雅各布，十美元。”奥斯汀马上应和道。

“我赌卡伦，十美元。”泰勒也跟着说。

“我赌爱德华，十美元。”本附和说。

“雅各布。”迈克说道。

“嘿，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奥斯汀好奇地问，“那可能会影响双方的机会。”

“我猜得到。”迈克说道，接着他和本、泰勒同时朝我看了一眼。

从他们的表情判断，他们当中没有人意识到我听得见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全部迅速地看向别处去，煞有介事地在课桌上胡乱地翻课本。

“我还是赌雅各布。”迈克压低声音咕哝道。

第4章 本能

我这个星期都很倒霉。

我知道本质上什么都没改变。好吧，维多利亚没有放弃，不过我何时幻想过她会放弃呢？她再次出现只不过再次确定了我已经知道的事，没有理由再次惊慌失措。

第31节：暮光之城·月食(30)

不过那是理论上的，不惊慌失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现在离毕业只有几个星期了，但是我不知道虚弱大方地等待即将来临的灾难，坐以待毙是不是有些愚蠢。当人类似乎太危险了——简直就是引火烧身。像我这样的人不应该是人类，像我这样运气的人应该不会感到那么无助。

但是没有人会听我的。

卡莱尔说过：“我们共有七个人，贝拉，而且爱丽丝和我们在一起，维多利亚不会让我们措手不及的。为了查理，我认为我们必须坚持原计划，这很重要。”

埃斯梅也说过：“我们决不让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甜心。你知道这点，求你别担心。”接着她吻了吻我的额头。

埃美特也说：“我真的很高兴爱德华没有杀死你，你在我们身边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更加有趣了。”

罗莎莉则怒火中烧地盯着他。

爱丽丝骨碌碌地转了转眼睛，说道：“你让我感到不舒服。你并不是真的担心此事，对吗？”

“要是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话，为什么爱德华把我拽到佛罗里达去了？”我追问道。

“爱德华只是有那么一丁点儿反应过激了，难道你还没注意到吗，贝拉？”

贾斯帕悄悄地消除了我体内所有的惶恐和紧张，他那种控制气氛的天赋让人备感好奇。我感到安心了，任凭他们说服我放弃没完没了的争辩。

当然啦，爱德华和我一走出屋子，那种平静就支离破碎了。

结果，达成的共识是我只需要忘记有个疯狂的吸血鬼跟踪着我，企图杀死我，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我的确试过了，而且令人惊讶的是，除了我目前的状况也在濒临灭绝物种清单上之外，仔细想想，还有其他的事情差不多一样令人紧张不安……

因为爱德华的反应是这些事情当中最令人感到泄气的。

“在你和卡莱尔之间，”他说，“当然，你知道在你我之间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我都愿意做那件事，你知道我的条件。”然后他就像天使般地笑了起来。

啊。我确实知道他的条件。爱德华答应过我无论何时我想要的话他都会改变我……只要我先答应嫁给他。

有时候我怀疑他是不是假装没法读懂我的心思的。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正好开出我难以接受的条件呢？这是会令我放慢作决定的速度的一个条件。

总而言之，这个星期非常不走运，而今天又是这个星期里最倒霉的一天。

爱德华不在已经够糟糕的了，爱丽丝预见到这个星期不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因此我坚持让他趁机和兄弟们一起去狩猎。我知道让他在附近轻而易举地狩猎令他感到厌倦。

“去玩一玩，”我告诉他，“替我打包几头美洲狮回来。”

我决不会告诉他，他不在的时候我有多么难过——这会重新勾起被我抛弃的梦魇。要是他知道此事的话会感到非常难过，而且会过于担心而不会离开我的，哪怕是由于迫不得已的原因，他也会这么想的。就好像刚开始一样，那时他刚从意大利回来。他的金色眼睛变黑了，他所遭受的饥渴已经超越了他必须承受的程度。所以我故作坚强，只要看到埃美特和贾斯帕要去狩猎我都会把他踢出门。

不过，我想他看穿了我的心思，有那么一点儿。今天早上我枕边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

我会在你还来不及想我的时候就回来的，

看好我的心——我把它留在你身边了。

就这样，除了星期六早上我要在牛顿奥林匹克运动用品商店值早班，借此转移我的注意力之外，现在我感到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当然啦，哦，还有爱丽丝告诉我的如此令人欣慰的约定。

“我会在家附近狩猎，要是你需要我的话，我十五分钟内就能赶到，我会密切注视周遭的一切动静的。”

此话可理解为：不要因为爱德华不在就尝试有趣的事情。

爱丽丝当然和爱德华一样能干，她会破坏我的卡车。

我努力积极地看待问题。下班后，我和安吉拉约好帮她写毕业典礼通知书，这也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查理因为爱德华不在心情好极了，那么我不妨享受一下这段时光。要是我悲惨到要爱丽丝陪我过夜的话，她也会陪我的。到了第二天，爱德华就回家，我就获救了。

第32节：暮光之城·月食(31)

由于不想过早地去上班，我悠闲地吃着早餐，一次一个保健麦圈①。接着，洗好碗之后，我把冰箱上的冰箱贴都整理成了一条直线。或许，我得了强迫症。

最后两个冰箱贴——圆圆的，黑色的，很实用，这两个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它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将十页厚的纸固定在冰箱上——它们

现在不愿意跟我合作，不愿意被固定在上面。它们两极对立，每次当我要把最后一个摆成一条线的时候，另外一个就会脱位。

由于某种原因——或许是即将来临的狂热——这可真的令我很恼火。为什么它们就不能表现好一些呢？我愚蠢而顽固，一直要把它们拼在一起，就好像我期待着它们突然会放弃不合作一样。我本来可以抽掉其中一个，但是那样感觉就像被打败了一样。最后，与其说是被冰箱贴激怒了，还不如说是被我自己激怒了，我把它们从冰箱上一把拉了下来，捏在两只手里。这需要些力气——它们强得足以承受殴打——但是我硬是把它们两个拼凑到了一起。

“瞧，”我大声叫了出来——对这两个没有生命的物体说道——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没什么可怕的，难道不是吗？”

我像白痴一样杵在那里，不愿承认我根本无法继续对抗科学规律。接着，我叹了叹气，将两块冰箱贴重新贴在了冰箱上，两个之间隔了足足有一英尺。

“没必要如此顽固。”我咕哝道。

时间仍然很早，但是我决定最好在这两个没生命的东西对我说话之前走出家门。

我到牛顿商店的时候，迈克有模有样地用干拖布打扫走道，他妈妈则在整理收银台。我到的时候他俩正在争论，根本不知道我来了。

“但是这是泰勒能去的唯一的时间，”迈克抱怨道，“你说过毕业后……”

“你还得等一等，”牛顿夫人打断他说道，“你和泰勒可以想想做点儿别的，直到警察制止了西雅图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后，你们才可以去。我知道贝斯·克劳雷和泰勒说了同样的话，所以别让人觉得我是坏蛋——噢，早上好，贝拉，”她一看到我就跟我打了个招呼，声音立即变得温和起来，“你来得很早。”

卡伦·牛顿是我在户外运动装备商店里最不愿意求助的人。她那十分突出的金发总是一丝不乱，在脑后梳成一个发髻，她的指甲是由专业人士修剪的，就和她的脚指甲一样——它们露在襻带高跟鞋外面，这双鞋与牛顿商店里面一长溜低矮的徒步旅行靴格格不入。

“路况很好。”我开玩笑地说道，一只手一把从柜台下面拉出那

件可怕的橘红色荧光马甲。牛顿太太和查理一样对西雅图的事情很关注，这一点令我很惊讶，我还以为查理过激了呢。

“噢，呃……”牛顿太太犹豫了一会儿，不安地整理着收银台边上的一堆广告传单。

我停了下来，一只胳膊还在马甲里，我明白那种脸色代表什么。

当我让牛顿一家知道这个暑假我不会在此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他们最忙的季节里抛弃他们——他们开始训练凯蒂·马歇尔来代替我。他们无法同时负担起我们两个人的工资，那么看起来今天会很漫长……

“我本打算打电话……”牛顿太太继续说道，“我想今天我们的生意不会那么多，迈克和我恐怕应付得过来，我很抱歉你这么早起床，还开车出来……”

若是在平时，我会为这突如其来的转变雀跃不已，但是今天……并不是如此。

“好吧。”我叹气道。我的肩膀耷拉下来，那么现在我要做什么呢？

“那不公平，妈妈，”迈克说道，“如果贝拉想上班……”

“不，没关系，牛顿太太。真的，迈克。我需要温习功课，准备期末，还有其他事情……”我不想在他们争吵的时候成为家庭不和的根源。

“谢谢，贝拉。迈克，你第四个走道还没打扫呢。嗯，贝拉，你介意出去[福`哇tx t小`说 下 载]的时候帮我把这些广告传单扔在垃圾箱里吗？我告诉过那个把这些东西留在这里的女孩我会把它们放在柜台上的，但是我真的没有地方。”

第33节：暮光之城·月食(32)

“当然不介意，没问题。”我收好马甲，接着把广告传单塞在腋下，朝濛濛细雨中走去。

垃圾箱就在牛顿商店这一侧，靠近我们员工停车的地方。我慢腾腾地走着，一路上气急败坏地踢着小石头。我正准备把这堆鲜黄色的

传单扔进垃圾桶的时候，最上端粗体印刷的标题正好映入我的眼帘，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用双手紧紧抓住这些纸张，盯着标题下的图片，喉咙里一阵哽咽：

救救奥林匹克狼

就在这些大字下面，有一幅图片详细地勾勒出一匹狼，它站在一棵冷杉前面，头部朝后，正对着月亮嗥叫。这是一幅令人不安的图画，与狼哀伤的姿势相关的某种东西使他看起来孤独无助，就好像他被遗弃后在痛苦地哀嚎一样。

接着我就朝我的卡车奔去，传单仍紧紧地握在我的手中。

十五分钟——这是我拥有的全部时间，但是这应该足够长了。到拉普西只要十五分钟，当然我会在赶到小镇之前就穿过那条边界线的。

我毫不费力地就把卡车发动起来了。

爱丽丝不可能看见我做这些，因为我根本没有事先计划。完全是突然的决定，这才是关键！只要我开得足够快，我应该能利用这一点。

匆忙中我把湿漉漉的传单扔在一边，鲜艳的纸张散落在乘客座，乱作一团——一百个粗体印刷的标题，一百头黑色的狼在黑色的背景中哀嚎。

我高速行驶在湿淋淋的高速公路上，将风雨刷拉高，完全没有注意到老旧的发动机在呻吟。五十五码是我能“诱骗”我的卡车达到的最高车速，我祈祷这就够了。

我不知道边界线在哪里，但是当我穿过拉普西之外第一排房子的时候，我就开始感到安全一些了，这一定已经超过了爱丽丝被允许跟过来的界线。

今天下午我到安吉拉家之后我会打电话给她，我推断这样她就会知道我很好。她没有道理紧张起来，她也没有必要生我的气——爱德华两点钟回来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生气。

暮光之城-月食（上）

我的卡车吱的一声停在那座熟悉的褪了色的红房子前面，彻底地开始扑哧扑哧地喘息起来。盯着这个曾经是我的避难所的小地方，我的喉咙又哽咽了起来，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来这里了。

我还没来得及熄火，雅各布就满脸惊讶地站在门边了。

在卡车的咆哮声停止之后的突如其来的沉默中，我听见他喘着粗气叫道："贝拉？"

"嗨，杰克！"

"贝拉！"他大声叫喊着，我一直在翘首以待的微笑像挣破乌云的太阳一样在他的嘴角舒展开来，牙齿在他那赤褐色的皮肤下显得格外亮洁，"简直不敢相信！"

他朝卡车跑了过来，把我从打开的门里半拖了出来，接着我们孩子般地又蹦又跳。

"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偷偷摸摸地跑出来的！"

"了不起！"

"嗨，贝拉！"比利已经摇着轮椅朝门口走过来，想看看这番喧闹究竟是怎么回事。

"嗨，比……"

就在那时我送出来的空气被阻塞了——雅各布一把抓住我，给了我一个大熊般的拥抱，他紧紧地抱着我令我难以呼吸，还拽着我转起了圈。

"哇，在这儿看见你真是太好了！"

"没法……呼吸。"我大口喘着气说道。

他大笑着把我放了下来。

"欢迎回来，贝拉。"他咧开嘴巴笑着说道，而他说这些话的方式使其听起来像是"欢迎回家"一样。

我们开始走动起来，因为过于兴奋了，完全没办法待在家里一动不动。雅各布活动的时候其实是在跳，而我好几次都不得不提醒他我的腿可没他的那么长。

我们散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那个与雅各布在一起的自己。年纪要小一些，责任心没有那么强，那种偶尔可能会毫无缘由地做些愚蠢事情的人。

我们一开始就热火朝天地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地聊了起来，比如：我们过得怎么样，我们在做些什么，我这样过了多久，为什么我会来这里。当我吞吞吐吐地告诉他那幅画着狼的广告传单时，他大笑起来的声音在树林里回荡。

第34节：暮光之城·月食(33)

但是，当我们徐步经过商店后面，穿过围在第一海滩边际的茂密的灌木丛时，谈话陷入了困境。一切来得太快了，我们不得不谈论我们长久分别的原因，我注视着我的朋友的脸变得僵硬起来，流露出我再熟悉不过的悲伤表情。

“不管怎么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雅各布问我，用力过猛地踢开一片挡在他面前的浮木，它划过沙砾，叮当一声撞在石头上，“我的意思是，自从上次我们……呃，之前，你知道……”他有些语无伦次，深深吸了一口气之后，他又努力说道，“我在问的问题是……一切都变回到他离开之前的样子了？你原谅了他所做的一切？”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

我想要跳过背叛、指责这部分内容，但是我知道在我们讨论其他事情之前不得不谈明白这一点。

雅各布的脸皱了起来，就好像他刚刚舔了一下柠檬一样：“我希望山姆去年九月找到你的时候拍过照片，那会成为A级展览品。”

“没有人需要接受审讯。”

“或许有人应该要。”

“要是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做的话，连你都不会责备他离开过了。”

他愤怒地盯着我看了几秒钟，说道：“好吧，”然后酸溜溜地争辩道，“真是令我惊讶不已啊！”

他的敌意令我烦躁不安——刺痛了我的伤处；令他生我的气使我很受伤。这使我想起了那个凄凉的下午，很久以前，那时——在山姆的命令下——他告诉我，我们不能再做朋友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恢复平静。

“爱德华去年秋天离开我是因为他认为我不应该和吸血鬼交往，他认为他离开对我会更好。”

雅各布吸了两口气，不得不花一点儿时间搜肠刮肚。不管他打算说什么，很显然都不适用了。我很高兴他不知道爱德华的决定的诱因，我只能想象如果他知道贾斯帕企图杀死我的话他会怎么想。

“不过，他回来了，是不是？”雅各布低声说道，“真糟糕他不能坚持那个决定。”

“要是你还记得的话，是我去找他的。”

雅各布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接着后退了几步。他脸色缓和，说话的时候声音平静了一些：“那是事实，那么我就没弄明白过咯，发生了什么事？”

我咬住嘴唇，有些迟疑。

“这是秘密吗？”他的声音夹杂着谩骂，“有人不允许你告诉我吗？”

“不是的，”我打断道，“只不过真的说来话长。”

雅各布笑了起来，态度有些傲慢，然后转身朝海滩走去，希望我也跟着他。

如果他打算这么做的话，和雅各布在一起就没什么意思了。我机械地跟在他后面，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转身离去。毕竟回到家后，我还要面对爱丽丝……我想我没必要着急。

雅各布朝一块巨大的熟悉的浮木走去——那是一整棵树，还有根等等，被海水冲刷得雪白，深深地陷在沙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那是我们俩的树。

雅各布在这张天然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拍了拍他身边的位置。

“我不介意长故事，有没有惊险动作？”

“真恐怖！”我嘲笑道，“你会听，或者你会打断我评论我的朋友们吗？”

他假装紧闭嘴巴，接着侧身抛出一个看不见的答案。我努力不要笑，但没做到。

“我得从你知道的那部分讲起。”我决定告诉他，在开始之前我在脑海中理了理讲这些故事的思路。

雅各布举起手。

“说吧。”

“很好，”他说道，“我不明白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好，事情有些复杂，你要注意。你知道爱丽丝怎么预见事情的吗？”

他立即板起了脸——不管那些有关吸血鬼拥有超自然的天赋的传说是真是假，狼人都不会害怕的——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继续讲述我如何赶到意大利去救爱德华的经过了。

我尽可能地简洁明了——去掉一些不重要的细节。我试图读懂雅各布的反应，但是当我解释爱丽丝看见爱德华听说我死了以后，如何计划要杀死自己的时候，雅各布的表情变得高深莫测了。有时候，他似乎陷入深思，我不确定他是否在听，而且他只打断了我一次。

第35节：暮光之城·月食(34)

“那个算命的吸血鬼看不见我们？”他应和道，脸上流露出既凶猛又愉快的表情，“真的吗？那简直棒极了！”

我咬紧牙齿，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他满脸期待地等我继续讲下去。我愤怒地盯着他，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哎哟，”他说道，“对不起。”然后又闭上嘴巴。

当我讲到沃尔图里时，他的反应更容易理解了。他牙关紧咬，胳膊上鸡皮疙瘩都竖了起来，鼻孔气得冒烟。我没有讲得很详细，只是告诉他爱德华通过谈判使我们免于麻烦，没有透露我们不得不做的承诺，或者说我们正在期待的来访，雅各布没必要分担我的梦魇。

“那么你知道了全部，”我结束了自己的故事，“现在轮到你说了。这个周末我和我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雅各布透露的信息会比爱德华透露给我的多。他才不害怕吓到我。

雅各布倾身向前，突然变得活跃起来：“星期六晚上，我、安布里和吉尔在巡逻，都是些常规动作，不知道在哪儿，突然——砰的一声！”他伸出双臂，摆出爆发的样子，“就那样——我们发现一个新的踪迹，不到十五分钟。山姆警告我们等他，但是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而且我也不知道你的吸血鬼们是否在保护你。接着我们就全速追踪她，但是在我们赶上她之前她就越过了边界线。我们沿着这条线分散开，希望她会再跨过来。真让人挫败，让我告诉你吧。”他摆了摆头，他的头发——现在比他刚加入这个团体之时留的平头要长一些了——它们现在落在他的眼睛里了，“结果我们跑到最南边去了。卡伦一家正好把她追赶到北边离我们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要是我们知道在哪里等待的话，这会是个绝妙的伏击！”

他摇了摇头，做了个鬼脸，说道：“就在那时情况变得危急了，山姆和其他人在我们赶到之前就追上了她，但是她只是沿着这条界线跑来跑去，而卡伦那伙人只能在边界线的另一侧追赶他，那个大个子，他叫什么来着……”

“埃美特。”

“是的，是他。他朝她冲了过去，但是那个红头发的身手敏捷！他正好跳在她身后，几乎撞倒保罗。结果，保罗……呃，你知道保罗的。”

“是的。”

“失去了他的目标。不能说我责备他——那个大个子吸血鬼正好压在他身上。他一跃而起——嘿，别那样看着我。吸血鬼在我们的地盘上。”

我努力摆出平静的表情，这样他才好继续。尽管我知道故事的结

果不坏，但随着故事越来越紧张，我捏紧了拳头，指甲戳进了掌心。

“不管怎么样，保罗错过了目标，接着那个大个子退回到他们那边。但是就在那时，呃，那，哦，那个金发……”雅各布努力想出描绘爱德华的妹妹的时候，流露出喜剧般的表情，里面夹杂着厌恶与不情愿的欣赏。

“罗莎莉。”

“管他是什么。她坚守着地盘，所以山姆和我就跳到保罗的两侧，接着那个领袖和另一个金色头发的男的……”

“卡莱尔和贾斯帕。”

他怒气冲冲地看了我一眼，说道：“你知道我根本不在乎这些。算了，卡莱尔跟山姆说，试图让事端平静下来，接着很奇怪，因为每个人真的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就是你告诉我的那个家伙糊弄了我们的头脑。不过，即使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也不能不平静下来。”

“是的，我知道那感觉。”

“真的很烦人，就是那种感觉，而且你要过好一阵子才能消除它。”他生气地摇了摇头，“接着山姆和那个吸血鬼的头头同意维多利亚才是我们优先考虑的目标，于是我们分头去追她。卡莱尔给我们提供了线索，这样我们可以正确地跟踪她的气味，但是那时候她已经朝马卡村北部的悬崖逃跑了，就在边界线与海滨交界的几英里的地方。那个大个子和那个让人冷静的家伙想获准越界追赶她，不过，我们当然会说不啦。”

“很好。我的意思是，你们很愚蠢，但是我很高兴。埃美特从来都不是那么小心谨慎，他本来可能受伤的。”

第36节：暮光之城·月食(35)

雅各布不屑一顾地说：“那么，你的吸血鬼有没有告诉你我们毫无理由地就进攻了，攻击他那些完全无辜的同伙？”

“没有，”我打断道，“爱德华告诉我的和你讲的一样，只不过没讲这么多细节。”

“哈。”雅各布低声说道，他弯下腰从我们脚下成千上万个鹅卵

石中拾起一块小石头，然后随意地一抛，把它扔到几百米开外的海湾里去了，“好，她还会回来的，我猜，我们会抓住她的。”

我颤抖起来，她当然会回来。下回爱德华真的会告诉我吗？我不确定。我得盯紧爱丽丝，找到那些显示会重复出现的状况的迹象来……

雅各布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反应，他嘟着大大的嘴巴若有所思地凝望着海浪。

“你在想什么？”就这样沉默着过了很久，我才开口问道。

“我在想你告诉我的事情。关于当那个会预言的吸血鬼看见你从悬崖上跳下去的时候，想到你是在自杀的时候，这些事情是怎么失控的……你意识到如果你按照你应该做的那样等我的话，那么那个吸……爱丽丝就不会看见你跳下去？什么都不会改变，而我们现在很可能就在我的车库里，就像其他的星期六一样。福克斯也不会有吸血鬼，而你和我……”他的声音逐渐减弱了，陷入了沉思。

他说这些的方式令人不安，就好像福克斯没有吸血鬼会是件好事一样。一想到他所描绘的这幅图景，我的心就怦怦怦地跳个不停。

“爱德华不管怎样还是会回来的。”

“你对此确信无疑吗？”他问道，我一说到爱德华的名字他又激动起来。

“分开……对我们两个人都不那么起作用。”

他准备说什么，从他的表情可以判断是些很气愤的话，但是他停了下来，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说道：“你知道山姆很生你的气吗？”

“我？”我有些惊讶，“噢，我明白了。他认为如果我不在这里的话，他们就会远离这里吧。”

“不是，不是那样的。”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

雅各布弯下腰去找另一块石头。他在手指间把玩着石头，低声开口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一块黑色的石头：“当山姆

看见……刚开始你那个样子的时候，当比利告诉他们因为你一直没有好转，查理是多么担心的时候，接着你又开始悬崖跳水……”

我扮了个鬼脸，没人打算让我忘记那件事。

雅各布的目光突然转到我身上，露出愤怒的眼神：“他以为你是这个世界上和他一样有理由憎恨卡伦家族的人。你让他们回到你的生活中，就好像他们从来不曾伤害过你一样，这让山姆感到有些……背叛。”

起初我不相信山姆是唯一一个这么认为的人，而我现在说话的口吻中的尖刻意味是针对他们俩的：“你可以告诉山姆直接去……”

“看那里——”雅各布打断我，指着一只从难以置信的高度向大海俯冲下来的鹰。最后一刻它控制住自己，只有它的爪子划过海平面，就一瞬间的事情。接着它就拍打着翅膀飞走了，它的翅膀拉得笔直以承受它刚刚从海里捕起来的那条大鱼。

“你在哪里都能看见它，”雅各布说，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遥远，“自然有其自身的轨迹——猎人和猎物，还有无尽的生死轮回。”

我不明白这番关于自然的演讲目的何在，我猜他只是想换个话题。不过就在那时他低头看着我，眼中充满黑色幽默。

“然而，你没看见那条鱼去亲吻那只鹰，你永远都看不到那一幕。”他装出笑容大笑着说。

我紧张地冲他笑了笑，尽管口中还有挖苦的意味：“或许那条鱼也在尝试呢，”我暗示道，“很难说清楚鱼在想什么。雄鹰看起来很漂亮，你知道。”

“归根到底是为什么呢？”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更加尖刻起来，“好看的外表？”

“别傻了，雅各布。”

“那么是为钱啰？”他紧追不舍。

“你真是会说，”我从树上站了起来，低声咕哝说道，“你对我评价如此之高，你真是抬举我了。”我转身背对着他，快速地跑开

了。

第37节：暮光之城·月食(36)

“啊，别生气。”他立即跟在我身后喊道，他抓住我的手腕，使我转过身来，“我是认真的！我努力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完全想不通。”

他的眉毛生气地紧蹙在一起，两眼在深深的黑眼圈下变得更加黝黑。

“我爱他，不是因为他很好看，也不是因为他很有钱！”我对着雅各布吼道，“我宁愿他两样都没有。这样才会让我们俩之间的差距小一些，哪怕只有一点点——因为即便如此，他也是我所遇见的最可爱、最慷慨、最聪明、最正派的人。我当然爱他，这有那么难以理解吗？”

“这根本就不可能让人理解。”

“那么，雅各布，就请你点明难在哪里了。”我让语气中的讽刺意味更加浓厚了一些，“既然我显然做得不对，那么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需要什么样的理由才算合理呢？”

“我想开始一段恋情最好应该是在你自己的族类中寻找，通常那样才可以。”

“好吧，那样只会更糟糕！”我打断他，“如果我说得没错的话，毕竟我还是被迈克·牛顿追求过。”

雅各布后退一步，咬住嘴唇。我能看见我的话伤害了他，但是我太生气了根本顾不上这些。他放开我的手腕，双臂环抱在胸口，转身背对着我，愤怒地望着海洋。

“我是人。”他低声说道，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你不是像迈克那样的人类，”我无情地继续说，“你仍然认为那是最重要的考量吗？”

“这不是一回事，”雅各布的眼神没有从灰色的海浪上移开，“这不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立刻难以置信地大笑起来：“你认为爱德华是自己选择的？他根本不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就和你一样，他实际上并不是自己要加入的。”

雅各布来回地摇着头，幅度虽小，速度却很快。

“你知道，雅各布，你觉得自己很正直，你简直太自以为是了——认为自己是狼人就了不起了。”

“这不一样。”雅各布愤怒地盯着我，重复说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一样，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卡伦一家。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真的很善良——彻头彻尾的，雅各布。”

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们不应该存在，他们的存在违背了自然法则。”

我挑起眉毛盯着他看了很久，简直不敢相信他所说的话，过了好久他才注意到。

“什么？”

“谈到不符合自然……”我暗示道。

“贝拉，”他说道，说话的声音很慢，也不一样，有些苍老，我意识到他的声音听起来突然比我老了起来——就好像家长或老师一样，“我之所以成为我是与生俱来的，部分取决于我自己，部分取决于我的家族，qi書網-蝸牛小说部分取决于我的部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的原因。”

“除此之外，”他俯首看着我，黝黑的眼睛变得深不可测，“我仍然是人。”

他拉起我的手，把它按在他那像高烧般滚烫的胸脯上，透过他的T恤衫，我能感觉到那颗心在我的掌心下不紧不慢地跳动着。

“正常的人类不能像你那样乱扔摩托车。”

他做了个似笑非笑的表情：“贝拉，正常的人类见到恶魔会跑得远远的，而且我从来没有声称我很正常。只是人类而已。”

一直生雅各布的气是很费劲儿的事，我把手从他的胸脯上抽回来的时候就开始笑了起来。“你对我而言似乎太像人类了，”我承认道，“就眼下而言。”

“我感觉起来就是人类。”他的眼神穿过我凝视着远方，神情飘忽到遥远的地方。他的下嘴唇颤抖了，他用力地咬着它。

“噢，杰克。”我轻声低语道，伸手去拉他的手。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这就是我回去后会接受任何待遇的原因。因为，在所有的愤怒与讽刺背后，雅各布很受伤。现在，这一切都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中。我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但是我知道我得试一试。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欠他的，还因为他的痛苦也令我很受伤。雅各布已经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即使是现在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第5章 烙印

“你还好吗，杰克？查理说你很痛苦……你好一些了吗？”

他用一只温暖的手握着我的手，“没那么糟糕。”他说，但是他不愿意看着我的眼睛。

他牵着我的手和我肩并肩地慢慢朝那块浮木长凳走回去，眼睛盯着那些五彩斑斓的鹅卵石。我又坐回到我们的树上，但是他坐在一片潮湿的岩石地面上，没有坐在我旁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可以更好地掩饰他的表情。他还是握着我的手。

我开始喋喋不休地来填补这片沉默的空白。“我上次来这里是很

久很久以前。我很可能错过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山姆和艾米莉过得怎么样？还有安布里。吉尔他……”我话只说了一半就打住了，想起来雅各布的朋友吉尔一直以来都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啊，吉尔。”雅各布叹气道。

那样的事情肯定发生了——吉尔一定已经加入那个团体了。

“我很抱歉。”我低声说道。

令我惊讶的是，雅各布哼着鼻子说道：“别对他说这些。”

“你是什么意思？”

“吉尔不想得到别人的同情。正好相反——他精神抖擞得很，完全是兴奋不已呢。”

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其他的狼人都因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命运一样而悲伤不已：“嗯？”

雅各布歪过头看着我，他微笑起来，转动眼睛说道：“吉尔觉得这是发生在他身上最酷的事情，部分原因在于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而且朋友们失而复得这令他非常兴奋——成为‘群内’的一分子，”雅各布又哼着鼻子继续说，“不该感到惊讶的，我猜，这才是吉尔啊！”

“他很喜欢这样？”

“老实说……他们大多数人都很喜欢。”雅各布不疾不徐地说道，“这样也有好的一面——速度，自由，力量……还有家一般的——归属感……山姆和我是真正感到很伤心的两个，而且山姆很早以前就经历过这一切了，而我现在则是那个软弱、爱哭的小孩。”雅各布自我解嘲地大笑起来。

有那么多我想知道的事情：“为什么你和山姆不一样呢？在山姆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一个接一个地抛出这些问题，根本容不得人家来回答，不过雅各布又大笑起来了，“说来话长。”

“我给你讲了个长长的故事，此外，我也不急着回去。”我说道，当想到可能会遇到的麻烦时我做了个鬼脸。

他敏捷地抬头看了看我，听出我话中有话："他会生你的气吗？"

"是的，"我承认道，"他很不喜欢我做那些他认为……很冒险的事情。"

"比如和狼人们一起玩？"

"是的。"

雅各布耸了耸肩："那么就别回去了，我睡在沙发上。"

"那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我嘟囔着说，"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会来找我了。"

雅各布僵在那里，接着沮丧地笑着说："他会来吗？"

"如果他担心我受伤了，或者诸如此类的——那是很可能的。"

"我的点子向来就不赖。"

"求你了，杰克，这真的让我很为难。"

"什么让你为难？"

"你们两个人随时准备杀死对方！"我抱怨道，"这使我快疯了，为什么你们两个就不能彼此彬彬有礼一些呢？"

"他真的准备好杀死我吗？"雅各布脸色凝重地笑着问道，对我的愤怒漠不关心。

"和你想象的不一样，"我意识到我在大声叫嚷，"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大人的样子。他知道伤害你会伤害到我——所以他永远都不会，而你根本对此毫不在意！"

"是的，对，"雅各布低声说道，"我确信他倒是个爱好和平的人。"

"哈！"我把手从他的手中抽了回来，推开他的头。接着我把膝盖抱在胸口，双臂紧紧地环抱着它们。

我气愤地盯着地平线，心中满腔怒火。

雅各布沉默了几分钟。最后，他终于从地上站了起来，坐在我身旁，然后把胳膊搭在我肩上。我用力地把它抖落了。

第39节：暮光之城·月食(38)

“对不起，”他平静地说道，“我会努力克制自己的。”

我没有回答。

“你还想听听有关山姆的消息吗？”他主动提议道。

我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和我说的一样，说来话长，而且非常……奇怪。这种新生活中充满如此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我给你讲的还不到一半。这件发生在山姆身上的事情——哦，我不知道我能否准确地说明白。”

尽管我很恼火，但他的话还是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在听。”我硬生生地说道。

从眼角我看见他的脸上展开一抹微笑：“山姆所经历的要比我们其他人困难得多。因为他是第一个，而且他是独自一人，没有一个人能听他倾诉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山姆的祖父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而他的父亲从来就没出现过，他身边没有人认出这些迹象。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时——第一次他改变的时候——他以为他发疯了，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平静下来后才变回来。

“这是在你来福克斯之前，所以你不会知道。山姆的母亲和里尔·克里尔沃特请护林员帮忙寻找他，人们都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故或类似的事情……”

“里尔？”我问道，心中一惊。里尔是哈里的女儿。听见她的名字，一股同情之情油然而生。哈里·克里尔沃特是查理的至交，在刚过去的这个春天里因为心脏病突发逝世了。

他的声音有些变化，变得更加沉重了：“是的，里尔和山姆在高中时就是一对恋人。他们在她还刚上高一的时候就开始约会了，山姆

失踪后她都快发疯了。”

“但是他和艾米莉……”

“我就要讲到这里了——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他说道。他慢慢地吸了一口气，接着猛地呼出来。

我以为山姆在艾米莉之前不曾爱上其他人，这个想法有些愚蠢。大多数人在一生中会恋爱、失恋很多次。只是因为我看见过山姆和艾米莉在一起的情景，我无法想象他和别人在一起的样子。他看着她的眼神……好吧，这让我想起有时候我在爱德华眼中看见的眼神——当他注视着我时。

“山姆回来了，”雅各布说，“但是他不愿意跟任何人谈起他去了哪里。流言飞语四起——大多数人都是说他肯定没干什么好事情。接着，一天下午老吉尔·阿提拉——吉尔的祖父来拜访乌利太太，山姆碰巧遇到他。山姆和他握手，老吉尔差点儿没心脏病发作。”雅各布停下来大笑起来。

“为什么？”

雅各布把手放在我的脸颊上，把我的脸转过来看着他——他正向我倾身过来，脸离我只有几英寸远。他的手掌烫到我的皮肤，好像他发烧了一样。

“哦，好了。”我说道，我的脸离他的脸那么近，他的手在我的皮肤上灼烧，这让人感到不自在，“山姆的体温很高。”

雅各布又大笑起来：“山姆的手让他觉得好像在炉子上烤一样。”

他离我那么近，我能感觉到他温暖的气息。我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本想把他的手从我手上推开，但是最后我还是让他和我十指交错以免伤害他的感情。他微笑着退了回去，没有被我试图冷漠的努力所欺骗。

“就这样，阿提拉先生径直去找其他的长老了，”雅各布继续说道，“现在只有他们仍然知道、记得这种事情了。阿提拉先生，比利和哈里实际上看见过他们的祖父们发生改变的情景。当老吉尔告诉他们这些时，他们秘密地会见了山姆，并给他解释了这一切。

“他了解之后就更容易面对了——当他不再孤立无援之后。他们知道他不是唯一一个受到卡伦家族归来影响的人。”——他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里掺杂着下意识的憎恨——“但是，其他人都还没有达到这个年龄，所以山姆等着我们大家和他一起……”

“卡伦家族的人不知道，”我耳语般地说道，“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还有狼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来到这里会让你们发生改变。”

“但这并不能改变已经发生了的事实。”

“别提醒我认清你坏的一面。”

第40节：暮光之城·月食(39)

“你认为我应该像你一样宽容吗？我们不可能是圣人和殉道者。”

“成熟一点儿，雅各布。”

“我希望我能。”他平静地咕哝道。

我盯着他，想弄明白他的反应：“什么意思？”

雅各布轻声笑了起来：“我提到的那些奇怪的事情之一。”

“你……不能……长大成人啦？”我茫然地说道，“你是什么？不会……变老？是开玩笑的吗？”

“不是。”他的话音砰地落在字母P①上面。

我感觉到血液涌上我的脸颊，泪水——愤怒的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我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发出清晰可辨的摩擦声。

“贝拉？我说错什么了？”

我又站了起来，双手捏成拳，整个人都在颤抖，“你——不——会——变老。”我从牙缝里吼出这几个字。

雅各布温柔地托住我的手，想让我坐下来：“我们谁都不会，你到底怎么啦？”

暮光之城-月食（上）

“我是那个唯一会变老的人啰？该死的，每天我都在变老！”我几乎尖叫起来，两只手在空气中挥舞，我体内的某个部分意识到这种挥舞拳头的方式非常像查理，蜗牛小说-整理-提供下载但是我的理智已经为烦躁所湮没了，“该死！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哪里才有公正？”

“放松点儿，贝拉。”

“闭嘴，雅各布，闭上你的嘴！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你真的跺脚了吗？我以为只有在电视上女孩子们才那样呢！”

我咆哮着，声音不再那么明显。

“没有你想的那样糟糕。坐下来，我会解释给你听的。”

“我要站着！”

他转了转眼睛：“好吧，随你，但是听好了，我会变老的……总有一天。”

“说来听听。”

他拍了拍树，我恶狠狠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就坐了下去；我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平静下来之后意识到自己出了洋相。

“当我们足以控制自己，放弃之后……”雅各布说道，“当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再变异，我们又会变老。这并不容易。”他摇了摇头，突然有些怀疑，“要掌握那种自制力真的需要很长时间，我想，就连山姆都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因为马路上有一大群吸血鬼根本无法令人克制。部落需要守护者之时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为此判若两人啊，不管怎么样，因为我已经比你老了，至少在身体上是这样。”

“你在说什么？”

“看着我，贝尔，我看起来像十六岁吗？”

我上下打量着他那猛犸一样的身躯，努力不要有偏见：“不完全是，我猜。”

“完全不像。因为在狼人基因被激活后的几个月内，我身体内部就已经完全长成熟了，这简直就是飞速成长。”他扮了个鬼脸，“身体上，我可能已经有二十五岁左右了。因此，你没有必要为此大惊失色，你对我而言要显得太老至少还有七年的时间呢。”

二十五岁左右。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搅和，但是我记得那种飞速成长——我记得他在我眼前突然长高，长大。我记得他每天都不一样……我摇摇头，感到一阵眩晕。

“那么，你想听山姆的故事，还是想再为我没法控制的事情冲我尖叫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对不起，年龄对我来说是个敏感话题，这触动了我的神经。”

雅各布的眼睛变得紧张起来，看起来他好像是在斟酌该如何措辞。

由于我不想谈论这件的确很敏感的事情——我将来的计划，或者是上述计划有可能会打破的条约，我提示他说：“那么一旦山姆了解了发生的事情，一旦他有比利、哈里和阿提拉先生在他身边，你说过事情就没那么艰难了。那么，你也说过，也有很酷的地方……”我略微迟疑了一下，“为什么山姆那么恨他们？为什么他希望我恨他们？”

雅各布叹了叹气：“这才是最奇怪的地方。”

“我倒是认为奇怪的事情还不错呢。”

“是啊，我知道，”他露齿一笑，而后继续娓娓道来，“实际上你是对的。山姆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一切差不多都很顺利。在绝大多数地方，他的生活变得，呃，不正常了，但是更好了。”接着雅各布的表情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有什么痛苦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一样，“山姆没法告诉里尔。我们不应该告诉不必知道此事的任何人，而且他待在她身边对她也不安全——但是他撒了谎，就像我对你一样。里尔因为他不肯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而勃然大怒——他去了哪里，他晚上去哪里了，为什么他总是如此筋疲力尽——但是他们还是努力解决这些矛盾。他们一直在努力，他们真的很爱对方。”

第41节：暮光之城·月食(40)

“她发现了吗？这就是发生的事情吗？”

他摇了摇头：“没有，这不是问题所在，她的表妹艾米莉·杨有个周末从马卡保留地南下来看望她。”

我惊诧地问道：“艾米莉是里尔的表妹？”

“另外一个表妹，不过她们很亲近，小时候她们就像亲姐妹一样。”

“那……很可怕，山姆怎么能……”我摇着头，话音逐渐变得小了。

“现在别妄加评论，有没有人曾经告诉过你……你听说过烙印的事情吗？”

“烙印？”我重复着这个不熟悉的词语，“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稀奇古怪的事情之一，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实际上，这种例外也很少见，不是一般的规律。山姆那个时候已经听说了所有的事情，那些我们过去一直以为是传说的事情，他也听说过烙印，但是他从来没想过……”

“这到底是什么？”我追问道。

雅各布的眼睛又望向了海洋：“山姆的确很爱里尔，但是当他见到艾米莉时，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有时候……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为什么……我们是那样遇见自己的配偶的。”他的视线迅速飘回到我身上，脸涨得通红，“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精神伴侣。”

“什么方式？一见钟情？”我窃笑道。

雅各布没有笑，他的黑眼睛流露出对我的反应的批评：“这比那来得更强烈一些，更加绝对。”

“对不起，”我低声说道，“你是认真的，对不对？”

“是的，我是认真的。”

“一见钟情？但是更强烈？”我还是带着怀疑的语气问，他能听

出来。

“要解释清楚并非易事，不管怎么样，也没什么关系。”他冷漠地耸了耸肩，“你只是想知道在山姆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他因为吸血鬼的存在而发生改变，这使他憎恨他们，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他伤了里尔的心，他背弃了他曾经对她许下的所有诺言，每天他都得面对她眼中的责备，而且知道她完全有理由这么做。”

他突然停下不说话了，好像他所说的并不是他想要表达的那样。

“艾米莉又如何面对此事呢？如果她和里尔如此亲密的话……”山姆和艾米莉在一起倒是天生一对，就好像魔方的两块，形状完全吻合。不过……艾米莉又是如何克服他曾经属于别人的事实的呢？而那个别人差不多就是她的姐姐。

“刚开始的时候，她真的很生气，但是真的很难抗拒这种程度的专一和喜爱。”雅各布叹气道，“接着，山姆能够向她坦白一切，当你找到另一半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可以束缚你了。你知道她是怎么受伤的吗？”

“是的，福克斯流传的故事说她遭到一只熊的袭击，但是我知道其中的秘密。”

狼人情绪不稳定，爱德华说过，靠近他们的人会受伤。

“啊，令人感到够奇怪的是，他们差不多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山姆如此害怕，因为自己感到难过不已，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满心憎恨……他宁愿自己被车轧死，如果那样会让她好受一点儿的话。不过他本可以这么做的，只是为了逃避他所做的一切。他吓坏了……接着，不知怎的，她成了那个安慰他的人，在那之后……”

雅各布没有说完他的思绪，我感觉到故事到这里开始带有太个人的东西，因而不能说了。

“可怜的艾米莉，”我轻声说道，“可怜的山姆，可怜的里尔……”

“是啊，里尔是最痛苦的那个，”他也认同我的想法，“她故作坚强，打算做伴娘。”

我凝视着远方那些突兀嶙峋的礁石，它们像断裂的手指一样高耸

出海港南边的海平面，我想理出头绪。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睛注视着我的脸，等待着我开口说话。“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了吗？”我最后终于问道，眼睛仍然看着别处，“这种一见钟情的事情？”

“没有，”他轻快地回答道，“只有山姆和杰莱德。”

“哦。”我说道，努力只表现出礼貌性的兴趣。我很放心了，试图在内心解释自己的反应。觉得我高兴只是因为我俩之间没有那种神秘的、和狼人有关的联系。我们的关系现在已经够令人迷惑不解的了，我没有必要再面对一些超自然的东西。

第42节：暮光之城·月食(41)

他也安静下来，这种沉默有些尴尬，直觉告诉我，我不想听见他在想的事情。

“杰莱德的事情是怎么解决的？”我开口问道，以打破沉默。

“那可没什么戏剧性的事情。只是一个他一年来每天都坐在她旁边的女孩，他从来不会多看她一眼。接着就在他发生改变后，他再次看见她，从此他的眼神再也没有离开过。琪姆兴奋不已，沉醉其中。她一直迷恋着他，在她的日记里，她把他的姓放在她名字后面。”他嘲笑地大笑起来。

我皱了皱眉头：“杰莱德对你说的这些吗？他本不应该告诉你的。”

雅各布咬住嘴唇，说道：“我猜我不该笑的，不过，这的确很有意思。”

“某个精神伴侣。”

他叹了叹气：“杰莱德并不是故意告诉我们的，我已经告诉过你这部分的，还记得吗？”

“噢，是的，你们能听见彼此的思想，但是只是当你们变成狼的时候，对吗？”

“是的，就和你的吸血鬼一样。”他气愤地说道。

“爱德华。”我纠正他道。

“当然啦，当然啦，这就是我究竟是如何了解山姆的感觉的。如果他有选择的话，他大概不会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实际上，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讨厌的事情。”他语气中的恨意突然变得更加犀利了，“这很讨厌，没有隐私，没有秘密。你感到耻辱的一切事情都摆在别人面前，一目了然。”他颤抖着说。

“听起来很恐怖。”我轻声说道。

“有时候，在我们需要通力协作的时候，这也很有帮助。”他不情愿地说道，“很久以前，有一次当某个吸血鬼越界跑到我们的领地上，劳伦特让我们很开心。如果卡伦家族上个星期六没有挡住我们的道儿的话……哈！”他呻吟着说，“我们本来可以抓住她的！”他的拳头因为生气紧紧地握成了一团。

我退缩了，我为贾斯帕或艾米莉可能受伤已经够担心的了，但这种担心根本无法与想到雅各布要对抗维多利亚时使我感觉到的恐慌程度相提并论。埃美特和贾斯帕是我能够想象到的最坚不可摧的人了，雅各布还是温暖的，相比之下他还是人类，会死亡。我想到雅各布面对维多利亚，她那鲜艳的头发飘浮在她那猫一般的脸孔上……我感到一阵战栗。

雅各布表情好奇地仰视着我的脸：“不过，难道这不是你一直所处的状态吗？你的头脑里一直有他？”

“噢，不，爱德华从来都没法进入我的头脑，这只是他的希望而已。”

雅各布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

“他听不见我的思想，”我解释道，我的声音在旧习惯的驱使下变得有些沾沾自喜，“对他而言，我是唯一的例外，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能。”

“真奇怪。”雅各布说。

“是的，”我的沾沾自喜渐渐消失了，“这可能意味着我的大脑有些问题。”我承认道。

“我已经知道你的脑子有问题了。”雅各布咕哝道。

“真是多谢啊！”

太阳突然从乌云中蹦了出来，这倒是意外的惊喜，水面上波光粼粼，我不得不眯起眼睛。周遭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颜色——海浪从灰色变成了蓝色，树木从深橄榄色变成了明亮的碧玉色，彩虹般绚烂的鹅卵石像珠宝一样熠熠生辉。

我们斜视了一会儿，调节一下眼睛。这里鸦雀无声，只有海浪发出的低沉的咆哮声在庇护下的海港四周回荡，海水拍打着使石头互相摩擦发出轻柔的碾动的声音，以及海鸥在高空盘旋发出的叫声。这里非常安静。

雅各布坐得离我更近了，他差不多斜靠在我的胳膊上，他是那么温暖。过了一会儿，我抖落身上的风雨夹克，他在喉咙深处发出一丝心满意足的声音，把脸靠在我的头上。我能感觉到太阳晒热了我的皮肤——还以为这不会有雅各布那么温暖——我懒散地想到要过多久我才会燃烧起来。

我心不在焉地把右手扭到身体侧面，注视着在阳光下发出淡淡的光芒的伤疤，那是詹姆斯留下的。

“你在想什么？”他轻轻地问道。

第43节：暮光之城·月食(42)

“太阳。”

“嗯，真好。”

“你在想什么？”我问道。

他自顾自地哧哧笑了起来：“我想起你带我去看的那部白痴电影，迈克·牛顿看到什么都呕吐不止呢。”

我也大笑起来，很惊讶时间是如何改变我们的记忆的。以前这一直是令人压抑，令人迷惑的。那夜之后许多事情都变了……而现在我能大笑了。那是在雅各布知道自己传承的真相之前他和我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最后一个人类记忆。现在回忆起来，却变得不可思议地令人愉悦了。

“我想念那一切，”雅各布说道，“以前我们相处是那么简单……一点儿也不复杂，我很开心我的记忆不错。”他叹了叹气。

当他的话激起我的记忆时，我的身体突然紧张起来，他也感觉到了。

“怎么啦？”他问道。

“和你那不错的记忆有关……”我离他稍远一些以便看清他的脸。这一刻，有些令人迷惑不解，“你介意告诉我星期六早上你做了什么吗？你想的东西令爱德华心烦意乱。”心烦意乱不足以确切地描述那时的情景，但是我想要个答案，所以我想最好不要一开始就把事情讲得那么严重。

雅各布的脸露出豁然开朗的表情，他大笑起来：“我只是想着你，他不是很喜欢这样，是不是？”

“我？关于我什么的？”

雅各布大笑着，这会儿声音更加尖刻了：“我想起山姆那天夜里发现你的时候的样子——我在他的大脑里看见了这一切，就好像我身临其境一样；你知道，那个记忆一直困扰着山姆。接着我记起第一次你到我家来的时候的样子，我敢打赌你根本没意识到那个时候你的状态简直一团糟，贝拉，过了好几个星期你看起来才有点儿人样。我也记得你总是双臂环抱在胸前，努力使自己振作一点儿的样子……”雅各布不自觉地退缩了，接着他摇了摇头，“对我而言很难记清楚你到底有多么伤心，这不是我的错。所以我猜这对他而言更难，而且我想他应该看一看他所做的一切。”

我拍打着他的肩膀，手都打疼了：“雅各布·布莱克，再也不要干这样的事情了！答应我你不会了。”

“决不。几个月来我可没做过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了。”

“那么就当帮帮我，杰克——”

“嗨，得了吧，贝拉。我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他？别担心。”

我站了起来，正准备走开的时候，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我想挣脱他：“我要走了，雅各布。”

“不要，现在别走，”他反对道，他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对不起，而且……好吧，我再也不做了。我发誓！”

我叹气道：“谢谢，杰克。”

“走吧，我们回我家去吧。”他迫不及待地说。

“实际上，我想我真的要回去了。安吉拉·韦伯在等我，我知道爱丽丝担心我，我不想让她太着急。”

“但是你才刚刚来这里。”

“我也这么觉得。”我深有同感地说道。我抬头看着刺眼的太阳，不知不觉已经红日当头了，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

他的眉毛紧蹙在眼睛之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他带着很受伤的语气说道。

“下回他不在的时候我会回来的。”我冲动地允诺道。

“不在？”雅各布眼睛骨碌碌地转了转，说道，“这可是美化了他在做的事情，令人作呕的寄生虫！”

“如果你做不到友善的话，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威胁他，大叫着想抽出我的手，但他紧抓着我的手不放。

“哟，别生气啊，”他说着，还露齿一笑，“不过是条件反射嘛。”

“如果想我再回来的话，你得弄明白某些事，怎么样？”

他等待着。

“瞧，”我解释道，“我不在乎谁是吸血鬼，谁是狼人，这些都不重要。你是雅各布，而他是爱德华，我是贝拉，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

他眼睛略眯着说：“但是我是狼人，”心不由衷地，“而他是吸血鬼。”他补充道，语气里明显充满着厌恶。

第44节：暮光之城·月食(43)

“我还是处女星①呢！”我愤怒地大叫道。

他挑起眉毛，用好奇的眼神忖度着我的表情，最后，他耸了耸肩。

“如果真的能这样看待这件事……”

“我能，我真的能。”

“好吧，只是贝拉和雅各布，别再提什么奇怪的处女星了。”他笑着对我说，那是我如此怀念的温暖的熟悉的微笑啊，我感觉到回应的微笑在我的脸庞上荡漾开来。

“我真的很想念你，杰克。”我冲动地坦白道。

“我也是，”他的笑容更灿烂了，清澈明亮的眼睛洋溢着幸福，不再充斥着愤怒的挖苦，“比你知道的还要想你，你很快就会回来吗？”

“我尽快。”我答应他。

第6章 瑞士

开车回家的时候，我没太注意潮湿的公路在阳光下散发出微光。我在想雅各布告诉我的海量信息，想把它们疏理清楚，使它们之间相

互关联、合乎逻辑。尽管信息超载，我的心情却轻松了许多。看见雅各布微笑，充分讨论我们之间的诸多秘密……虽然这不能使一切变得完美无缺，却使其向好的方向发展了。我这么做是正确的，雅各布需要我。很明显，当我斜睨着耀眼的阳光时，我想根本没有危险。

不知何故，一会儿除了观后镜中明亮的高速公路以外，什么也没有，一会儿一辆银色的沃尔沃汽车在阳光中闪闪发光，跟在我后面。

“噢，糟糕！”我悲哀地说道。

我想开到路边停下来，但是我做贼心虚，现在根本无法面对他。我计算着准备的时间……查理在的话就可以缓冲一下了。至少那样会迫使他压低音量，不至于显得那么怒不可遏。

沃尔沃在我车后不过几英寸远，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的路。

我慢慢地失去勇气，径直把车开向安吉拉家里，不敢正视观后镜里炙热的凝视，我感觉到它几乎要在镜子上烧出一个洞了。

他一直跟着我开到韦伯家门口的马路边，他没有停下来，他开过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抬头看一眼，我不想看见他脸上的表情。他一消失在我眼前，我就跑向通往安吉拉家的那条短短的水泥路。

本在我还没停止敲门之前就给我开门了，好像他一直等在门后似的。“嘿，贝拉！”他喊道，有些惊讶。

“嗨，本，安吉拉在吗？”我不知道安吉拉是否忘记了我们的计划，想到有可能要早回家就感到害怕不已。

“当然在啦，”本说的时候安吉拉正好喊道，“贝拉！”她出现在楼梯顶上。

本眯着眼睛看了看我周围，因为我们都听见路上有车在鸣笛；这个声音没有让我感到害怕——发动机突突地熄火了，接着是逆火时嘭的一声响起，和沃尔沃的呜呜声一点儿也不像，这肯定是本一直在等待的访客。

“奥斯汀到了。”安吉拉来到他身边时，本叫道。

街上响起一声鸣笛。

“待会儿见！”本允诺道，“我已经开始想你了。”

他一把抱住安吉拉的脖子，把她的脸拉低以便他能热情地拥吻她。这样过了一会儿，奥斯汀又鸣笛了。

“拜拜，安！爱你！”本从我身边冲过去的时候喊道。

安吉拉转过身体，面若桃花，然后恢复过来后一直向本挥手直到他和奥斯汀消失在眼前。接着她转身面对着我，哀伤地朝我笑了笑，“谢谢你为我做这些，贝拉！”她说道，“发自我内心的。你不仅仅使我的双手免于永久性的伤害，还使我免于观看长达两个小时的毫无情节、混音糟糕至极的功夫片。”她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很高兴为你效劳。”我不再感到那么惶恐不安，能够更加均匀地呼吸了。这里感觉是那么平常、安吉拉轻松的人间喜剧奇怪地让人觉得心里舒坦，知道生活在某些地方还是正常的真好。

我跟着安吉拉上楼来到她的房间。她边走边用脚踢开散在地上的玩具，房间里不同寻常的安静。

“你的家人去哪里了？”

“我父母带着双胞胎到天使港参加生日晚会去了，我不敢相信你真的来帮我做这些了，本假装得了肌腱炎。”她做了个鬼脸。

第45节：暮光之城·月食(44)

“我一点儿也不在意。”我说道，接着走进安吉拉的卧室，看见一堆堆的信封等着我们。

“哦！”我惊呼道，安吉拉转过身看着我，眼里流露出抱歉的神情。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迟迟不肯做这件事，为什么本躲开了。

“我还以为你是夸大其词的呢！”我承认道。

“但愿如此，你确信要帮我吗？”

“让我干活吧，我今天一整天都有空。”

安吉拉把一堆信笺对半分开，然后把她妈妈的地址簿摊开放在我

和她之间的书桌上。不一会儿我们就聚精会神地干活了，房间里静寂一片，除了笔在纸上划过时发出的轻轻的沙沙声。

“今天晚上爱德华做什么？”几分钟后她问我。

我的笔戳穿了我正在写的信封：“埃美特这个周末在家，他们应该去徒步旅行。”

“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不太确定嘛。”

我耸了耸肩。

“你真幸运，爱德华有兄弟可以一起徒步宿营。我不知道如果本没有奥斯汀一起做做男孩子们喜欢做的事情的话，我该怎么办。”

“是的，户外活动不太适合我，而且我根本不可能跟上他们。”

安吉拉大笑起来：“我个人倒是更喜欢室内活动。”

她不一会儿又专心地写她那堆信封了。我又写完了四个地址，安吉拉不会感到有任何压力使她不得不说些毫无意义的话来填补空白。和查理一样，默默无语令她怡然自得。

但是，和查理一样，她有时候又明察秋毫。

“出了什么问题吗？”现在她低声地问道，“你好像……很焦虑。”

我窘迫地笑道：“有那么明显吗？”

“并没有。”

她很可能是在说谎，从而让我感到好过一些。“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就不要说。”她安慰我说，“如果你觉得这对你有帮助的话，我愿意倾听。”

我正准备说“谢谢，不必，谢谢”，毕竟我有太多秘密不得不守口如瓶。我真的不能与某个人类谈论我遇到的问题，这是违背原则的。然而，一阵奇怪的紧张突如其来，那正是我所想要的，我想要和正常的人类女孩说说话，我想要抱怨片刻，就像其他少女一样。我想让我的问题只是那么简单，让一个完全不属于吸血鬼—狼人世界的某

个人——某个没有偏见的人——正确地判断问题也很不错。

“我会管好我自己的事情的。”安吉拉一边允诺，一边低头笑着看她正在写的地址。

“没事，”我说道，“你是对的，我是很焦虑，都是因为……因为爱德华。”

“出了什么事？”

和安吉拉说心里话就是这么简单。她问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能保证她不是因为病态的好奇心驱使，也不是想要说三道四，就像杰西卡那样。她只是担心我难过了。

“哦，他在生我的气。”

“那倒是很难想象，”她说道，“他为什么生气呢？”

我叹了叹气：“你还记得雅各布·布莱克吗？”

“啊。”她说道。

“是的。”

“他嫉妒了。”

“不，不是嫉妒……”我本应该闭嘴的，根本无法把此事解释清楚，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一直说话，我没有意识到我是那么如饥似渴地想要和人类谈话，“爱德华认为雅各布……对我有不良影响，我猜。有一点儿……危险。你知道几个月前我经历了多少麻烦事……尽管一切都很荒谬。”

我惊讶地看着安吉拉摇头。

“什么？”我问。

“贝拉，我看见过雅各布·布莱克看着你的模样，我敢打赌真正的问题是嫉妒。”

“雅各布不会那样。”

“对你而言或许是，但是对雅各布……”

我皱了皱眉：“雅各布知道我对他的感觉，我跟他坦白了一切。”

“爱德华只是人，贝拉，他的反应会与其他男生一样的。”

我扮了个鬼脸，对此没有作答。

她拍了拍我的手：“他会克服的。”

“希望如此，杰克正难受着呢，他需要我。”

“你和雅各布关系很亲密，对吗？”

第46节：暮光之城·月食(45)

“就像家人一样。”我认可道。

“而爱德华不喜欢他……你一定很为难。我不知道本会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她打趣着说。

我半笑着说：“可能和其他男生一样吧。”

她露齿一笑说道：“可能吧。”

接着她改变了话题。安吉拉不是个爱打听的人，她似乎感觉到我不会——不能——再多说什么了。

“我昨天收到宿舍分配通知了，离校园最远的一幢楼，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本知道他住在哪里了吗？”

“离校园最近的宿舍，他一直都很幸运。你呢？你决定到哪儿上学了吗？”

我低着头紧紧盯着我潦草笨拙的字迹。有一会儿，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安吉拉和本上华盛顿大学①的念头上去了。他们再过几个月就要去西雅图了，那时候那里会安全吗？那里年轻狂野且危险的吸血鬼会

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吗？到那时还会有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城市在犹如恐怖电影般的新闻头条上让人望而生畏吗？

那些新的新闻头条会是我的错吗？

我想把它挤出脑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她的问题：“阿拉斯加，我想，在朱诺的那所大学。”

我能听见她声音中的惊诧：“阿拉斯加？哦，真的吗？我的意思是，那棒极了，我还以为你会去某个……较温暖的地方呢。”

我大笑了几声，仍然盯着信封：“是啊，福克斯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爱德华呢？”

尽管他的名字使我心中涌起一阵难受，我还是抬起头看着她笑道：“阿拉斯加对爱德华而言也不会太冷。”

她也冲我一笑，“当然不。”接着她叹息道，“那么远，你不会经常回家了，我会想念你的，你会给我发邮件吗？”

一阵静静的悲伤向我袭来，或许现在和安吉拉太亲近是个错误，但是如果错过这些最后的机会会不会更加悲哀呢？我抖落这些不愉快的念头，这样我就能打趣着回答她了：“要是在做好这些之后我还能打字的话。”我朝着我已经写完的一摞信封点点头。

我们大笑起来，这时一切都变得轻松起来，我们一边开心地谈论上课、专业，一边完成剩余的信封——我所要做的就是不去想它。不管怎么样，今天我有更加紧急的事情需要担忧。

我也帮她贴上邮票，我害怕离开。

“你的手怎么样？”她问道。

我弯了弯手指头：“我想某一天它的功能会完全恢复的……。”

楼下发出嘭嘭的敲门声，我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

“安？”本喊道。

我想笑，但是我的嘴唇在颤抖：“我想那是暗示我该离开了。”

“你不必走的，不过他很可能打算给我描述那部电影……详详细细的。”

“查理会担心我到哪里去了。”

“谢谢你帮我忙。”

“实际上，我玩得很开心。我们应该再做做这样的事情，过一段女孩时光真的很美好。”

“当然啦。”

卧室的门上传来一下轻轻的敲门声。

“进来，本。”安吉拉说。

我站了起来，舒展了一下手脚。

“嘿，贝拉！你还活着，”还没走过来把我从安吉拉坐的位置旁边挤开，本就迅速地和我打了个招呼，他看着我们的劳动成果说道，“干得不赖，真糟糕没留下什么活儿让我来做，我本来……”他故意迷糊起来，接着又兴奋地开口说道，“安，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没看这部电影！棒极了，最后一幕武打场景——武术设计简直难以置信！有个家伙——哦，你要自己看了才知道我在说什么……”

安吉拉朝我转了转眼珠。

“学校见。”我局促地大笑着说。

她叹着气说：“再见。”

朝卡车走去的路上我一直战战兢兢的，但是街上空无一人。一路上我焦躁不安，在车上所有的观后镜里看来看去，不过没有发现银色汽车的踪迹。

他的车也没停在我家门前，尽管这一点并没什么意义。

“贝拉？”我打开前门的时候查理叫道。

“嘿，爸爸。”

第47节：暮光之城·月食(46)

我看见他在起居室，坐在电视机前。

“那么，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好极了，”我说，不妨告诉他一切——他不久就会从比利那里得知的，此外，这也会让他开心，“他们不需要我上班，所以我径直去了拉普西。”

他脸上没有出现很惊讶的表情，比利已经跟他说过了。

“雅各布怎么样？”查理问，他努力使语气显得很无所谓。

“很好。”我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去过韦伯家了？”

“是的，我们写完了所有的信封地址。”

“那很好，”查理开怀一笑，由于正在播放比赛，他的专注显得有些古怪，“我很开心今天你和你的朋友们聚了一聚。”

“我也是。”

我缓步走到厨房，想找些事情让自己忙起来。很不幸的是，查理已经洗好了他午餐时用过的盘子。我在那里站了几分钟，凝视着一缕明亮的阳光照射在地面上的斑纹，但是我知道我没法永远不去面对此事。

“我去学习了。”朝楼梯走去的时候我闷闷不乐地告诉他。

“待会儿见。”查理在我身后喊道。

要是我能幸免于难的话，我独自思忖着。

在我转身面对卧室之前，我小心翼翼地关上门。

当然他已经在那里等我了，他靠着我对面的墙站在敞开的窗户边的阴影里。他脸庞坚硬，姿势紧绷，一言不发地盯着我。

我畏缩不已，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但是并没有发生。他只是继续愤怒地盯着我，很可能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嗨。”最后我开口说道。

他的脸原本可能是用石头雕刻出来的，我在脑海中数到一百，但是他的脸色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呃……那么，我还活着。”我首先开口了。

一阵低沉的咆哮在他的胸腔里隆隆作响，但是他的表情还是没有改变。

“没有发生什么伤害。”我耸了耸肩继续说道。

他动了动，双眼紧闭，用右手的手指头捏了捏鼻梁，“贝拉，”他轻声说道，“你知不知道今天我差一点点就要越过那条界线了？差一点违背协约去找你？你知道那会意味着什么吗？”

我大吃一惊，他的眼睛睁开了，它们犹如黑夜一样冰冷而坚硬。

“你不能！”我说话的声音太响了，我努力控制我的音量这样查理就听不见，但是我想吼出这些话，“爱德华，他们会利用一切借口打起仗来的，他们喜欢那么做，你想都别想违背协定！”

“或许他们不是唯一喜欢打架的人。”

“你千万别挑起事端，”我打断他，“你们缔结了协定——你得遵守。”

“要是他伤害到你……”

“够了！”我没等他说完，“没什么好担心的，雅各布一点儿也不危险。”

“贝拉，”他眼珠子转动着说，“你无法准确地判断什么危险，什么不危险。”

“我知道我不必担心杰克，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他紧紧地咬住牙齿，双手握拳放在身侧，他仍然靠着墙站着，我讨厌我俩之间的距离。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房间那头，我双臂拥抱着他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动。旁边就是从窗口涌进来的午后温暖的阳光，他的皮肤却显得特别的冰冷。他似乎也像冰一样，僵硬地站在那里。

“我很抱歉使你担心。”我喃喃地说。

他叹了叹气，放松了一点儿，他用双臂环抱着我的腰，“担心有些太轻描淡写了，”他含糊地说道，“今天好漫长。”

我仰望着他的脸，看着他那防御性的眼睛；我之前太紧张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他的双眸太深邃，太黑暗，眼睛下面的一圈呈深紫色。我皱了皱眉头以示我的不悦。

“当爱丽丝看见你消失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他解释道。

“你不应该那样做的，现在你又得走了。”我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可以等。”

“那样太荒唐了，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和雅各布在一起的时候她看不见，但是你应该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他没等我说完，“而且你也不能期望我让你……”

第48节：暮光之城·月食(47)

“噢，是的，我不能，”我打断他，“那正是我所期望……”

“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对极了！因为下次你不会反应过激了。”

“我理解当你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即使我不喜欢这样……”

“那不一样，我没有冒生命危险。”

“我也没有。”

“狼人会带来危险。”

“我不同意。”

“我并不是在为此跟你谈判，贝拉。”

“我也没有。”

他的双手又握成了拳，它们就在我的背上，我能感觉到。

我想也没想就冒出这样的话来：“这真的只是关乎我的安全吗？”

“你是什么意思？”他追问道。

“你不是……”安吉拉的理论现在比之前显得更加愚蠢了，很难把这种想法说出口，“我的意思是，你很清楚不至于会嫉妒，对吧？”

他挑起眉毛，反问道：“我真的很清楚吗？”

“严肃一点儿。”

“毫无疑问——这一点没什么幽默可言。”

我满腹狐疑地皱着眉头：“或者……这和其他一切有关？某种吸血鬼与狼人是夙敌的无稽之谈？还是性激素被激发起来的……”

他的眼睛突然冒起火来：“这只是因为你，我所在乎的就是你很安全。”

他眼中的黑色火焰让人无法怀疑。“好吧，”我叹着气说，“我相信这一点，但是我想要你知道这一点——讨论到这种夙敌之类的无稽之谈，我不参与其中。我当中立国，我是瑞士，我拒绝受到神秘生物之间的领土纠纷的影响。雅各布是家人，你是……好吧，并不完全是我生命中的最爱，因为我期望爱你的时间比我的生命更久远，你是

我的存在中的最爱。我不在乎谁是狼人，谁是吸血鬼，如果安吉拉最终成了巫婆，她也可以加入。”

他眯着眼睛默不作声地盯着我。

“瑞士。”我重复着强调。

他对我皱着眉头，然后叹气道：“贝拉……”他欲言又止，不过停顿片刻之后，他的鼻子因为厌恶而皱了起来。

“现在又怎么啦？”

“好吧……不要觉得我冒犯你了，不过你身上有狗的气味。”他告诉我。

接着他又极不老实地笑了起来，我知道吵架结束了，到此为止。

爱德华得补上他错过的那次狩猎之旅，所以他星期五晚上与贾斯帕、埃美特、卡莱尔一起动身到北加利福尼亚州①的某个保护区解决一头美洲狮。

我们在狼人这一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我不会因为给杰克打电话而感到内疚——我抓住爱德华把沃尔沃汽车开回家，然后再从窗户爬进来的片刻机会，给雅各布打了电话，让他知道我星期六会再过去，这不是偷偷地溜出去。爱德华知道我的感觉，而且如果他要是再弄坏我的卡车，我就叫雅各布来接我。福克斯是中立的，就像瑞士一样——就像我一样。

因此星期四我下班后，是爱丽丝而不是爱德华在沃尔沃汽车里面等我，起初我并没有起疑心。乘客座的门敞开着，车里播放着一支我不知道的曲子，声音低沉，车窗也颤动起来。

“嘿，爱丽丝，”我爬进车的时候在哀怨的音乐声中喊道，“你哥哥去哪里了？”

她正跟着音乐唱歌，声音比旋律高了八度，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奏出的音乐复杂而和谐。她对我点了点头，由于全神贯注地在唱歌她没注意到我的问题。

我关上门，双手捂住耳朵。她露齿一笑，把音量调低使其成为背景音乐，接着她同时拧开钥匙和踩下油门。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开始感到有些不对劲儿，“爱德华呢？”

她耸耸肩：“他们动身很早。”

“哦。”我努力控制住自己荒唐的失望之感。如果他动身很早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会早一些回来，我提醒自己。

“所有的男生都走了，我们可以开睡衣晚会①！”她大声说道，声音有些颤抖且单调。

“睡衣晚会？”我重复道，怀疑最终渐渐地涌上心头。

“难道你不兴奋吗？”她咯咯地笑起来。

第49节：暮光之城·月食(48)

我盯着她那生机盎然的眼神看了好久。

她大笑起来，点点头：“直到星期六，埃斯梅已经跟查理说好了，你和我在一起过两夜，我明天会开车接送你上学。”

我把脸转向车窗，把牙齿咬得紧紧的。

“对不起，”爱丽丝说道，声音里没有一丝悔过的语气，“他付给我钱了。”

“怎么会？”我从牙缝中挤出来。

“那部保时捷②，和我在意大利偷的那部一模一样。”她兴高采烈地叹气道，“他们认为我不应该在福克斯开这样的车，不过如果你想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开上它从这里到洛杉矶要多久——我敢打赌午夜之前我一定能带你回来。”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想我会克服的。”我叹了叹气，控制住内心的战栗。

我们沿着长长的车道蜿蜒盘旋，车速总是很快。爱丽丝把车停在车库里，我迅速地看了一下周围的车辆。埃美特的大吉普车还在，在

他的车和罗莎莉的红色敞篷车之间停着一辆淡黄色的保时捷。

爱丽丝优雅地跳了出来，径直走过去用手轻轻地抚摸她得到的贿赂物的车身：“很漂亮，是不是？”

“漂亮得过头了，”我嘟囔着说，有些不敢相信，“就为了让我当两天人质，他就给了你这个？”

爱丽丝扮了个鬼脸。

过了一会儿，我恍然大悟，因为恐惧喘着气大叫道：“他买这个给你是因为每次他不在都让你这么做，对不对？”

她点了点头。

我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跺着脚朝房子走去。她则在我身边又蹦又跳，还是毫无悔过之意。

“爱丽丝，难道你不认为这有些太专断了吗？或许，还有些精神错乱？”

“并不是，”她嗤之以鼻，“你似乎并不理解年轻的狼人有多么危险。特别是当我不能预见他们的时候，爱德华无法知道你是否安全，你不应该这么粗心大意。”

我的音调变得酸溜溜的：“是的，因为吸血鬼的睡衣晚会是安全意识至高的行为。”

爱丽丝大笑起来，“我会给你修脚，修指甲等等。”她答应我。

那倒不坏，除了我是被迫的。埃斯梅买回来意大利食品——这可是好东西，她赶到天使港买的——而爱丽丝也准备了我最喜欢的电影。就连罗莎莉在家，也静静地待在幕后。爱丽丝的确要求给我修脚，但是我怀疑她是不是从某个目录上找来的——或许她编辑了某些东西来避免看糟糕透顶的情景剧。

“你想熬夜到多晚？”当我的脚指头闪烁着血红色时她问我，她的热情根本不受我情绪的影响。

“我不想熬夜，我早上还要上学呢。”

她撅起嘴巴。

“那么，我应该睡在哪里呢？”我用眼睛打量着睡椅，有些短，“难道你不能在我家里监视我吗？”

“那会像什么样的睡衣晚会啊？”爱丽丝恼怒地摇着头，“你睡在爱德华的房间。”

我叹了叹气，他的黑色皮沙发的确要比这个长一些。实际上，他房间里的金色地毯很可能也够厚，足以使睡在地板上的难受滋味减少一半。

“至少，能让我回家拿些东西吗？”

她笑了起来，露出牙齿：“已经办好了。”

“我被允许用你的电话吗？”

“查理知道你在哪里。”

“我不打算打给查理，”我皱起眉头，“很显然，我要取消一些计划。”

“噢，”她斟酌道，“我对此不确定。”

“爱丽丝！”我大声地呜咽道，“好不好嘛！”

“好的，好的，”她说道，飞也似的离开了房间，不到半秒钟又回来了，手里拿着手机，“他并没有特意禁止这……”她递给我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拨通了雅各布的电话，希望他今天晚上没有和朋友们出去巡逻。幸运眷顾于我——是雅各布接的电话：“哈罗？”

“嘿，杰克，是我。”爱丽丝眼中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转身朝沙发走去，一屁股坐在罗莎莉和埃斯梅之间。

“嗨，贝拉，”雅各布说道，突然间变得谨慎起来，“有事吗？”

第50节：暮光之城·月食(49)

“没什么好事，我星期六没办法去了。”

沉默了片刻，“愚蠢的吸血鬼，”他最后嘟哝道，“我以为他不在。难道他不在的时候你就不能过自己的生活吗？或者他把你锁在棺材里了？”

我大笑起来。

“我可不认为这很好笑。”

“我笑只是因为你就在电话机那头，”我告诉他，“但是他这个星期六在这儿，所以没关系。”

“那么，他会在福克斯进食啰？”雅各布尖刻地反问。
“不是，”我不想让自己被他惹烦了，我的愤怒并不比他少，“他动身很早。”

“噢，好吧，嘿，那么，现在过来，”他突然热情地说道，“现在没那么晚，或者我来查理家。”

“我也希望这样，但是我不在查理家，”我酸溜溜地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被囚禁了。”

他逐渐领会到我的意思之后沉默了，接着他咆哮道：“我们会过来接你的。”他干巴巴地说道，自然而然地用了复数“我们”。

我脊背上一阵战栗，但是我语气轻松，打趣地回答道：“很有诱惑力啊，我一直饱受折磨——爱丽丝给我涂了脚指甲油。”

“我是认真的。”

“不要这样，他们只是想要保护我。”

他又咆哮起来。

“我知道这很愚蠢，但是他们用心良苦，出发点是好的。”

“他们的心！”他极力挖苦说。

“星期六的事情真抱歉，”我道歉道，“我要就寝了。”——睡椅，我在心里纠正道——“不过我很快就会再给你打电话的。”

“你确定他们会让你打吗？”他语气严厉地问道。

“并不完全确定，”我叹了叹气，“晚安，杰克。”

“回见。”

爱丽丝突然来到我身边，伸出手要电话，但是我已经开始拨号了，她看见了我拨的电话号码。

“我认为他不会把手机带在身上。”她说。

“我会给他留言的。”

电话铃响了四下，接着是嘟嘟的声音。没有接电话的声音。

“你有麻烦了，”我慢条斯理地说，强调每个词，“大大的麻烦。生气的大灰熊们会很驯服地出现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呢。”

我啪的一声关掉手机，把它放在爱丽丝伸过来的手里：“我打完了。”

她露齿一笑：“这种人质游戏倒是很好玩。”

“我现在打算睡觉了。”我大声说道，径直朝楼梯走去。爱丽丝紧随其后。

“爱丽丝，”我叹了叹气，“我不会溜出去的，要是我这么计划你会知道的，要是我企图这么做，你也会抓住我的。”

“我只是打算告诉你，你的东西在哪里。”她满脸天真地说。

爱德华的房间在三楼走廊的尽头，哪怕这座大房子不像现在这么熟悉，也很难弄错。但是当我打开灯，我迷惑不解地停在那里，我走错了房间吗？

爱丽丝咯咯地笑了起来。

这是同一个房间，我很快就认出来了，不过这些家具是重新摆放

的。睡椅靠在北面的墙上，立体音响顶着巨大的CD架——以留出空间摆放那张巨大无比的床，它占据了房间的中央。

南面的玻璃墙像镜子一样反射着夜景，使其看起来令人不舒服的感觉增加了一倍。

不过一切都很协调。床罩是纯金色的，比墙壁的颜色要浅一些，床框是黑色的，由锻铁制成，上面镶嵌着精美绝伦的图案。雕刻的金属玫瑰像葡萄藤一样绕着高高的床柱攀爬上去，形成一个像亭子一样的蕾丝华盖。我的睡衣整齐地叠在一起放在床脚，化妆包放在另一侧。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语无伦次地问道。

“你不是真的以为他会让你睡在睡椅上，是不是？”

我含混不清地咕哝着，僵硬地走过去一把从床上拉下我的东西。

“我回避一下，”爱丽丝大笑起来，“明天早上见。”

刷完牙，换好睡衣之后，我从大床上一把拉下一个蓬松的皮枕头，把金色的床罩拖到睡椅上。我知道我现在很傻，但是我才不在乎。用保时捷贿赂，家里没人会睡在上面的国王的御用床——这简直让人烦躁透顶。我关掉灯，蜷缩在沙发里，不知道我是否会太恼火而不能入睡。

第51节：暮光之城·月食(50)

在黑暗中，玻璃墙不再是黑色的镜子，令房间有两个那么大了。月光照亮了窗外的云朵，我调整视线的时候能看见散播开来的光照亮了树梢，河面上波光粼粼。我注视着这银色的光，等待着我的眼皮沉重起来。

一个轻轻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什么事，爱丽丝？”我嘘声问道。我采取防御的态度，想象着当她看见我凑合着躺在这张“床”上感到好笑的样子。

“是我，”罗莎莉轻轻地说道，她把门推开到足够大，我已经能看见银色的光芒在她完美无瑕的脸上闪耀，“我能进来吗？”

第7章 不幸的结局

罗莎莉在门口犹豫了片刻，她惊艳绝伦的脸上流露出不确定的表情。

“当然可以，”我回答道，音量因为惊讶提高了八度，“请进。”

我坐起身来，挪到沙发的另一端给她腾地方。我的胃紧张得一阵痉挛，因为这个不喜欢我的卡伦默默地朝我走过来，在空位上坐了下来。我努力想要弄明白她为什么想要见我，但是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你介意和我说一会儿话吗？”她问道，“我没吵醒你或打扰你吧，有没有？”她的眼睛在扯掉床罩的床上和我的睡椅之间来回扫视了一下。

“没有，我本来就醒着，当然，我们可以说会儿话。”我不知道她是否能像我听得那么清楚一样听见我声音中的警觉。

她轻轻地大笑起来，听起来像银铃在合唱，“他让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稀罕得很，”她说，“我猜我最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会。”

她有些什么不能当着爱德华的面说呢？我的手在床罩边缘揉来揉去。

“请别觉得我讨厌至极，令人害怕，”罗莎莉说，她的声音很温柔，几乎是在祈求，她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说话的时候低着头看着它们，“我肯定过去我伤害你的感情够多的了，而我不想再这样做了。”

“别担心，罗莎莉。我感觉很好，怎么啦？”

她又笑了起来，听起来尴尬得有些奇怪：“我想要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做人类——要是我是你的话，为什么我会继续做人类。”

“哦。”

她因为我震惊的语气微微一笑，接着又叹气：“爱德华有没有告诉你什么导致这样的结果？”她问，用手指向自己光彩照人，永生不死的身体。

我慢慢地点了点头，突然忧郁起来：“他说和我上次在天使港遇到的事情很相似，只是当时没有人来救你。”想起那一幕就令我心惊胆战。

“他真的就告诉你这些吗？”她问道。

“是的，”我说，语调由于迷惑不解显得苍白而空洞，“还有更多吗？”

她抬头看着我，微笑起来。这个表情严厉而刻薄——但是仍然美得令人赞叹。

“是的，”她说，“还有更多呢。”

她望着窗外时，我等待着她娓娓道来，她似乎正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贝拉？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我们当中谁又有呢？如果我们的结局都很圆满，我们大家现在都会在坟墓里了。”

我点点头，尽管她尖锐的语气令人害怕。

暮光之城-月食（上）

“我曾经生活在一个不同于你现在所生活的世界，贝拉，那时候我的人类世界比现在简单得多。那是在一九三三年，我十八岁，而且长得很漂亮，我的生活十全十美。”

她凝视着窗外银色的云团，思绪飘向遥远的地方。“我的父母是彻头彻尾的中产阶级，我父亲在银行有份稳定的工作，还有我现在才意识到的他引以为傲的事——他把自己的富裕生活当成是对天赋与辛勤工作的回报，而不是承认其中也有运气的成分。那时候我也认为理所当然。在我家好像大萧条①只不过是令人烦恼的流言飞语一样。当然我也看见过穷苦的人们，那些不是那么幸运的人。我的父亲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们的麻烦是自己找来的。

“我母亲的工作就是操持家务——照顾我和两个弟弟——使房屋一尘不染，一切井然有序。显然我不仅是她最优先考虑的对象，也是她最喜欢的。那时候我并不完全明白，但是我一直模糊地意识到我的父母对他们已经拥有的并不满足，哪怕他们已经比大多数人拥有的都要多得多。他们还想要更多，他们的社会野心——想方设法挤进上流社会的人，我猜你会这样称呼他们。我的美丽对他们像是一种恩赐，他们认为美丽具有更多的潜力，比我看见的要多得多。

第52节：暮光之城·月食(51)

“他们毫不满足，但是我很心满意足。成为我自己——成为罗莎莉·黑尔令我感到兴奋不已。男人们的目光追随着我的步伐，从我十二岁那年就开始这样了，我为此感到高兴万分。当我的女性朋友们触碰一下我的头发都要发出叹息之声的时候，我也会感到欣喜若狂。我母亲为我感到自豪，我父亲喜欢给我买漂亮的衣服，这都让我备感幸福。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似乎也没什么阻止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想要被人宠爱，被人呵护。我想要有一场盛大的、到处都是鲜花的婚礼，所有人都注视着我挽扶着父亲的胳膊走在红毯上，认为我是他们见过的最美丽的新娘。羡慕对我而言就像空气一样，贝拉。我很愚蠢，也很肤浅，但是我很满足。”她微笑着，对自己的评判逗乐了。

“我父母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我只想要富足的物质生活。我想要一座大房子，里面摆放着典雅的家具和装饰，由别人来整理打扫，有一个现代化的厨房，由别人为我们烹饪。正如我所言，我很肤浅。年轻，而且非常肤浅，我找不到任何我得不到这些东西的理由。

暮光之城-月食（上）

“我还想要几样更有意义的东西，特别是其中一个。我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个名叫维拉的女孩，她很早就结婚了，当时只有十七岁。她嫁给了一个我父母绝对不会考虑的男人——一个木匠。一年后她生了一个儿子，他是个漂亮的小男孩，有一对酒窝，长着一头乌黑的鬈发。在我的整个人生中，这是第一次我真的嫉妒别人。”

她抬着头用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看着我：“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我和你现在一样大，但是我已经对生活中的一切作好了准备。我渴望有个自己的小孩，我想要自己的房子，想要有个下班回来就亲吻我的丈夫——就和维拉一样，只是我心中的房子和他们的不一样……”

对我而言想象罗莎莉所熟悉的世界很难。她的故事对我而言更像童话，而不是接近爱德华还是人类的时候所经历的那个世界，那个他出生成长的世界。我不知道——当罗莎莉默默地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的世界对她而言是否会像罗莎莉的世界对我而言那样令人迷惑不解？

罗莎莉叹了叹气，她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语气有些不同，其中的渴望消失不见了。

“在罗切斯特①有个皇室家族——金氏家族，尽管听起来很讽刺。罗伊斯·金拥有我父亲效力的那家银行，以及镇上所有其他有利可图的产业。那就是他的儿子，罗伊斯·金二世——”说这个名字的时候她的嘴巴扭曲在一起，话从她的牙缝中挤了出来，“第一次见到我时的情形。他就要接管银行了，所以开始视察不同的职位。两天后，我妈妈故意忘记给我父亲带午餐便当。我还记得当时令我迷惑不解的是她坚持让我穿上白色的欧根纱①长裙，卷起头发送饭到银行去。”说到这里，罗莎莉毫不风趣地大笑起来。

“我并没有注意到罗伊斯注视我的眼神有什么特别之处。每个人都关注我，但是那天晚上，首先送来的是玫瑰花，每天晚上我们卿卿我我的时候，他都会送给我一束玫瑰。我的房间里到处都插着这样的花儿，我走出房间，身上几乎都要散发出玫瑰花的香味了。

“罗伊斯也很英俊，他的头发比我的头发颜色要淡一些，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他说我的眼睛像紫罗兰，这样它们就在玫瑰丛中显得更加出众，更加超凡脱俗了。

“我父母同意了——这种说法还是很婉转的。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一切，而罗伊斯似乎也拥有我所梦想的一切，童话中的王子的出

现会使我变成公主。我所想要的一切，然而这还是没有超出我所期望的，我们认识不到两个月就订婚了。

“我们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并不长。罗伊斯告诉我他工作上的担子很重，而且，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喜欢别人看着我们，看着我挽着他的胳膊，我也喜欢那样的感觉。总是有很多晚宴、舞会，还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当你是国王的时候，每扇门都向你敞开了，每一卷红地毯都铺开了迎接你。

第53节：暮光之城·月食(52)

“我们订婚的时间并不长。各种计划都是为了举办一场最盛大、最壮观的婚礼，这也将成为我想要的一切，我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当我拜访维拉家的时候，我不再感到嫉妒。我在脑中想象着自己那些金发的孩子们在金氏家族那巨大的草坪上玩耍时的情景，我为此同情她。”

罗莎莉突然停了下来，紧紧咬紧牙齿。她的反应把我从她的故事中拉了出来，我意识到恐怖的事情就在不远处了。不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正如她先前所说的。我不知道是否这才是她为什么比其他人心中有更多怨恨的原因——因为当她的人类生命戛然而止的时候，她离自己想要的一切已经触手可及了。

“那天晚上我在维拉家里，”罗莎莉轻声说着，她的脸庞像大理石一样光洁、坚硬，“她的小亨利真的很惹人喜爱，一直笑个不停，露出两个小酒窝——他刚刚学会坐。我走的时候维拉送我到门口，怀里抱着小孩，她丈夫手搂着她的腰站在她身边。当他以为我没注意的时候吻了她的脸颊，这令我心烦意乱。当罗伊斯吻我的时候，这种感觉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这么甜蜜……我没理会这种想法。罗伊斯是我的王子，某天，我会成为王后。”

在月光下很难说清楚，但是她的白得像骨头似的脸变得更加苍白了。

“街上很黑，路灯已经亮了起来，我没有意识到已经这么晚了。”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继续娓娓道来，“也很冷，对四月底来说那是非常冷的。我们的婚礼就在一个星期之后，我急匆匆地赶回家的时候一直担心天气变化——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一点。我紧紧抓住这一点……刚开始的时候，我从没想过其他的事情。我也记得这一点，当如此多美好的回忆完全黯然退色的时候……”

她叹了叹气，又开始低声诉说起来：“是的，我很担心天气变化……我不想婚礼得挪到室内……当我听见他们的声音的时候离我家只有几条街了。一群男人站在一根熄灭的街灯下，笑声雷动，醉醺醺的。我真希望我叫父亲来接我回家，但是离家的路那么近，好像太傻了。接着他叫了我的名字。

‘罗丝！’他大叫着，其他人愚蠢地大笑着。

“我没意识到这群酒鬼穿得那么好。是罗伊斯和他的一些朋友，那些有钱人的儿子。

“‘这是我的罗丝！’罗伊斯大叫着和他们一起狂笑，听起来一样愚蠢，‘你迟到了，我们很冷，你让我们等了那么久。’

“我从来没见过他喝醉过。他只是偶尔喝杯酒，在晚宴上。他告诉我他不喜欢香槟，我没意识到他对什么东西更加情有独钟。他交了个新朋友——一个朋友的朋友，从亚特兰大①来。

“‘我跟你说过什么，约翰，’罗伊斯吹嘘道，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他身边，‘难道她不比你们佐治亚州②的漂亮妞儿们好看吗？’

“叫约翰的那个人是黑头发，皮肤晒得黝黑，他打量着我就像我是他要买的马一样。

“‘很难讲，’他慢腾腾地说道，一副懒洋洋的模样，‘她裹得紧紧的。’

“他们都大笑起来，罗伊斯和其他人一样。

“突然，罗伊斯一把从我肩上撕下夹克——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砰的一声铜纽扣全部掉了下来，撒落在街上，满地都是。

“‘让他看看你长得怎么样，罗丝！’他又大笑起来，接着把我头上的帽子撕破了。扎在我发根上的别针刺痛了我，我痛苦地大叫起来。他们似乎乐此不疲——听见我痛苦的声音……”

罗莎莉突然看着我，好像她忘记了我的存在一样。我确信我的脸和她的一样白，除非我的脸吓得变绿了。

“我不会逼你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她平静地说道，“他们把我扔在街上，踉踉跄跄走开的时候仍然在得意洋洋地大笑。他们以为我死了，他们还讥笑罗伊斯说他得再找个新娘了，他哈哈大笑着说他得首先学会有耐心一点儿。我躺在马路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天很冷，尽管我疼痛难忍，让我惊讶的是这种痛居然还能让我感到不舒服。开始下雪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死，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死亡快来结束我的痛苦。已经那么久了……就在那时，卡莱尔发现了我。他闻到血腥味，就过来查看了。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他检查我的状况，想救我的时候让我有些烦躁不安。我一直都不喜欢卡伦医生、他的妻子及兄弟——那个时候爱德华假扮成他的弟弟。他们都比我漂亮，特别是这些男人也是这么好看，这令我非常不高兴，但是他们没有融入社会，不和人打交道，所以我只见过他们一两次。我以为我已经死了，当他把我从地上拉起来背着我一起跑的时候——因为他的速度——感觉就像我在飞一样。我记得我感到惊恐万状的是痛苦还没有停止……接着我来到一个明亮的房间，那里很温暖。我慢慢地奄奄一息了，我很感激痛苦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但是突然某个尖锐的东西刺痛了我，我的喉咙，我的手腕，还有我的脚踝。我惊恐地尖叫起来，想他把我带到这里来是为了带给我更多的伤害。接着我全身像火一样燃烧起来，我已经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在意了。我开始求他杀死我。当埃斯梅和爱德华回到家的时候，我也求他们杀死我。卡莱尔坐在我旁边，他握着我的手说他很抱歉，并且答应我就快结束了。他告诉了我一切，有时候我在听。他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还告诉我我在变成什么，我不相信他的话。每次我尖叫的时候他都会向我道歉，爱德华一点儿也不高兴。我记得他们在讨论我，有时候我会停止尖叫，尖叫根本不起作用。

第54节：暮光之城·月食(53)

“‘你在想什么，卡莱尔？’爱德华说，‘罗莎莉·黑尔？’罗莎莉学爱德华不耐烦的音调，模仿得惟妙惟肖，我不喜欢他说我名字时的态度，就好像我有毛病一样。

“‘我不能让她死，’卡莱尔平静地说，‘这太——太可怕，太可惜了。’

“‘我知道。’爱德华说，我想他的话听起来有些瞧不起人，这令我很生气。那时候我不知道他真的可以看见卡莱尔所看见的一切。

“‘是非常可惜，我不能让她那样留在那里。’卡莱尔轻声地重复道。

“‘你当然不能。’埃斯梅也同意道。

“‘人总是要死的，’爱德华生硬地提醒他，‘难道你不认为她太惹人注目了？金氏家族会到处寻找她的——没有人会怀疑谁才是真正的魔鬼的。’他咆哮道。

“令我开心的是他们似乎知道罗伊斯所犯下的罪行。我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我正变得更加强壮，那也是为什么我能够注意到他们在说什么的原因。疼痛开始从我的指甲缝中逐渐消失。

“‘我们该拿她怎么办？’爱德华厌烦地说——或者，至少在我听来是这样。

“卡莱尔叹着气说，‘那当然取决于她了，她或许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我已经足够相信他之前告诉我的话了，他这样说令我感到恐惧。我知道我的人生已经结束了，对我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我无法忍受独自一人的想法……疼痛终于结束了，他们又向我解释了我是什么，这一次我相信了。我感觉到我的饥渴，我坚硬的皮肤；我看见我闪闪发光的红眼睛。

“如我这么肤浅，当我第一次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时我感到好多了。尽管我的眼睛是红色的，我是自己曾见过的最美丽的人。”她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会儿，“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开始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归咎到我的美丽——让我看清这其中的诅咒。希望我以前……好，不是很丑，但是很正常，就像维拉一样。这样那时就有可能嫁给爱我的某个人，生几个漂亮的小孩子，那真的是我想要的一切，一直如此，到现在这都不算要求太多。”

她若有所思地过了片刻，我不知道是否她又忘记了我的存在。不过就在那时她对我微微一笑，表情突然变得兴高采烈起来。“你知道我的记录差不多和卡莱尔一样干净，”她告诉我，“比埃斯梅的都要好，比爱德华的要好一千倍，我从未尝过人类的血。”她骄傲地宣布道。

她明白了我脸上露出的迷惑不解的表情，因为我弄不清楚她的记录为什么只是“差不多”干净。

“我确实谋杀过五个人，”她沾沾自喜地告诉我，“如果你真的能把他们称之为人类的话，但是我非常小心翼翼以免他们的血洒落出来——我知道我无法抗拒这种诱惑——而且我才不要他们身上的任何

东西流淌在我身体里，你知道的，我把罗伊斯留在了最后。我希望他会听说他朋友们死亡的消息，而且清楚地了解、知道他将要面临的是什么。我希望恐惧会令他余下的生命更加糟糕，我想这一招奏效了。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躲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外面有一扇像银行的拱顶一样厚的门，门口还守着全副武装的保卫。哎哟——杀了七个人，不过只用了几秒钟。

“我的行为造作得极为引人注目，真的有些小孩子气。我穿着那件我在婚礼上要穿的婚纱，他看见我的时候尖叫起来。那一夜他尖叫了很多次，把他留在最后是个好主意——这使我更容易控制自己，使这一切来得更加不疾不徐……”

她突然停顿下来，朝下瞟了我一眼，“我很抱歉，”她窘迫地说道，“我吓到你了，是不是？”

“我很好。”我撒谎说。

“我有些得意忘形了。”

“别担心。”

“我很惊讶爱德华没告诉你更多这样的事情。”

“他不喜欢谈论别人的故事——他觉得那样好像是泄露别人的秘密，因为他听见的内容比他们想要让他听见的要多得多。”

她微笑着摇摇头：“我或许应该赞扬他。他的确非常正派，不是吗？”

第55节：暮光之城·月食(54)

“我想是的。”

“我敢这么说。”接着她叹着气说，“我对你一直也不公平，贝拉。他有没有告诉你原因？或许那是太隐私的事情？”

“他说那是因为我是人类。他说对你而言让你们圈子以外的人知道此事更加困难。”

罗莎莉悦耳的笑声打断了我：“现在我真的要感到内疚了。他真

的对我非常非常友善，比我应得的要多得多。”她笑起来的时候似乎要温暖一些，就好像她放下了她以前在我面前从未放下过的警惕一样，“这个男孩子简直是个骗子！”她又大笑起来。

“他撒谎了？”我问道，突然变得机警起来。

“噢，这样说或许太言过其实了，他只不过没有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告诉你的是真的，现在甚至比以前更加真实。然而，那时候……”她停了下来，神经兮兮地咯咯地笑起来，“真的令人很难堪。你瞧，起初，我嫉妒多半是因为他要你而不是我。”

她的话令我喉咙里一阵战栗。坐在银色的月光里，她比我能想象出的任何东西都美丽，我无法与罗莎莉相媲美。“但是你爱埃美特……”我小声咕哝道。

她来回地摇着头，好笑地说道：“我并不是想要爱德华那样对我，贝拉。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我把他当哥哥一样来爱，但是从第一次我听见他说话起他就让我很不舒服。不过，你得了解——我那时太习惯别人想要我了。而爱德华对我毫不感兴趣，这令我很挫败，刚开始的时候甚至令我非常不快。但是他从来没想要过任何人，因此这没让我烦恼多久。甚至当我们第一次在纳达里峰遇见坦妮娅家族时——那么多女性！——爱德华从来没有表现出对谁情有独钟。后来他遇见了你。”她看着我，流露出迷惑不解的眼神。我并没有完全注意。我在想爱德华和坦妮娅，还有所有的那些女性。我闭紧嘴唇绷成一条线。

“并不是你不漂亮，贝拉，”她说，对我的表情会错了意，“但是这是意味着他觉得你比我更有吸引力。我太爱慕虚荣了，所以那时我很介意。”

“但是你说了‘起初’。这仍然不……令你烦恼，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都知道你是这个星球上最漂亮的人。”

我因为不得不说这些话大笑起来——这太明显了。罗莎莉需要这样的抚慰真的太奇怪了。

罗莎莉也大笑起来：“谢谢，贝拉。不，这不再令我烦恼。爱德华一直有些奇怪。”她又大笑起来。

“但是你还是不喜欢我。”我低语道。

她的微笑逐渐消失了：“对此我很抱歉。”

我们坐着沉默了一会儿，她似乎并不想继续说话。

“你会告诉我为什么吗？我做了什么……”她很生气我使她的家人——她的埃美特——身处险境吗？一次又一次。先是詹姆斯，现在又是维多利亚……

“没有，你没有做什么，”她低声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我盯着她，一脸迷惑。

“难道你不明白吗，贝拉？”她的声音突然比之前更加激动了，甚至比她讲述自己不幸的结局时都要激动，“你已经拥有了一切。你还有整个人生就在你眼前——我所想要的一切，而你却打算把它抛弃。难道你不明白我宁愿用我所拥有的一切来换取你现在所拥有的吗？你有我没有的选择，而你却要作出错误的选择！”

她可怕的表情令我畏惧，我意识到我的嘴巴吓得张开了，我猛地一下把它闭拢了。

她凝视着我看了好久，慢慢地，她眼中的炽热渐渐隐退了，倏地一下她的脸红了，“我之前很确定我能平静地说这些话呢，”她摇摇头，似乎因为刚才的情感喷发而有些眩晕，“只是现在比那时候更加困难，当不再有虚荣之后。”

她默默地看着月亮。过了好久，我才有足够的勇气打断她的沉思：“如果我选择继续当人类，你会更喜欢我一些吗？”

她的思绪又转回到我身上，双唇抽搐着变成了一抹淡淡的微笑：“或许吧。”

“不过，你还是得到了一些幸福啊，”我提醒她，“你得到了埃美特。”

第56节：暮光之城·月食(55)

“我得到了一半，”她露齿一笑，“你知道我从一头正在抓伤他的熊爪下救回了他，然后把他带回家让卡莱尔救他，不过你能猜到为什么我会阻止熊吃掉他吗？”

我摇摇头。

“他有一头黑色的鬈发……还有一对酒窝，哪怕是在他痛苦地做鬼脸的时候都会露出来……那种不相称的纯真，似乎在成年人的脸上显得极为不和谐……他使我想起维拉的小亨利，我不想他死——非常不想，尽管我憎恨这样的生活，我还是自私到让卡莱尔为我改变他，我比我应得的要幸运一些。埃美特就是我想要的一切，如果那个时候我足够了解自己，知道该要什么的话。而且，够奇怪的是，他也需要我，这方面发展的比我能够希望的还要好。但是除了彼此之外，我们不会拥有更多的人了。我再也不可能坐在某个地方的阳台上，他头发灰白地坐在我身边，子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了。”

她的微笑现在很友善：“这听起来很超乎寻常，是不是？在某方面，你比我在十八岁的时候要成熟得多。但是在其他方面……有很多事情你很可能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你太年轻了，不知道十年后，十五年后你想要什么——太年轻了因而能够不假思索地放弃一切。我不想你轻率行事，有些事一旦做了就没法回头了，贝拉。”她拍了拍我的头，但是这个动作感觉并不高傲。

我叹了叹气。

“只要你稍微考虑一下，一旦这样做了，就没法回到从前了。埃斯梅努力把我们当成替代品……爱丽丝不记得她还是人类时的事情，所以她不会想念……不过，你会记得的，你要放弃许多。”

但是我会因此得到更多。我没有大声说出来，“谢谢，罗莎莉。了解……更好地了解你很好。”

“我抱歉一直像个魔鬼一样，”她露齿一笑，“从现在开始我会注意自己的行为的。”

我也冲她露齿一笑。

我们虽然还不是朋友，但是我很确定她不会再那么讨厌我了。

“我现在要让你睡觉了，”罗莎莉的眼神一下飘到床上，她的嘴唇抽动了一下，“我知道他这样把你锁在这里让你挫败不堪，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别让他为难。他爱你比你知道的还要深，不在你身边令他惶恐不安。”她默默地起身，像鬼魅一样悄无声息地移到门边，“晚安，贝拉。”她随手关上身后的门的时候轻声说道。

暮光之城-月食（上）

“晚安，罗莎莉。”我低声说道，不过已经晚了。

在那之后过了很久我才睡着。

当我真的睡着后，做了个噩梦。我爬过一条并不熟悉的街道，那里漆黑一片，路面上的石头冷冰冰的，雪花轻轻飘落，身后留下一条血迹，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天使像影子一样满眼憎恨地注视着我往前爬。

第二天早上，爱丽丝开车送我去学校的时候，我脾气暴躁地盯着挡风玻璃。我觉得自己毫无睡意，这使我因为囚禁而产生的烦躁更加强烈了。

“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奥林匹亚那边，”她答应我，“那会很好玩的，对不对？”

“为什么你不直接把我锁在地下室，”我建议，“忘掉糖衣般冠冕堂皇的理由呢？”

爱丽丝皱着眉头：“他会把保时捷收回去的，我没做好工作，你应该玩得开心。”

“不是你的错，”我低声说道，我不能相信我实际上感到很内疚，“午餐的时候见。”

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去上英语课。没有爱德华在身边，一天铁定是非常难以忍受的。第一节课我心里一直不高兴，非常明白我的态度无济于事。

下课铃响的时候，我毫无兴致地站了起来。迈克就站在门口，为我打开门。

“这个周末爱德华去徒步了？”我们走出教室来到毛毛细雨之中时，他礼貌性地问道。

“是的。”

“今晚你想做什么？”

他怎么听起来还心存希望呢？

“不能，我已经安排睡衣晚会了。”我不满地说。他揣测我的心情的时候，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你是谁……”

迈克的提问被我们身后停车场那边突然爆发的咆哮声打断了。人行道上的所有人都转过身来看，当聒噪的黑色摩托车哧的一声在水泥路边上突然停下来，发动机还在咆哮的时候，他们都难以置信地盯着眼前的一切。

第57节：暮光之城·月食(56)

雅各布急切地向我挥手。

“快跑，贝拉！”他在发动机的咆哮声中大声叫嚷。

我僵立在那里，好一会儿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我迅速地看了一眼迈克，知道我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爱丽丝在公共场合能在多远的范围内控制我呢?

“就说我真的很难受，回家了，好吗？”我对迈克说，我的声音里充满突如其来的兴奋。

“好吧。”他咕哝道。

我飞快地啄了一下迈克的脸颊：“谢谢，迈克，我欠你一个人情！”我拔腿跑开的时候叫道。

雅各布大笑着加大马力。我跳上他的摩托车，双臂紧紧地抱住他的腰。

我看见爱丽丝了，她僵硬地站立在食堂的边缘，双眼冒着怒火，牙齿紧紧地咬住嘴唇。

我朝她投去一个祈求的眼神。

“抓紧。”雅各布大声叫道。

他在高速公路上加速的时候，我把脸藏在他的背后。我知道当我们到达奎鲁特边界的时候他就会减速，我只需要坚持到那里。我在心中默默而热诚地祷告爱丽丝不会跟过来，查理不会碰巧看见我……

当我们到达安全地带时，这是显而易见的：摩托车慢了下来，雅各布也坐直了狂笑起来。我睁开眼睛。

“我们成功了，”他大声叫道，“越狱也不错，嗯？”

“想得好，杰克。”

“我记得你说过那个疯子一样的吸血鬼不能预测到我要干什么，我很高兴你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然她就不会让你上学了。”

“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考虑的原因。”

他满怀胜利地大笑起来：“今天你想做什么？”

“什么都可以！”我也大笑着回应他，获得自由真是好极了！

第8章 脾气

我们最后又来到沙滩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雅各布仍然为设计我逃脱出来而得意洋洋。

“你认为他们会来找你吗？”他问道，听起来满怀希望。

“不会，”我对这一点确信不疑，“不过，他们今晚会对我勃然大怒。”

他拾起一块石头，抛掷到海浪里去了，“那么，别回去了。”他又建议道。

“查理倒是会很高兴的。”我讽刺地说道。

“我打赌他不会介意的。”

我没有回答，雅各布或许是对的，这令我恨得牙痒痒的。查理对我的奎鲁特朋友们的盲目偏爱是那么不公平，我不知道如果他知道是要在吸血鬼和狼人之间作选择的话，他是否会和我感觉一样。

“那么最近你们小团体又有什么丑事了？”我轻描淡写地问。

雅各布猛地停了下来，他双眼惊讶地俯视着我。

“怎么啦？我是开玩笑的。”

“哦。”他又看着别处了。

我等他再走动起来，但是他似乎陷入了沉思。

“真的有什么丑事吗？”我好奇起来。

雅各布咯咯地一笑：“我忘记那是什么样子了，不要所有的时候都让每一个人知道一切，在我的大脑中有一个安静私密的空间。”

我们安静地在布满卵石的沙滩上走了几分钟。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我最后开口问道，“你头脑里所有人都知道的是什么？”

他迟疑了片刻，仿佛他不确定该告诉我多少一样。接着他叹气道：“吉尔也经历了烙印。现在已经有三个了，我们剩下的几个人开始担心了。或许这种事比传说中的要普遍……”他皱着眉头，接着转身凝视着我。他注视着我没有说话，眉毛因为聚精会神而紧蹙在一起。

“你在看什么？”我问道，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他叹了叹气：“没什么。”

雅各布又开始走动了，他似乎想也没想就伸出手牵住我的手，我们默默无语地穿过岩石。

我想到我们手牵手地走向沙滩看起来会是怎样的——像一对情侣，当然啦——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反对，但是这是雅各布一贯的作风……现在没有理由因此闹情绪。

“为什么吉尔经历了烙印是这么大的新闻？”看见他不像要继续说的样子，我问道，“是不是因为他刚刚加入？”

第58节：暮光之城·月食(57)

“跟这毫无关系。”

“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

“这是那些传说中的另一个，我不知道我们何时会停止惊讶它们都是真的？”他自言自语地嘀咕道。

“你打算告诉我吗？或者我得自己猜呢？”

“你永远都无法真的弄清楚。瞧，吉尔一直都没有和我们一起玩，你知道的，直到最近，所以他并没有经常到艾米莉家里去。”

“吉尔也印在了艾米莉身上？”我大吃一惊。

“不！我告诉过你别乱猜。艾米莉家的两个侄女儿过来看她……吉尔遇见了克莱尔。”

他没有继续讲。我想了一会儿才说道：“艾米莉不想她侄女跟狼人交往？那有点儿虚伪。”

但是我能理解在所有人当中她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又想起毁掉她容颜的那条长长的伤疤一直延伸到右胳膊上。山姆离她太近的时候有一次失去控制了，只要一次就会……我看见过山姆看着自己对艾米莉造成的伤害时他眼中的痛苦，我能理解艾米莉可能想要保护她的侄女

不受到这样的伤害。

“请你停止猜测好吗？你扯得太远了。艾米莉不在乎这一点，只是，好吧，只是太早了一点儿。”

“你说‘太早了’是什么意思？”

雅各布眯着眼睛打量着我：“尽量不要发表个人观点，好吗？”

我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卡莱尔才两岁。”雅各布告诉我。

雨开始滴落下来，雨滴拍打在我脸上的时候我猛烈地眨眼睛。

雅各布默不作声地等待着。他没有穿夹克，和往常一样；雨水在他黑色的T恤衫上留下了黑色的水滴，从他蓬松的头发上流淌下来，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的脸。

“吉尔……烙印……在一个两岁的小孩身上？”我终于能够开口提问了。

“这种事会发生，”雅各布耸耸肩，他弯下腰一把抓起另一块石头，把它抛向远处的海湾，“或者传说是这么讲的。”

“但是她还是个小孩。”我抗议道。

他看着我，既深沉又觉得好笑，“吉尔不会再长大了，”他提醒我，语气里有些酸酸的，“他只需要再耐心地等待几十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尽最大努力不要评论此事，但是，实际上，我感到很恐怖。直到现在，自从那一天我弄清楚他们没有做过我怀疑他们干过的谋杀事件，狼人们的事情没什么令我烦恼不安的。

“你在作评论，”雅各布指责道，“我在你脸上看得出来。”

“对不起，”我低声说，“但是这听起来真的很恐怖。”

“并不是那样的，你完全理解错了。”雅各布维护他的朋友，突

然变得激动起来，“透过他的眼神，我看见过那是什么样子。完全没有什么浪漫之处，对吉尔不是，现在不是这样。”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很沮丧，“要描述清楚真的很困难。这和一见钟情不一样，真的，更像……引力作用。当你看见她的时候，突然不再是地球牵引你了。她也是这样，其他一切对她而言都不重要了。而且你会为她做任何事，成为她想要的一切……你变成她需要你做任何事你都会做的那种人，无论是保护者，还是情人，或者是朋友，抑或是兄弟。

“吉尔会成为任何小孩曾拥有过的最好，最善良的大哥哥。在这个星球上，不会再有另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会比这个小姑娘得到更好的照顾。到那时，当她慢慢长大，需要朋友的话，他会成为在她认识的人当中最善解人意，最值得信赖，最靠得住的朋友。到她成年的时候，他们就会和艾米莉与山姆一样幸福。”讲到最后当他说起山姆时，他的语气变得尖锐起来，夹杂着一种奇怪而怨恨的愤怒。

“难道克莱尔就没有选择了吗？”

“当然没有，但是到最后为什么她不会选择他？他会是她最完美的对象，就像他是专门为她自己量身定做的一样。”

我们一言不发地走了一会儿，直到我停下来把一块石头向大海掷过去，不过它落在了离大海几米远的地方，雅各布嘲弄地冲我大笑。

第59节：暮光之城·月食(58)

“我们大家不可能异想天开的那么坚强。”我低声说。

他叹了叹气。

“你认为这种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在你身上？”我平静地问道。

“这不是某种你能控制的事情，是不是？”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们俩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差不多停了下来。

“不应该那样，”他承认，“但是你不得不遇见她——那个注定是你的另一半的人。”

“那么你认为如果你还没遇见她，那么她就不会出现吗？”我怀

疑地问道，“雅各布，很多事情你真的还没有经历过，甚至比我都还要少。”

“是的，没有，”他小声说道，他突然目光炽热地看着我的脸，“但是我再也不会遇见别人了，贝拉。我的眼里只有你，甚至当我闭上眼睛，想要看看别人的时候。问一问吉尔或者是安布里，这都令他们疯狂了。”

我的视线垂落到岩石上。

我们不再散步了，唯一的声音是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我无法在海浪的咆哮声中听见雨声。

“或许我最好回家。”我轻声低语道。

“不要！”他抗议道，听到这样的结论令他惊讶不已。

我又抬头看着他，现在他的眼睛变得忧虑起来。

“你有一整天时间，是吗？那个吸血鬼还没有回家呢。”

我愤怒地盯着他。

“不是故意冒犯的。”他飞快地说道。

“是的，我有一整天时间，但是，杰克……”

他举起双手，“对不起，”他道歉说，“我不会再这样了，我只当雅各布。”

我无可奈何地叹气说：“要是你确实是那么想的……”

“不要担心我，”他坚持说，故作开心地笑起来，笑得太过灿烂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你只需要告诉我，我是不是让你不高兴了。”

“我不知道……”

“来吧，贝拉。我们回到家里，然后开我们的摩托车。你得定期地骑摩托车，这样才能使它性能良好。”

“我真的不认为我会被允许骑。”

“谁不让？查理还是吸血……还是他？”

“两个人都不让。”

雅各布看着我笑起来，他也笑了起来，突然间他又变成了我最想念、最阳光、最温暖的雅各布。

我也情不自禁地对他莞尔一笑。

雨小了，变成濛濛细雨了。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他保证。

“除了你所有的朋友们。”

他严肃地摇摇头，举起右手说：“我保证不去想这件事。”

我大笑着说：“要是我受伤了，是因为我摔跤了。”

“随你怎么说。”

我们在拉普西附近偏僻的公路上骑摩托车，一直骑到雨水使路面太泥泞为止，雅各布一再说他要是不赶紧吃点儿东西的话就要饿死了。我们到家的时候比利轻松地和我打招呼，好像我突然再次出现没什么复杂的原因，只不过是想和我的朋友一起玩一天一样。吃完雅各布做的三明治之后，我们来到车库，我帮助他擦干净摩托车。我有好几个月都没来这里了——自从爱德华回来后——但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过是我在车库里度过的另一个下午罢了。

“真好，”他从食品袋里拿出温暖的汽水的时候，我发表看法说，“我很想念这个地方。”

他微笑着，环顾了一下我们头顶上铆在一起的塑料雨篷：“是的，我了解这一点。这里有泰姬陵①的金碧辉煌，但是却不需要大费周折地花钱跑到印度去。”

“为华盛顿的小泰姬陵干杯。”我举起罐子敬酒。

他用他的罐子碰了碰我的。

暮光之城-月食（上）

“你还记得去年的情人节吗？我想那是你最后一次在这里——最后一次当一切都还是……正常的时候，我的意思是。”

我大笑起来：“我当然记得啦。我用一生的奴役换得了一盒亲近的心。那可不是什么我可能忘记的东西。”

他和我一起大笑起来，“对极了，嗯，奴役。我得想想好的一面。”接着他叹气道，“感觉就像几年前一样，另一个时代，一个更开心的时代。”

我无法赞同他的观点。现在看来那时候是我开心的时代，但是我惊讶地意识到在我个人的黑暗时代里我错过了多少东西。我透过那片空地凝视着烟雾弥漫的森林，雨又下大了，不过，坐在雅各布旁边，这个小小的车库却很温暖，他和火炉一样棒。

第60节：暮光之城·月食(59)

他用手指摩挲着我的头发：“一切真的都变了。”

“是啊，”我说，接着我伸出手，拍了拍我的摩托车的后轮胎，“查理以前一直很喜欢我。我希望比利不要对他说起今天的事情……”我咬住嘴唇。

“他不会，他不会和查理一样容易激动。嘿，我从未正式地为摩托车所干的蠢事道过歉，我真的很抱歉向查理出卖你，真希望我从来都没做过这件事。”

我骨碌碌地转了转眼睛：“我也希望你没有。”

“我真的，真的很抱歉。”

他满心希望地看着我，湿漉漉的黑头发凌乱地沾在他的脸上，到处都是。

“噢，好吧！你被宽恕了。”

“谢谢，贝尔！”

我们两个人看着彼此笑了一会儿，接着他的脸又布满了愁云。“你知道那天，当我把车拖回来的时候……我一直想要问你一些事情，

”他缓慢地说着，“但是我又……不想问。”

我一动不动……一紧张我就这样，这是我从爱德华那里学来的习惯。

“关于什么事？”我小声地回应他，尽管我确定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满眼怒火地盯着我：“你知道。当你说不管我的事的时候……如果——如果他咬了你。”说到最后他明显的有些害怕了。

“杰克……”我的喉咙像塞了什么东西一样，没法继续说下去。

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是认真的吗？”

他稍微有些颤抖，一直紧闭双眼。

“是的。”我低声说。

雅各布慢慢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猜你会这样回答。”

我盯着他的脸，等待着他张开眼睛。

“你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他突然责问道，“你确实了解，是不是？要是他们打破协约，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会先离开的。”我声若蚊蝇地说道。

他倏地睁开眼睛，深邃的黑眸充满愤怒与痛苦：“协约是没有地域限制的，贝拉。我们的曾祖父们同意和平共处，只是因为卡伦家族发誓他们不一样，人类靠近他们不会有危险，他们保证永远不会再杀死或改变任何人。如果他们违背誓言，协约就毫无意义了，他们与其他的吸血鬼就没什么两样了。一旦这一条成立，当我们再发现他们……”

“但是，杰克，难道你们没有打破协约吗？”我抓住救命稻草问道，“难道协约中不是有一条是你们不能告诉别人有关吸血鬼的事情吗？而你告诉了我。所以，不管怎么样，协约不是还有讨论的余地吗？”

雅各布不喜欢提起此事，他眼里的痛苦坚硬起来，变成了仇恨：

“是的，我打破了协约——在我相信这些事情之前，而且我确定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厌恶地盯着我的额头，没有正视我羞愧的眼神，“但是这并不是免费给他们的赠品，抑或是类似的东西，对于曾犯下的过错怎么报复都不为过。他们只有一个选择，要是他们反对我所做过的事情的话。他们若打破协约我们同样只有一个选择：攻击他们，发动战争。”

他使之听起来如此不可避免，我畏惧了。

“杰克，没必要这么做。”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就是这样。”

在他这番宣言之后，随之而来的沉默变得非常响亮。

“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吗，雅各布？”我轻声问道。这些话一说出口，我就希望我没说，我不想听见他的答案。

“你就不再是贝拉了，”他告诉我，“我的朋友就不存在了，就没有人需要原谅了。”

“这听起来像个‘不’字。”我低语。

我们直视着对方，默不作声过了很久很久。

“那么这是再见嘛，杰克？”

他迅速地眨了眨眼睛，激动的表情融化成惊讶：“为什么？我们还有几年的时间。难道我们在彼此合不来之前不能做朋友吗？”

“几年？不，杰克，不是几年。”我摇摇头，毫无幽默感地笑了一笑，“几个星期倒是更准确。”

我没有想到他的反应。

他突然站了起来，汽水罐在他手中爆裂时发出嘭的一声巨响。汽水溅得到处都是，浸湿了我的衣服，就好像水从水管里喷涌出来一样。

第61节：暮光之城·月食(60)

“杰克！”我开始抱怨，但是当我意识到他整个身体都气得开始颤抖时，我马上沉默不语了。他激动地怒视着我，胸腔里升腾起一阵咆哮。

我呆呆地僵在那里，太惊诧而不记得如何移动了。

颤抖涌遍了他的全身，他抖得越来越快，直到看起来他就在摇摆一样，他的身体变得模糊不清了……

接着雅各布紧紧地咬紧牙关，咆哮停止了，他聚精会神，紧紧地眯起眼睛，颤抖逐渐放慢了，直到只剩下他的双手还在抖动。

“几个星期。”雅各布干巴巴地说。

我无法回答，仍然僵直地立在那里。

他睁开眼睛，现在它们已经不再狂怒了。

“他打算在几个星期内把你变成肮脏的吸血鬼！”雅各布从牙缝中吐出这句话。

我只是木讷地点点头，太不知所措而不能反驳他的话了。

他的脸在赤褐色的皮肤下都气绿了。

“当然了，杰克，”沉默了许久之后我低语道，“他永远只有十七岁，雅各布，而我每天都在向十九岁靠近。此外，为什么还要等待呢？他就是我想要的全部，难道我还能做其他的什么吗？”

我反问道。

他的话语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就像抽鞭子一样：“任何事，任何其他的事情。你死掉会更好，我宁愿你死了。”

我后退一步，就好像被他掴了一掌一样，这比他打我还受伤。

接着，当痛苦涌遍我的全身，我自己的脾气也爆发了。

“或许你会很走运，”我阴郁地说道，东倒西歪地站了起来，“或许我在回去的路上就会被卡车撞死。”

我抓住摩托车，把它推进了雨里，我从他身边经过时他动也没动。我一走上那天狭窄泥泞的小道，就爬上摩托车发动了引擎。车后胎往车库的方向喷出一阵泥巴，我真希望泥巴溅在他身上了。

我穿越平坦的高速公路，加速开往卡伦家的时候全身湿透了。风就像要把雨水冷冻在我的皮肤上一样，我还没走一半路就冻得牙齿直打战了。

摩托车在华盛顿州太不实用了，我一有机会一定把这个蠢东西卖掉。

我把摩托车推到卡伦家的洞穴似的车库里，一点也不奇怪爱丽丝在那里等我，她轻松自如地蹲在保时捷的引擎罩上，轻轻地抚摸着车身闪闪发光的黄色油漆。

“我甚至都没有机会开这辆车。”她叹着气说。

“对不起。”我从嘎吱作响的牙缝中吐出这句话来。

“你看起来好像冲过热水澡似的。”她说着立即轻松地站了起来。

“是的。”

她嘟起嘴巴，仔细地端详我的脸色：“你想谈谈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想。”

她默认地点了点头，但是她的眼睛里充满好奇的火焰。

“今晚你想去奥林匹亚吗？”

“真的不想，难道我不能回家吗？”

她做了个鬼脸。

“别担心，爱丽丝，”我说，“如果这让你更好做人的话，我会留下来的。”

“谢谢。”她不相信地叹气说。

那天晚上我很早就上床了，又蜷缩在他的沙发上。

我醒来的时候天仍然是黑的，我头昏眼花，但是我知道还没到早上。我双眼紧闭，伸展四肢，翻了个身。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刚才那一动差点儿就让我掉在地上，要那样就太舒服了。

我又翻了个身，想看清楚。比昨天晚上还要黑——云层太厚了，月光无法穿透。

“对不起，”他低语得如此轻柔以至于他的声音都融入了这片漆黑，“我没想吵醒你。”

我一阵紧张，等待着怒火——他的和我的——但是在他漆黑一片的房间里只有安详和平静。我几乎能够品尝到空气里重逢的甜蜜，从他呼出的香气中闻到一缕分别的芬芳；当我们分开时那种空洞的感觉留下了它的余味，那是一种直到它被抹去之后我才有意识地留意到的东西。

我们两人之间没有摩擦，这种静止是宁静的——不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而像就算梦到暴风雨也不会改变的清澈的夜晚。

平心而论，我本应该生他的气，我本应该生所有人的气，可是现在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向他伸出手，在黑暗中找到他的手，让自己靠他更近一些。他双臂环抱着我，把我揽入怀中。我的嘴唇顺着他的喉咙、下巴一路寻找，直到最后我找到他的唇。

第62节：暮光之城·月食(61)

爱德华温柔地吻了我一会儿，接着他轻轻地笑了起来。“我本来一腔愤怒准备羞辱一下大灰熊的，这就是我所得到的吗？我应该多惹你生气。”

“给我一点时间酝酿一下。”我捉弄道，又开始吻他。

“不管你想要多久我都会等着的。”他在我的嘴唇边呢喃，手指头穿过了我的发丝。

我的呼吸变得不均匀起来：“或许等到早上。”

“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

“欢迎回家，”他冰冷的嘴唇压在我的下巴上的时候我说道，“我很高兴你回来了。”

“这是件好事。”

“哦。”我认同他的看法，双臂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

他的手握住我的胳膊肘，慢慢地向我的手臂移动，划过我的肋骨，我的腰，沿着我的臀部一直滑到我的腿上，在我的膝盖上游移。他在那儿停了下来，用手握住我的小腿，突然往上一拉我的腿，套在他的臀部。

我停止了呼吸，这可不是他平时允许做的事情。尽管他的手很冰冷，我突然感到热血沸腾起来，他的嘴唇在我咽喉根部移动。

“永远都不要愤怒，”他轻轻地私语着，“不过你介意告诉我你反感那张床是怎么回事吗？”

在我能回答之前，在我甚至能集中足够的精力弄明白他的话之前，他翻了个身侧躺着，一把把我拉到他身上。他双手捧住我的脸，用手腕托住它，这样他的嘴巴就能够到我的喉咙了。我的呼吸声太大了——几乎令人非常尴尬，不过我根本顾不上在乎这一点，更别说难为情了。

“那张床？”他又问道，“我想它很不错。”

“没有必要。”我总算气喘吁吁地说出来。

他把我的脸拉过来靠近他的脸，我的嘴唇自然而然地吻住了他的唇。这一次慢慢地，他滚动着身体直到悬在我上方。他小心翼翼地支撑着自己，这样我就感觉不到他的体重，但是我仍然能感觉到压在我身上的他那冰冷得像大理石一样的身体。我的心怦怦地跳动着，声音之大让我难以听见他静静的笑声。

“那可是可以讨论的，”他不这么认为，“这在睡椅上可不容易噢。”

像冰一样冷，他的舌头轻轻地沿着我的嘴唇的形状一一吻过。

暮光之城-月食（上）

我的头一阵眩晕——空气来得太快，太薄了。

“你改变主意了吗？”我问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或许他已经重新考虑了他那些谨慎的规则了。或许这张床的意义比我原先想的要多呢。等待他的回答时，我的心几乎蹦得疼痛起来了。

爱德华叹了叹气，翻身回到原处，这样我们又都侧躺着了。

“别傻了，贝拉，”他说，声音里充满强烈的不认同——显然，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只不过是在努力向你展示这张你似乎不太喜欢的床的好处，不要太激动了。”

“太迟了，”我低声说，“我喜欢这张床。”我补充道。

“好极了，”他吻我的额头时我能听见他声音中的微笑，“我也喜欢。”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是不必要的，”我继续说，“如果我们不打算太兴奋，有什么意义呢？”

他又叹气道：“我要说第一百次，贝拉——这太危险了。”

“我喜欢危险。”我坚持。

“我知道。”他的语气有些不悦的酸意，我意识到他可能已经看见车库里的摩托车了。

“我会告诉你什么是危险的，”在他还没来得及转换话题时，我飞快地说道，“这些天说不定哪天我就自燃了——而你就只能责怪自己而不是别人了。”

他开始把我推开。

“你在干什么？”我反对道，紧紧地抓住他。

“保护你以防止你失去理智啊，要是这对你而言太过了的话……”

“我做得到。”我坚持。

他让我自己像虫子一样慢悠悠地靠近他的怀抱。

“很抱歉我让你产生错误的印象，”他说道，“我没想让你不高兴，那样可不好。”

“实际上，那样非常、非常好。”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难道你不累吗？我应该让你睡觉。”

第63节：暮光之城·月食(62)

“不，我不累，我不介意你是否想要让我再产生错误的印象。”

“那很可能是个坏主意，你不是唯一一个会失去控制的人。”

“是的，我是。”我嘟囔着说。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你不知道，贝拉，你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要摧毁我的自制力，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我不打算为此道歉。”

“我能道歉吗？”

“为什么？”

“你之前生我的气，还记得吗？”

“噢，那件事啊。”

“我很抱歉，我错了。当我让你安全地待在这里的时候，妥当地看待问题就容易多了。”他的胳膊紧紧地抱着我，“我试着离开你的时候就会有些发狂，我想我不会再那么夸张了，不值得那样。”

我微笑着说：“难道你没有找到美洲狮吗？”

“不，我找到了，实际上，还是不值得忧心忡忡。不过，我很抱歉我让爱丽丝囚禁你，那是个坏主意。”

“是的。”我也这么觉得。

“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好的，”我轻松地说道，他已经被宽恕了，“但是睡衣晚会的确有好处……”我蜷缩起来向他靠近，把嘴唇压在他的锁骨窝上，“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囚禁我。”

“哦，”他叹了叹气，“我可能会接受你这个提议的哦。”

“那么现在轮到我了吗？”

“轮到你？”他的语气中充满迷惑不解。

“道歉。”

“你为什么要道歉？”

“难道你不生我的气吗？”我一脸茫然地问。

“不。”

听起来他真的是认真的。

我感到我的眉毛紧蹙在一起：“难道你回家的时候没看见爱丽丝？”

“看见了——为什么？”

“你打算收回她的保时捷吗？”

“当然不会，这是给她的礼物。”

我希望我能看见他的表情，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我侮辱了他一样。

“难道你不想知道我做过什么吗？”我问道，开始被他缺少关心的样子弄糊涂了。

我感觉他耸了耸肩：“我一直对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很感兴趣——但是你不必告诉我，除非你想说的话。”

“但是我到拉普西去了。”

“我知道。”

“而且我逃学了。”

“我也逃了。”

我盯着他声音传来的方向，用手指抚摸他脸的轮廓，想弄清楚他的心情。“这种宽容从何而来啊？”我追问道。

他叹了叹气：“我确定你是正确的。我之前的问题更多地在于我……对狼人的偏见而不是其他因素。我打算努力做到更加理智，相信你的判断。如果你说那样很安全，我就相信你。”

“哇噢。”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不愿意让这件事造成我们之间有裂痕。”

我把头靠在他的胸膛上，闭上眼睛，感到完完全全地心满意足了。

“那么，”他漫不经心地轻声问道，“你有很快再去拉普西的打算吗？”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使我想起了雅各布的话，我的喉咙突然一紧。

他对我的沉默和身体上的紧张会错了意，“我只是想自己做些安排，”他迅速解释道，“我不想你觉得自己得赶紧回来是因为我在这里等着你。”

“不，”我用一种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语气说道，“我没有再去的计划。”

“噢，你没必要为我那么做。”

“我想我不再受欢迎了。”我轻声低语道。

“你撞倒别人的猫了吗？”他轻松地问道。我知道他不想逼我说

出口，但是我能听见他话里的好奇。

“没有，”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仓促而含糊地解释道，“我本以为雅各布已经意识到……我认为那不会令他惊讶的。”

我犹豫不决的时候，爱德华等待着。

“他没有想到……这会那么快。”

“啊。”爱德华平静地说。

“他说他宁愿看见我死。”说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的声音哽咽了。

爱德华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努力控制住他不想让我看见的任何反应。

第64节：暮光之城·月食(63)

接着他温柔地把我揽入怀中：“我非常抱歉。”

“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我轻声说道。

“因为某些让你受伤的事情而高兴？”他对着我的头发低声说，“我不这么认为，贝拉。”

我叹了叹气，松弛下来，调整姿势靠在他那石头一样的身体上，但是他又一动不动了，身体僵硬起来。

“怎么啦？”我问道。

“没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

他停顿了片刻说：“这可能会让你生气的。”

“我还是想知道。”

他叹气道：“我很可能因为他对你说那样的话而杀死他的，我想

那么做。”

我毫无兴趣地大笑起来：“我猜你的自制力那么好真是件好事。”

“我也可能会失控的。”他的语气若有所思。

“如果你打算失控，我能想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我伸出手摸他的脸，想让自己直起身子吻他。他的胳膊把我抱得更紧了，尽量克制自己。

他叹气道：“难道我一定要一直当那个负责任的人吗？”

我在黑暗中露齿一笑：“不，要我负几分钟的责任……或者几个小时。”

“晚安，贝拉。”

“等等——我还有事情想要问你呢。”

“什么事？”

“昨天晚上我和罗莎莉谈话了……”

他的身体又僵硬起来：“是的，我进来的时候她正在想这件事。她给你透露了很多信息，让你仔细考虑，是不是？”

他的声音很焦急，我意识到他认为我想讨论罗莎莉让我考虑继续当人类的原因，但是我对更加紧迫的事情感兴趣。

“她告诉我一点点……关于你们家族居住在德纳利的时光。”

短暂停顿了一下，这个开场白令他措手不及：“是吗？”

“她提到一些关于一群女吸血鬼的事情……和你。”

他没有回答，尽管我等了很久。

“别担心，”在沉默变得令人不舒服之后，我开口说，“她告诉我你不……没有对任何人表示好感，但是我只是想知道，你知道，她们当中是否有……我的意思是，是否有人对你有好感。”

再一次，他又什么都没说。

“哪一个？”我问道，努力保持漫不经心的口吻，并且装做不是那么爱管闲事，“或者不只一个？”

没有回答，我希望我能看见他的脸，这样我就能猜出这种沉默是什么意思。

“爱丽丝会告诉我的，”我说，“我现在就去问她。”

他的双臂抱得更紧了，我根本是寸步难行。

“很晚了，”他说，他的声音有些尖锐，透露出新的信息，有种紧张，或许有些尴尬，“此外，我想爱丽丝出门了……”

“真糟糕，”我猜，“真的很糟糕，是不是？”我开始感到恐慌，当我想象着那个我美艳动人、永恒不死的情敌时，我的心跳加速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

“镇定，贝拉，”他吻着我的鼻尖说道，“你现在有些胡闹。”

“是吗？那么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

“因为没有什么好告诉你的，你现在想的根本是毫无根据的。”

“哪一个？”我坚持追问。

他叹气道：“坦妮娅表示过一点点的兴趣，我让她知道，当然是非常礼貌、非常绅士的，我不能回赠那种兴趣，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我尽量保持平静的音调：“告诉我一些——坦妮娅长什么样子？”

“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白皙的皮肤，金色的眼睛。”他回答得太快了。

“然后，当然啦，美丽得超乎寻常。”

我感到他耸了耸肩。

“我猜，那是对人类而言，”他说道，流露出漠不关心的语气，“不过，你知道什么？”

“什么？”我自己的声音有些无礼。

他把嘴唇靠近我的耳朵，冰冷的呼吸逗得我直痒痒：“我更喜欢黑头发的女孩。”

“她是金发美女，这样看来。”

“红发女郎——根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想了一会儿，当他的嘴唇慢慢地沿着我的脸颊移动，接着上下来回地吻我的喉咙时，我努力集中精神，在我开口说话之前，他这样来回吻了我两三次。

第65节：暮光之城·月食(64)

“求你别说了。”我斩钉截铁地说。

“哦，”他对着我的皮肤轻声说道，“你嫉妒的时候可爱极了，这种开心真是让人感到惊讶。”

我对着漆黑一片板着脸孔。

“很晚了，”他又说道，咕咕哝哝地，差不多要轻轻地哼起来，“睡觉，我的贝拉。做个开心的好梦。你是唯一那个曾经打动我的心的人，我的心永远属于你。睡吧，我唯一的爱。”

他开始哼唱我的摇篮曲，我知道我屈服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我闭上眼睛，更加亲密地依偎在他的胸口。

第9章 目标

清晨，爱丽丝顺便过来看我，以便与睡衣晚会的借口保持一致。过不了多久爱德华就会出现了，正式从他的“徒步”之旅返回。所有的伪装开始令我烦躁不安，我不会怀念作为人类的这段经历的。

查理听见我砰地关上车门的声音时从前门的窗户朝外看着我们，他向爱丽丝挥挥手，接着走过去给我开门。

“你玩得开心吗？”查理问道。

“当然，棒极了。非常……有女孩子气。”

我把我的东西拎进来统统扔在楼梯脚下，然后不紧不慢地走进厨房找吃的。

“你有一条留言。”查理在我身后叫道。

在厨房的灶台上，电话留言簿显眼地靠在炖锅上。

雅各布打过电话，查理写道:

他说他不是那个意思，而且他很抱歉，他要你给他回电话。友善一点，给他点儿时间，他听起来很难过。

我做了个鬼脸，查理通常不会对我的留言发表评论。

雅各布可以继续这样难过，我不想和他说话。最后我听到的是，他们没有慷慨到允许敌方打电话给他们。如果雅各布宁愿我死的话，那么或许他应该习惯这种沉默。

我的胃口消失不见了，我改变主意，走过去把我的东西收拾起来。

“难道你不打算给雅各布打电话吗？”查理问道。他靠在起居室的墙壁上，看着我拾起东西。

“不。”

暮光之城-月食（上）

我开始爬楼梯。

“那可不是什么有魅力的行为，贝拉，”他说，“宽恕才是大善①。”

“不关你的事。”我低声地嘀咕道，声音很低他根本听不见。

我知道该洗的衣服又积攒了起来，所以我把牙膏收拾好，把我的脏衣服扔进了洗衣篮之后，过去扯下查理的床单，然后把它们堆成一团放在楼梯顶部后去拿我的。

我在床边停了下来，抬起头看着另一侧。

我的枕头去哪里了？我转了个圈，环视着房间，没有枕头，我注意到我的房间整齐得有些古怪。难道我的灰色运动衫不是挂在踏脚板上的低床柱上面吗？而且我可以发誓摇椅后面有一对脏袜子，还有两天前我试穿过的红衬衣，但是我觉得上学穿红衬衣太招摇了，所以挂在把手上了……我又转了个圈。我的洗衣篮不是空的，但也没有塞得满满的，我原本以为会有满满一篮子的。

是不是查理正在洗衣服？那可不像他的性格。

“爸爸，您开洗衣机了吗？”我从我的房门口大声叫道。

“嗯，没有，”他叫着回答，听起来有些内疚，“你要我开了吗？”

“没有，知道了，您在我房间里找过东西吗？”

“没有，怎么啦？”

“我找不到……一件衬衣……”

“我没进去过。”

接着我想起来爱丽丝到这里来拿过我的睡衣，我没注意到她也借用了我的枕头——或许是这样，因为我一直没睡在床上。看起来好像她经过的时候还打扫了一番，我为自己懒散的作风感到羞愧。

但是那件红色的衬衣真的不脏，所以我走到洗衣篮那边去找。

我期望在里面的一堆衣服顶上找到它，但是没有，我再扒开一整堆衣服还是没有找到。我知道现在我可能有点儿太偏执，但是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一样，或许不止一件，这里要洗的东西还不到半篮子。

我扯下我的床单，径直走向洗衣机，路上顺手拿上查理的床单，洗衣机是空的。我也检查了甩干机，有些期望发现等待我的是一堆已经洗好的衣服，爱丽丝想得很周到，但空无一物。我皱紧眉头，感到迷惑不解。

第66节：暮光之城·月食(65)

“你找到你在找的东西了吗？”查理大声喊道。

“还没有。”

我又折回楼上在床底下搜索，除了一堆布满灰尘的小兔子什么都没有，我开始翻遍梳妆台。或许我把红衬衣收起来了，但我自己却忘记了。

门铃响的时候我停了下来，应该是爱德华。

“开门。”我从他身边跳过去的时候，他在睡椅上告诉我。

“别让自己太紧张，爸爸。”

我一把拉开门，脸上挂着一个大大的微笑。

爱德华的金色眼睛睁得很大，他张开鼻孔，嘴角向后缩露出牙齿。

“爱德华？”我揣摸着他的表情，音调因为恐惧变得尖锐起来，“什么……”

他把手指放在我的嘴唇上，“给我几秒钟的时间，”他轻声说道，“不要动。”

我僵立在门阶上，而他……消失不见了。他跑得如此之快，查理根本没看见他经过。

我还没来得及数到二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就回来了。他搂着我的腰，迅速地把我拉进厨房。他的眼睛在屋子里扫视，紧紧地抱住我好像正保护我免受什么东西的攻击一样。我瞟了一眼睡椅上的查理，但是他故意对我们视而不见。

“有人来过这里。”他把我拉到厨房之后轻声在我耳边说。他的声音很紧张，洗衣机发出嘈杂的轰轰声，很难听清楚他在说什么。

“我发誓没有狼人……”我开口说道。

“不是他们中的人，”他迅速地打断我，摇着头说，“是我们当中的。”

他的语气表明他指的不是他的家人。

我感到我已经大惊失色了，“是维多利亚吗？”我像喉咙被卡住了似的挤出她的名字。

“不是我认识的气味。”

“是沃尔图里来的人。”我猜。

“很可能。”

“什么时候？”

“那就是为什么我想一定是他们——不是很久以前，清晨查理还在睡觉的时候。无论是谁，他都没有碰过查理，那么一定别有用心。”

“寻找我。”

他没有回答，身体定在那里，像一具雕像。

“你们两个人在那里窃窃私语什么啊？”查理怀疑地问道，他手里拿着一个空了的爆米花碗站在角落里。

我惊慌失措，查理在睡觉的时候有个吸血鬼跑到我家里寻找我。恐慌淹没了我，堵住了我的喉咙。我无法回答，只是惊恐万分地盯着他。

查理的表情发生了改变，突然，他又笑着说：“如果你们两个人正在吵架……好吧，别让我掺和进来。”

他还是满脸笑容地把碗放进水槽，从容不迫地走了出去。

“我们走吧。”爱德华说道，声音低沉而坚定。

“但是查理呢？”恐惧涌进我的心房，使我难以呼吸。

他思考了片刻，接着手里就握着电话了。

“埃美特。”他对着听筒低声说道。他开始说得很快，我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话，不到半分钟通话就结束了，他开始牵着我朝门口走去。

“埃美特和贾斯帕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感觉到我在抗拒的时候他低声说，“他们会巡视森林，查理会很安全的。”

接着我就让他拖着我，我太恐慌了，根本无法清楚地思考。查理带着沾沾自喜的笑容遇见我恐惧的眼神，接着他的笑突然变得迷惑不解起来。查理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爱德华就把我拖出了门外。

“我们要去哪儿？”我情不自禁地低声问道，即使现在我们已经上了车。

“我们要和爱丽丝谈一谈。”他告诉我，他的音量很正常但是语气却很忧郁。

“你认为她或许看见什么了？”

他眯着眼睛盯着前方的路：“或许。”

他们在等我们，爱德华打过电话后他们都很警觉。就好像走进博物馆一样，每个人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体摆出各式各样紧张的姿势。

“发生了什么事？”爱德华一走进门就询问道。我惊恐地看见他愤怒地盯着爱丽丝，手生气地握成了拳头。

爱丽丝站立着，双臂交叉地放在胸前，只有她的嘴唇在动：“我不知道。我没看见任何东西。”

第67节：暮光之城·月食(66)

“那怎么可能？”他嘘声说道。

“爱德华。”我说道，语气中带着平静的不满，我不喜欢他这样跟爱丽丝说话。

卡莱尔镇定自若地打断我们：“这并不是精确的科学，爱德华。”

“他到过她的房间，爱丽丝，他可能还在那里——等她。”

“要是还在的话，我会看得见的。”

爱德华气急败坏地猛地挥动手臂：“真的吗？你确定吗？”

爱丽丝回答的时候语气很冷漠：“你已经让我留心沃尔图里家族的决定，沃尔图里家族什么时候会来，注意贝拉的一举一动。你还想再加一个？我是不是还要注意查理，或者贝拉的妈妈，或者他们的房子，或者整条街道？爱德华，如果我一下子做太多，有些事情就会从缝隙中溜走的。”

“看起来已经这样了。”爱德华打断她。

“她从来就没有危险，没什么要看的。”

“如果你在关注意大利，那么你为什么没看见他们派……”

“我认为不是他们，”爱丽丝坚持道，“我看得见这一点。”

“那么谁又会让查理活着呢？”

我战栗了。

“我不知道。”爱丽丝说。

“真有帮助。”

“别说了，爱德华。”我轻声说道。

他转身看着我，脸色还是铁青的，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他气愤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接着突然他大口呼起气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下巴也松弛了。

“你是对的，贝拉，对不起，”他看着爱丽丝说道，“原谅我，爱丽丝。我不应该因此冲你发脾气的，这简直不可原谅。”

“我理解，”爱丽丝安慰他说，“我也因此不开心。”

爱德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吧，我们来符合逻辑地分析一下，有哪些可能性。”

每个人立刻解冻了，爱丽丝放松下来，靠在睡椅背上。卡莱尔从容不迫地朝她走过来，他的眼睛凝视着远处。埃斯梅坐在爱丽丝前面的沙发上，腿弯曲地放在椅子上。只有罗莎莉没有动，她背对着我们，凝视着玻璃墙的外面。

爱德华把我拉到沙发上，我坐在埃斯梅旁边，她动了动把手臂放在我肩上。爱德华双手握着我的一只手。

“是不是维多利亚？”卡莱尔问道。

爱德华摇摇头：“不是，我不认识这个味道。这个人很可能从沃尔图里来，某个我从未见过的人……”

爱丽丝摇摇头：“阿罗还没有派人来找她，我会看见这一点的，我正在等待。”

爱德华猛地抬起头：“你正在注意正式的命令。”

“你认为某个人单独行动了？为什么？”

“凯厄斯的主意。”爱德华暗示道，他的脸又紧绷起来。

“或者是简的主意……”爱丽丝说，“他们两个人都有办法派遣不熟悉的面孔过来……”

爱德华板着脸说：“动机呢？”

“不过，这没有意义，”埃斯梅说道，“不管是谁在等待贝拉，

爱丽丝都看得见的。他——或者是她——没有伤害贝拉的意图，或者查理，到目前为止。”

听见我父亲的名字我不寒而栗。

“会没事的，贝拉。”埃斯梅抚摸着我的头发轻声说道。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卡莱尔沉思道。

“查一查我是不是还是人类？”我猜测。

“很可能。”卡莱尔说。

罗莎莉舒了口气，声音大得我都听见了。她现在没有僵立在那里，满心期望地看着厨房，爱德华则看起来很沮丧。

埃美特突然从厨房的门钻了进来，贾斯帕就在他身后。

“几个小时以前，”埃美特失望地大声宣布道，“踪迹朝东，接着朝南，然后在一条支路上消失了，有一辆车在那儿等着。”

“真不走运，”爱德华咕哝道，“如果他往西边去了……好吧，那倒是会让那些狗派上用场。”

我不禁退缩了，埃斯梅拍拍我的肩膀。

贾斯帕看着卡莱尔：“我们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但是这里——”他拿出一个绿色的，皱皱巴巴的东西来，卡莱尔从他手中接过来，让那东西凑近他的脸，那个东西在不同人手里传递的时候我看见那是片破碎的海藻叶子，“或许你认识这个气味。”

第68节：暮光之城·月食(67)

“不认识，”卡莱尔说，“不熟悉，不是我见过的人。”

“或许我们分析的角度不对，或许这只是个巧合……”埃斯梅开始说，但是当她看见其他人不相信的表情时就打住了，“我不是说碰巧有个陌生人选择了贝拉家，偶然地摆放了一下，我的意思是或许有人只是很好奇。我们的气味一直围绕着她，他会不会想知道是什么把我们吸引到那里去的？”

“那么他为什么不到这里来呢？如果他只是好奇的话？”埃美特追问道。

“你会，”埃斯梅突然露出一个可爱的笑容说道，“我们其他人不会总是这么直接，我们的家族很大——他或是她可能感到害怕，但是查理没有受到伤害，这不一定是敌人。”

只是好奇，就像詹姆斯和维多利亚他们开始那样？一想到维多利亚就让我颤抖起来，尽管有一件事情他们似乎很确定——那个人不是她，这一次不是，她会坚持她一贯的迷惑招式的。这次是别人，一个陌生人。

我逐渐意识到吸血鬼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众多，比我曾经以为的还要多得多。多少次普通人从他们身边经过而完全不自知呢？多少死亡被不知情地报道为死于犯罪和事故，实际上都归结于他们的饥渴？当我最终加入其中之后这个新世界会变得多么拥挤？

这种不得不靠掩饰而生存的前景令我全身一阵战栗。

卡伦家族的人表情各异地思考着埃斯梅的话，我看得出爱德华没有接受她的观点，而卡莱尔则非常想相信。

爱丽丝嘟起嘴巴说：“我不这么认为，时间掐算得太完美了……这个来访者如此谨慎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差不多就像他或她知道我能看见……”

“他很可能有其他不留下痕迹的理由。”埃斯梅提醒她说。

“这个人是谁真的很重要吗？”我问道，“只不过可能有人寻找过我，这难道不是充分的理由吗？我们不应该等到毕业。”

“不，贝拉，”爱德华迅速地说道，“事情还没那么糟糕。如果你真的有危险，我们会知道的。”

“想一想查理，”卡莱尔提醒我，“想一想如果你消失不见了他会多么伤心。”

“我现在考虑的正是查理！他才是那个我担心的人！要是那个房客昨晚正好很饥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我和查理在一起，他也会成为目标的。如果他发生了什么事，全都是我的错！”

“不太可能，贝拉，”埃斯梅说，她又拍了拍我的头发，“查理不会有事的。我们只是要更加小心一点儿。”

“更加小心？”我不信任地重复道。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贝拉。”爱丽丝保证。爱德华则捏了捏我的手。

而且我看得出，依次看看这些美丽的脸庞，我能说的话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决心。

开车回家的路上很安静，我很沮丧，尽管我自己有更好的见解，我依然还是人类。

“你不会单独待一秒钟的，”爱德华把车开到查理家的时候向我保证，“有人一直都在四周的，埃美特、爱丽丝、贾斯帕……”

我叹气说：“这很滑稽，他们如此无聊，非得亲手杀了我，为的就是找些事情做。”

爱德华苦恼地看了我一眼：“别胡闹，贝拉。”

我们回来的时候查理心情不错。他看得出爱德华和我之间的紧张气氛，不过他意会错了。他脸上带着沾沾自喜的表情看着我把他的晚饭摆在一起，爱德华则失陪了一会儿，我猜他是去侦察了。但是查理一直等他回来之后，才把留言转达给我。

“雅各布又打电话了。”爱德华一进门，查理就说道。在把盘子放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保持着一脸茫然的样子。

“那是事实吗？”

查理皱了皱眉头：“别小心眼儿，贝拉，他听起来真的很没精神。”

“雅各布给您付了做公关的钱了吗？或者您是自愿的？”

查理不连贯地对我咕哝了一会儿，直到食物打断了他那含混不清的抱怨。

尽管他没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我的生命现在很像赌博用的骰子——下一圈会是蛇的眼睛吗？要是我真的出事了呢？就这样小心眼儿地让雅各布为他所说的话感到内疚似乎真的更坏。

第69节：暮光之城·月食(68)

但是我不想查理在旁边的时候跟他讲话，我得注意我的一字一句以免说漏了嘴，一想到这儿就让我嫉妒雅各布和比利之间的关系。当你和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人之间没有秘密时，那是多么舒服的事情啊。

所以我要等到早上。我今天晚上不会死，这是最有可能的事，毕竟，让他再内疚十二个小时不会让他受伤，甚至对他有好处。

爱德华晚上正式离开时，我不知道倾盆大雨中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他一直监视着查理和我。不管是爱丽丝或是其他人，我都感到很难受，不过还是觉得很欣慰。我不得不承认这种感觉很好，知道我并不是孤立无援的。爱德华很快就回来了，他的速度可以破纪录。

他又唱着歌哄我入睡——哪怕在无意识之中我也知道他就在我身边——我睡着了，没做噩梦。

早上查理在我起床之前就和马克副警长出去钓鱼了，我决定利用这段没有监视的时间做做大善事。

“我打算让雅各布解脱。”吃完早餐后我提醒爱德华。

“我知道你会原谅他的，”他轻松地笑道，“耿耿于怀可不是你诸多才能之一。”

我眼睛骨碌碌一转，不过很开心，爱德华似乎真的克服了对狼人的反感。

直到拨了电话号码我才看了一下钟，打电话略显过早，我担心会吵醒比利或杰克，但是电话铃还没响完第二声，就有人接电话了，他不可能离电话机太远。

“哈罗？”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

“雅各布吗？”

“贝拉！”他欢呼着喊道，“噢，贝拉，我非常抱歉！”他急于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有些结巴，“我发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太愚蠢了。我很生气——但是那不是借口。这是我一生中说过最愚蠢的话，对不起。不要生我的气，好吗？求你了。抓住终生供你使唤的机会——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原谅我。”

“我没有生气，你被宽恕了。”

“谢谢你，”他猛烈地吸着气，“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是这么个大笨蛋！”

“别担心——我习惯了。”

他大笑起来，烦恼解除后就变得兴高采烈了，“过来见我吧，”他乞求道，“我想补偿你。”

我皱了皱眉头：“怎么补偿？”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比如说悬崖跳水。”他建议道，又哈哈大笑起来。

“噢，那可是个聪明的主意啊。”

“我会保证你的安全的，”他保证道，“不管你想做什么。”

我瞟了一眼爱德华，他的脸很平静，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

“现在不行。”

“他会因为我感到不高兴，是不是？”这一次，雅各布的声音有些羞愧，而不是怀恨在心。

“这不是问题所在。有……好吧，有其他的问题比乳臭未干的狼人更令人担忧一些……”我努力保持开玩笑的口吻，但是我没骗过他。

“出什么事了？”他追问道。

“呃。”我不确定是否应该告诉他。

爱德华伸手要电话，我端详着他的脸，他看起来平静得很。

“贝拉？”雅各布问道。

爱德华叹了叹气，手抓得更紧了。

“你介意跟爱德华说话吗？”我害怕地问道，“他想跟你说话。”

停顿了很久。

“好吧，”雅各布终于同意了，“这应该很有趣。”

我把电话递给爱德华，我希望他能读懂我眼中的警告。

“哈罗，雅各布。”爱德华说道，他非常有礼貌。

沉默了片刻。我咬紧嘴唇，想猜猜雅各布会怎么回答。

“有人来过这里——不是我认识的气味，”爱德华解释道，“你们的狼人团有没有遇见新东西？”

又停顿了，爱德华自顾自地点点头，一点儿也不惊讶。

“这才是关键，雅各布。我不想让贝拉离开我的视线，直到我处理妥当这一切。这根本无关个人……”

雅各布打断了他，我能听见从听筒那里传来的他说话的嗡嗡声。不管他说的是什么，他比之前更加紧张了。我想弄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但是没成功。

第70节：暮光之城·月食(69)

“你可能是对的……”爱德华开始说，但是雅各布又争论起来。他们两个人听起来都没生气，至少是这样。

“这个建议挺有意思，我们非常愿意重新谈判，如果山姆愿意服从的话。”

雅各布的声音现在更轻了，我一边努力参透爱德华的表情，一边开始咬大拇指的指甲。

“谢谢。”爱德华回答道。

接着雅各布说了些什么，使一抹惊讶的表情在爱德华的脸上掠过。

“实际上我本打算自己去的，”爱德华试着回答这个意料之外的问题，“然后让其他人看着她。”

雅各布的音调升高了，我听起来觉得他在努力更具有说服力。

“我会尽量客观地考虑此事的，”爱德华保证道，“尽我所能地客观。”

这一次停顿的时间要短一些。

“那不完全是个坏主意，什么时候？……不，很好。我想要这个机会自己跟踪，不管怎样。十分钟……当然。”爱德华说，他把电话递给我，“贝拉？”

我缓慢地接过电话，感到迷惑不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雅各布，声音有些懊恼，我知道这很幼稚，但是我感觉自己被排斥了。

“休战协定，我想。嘿，帮我个忙，”雅各布提议道，“试图说服你的吸血鬼，你要去的最安全的地方——特别是他不在的时候——就是在保留地，我们足以应付一切。”

“这就是你想要向他兜售的东西？”

“是的，这是有道理的。查理在这里也可能会更好，再好不过了。”

“让比利也来，”我同意，我讨厌自己老是让查理身陷险境，而事情似乎都是因我而起的，“还有什么？”

“只是重新圈定边界，这样我们就可以抓住离福克斯太近的任何人。我不确定山姆是否赞同，但是直到他过来，我会密切关注一切

的。”

“‘密切关注一切’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看见有狼在你家周围转悠，不要朝他开枪。”

“当然不会，不过你真的不应该做任何……冒险的事。”

他嗤之以鼻：“别傻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叹了叹气。

“我也试图说服他让你过来，他有偏见，所以别听他对你说起安全之类的事情，他和我一样清楚你在这里会很安全。”

“我会记住这一点的。”

“待会儿见。”雅各布说。

“你要过来？”

“是的，我要取得你的拜访者的气味，这样要是他来了的话，我们就能追踪他。”

“杰克，我真的不喜欢你去追踪他的这个主意……”

“哦，求你了，贝拉。”他打断我。雅各布大笑起来，接着挂了电话。

第10章 气味

完全是孩子气。究竟为什么雅各布来时爱德华就得离开？难道我们还没度过这种不成熟的年龄？

“不是我个人对他有敌对的态度，只是这样我们两个都能轻松点。”爱德华在门口告诉我，“我不会走太远。你很安全。”

“我不是担心那个。”

他微笑，眼中闪出一抹狡猾的神色。他把我拉近，脸埋在我的头发里。我能感到他凉爽的呼吸充满了我每一缕头发，我的脖子上起了鸡皮疙瘩。

“我马上就回来。”他说道，大声笑着，好像我刚讲了一个有趣的笑话。

“什么那么有意思？”

但爱德华只是咧嘴笑着，没有回答，大步走向树林。

我不满地嘟囔着，去清理厨房。在水池充满水之前，门铃就响了。我真是难以习惯雅各布不开车时有多快。怎么所有人都比我快……

“进来吧，杰克！”我喊道。

我正专心地把碗碟摆进带泡泡的水里，忘记了这些天雅各布像幽灵一样走路。所以当他的声音突然出现在我身后，我跳了起来。

“你就那么把门放在那儿不锁？哦，抱歉。”

他吓到我时，刷碗水溅到了我身上。

“我不担心任何一个会被锁着的门吓倒的人。”我边用抹布擦掉衣服上的水，边说道。

“好想法。”他同意道。

我转过去，批判地看他。“你就真的不能穿衣服吗，雅各布？”我问。

又一次，哑巴光着膀子，只穿了一条剪短了牛仔裤。私下里，我猜想他是不是特别自豪他的新肌肉，以至于难以忍受把它们遮起来。我得承认，它们很惊人——但我从不觉得那是虚荣。“我是说，我知道你不会冷，可还是。”

他揉揉头发，头发掉到他眼睛里。

“只是更简单。”他解释说。

“什么更简单？”

他笑了，一副很有优越感的样子。“我已经受够了成天带着牛仔裤，更别提整套衣服了。我看起来像什么？秃驴？”

我不解地皱了皱眉头。“你在说什么，雅各布？”

他的表情很高傲，好像我忽视了什么显而易见的东西。“我的衣服不会随着我的变化变大变小——我跑的时候得带着它们。原谅我减轻自己的负担。”

我变了脸色。“我没想到那一点。”我喃喃地说。

他笑着指向一条黑色的布带。它有一股纱线那么粗，像脚链儿似的在他的左腿小腿上缠了三圈，之前我都没注意到他的脚也是光着的。“不只是为了时尚——用嘴叼着牛仔裤恶心死了。”

我不知道应该回应他什么。

他咧嘴笑道，“我半裸你不舒服吗？”

“不是。”

雅各布又一次大笑，我转回去，背对他，专注地刷碗。我希望他明白我的脸红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愚蠢感到尴尬，和他的问题没什么关系。

“嗯，我想，我该工作了。”他叹气说，“我可不想给他个借口说我很懒散。”

“雅各布，这不是你的工作——”

他举起一只手打断我。“我在这儿纯属自愿。现在，侵入者的气味在哪儿最强烈？”

“我的卧室，我想。”

他眯起眼睛。他像爱德华一样痛恨这件事。

“我只需要一会儿。”

我有条不紊地刷洗着手中的盘子，只有刷子的塑料刷毛在陶瓷上划圈圈的声音。我想从楼上听到点动静，像地板的吱吱嘎嘎声，门关上时的咔嗒声，但什么都没有。我意识到我已经刷这个盘子好久了。我努力把注意力放到我正在做的事情上。

“嗬！”雅各布说。他站在我身后只有几英寸远的地方，又吓唬我。

“呀！杰克，别总吓唬我！”

“对不起，这儿——”雅各布拿过毛巾，擦掉我身上新溅上的水，“我会补偿你的。你洗碗，我冲干净、烘干。”

“好吧。”我把盘子递给他。

“恩，气味很容易捕捉到。顺便说一句，你的房间臭死了。”

“我会买点空气清新剂。”

他笑了。

我刷碗。他烘干。友好的沉默持续了一会儿。

“我能问你件事吗？”

我递给他又一个盘子。“取决于你想知道什么。”

“我不是想当个流氓或者怎么样——我真的只是好奇。”雅各布安抚我。

“好，说吧。”

他停顿了半秒钟。“那是什么样子——有一个吸血鬼男朋友？”

我翻了翻眼睛。“棒极了。”

“我是认真的。这种想法不会让你烦恼？从没让你毛骨悚然过？”

“从来没有。”

他沉默地接过我手中的碗。我偷偷看了一眼他的脸——他紧皱着眉头，下唇突出来。

“还有别的事吗？”我问。

他又一次皱了皱鼻子。“嗯……我想知道……你……那个，亲他吗？”

我笑了，“亲。”

他哆嗦了一下。“呃。”

“每个女孩都有过啊。”我喃喃自语道。

“你不担心他的尖牙吗？”

我使劲拍打他的胳膊，洗碗水溅到他身上。“闭嘴，雅各布！你知道他没有尖牙！”

“离得够近的了。”他嘟囔说。

我咬紧牙齿，过于用力地抓着一把去骨小刀。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我把刀递给他时，他柔声问到，“还是只是好奇。”

“好吧。”我气冲冲地说。

水流下，他手中的小刀不停翻着个儿。等他开口时，只是低语了。“你说几周……什么时候，确切的……？”他没法说完。

“毕业。”我低声回答，谨慎地看他的脸色。这会让他再次失控吗？

“太快了。”他闭上眼睛，努力去呼吸。这听起来不像是个问题。像悼词。他胳膊上的肌肉绷紧了，肩膀很僵硬。

“噢！”他叫道。因为他的爆发，我马上跳开了一步，时间静止了。

他的右手紧紧地握成拳头，握在刀刃上——他松开手，刀“当”的一声落在案板上。他的掌心有一道又长又深的切口。血从他的指尖滴到地板上。

“该死！噢！”他抱怨道。

我的大脑开始眩晕，胃在翻滚。我一只手拄着案板，深呼吸，强迫自己控制住自己，这样我才能照顾他。

“哦，不，雅各布！哦，该死！这儿，用它包上！”我把擦碟子

的毛巾推向他，伸向他的手。他耸耸肩闪开。

“什么事都没有，贝拉，别担心。”

房间的边缘开始闪烁。

我又一次深呼吸。“别担心？！你把你的手切开了！”

他忽视了我塞向他的毛巾，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用水冲洗伤口。水变红了。我眼前的世界在旋转。

“贝拉。”他说。

我不再看那道伤口，抬眼看向他的脸。他皱着眉头，但表情很镇定。

“什么？”

“你看起来就要昏倒了，而且你要咬掉你的嘴唇了。停下来。放松。呼吸。我很好。”

我吸进一口气，把牙齿从下唇移开。“别装勇敢。”

他翻了翻眼睛。

“我们走吧。我开车送你去急诊。”我确定我能开车，至少，墙壁很稳定地站在那儿。

“没必要。”雅各布关上水，抓过我手中的毛巾，松松地缠在手上。

“等等，”我抗议道，“让我看看。”我更用力地拄着案板，确保要是伤口让我再一次眩晕我也能站住。

“你没告诉过我你有医学学位？”

“给我个机会，让我看看是不是不太需要带你去医院。”

他嘲弄地作出害怕的样子。“拜托，根本不需要！”

“如果你不让我看，就需要。”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猛地吐出来，叹气道，“好吧。”

他解开毛巾，当我伸手去接时，他把手放在我手里。

我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我甚至把他的手翻过去，尽管我知道他伤的是手心。把他的手翻回来，我终于意识到那条皱起的发炎似的粉色的疤痕就是他的伤口。

“但是……你流血了……那么多。”

他抽回手，认真地定定看着我。

“我愈合得快。”

“当然。”我说。

我清晰地看到了那道长长的切口，看到了血流进水池里。那种咸腥的气味几乎要让我昏倒了。应该需要缝针，得花好几天结痂，再花几周褪去，才能变成现在他皮肤上的粉色的疤痕。

他扬起嘴角，似笑不笑，拳头敲一下胸膛。“狼人，记得吗？”

他注视我好久。

“好吧。”我最终说道。

他笑我的表情。“我告诉过你这个，你看过保罗的伤疤。”

我摇着脑袋理清头绪。“和听说相比有点不一样，亲眼看到它发

生。”

我跪下来，从水池下面的橱柜里翻出漂白剂，倒了一些在一块抹布上，然后开始擦地。漂白剂刺鼻的气味赶走了我脑中最后一分眩晕。

“我收拾吧。”雅各布说。

“我来就行。把毛巾扔到洗衣机里好吗？”

等到我确定地板上只剩下漂白剂味，我站起身，用漂白剂擦洗水池的右侧。然后我走进厨房旁的洗衣房，启动洗衣机前倒了一整杯漂白剂进去。雅各布一脸反对的表情看着我。

“你有强迫症？”我做完这些他问道。

哈，可能吧。但是至少这一次我有一个好借口。“我们对血有点敏感。我确定你能理解。”

“哦。”他又皱了皱鼻子。

“为什么不为他把事情弄得尽量简单呢？他现在已经够难的了。”

“是啊，是啊，为什么不呢？”

我拔掉塞子，把水池里的脏水放掉。

“我能问你件事吗，贝拉？”

我叹气。

“那是什么样子——最好的朋友是狼人？”

这个问题让我丢掉戒备。我大声笑出来。

“会让你害怕吗？”他在我回答之前敦促说。

“不。那个狼人友善的时候，”我描述道，“棒极了。”

他大大地咧开嘴笑，褐色的皮肤映的牙齿亮闪闪的。“谢谢，贝拉。”他说着，抓住我的手，把我拉进他骨头都要挤碎的拥抱。

在我反应过来之前，他松开胳膊迈开了一步。

“唷。”他皱着鼻子说到，“你的头发比你的屋子还臭。”

“抱歉。”我咕哝说。我突然明白之前爱德华贴着我呼吸之后在笑什么了。

“和吸血鬼交往的危害之一。”雅各布耸耸肩，“你闻起来糟透了。比较而言，这倒是次要危害。”

我瞪他。“只对你不好闻，杰克。”

他笑道，“回头见，贝拉。”

“你要走吗？”

“他等我走呢，我能听到他在外面。”

“哦。”

“我从后门走”他说，然后停顿了一下，“等一——嘿，你今晚能来拉普西吗？我们有一个篝火聚会。艾米丽会在，你还可以见见琪姆……我知道奎尔也想见你。他很气恼你比他明白得早。”

我笑了。我想象得到那会让奎尔有多烦恼——雅各布的人类小女孩和一群狼人成为好朋友，但他仍是毫无头绪。然后，我叹了口气。

“哎，杰克，我不知道。瞧，现在有一点紧张……”

“拜托，你觉得有人会通过所有——所有我们六个人？”

他说到最后有点结巴，还有个奇怪的停顿。我想他是不是不愿意说出“狼人”这个词，就像我很难说出“吸血鬼”一样。

他大大的黑眼睛充满了坦诚地恳求。

“我问问。”我犹豫地说。

他从喉咙底发出声音。“他现在也是你的看守吗？知道么，我上周看到一条新闻有关控制欲，虐待性青少年关系，还有——”

“够了！”我打断他，猛推他的手臂，“狼人该出去了！”

他咧嘴笑道，“拜，贝拉。一定问他要放风啊。”

在我找到什么东西扔向他之前，他从后门离开，只剩下语无伦次的我在空空如也的房间里咆哮。

他离开后几秒钟，爱德华慢慢地走进厨房，雨水在他古铜色头发间像钻石一样闪烁。他的眼神很谨慎。

“你们打架了吗？”他问。

“爱德华！”我叫道，扑进他怀里。

“嗨，好啦。”他笑着，胳膊环住我，“你想让我转移注意力吗？很有效。”

“不。我没和雅各布打架，几乎。为什么这么问？”

“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扎他。不是说我反对哦。”他抬了抬下巴，示意案板上的刀。

“该死！我以为我处理了所有的东西。”

我离开他，跑过去把刀扔到水池里，用漂白剂浇上去。

“我没扎他，”我边干活边解释说，“他忘了他手里还有把刀。”

爱德华嘿嘿地笑。“没我想的那么有趣。”

“友善点。”

他从夹克兜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扔在案板上。“我取了你的邮件。”

“好事？”

“我想是。”

听到他的语气，我怀疑地眯起眼睛。

信封被他对折了。我把它展开，惊讶地发现它很重，然后读来信地址。

“达特茅斯？开玩笑吧？”

“我确定是录取通知。和我收到的很像。”

“天哪，爱德华——你做了什么？”

“我寄了你的申请表，就这样。”

“我可能不是达特茅斯的料，但我还不至于傻到相信。”

“看来达特茅斯认为你是那块料。”

我深深地呼吸，慢慢数到十。“那他们可真慷慨，”我最终说道，“但是，不管我被没被录取，还有学费的问题。我付不起，而且我不会让你拿出足够再给你自己买一辆跑车的钱来让我明年假装去达特茅斯。”

“我不需要再买一辆跑车，你也不用假装。”他低声说，“一年大学不会要了你的命。可能你还会爱上它。想一想，贝拉，想一想查理和蕾丝会有多高兴……”

他天鹅绒似的嗓音在我锁住头脑之前，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图画。当然，查理会骄傲到爆炸——福克斯镇上的所有人都躲不过他那兴奋的余波。而蕾丝会为我的成功高兴得歇斯底里——尽管她会发誓她一点儿都不惊讶……

我努力甩开头脑中的画面。“爱德华，我担心我能不能活到毕业，更别提这个夏天或者秋天了。”

他的胳膊又一次环住我。“没有人会伤害你的。你有所有的时间。”

我叹了口气。“我明天要把我的银行帐目寄给阿拉斯加。那是我所有需要的借口。那很远，所以查理最早在圣诞节之前都不会想让我回来。而且我确定到时候我能想出别的借口。你知道么，”我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说，“保密和欺骗很痛苦。”

爱德华的表情僵硬了些。“会变容易的。过个几十年，所有你认识的人都死了。问题就解决了。”

我哆嗦了一下。

“对不起，那很无情。”

我低头望向大白信封的方向，但并没看它，“但仍是事实。”

“不管我们要处理什么问题，如果我解决了，能不能求你考虑等等？”

“不。”

“总是这么固执。”

“是的。”

洗衣机发出沉闷的声音，然后突突地响着停下来。

“愚蠢的废物。”我嘟囔着离开他的怀抱。我把洗衣机里唯一的一条毛巾挪一下位置，让洗衣桶平衡起来，再次启动机器。

“这提醒了我，”我说，“你能帮我问问爱丽斯清理我房间时怎么收拾的我的衣服吗？我到处都找不到。”

他困惑地看着我。“爱丽斯整理了你的房间？”

“对啊，我猜是她做的。她过来取我的睡衣和枕头来监禁我的时候。”我抛过去一个短暂的怒视，“他收走了所有我散放的东西——我的衬衫，袜子，我不知道她放在哪儿了。”

爱德华继续困惑了一小下，突然僵住了。

“你什么时候发现丢东西的？”

“我从那个假睡衣派对回来的时候，怎么了？”

“我想爱丽斯什么都没拿，没拿你的衣服，也没拿你的枕头。被拿走的东西，是你穿的……接触的……还有睡在上面的？”

“是啊。怎么回事，爱德华？”

他的表情很紧张。“那些东西带着你的气味。”

“噢！”

我们彼此注视了很久。

“我的拜访者。”我喃喃地说。

“他在收集线索……证据。来证明他找到你了？”

“为什么？”我轻声问。

“我不知道。但是贝拉，我发誓我会搞清楚。我会的。”

“我知道你会。”我说，头靠向他的胸口。靠在那儿，我感到他兜里的电话震动起来。

他拿出手机瞥了一眼号码。“正好是我想说话的人。”他低声说着，弹开上盖，“卡莱尔，我——”他停住话头去听，脸专注地绷紧了好几分钟，“我会查看的。听……”

他解释了我丢失的东西，但在我听来，卡莱尔好像没有什么见解。

“我可能去……”爱德华说，当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声音渐渐小下去。“可能不去。别让埃美特自己去，你知道他什么样子。至少让爱丽斯盯着。我们晚点再研究那个。”

他啪地把电话合上。“报纸在哪儿？”他问我。

“呃，我不知道。干什么？”

“我得看点东西。查理已经扔了吗？”

“可能吧……”

爱德华消失了。

半秒钟之后他回来，头发上顶着新的雨滴，手里拿着一张潮湿的报纸。他在餐桌上把它铺平，眼睛迅速地扫过那些标题。他向前倾了倾身子，专注地读着，手指划过他最感兴趣的部分。

“卡莱尔是对的……是的……非常草率。年轻而疯狂？或是一个死亡愿望？”他喃喃自语。

我走过去，从他肩膀上看。

西雅图时报上的标题写着：“谋杀瘟疫仍在继续——警方没有任何新进展”。

这和卡莱尔几周前抱怨的几乎是同一件事——大城市暴力把西雅图推上了国家谋杀热点名单。但不完全是同一件。死亡人数上涨了很多。

“变糟了。”我低声说。

他皱了皱眉。“局势已经失去了控制。这不可能是只有一只吸血鬼干的。发生了什么？好像他们从未听说过沃尔图里，我想这很有可能。没有人向他们解释规则……那么谁是创造者？”

“沃尔图里？”我重复道，哆嗦了一下。

“这正是他们例行毁灭的东西——有暴露我们的危险的不朽者。一些年前，他们在亚特兰大清理过一场像这样的混乱，那时还没这么糟糕。他们不久就会来干预，很快，除非我们能想办法稳定住局势。我真希望他们现在别来。一旦他们离这么近……他们很可能决定来查看你。”

我又哆嗦了一下。“我们能做什么？”

“在决定之前，我们要得到更多的信息。也许，如果我们能和这些新生的谈一谈，解释规则，问题就可以和平地解决。”他皱眉，好像觉得那没多大希望，“我们会等到爱丽斯知道发生了什么……除非真的到不得已，我们不想介入。毕竟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但很高兴我们有贾斯帕。”他自言自语地补充道，“如果我们要料理掉那些新生的，他会很有帮助。”

“贾斯帕？为什么？”

爱德华阴沉地笑。“贾斯帕几乎是新生吸血鬼专家。”

“什么意思，专家？”

“你得去问他——牵扯到他的过去。”

“混乱。”我咕哝说。

“感觉确实是那样，对吧？这些天它好像从各个方向向我们压迫过来。”他叹口气，“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没有爱上我，你的生活会简单得多？”

“也许吧。但那就不是生活了。”

“对我来说是这样。”他轻声纠正我，“现在，我想，”他苦笑着说，“你有事想问我？”

我困惑地看着他。“我有吗？”

“或者可能没有。”他咧嘴笑道，“我很确定你保证过要问我今晚可不可以让你去狼人的什么社交晚会。”

“又偷听了？”

他咧嘴笑道，“就一点儿。最后的时候。”

“嗯，反正我也不打算问你。我想你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他捧住我的下颌，抬起我的脸，读我的眼睛，“你想去吗？”

“不是什么大事。别担心。”

“你不用得到我的允许，贝拉。我不是你的父亲——谢天谢地。不过，你也许应该问问查理。”

“但你知道查理会说行。”

“我比别人更多地了解他可能的回答，真的。”

我只是盯着他，想明白他想要什么，并且努力忽略掉我头脑中去拉普西的叫喊，这样我才不会被自己的愿望动摇。现在，有这么多恐怖而难以解释的事情发生，想要和一群傻大傻大的野狗出去逛很愚蠢。当然，那正是我想去的原因。我想摆脱掉死亡的恐惧，就几个小时……去做那个少点成熟、多点鲁莽的贝拉，如果时间很短，那个贝拉可以和雅各布简单地把时间笑过去。但那不重要。

“贝拉，”爱德华说，“我告诉过你，我会做到理性并相信你的判断。我真是那么想的。如果你信任狼人，那我就不会担心他们。”

“哇。”我说，就像昨天夜里一样。

“而且雅各布是对的。不管怎样，关于一件事，一群狼人应该足够保护你一晚了。”

“你确定？”

“当然。只是……”

我振奋起来。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一些预防措施？比如让我开车送你到边境线。然后带个手机，这样我就知道什么时候接你？”

“听起来……非常有道理。”

“棒极了。”

他向我微笑，我看到他宝石般的眼眸里没有一丝忧虑。

一切如所料，查理根本不反对我去拉普西参加篝火聚会。我给雅各布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他的叫声中充满了真诚的狂喜，而且他很赞同爱德华的安全措施。他保证六点时在领土间的分界线上与我们见面。

在内心小小地挣扎了一下之后，我决定，不卖我的摩托车。我要把它带回拉普西，它归属的地方，等到我不再需要它的时候……嗯，然后，我会坚持从某种方式上，这是雅各布为他的工作应得的报酬。他可以卖了它，也可以送给一个朋友。那和我就没关系了。

今晚是个还车的好时候。因为最近的事情让我很抑郁，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的机会。我没有时间去拖延任何事情，不管这事儿有多小。

当我向爱德华解释我想做什么时，他只是点点头，但我想在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惊愕一闪而过，我知道他和查理一样不愿意我骑摩托车。

我跟在他后面回他家，开进我放着摩托车的车库。直到我停下我的卡车，从车里下来，我才意识到这次他眼中的惊愕可能不全是为了我的安全。

在我小小的手工摩托车旁，影子遮盖住它的，是另一辆机车。说这辆机车是摩托车很不公平，因为它看起来和我那突然显得破烂的摩托车根本不是同一种。

它很大，而且时髦，而且银亮——甚至于尽管它静止在那里——它看起来很快。

“那是什么？”

“没什么。”爱德华喃喃地说。

“看起来不像没什么。”

爱德华的表情很悠闲，他好像决定把它都说出来。“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原谅你的朋友，或者他原谅你，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想骑你的摩托车。听起来那好像是你喜欢的事情。我想如果你希望的

话，我可以和你一起。”他耸耸肩。

我盯着那漂亮的机器。在它旁边，我的车看起来像个坏掉的三轮车。我突然感到一阵悲伤，意识到这对我和爱德华是个很好的类比。

“我赶不上你。”我轻声道。

爱德华把手放在我的下颌下面，转过我的脸，直视着我。他伸出一根手指，想让我的嘴角翘起来。

“我会随着你的速度，贝拉。”

“那样你会很无趣。”

“如果我们在一起，当然不会。”

我咬住嘴唇，想了一会儿。“爱德华，如果你觉得我走的太快了，或者失去了摩托车或者什么东西的控制，你会怎么办？”

他犹豫了，显然在努力找寻正确的答案。我知道真相：他会在我撞车之前找到方法救起我。

然后他笑了。他的笑容看起来很轻松，除去他眼中微微戒备的紧张的话。

“这是你和雅各布一起做的事。我现在明白了。”

“只是，嗯，我没让他慢下来多少，你知道。我可以试试，我猜……”

我怀疑地看了眼那辆银色的摩托车。

“别担心，”爱德华说，然后他轻轻地笑了，“我看到贾斯帕很喜欢它。也许这次他发现了一个旅行的新方法。毕竟，爱丽斯现在有了她的保时捷了。”

“爱德华，我——”

他用一个迅速的吻打断了我。“我说别担心。但是你能为我做点什么吗？”

“不管你需要什么。”我马上保证说。

他松开我的脸，倾身到那个宽大的机车另一侧，拿起他藏在那里的什么东西。

他回身，拿着一个黑色的没什么形状的东西，还有一个红色的，很容易分辨出来是什么。

“拜托？”他问道，脸上带着总能毁掉我的抵抗的狡黠的微笑。

我拿过红色的头盔，用手称了称重量。“我看起来会很傻。”

“不，你看起来会很聪明的，聪明到不会伤害自己。”他把那黑色的东西，不管是什么，甩到他的胳膊上，然后捧住我的脸，“现在我的双手中是我的生命离不开的东西。你要照看好它们。”

“好吧，行。那个是什么？”我怀疑地问。

他笑了，把它抖开，好像是种内衬夹克。“是骑手夹克。不是我自己得过，是我听说，路面皮疹很不舒服。”

他把它向我举起来。深呼吸，我把头发全扬到后面，戴上头盔。然后我伸出胳膊穿进夹克的袖子。他帮我拉上拉索，后退了一步。

我觉得自己很笨重。

"说实话，我看起来有多吓人？"

他又退后了一步，微微撅起嘴。

"特糟糕，哈？"我抱怨说。

"不，不，贝拉。实际上……"他看起来正在努力找出一个正确的词，"你看起来……很性感。"

我大声笑出来。"是哈。"

"非常性感，真的。"

"你只是那么说，所以我就会穿了。"我说，"不过没关系。你说的对，这样比较聪明。"

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向他的胸口。"你真傻。我想那是你的一种魔力。不过，我得承认，这个头盔不太好看。"

然后他摘下我的头盔，吻我。

等到不久后爱德华开车送我去拉普西时，我感觉这种空前的状况竟奇怪的有些熟悉。过了好一会儿，我想到了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的来源。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了吗？"我问，"小时候，蕾丝在夏天会把我送到查理这儿。我现在感觉就像个七岁孩子。"

爱德华笑了。

我没说出来，但是这两种情况最大的区别就是蕾丝和查理的关系更和睦一些。

大概走了到拉普西一半的路程，我们转过弯，看到雅各布倚在一辆红色的大众上，那是他从一堆破铜烂铁修理起来的。我从车前座里招手，雅各布谨慎的中立表情融化成一个笑容。

爱德华在三十码之外停下。

"你一想回家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就会在这里。"

爱德华把车和我的新装备从后备箱里拽出来——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它竟然被全部塞进了后备箱里。不过这不难做到，当你有足够的力气弄弯一辆卡车时，更别提小小的摩托车了。

雅各布看着，一点都没有靠近，他的笑容消失了，黑眼睛里满是无法分辨的神情。

我把头盔夹在胳膊底下，把夹克扔在座上。

"东西都带全了吗？"爱德华问。

"没问题。"我让他安心。

他叹口气，向我俯下身。我把头抬起来准备来个告别小吻，但爱德华做了让我震惊不已的事。他紧紧搂住我，像在车库里那么热情地吻我——不一会儿，我就喘不上来气了。

爱德华轻轻笑了笑，放我走了。

"再见。"他说，"我真的喜欢那个夹克。"

我转身离开他时，我想我看到了有我不该看到的什么东西在他的眼睛里一闪。是担心，可能吧。有一刻我觉得那是恐慌。不过我很可能是在无中生有，像通常那样。

我感到他的视线落在我的后背上。推着摩托车，我穿过那道看不见的“吸血鬼——狼人”协定边界，走向雅各布。

“怎么回事？”雅各布谨慎地说道，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审视着摩托车。

“我想我应该把它送回它属于的地方。”我告诉他。

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大大的笑容充满了他的脸。

我明确地知道我已经进入狼人的领地了，因为雅各布离开他的车，快速跑向我，只迈了三步就来到我身边。他从我手中接过车，踢下车蹬把它立住，然后把我举起来紧紧地拥进他的怀抱。

我听到沃尔沃的引擎轰鸣声，我挣扎着想离开他。

“别这样，杰克！”我气喘吁吁地叫道。

他大笑着放下我。我转过身招手，但那辆银色的汽车早已转过路弯离开了我的视线。

“真好。”我评论道，言语中流露出一丝酸涩。

他睁大眼睛，里面是不合时宜的无辜，“什么？”

“他对这件事可真是该死的高兴，你不用推开你的幸运吧。”

他又一次大笑，比以往笑得都要大声——他发现我的话真的很有趣。我努力找出究竟有趣在哪里，而他绕过兔子车，为我打开车门。

“贝拉，”他最终说道——仍在吃吃地笑——在我身后关上车门，“你不能推开你并不拥有的东西。”

第11章 传说

“你要吃那个热狗吗？”保罗问雅各布，眼睛牢牢地锁在狼人大宴里最后的一样食物上。

雅各布向后靠在我的膝盖上，摆弄着他放在空无一物的铁架上的热狗，篝火的边缘舔过它起泡的外皮。他长长叹了口气，拍拍他的肚子。不知怎么它还是很空，尽管在十个以后我已经数不清他又吃了多少个了，暂且不提那一堆超大号包装的薯条和两升装的扎啤。

“我想，”雅各布慢慢地说，“我已经饱到要吐了，不过我想我还是能吃下去，尽管我没法享受它。”他又一次悲哀地叹气。

虽然保罗已经吃的东西和雅各布差不多，他咆哮了一声，手握成拳头。

“嘘。”雅各布笑道，“开玩笑呢，保罗。给你。”

他把那个家庭制作的热狗串扔过去。我以为它会掉到沙地上，但保罗轻松地在最后一刻接住了它。

总和一堆超级灵巧的人在一起会让我心里长疙瘩。

“谢谢，兄弟。”保罗说，早已结束了他那短暂的脾气。

篝火劈劈啪啪地响，火苗渐渐低下去，橘色的火花突然蹦出来，闪烁在黑色的夜空里。真有趣，我都没注意到太阳已经落山了，第一次发现不知道有多晚了。我完全忘掉了时间。

和我奎鲁特的朋友们在一起比我想象中的要简单。

从雅各布和我把我的车放在车库起——他郁闷地承认头盔是个好主意，他应该早想到的——我就开始担心和他一起去篝火聚会，不知道现在狼人们会不会认为我是个背叛者。他们会生气雅各布邀请我吗？我会毁了这个派对吗？

但是当雅各布把我拖出森林，来到悬崖顶上的聚会地点——篝火已经点起来了，比被云朵遮蔽的太阳还要亮——一切都变得悠闲轻松。

“嘿，吸血鬼女孩儿！”恩布里大声招呼我。奎尔跳起来和我拍手，然后亲吻我的脸颊。等我们围着艾米丽和山姆坐在冰凉的石头地面上，她紧紧握住我的手。

除了一些开玩笑的抱怨——主要是保罗说的——关于顺风吹来的吸血鬼的臭味，我被招待得很好，就像我是属于这里的一样。

参加聚会的不只是孩子。比利也在，他坐在轮椅上，很自然地成为了这一圈儿的首领。他旁边的一个折叠草地椅上，坐着奎尔的白发爷爷，老奎尔，他看起来挺虚弱的。查理的朋友哈里的遗孀苏·克利尔沃特坐在比利另一侧，她的两个孩子，莉娅和塞思，也都在，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坐在地上。我很惊讶，可是显然，他们三个都知道这些秘密了。从比利和老奎尔对苏说话的方式来看，她接替了哈里在委员会的位置。是这个原因让她的孩子们自动加入了拉普西的秘密社会吗？

不知道莉娅坐在圈子里，坐在山姆和艾米丽对面，会有多么痛苦。她可爱的脸庞没有显露出丝毫情绪，可她的视线从未离开过火

堆。看着莉娅完美的容貌，我忍不住拿它和艾米丽被毁掉的脸来比。既然她已知道了真相，她会怎么看待艾米丽的伤疤？在她的眼中这公平吗？

小塞思·克利尔沃特没那么小了。他那大大的愉快的笑容和瘦长的身材让我想起了原来的雅各布。这些相似让我微笑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难道塞思是命中注定和其他这些男孩子们一样，生活会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吗？是因为这个未来，所以他和他的家庭会坐到那里吗？

整个狼群都在：山姆和他的艾米丽，保罗，恩布里，奎尔，杰瑞德和他烙印上的女孩琪姆。

我对琪姆的第一印象就是她是一个好女孩，有点害羞，有点平凡。她的脸很宽，颧骨又高又大，眼睛小小的，很不平衡。按照传统的美丽观，她的鼻子和嘴都一般般。在悬崖上，在风中，她薄而平滑的黑发微微飘动，好像永远停不下来。

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但是看了几个小时杰瑞德望向琪姆的眼神，我再也无法找出她的平凡。

瞧他凝视她的样子！那就好像盲人第一次见到了太阳，好像收藏家找到了一幅从未被发现的达芬奇真迹，好像母亲看向她新生的孩子。

他渴求的目光让我看到了她身上一些新的东西——火光下，她的皮肤多么像褐色的丝绸，她双唇的波浪多么的完美，她的牙齿多么洁白，她的睫毛多么长，她向下看时它们甚至刷到她的脸颊。

有时当她撞上杰瑞德惊叹的凝望，她的肤色变得更深了些，好像因为尴尬，她的眼睛会低下去。可每次她转开视线，不管只转开多短的时间，她也要做出巨大的努力。

看着他们，我觉得我更深刻地理解了雅各布之前给我讲的烙印——真的很难抵御住那样的虔诚与爱慕。

琪姆现在靠在杰瑞德的怀里打盹，他的双臂搂着她。我想她在那儿一定很暖和。

“天晚了。”我对雅各布低声说。

“还没开始呢。”雅各布小声回答，尽管在这里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足够的耳力听到我们说什么，“最棒的部分要到了。”

“最棒的部分是什么？你吞下一整头牛？”

雅各布低声嘿嘿地笑，“不。那是最后。我们聚会不只是为了吃掉足够你吃一周的食物。技术上说这是一个委员会会议。奎尔第一次参加，他还没听过那些故事。嗯，他听过，但这会是他第一次明白它们都是真的。那让大家都更集中精力一点。琪姆，塞思和莉娅也都是第一次。”

“故事？”

雅各布突然凑到我身边，靠在我倚着的低矮的长石头上。他揽住我的肩膀，更小声地向我耳语道，“我们认为是传说的历史，”他

说，“我们的来历。最开始是一个关于精神勇士的故事。”

雅各布轻柔的低语似乎正是开场，低低燃烧的火焰旁，气氛突然变了。保罗和恩布里坐直了，杰瑞德轻轻碰了琪姆一下，温柔地拉起她。

艾米丽拿出一个螺旋装订、带封面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就像一名学生准备听一节重要的课。山姆在她身旁微微转了下身，这样他就能和坐在他另一侧的老奎尔面向同一个方向。我突然意识到委员会的长者不是三个，而是，四个。

莉娅·克利尔沃特仍带着那幅美丽而冷漠的面具，她闭上眼睛——好像不是因为累了，而是因为这样更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她的弟弟迫切地倾向长者们。

火堆啪地响了一下，又一个爆炸的火星在黑夜中闪烁。

比利清了清嗓子，在他儿子的低语后没做更多的介绍，直接用他浓厚低沉的嗓音开始讲故事。单词伴着感情，以一种微妙的韵律从他口中一个个精准地跳出来，好像他由心底里了解它们，好像一名诗人在朗诵他自己的大作。

“最开始的时候，奎鲁特家族是一个很小的部落，”比利说，“现在我们仍是一个小种族，但我们从未消失，这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魔力。它并不一直是变身的魔法——那是后来才出现的。首先，我们是精神勇士。”

以前我从未留意过比利·布莱克的嗓音中充满一种庄重的王者之气，而现在我才意识到他一直都有这种威严。

艾米丽的笔快速地滑过纸张，赶上他说话的进度。

“开始的时候，部落安定在这个海港，成为了高超的造船匠和渔人。但是部落很小，而海港有着丰富的鱼类。有其他的部落对我们的土地垂涎三尺，但我们人太少，守不住它。一个很大的部落攻打我们，我们登上了船躲避他们。

“卡赫利亚不是第一位精神勇士，但是我们不记得在他之前发生的故事，我们也不记得是谁第一个发现了这股能量，或者在这次危机之前这股能量是怎样被利用的。在我们的历史中，卡赫利亚是第一位伟大的精神领袖。在这次危机里，卡赫利亚用魔力保卫我们的土地。

“他和他所有的勇士们离开了船——不是他们的身体，而是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女人们看护着他们的身体，越过海浪，他们的灵魂回到了我们的海港。”

“他们不能身体上接触到敌人的部落，但他们有别的方法。传说他们能够吹起狂风扫荡敌人的帐营，他们能在风中尖锐地嚎叫震破敌人的胆子。而且动物们能看到精神勇士并能理解他们，服从他们。

“卡赫利亚带领他的灵魂大军给入侵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个入侵的部落养了一群厚毛的大狗在寒冷的北方给他们拉雪橇。精神勇士们让这些狗对抗它们的主人，还从悬崖上的山洞里带来了大批的蝙蝠。他们用风中的尖啸命令那些狗并迷惑人。狗和蝙蝠胜了。那些幸

存者散布消息，说我们的海港是被诅咒的土地。精神勇士们放掉那些狗后，它们恢复了野性。奎鲁特的勇士们胜利地回到他们的身体，回到他们的妻子旁。

“附近其他的部落赫族和马考部落与奎鲁特族签订了合约。他们不想和我们的魔力对抗，我们与他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如果有敌人来了，精神勇士们就会驱逐他们。

“一代又一代过去了。最后一位精神勇士，塔哈·阿基，出现了。他高超的智慧与和平的思想为人人称道。在他的关护下，人们都幸福而心满意足地生活着。

“但是，有一个人，乌特拉帕，并没有那么满意。

火堆旁，有人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吸气声。我实在太慢了，看不出来那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比利无视那个声音，继续讲传说。

“乌特拉帕是首领塔哈·阿基最强壮的精神勇士之一。他是个有力量但是贪财的人。他认为人们应该利用他们的魔力来扩张领土，来奴役赫族人和马考部落人，来建立一个帝国。

“这时，当勇士们处在精神形态时，他们知道彼此的想法。塔哈·阿基看到了乌特拉帕梦想的东西，非常生气。乌特拉帕被命令离开他的人民，并且不再使用他的精神体。乌特拉帕是个强壮的人，但是首领的勇士们人数比他多得多。他没办法，只能离开。这个愤怒的被抛弃的人藏在附近的森林里，等待报仇族长的机会。

“即使是在和平年代，精神首领也警觉地保护着他的子民。他常去山里一个庄重而秘密的地方，把他的身体留在那里，然后巡视森林和海岸，确保没有什么威胁。

“有一天，塔哈·阿基去完成这项任务时，乌特拉帕跟上了他。最开始，Utpala简单地想要杀掉首领，但这个计划有缺陷。精神勇士们一定会搜捕并杀死他，他逃不出去。他藏在岩石后面，看着首领准备离开他的身体时，又一个计划浮现在他的脑海。

“塔哈·阿基在那个秘密的地方离开了他的身体，随着风飞去看护他的臣民。乌特拉帕等了很久，直到他确认首领的精神体已经离开很长一段距离了。

“乌特拉帕一进入精神世界，塔哈·阿基就知道了，也知道了他的谋杀计划。他冲向那个秘密地点，可即使是风的速度也来不及救他了。他回去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消失了。乌特拉帕的身体被扔在一旁，但乌特拉帕并没有给塔哈·阿基逃脱的机会——他用塔哈·阿基的双手割破了自己身体的喉咙。

“塔哈·阿基绝望地看着乌特拉帕取代了他奎鲁特族首领的位置。过了好几周，乌特拉帕什么都没做，只是去确定所有人都相信他是塔哈·阿基。然后他就做出了改变——乌特拉帕的第一条法令就是禁止任何一个精神勇士进入精神世界。他自称是看到了危险，但实际上他是害怕。他知道塔哈·阿基等待着讲出真相的机会。乌特拉帕自己也不敢进入精神世界，因为他知道塔哈·阿基会迅速占有他的身

体。所以他用精神勇士大军攻占别族的梦想破灭了，于是他努力让自己满足于成为部落的统治者。他开始追求塔哈·阿基从未要求过的特权，拒绝和他的勇士们一起工作，娶第二个年轻的妻子然后娶第三个，尽管塔哈·阿基的妻子仍在世——但部落并不知道（塔哈的妻子仍活着）这件事。塔哈·阿基气愤而无助地看着这一切。

“最终，塔哈·阿基尝试杀死自己的身体来把部落从乌特拉帕的过错中拯救出来。他带着一头凶猛的狼下山，但乌特拉帕躲在他的勇士们身后。当狼杀死一个保护假首领的年轻人时，塔哈·阿基感到一股剧痛。他命令狼离开。

“所有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做一名精神勇士并不容易。离开身体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让人恐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只在需要的时候使用这种魔力。首领孤独的旅程是负担，也是牺牲。没有了身体就失去了方向，难过，可怕。这时，塔哈·阿基已经离开他的身体很久很久了，他感到悲伤。他觉得他是命中注定——永远地锁在这个痛苦虚无的世界，永远到达不了他的祖先们等待着他的最终净土。

“塔哈·阿基在树林间悲伤地扭曲着，这头神奇的狼跟随着他的精神。它比它的同类更大，更美丽。塔哈·阿基突然嫉妒起这只不会说话的动物。至少它有身体。至少它有生命。即使是一个动物的生活也要好过这可怕的空无一物。

“然后，塔哈·阿基有了一个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想法。他让这头神奇的狼给他腾出一块空间，去分享。狼答应了。塔哈·阿基解脱而感激地进入狼的身体。这不是他的人类身体，但比精神世界的虚无要好。

“人和狼合为一体，回到了海港的村庄。勇士们拿着长矛跑来应对这头狼。乌特拉帕当然安全地躲起来。

“塔哈·阿基没有攻击他的勇士们。他慢慢地使他们镇定下来，用目光向他们说话，努力地嚎出他的子民们的歌曲。勇士们开始意识到这头狼不是原来的那只动物了，有一个精神在影响它。一名叫尤特的老勇士决定违反假首领的命令，尝试与这头狼交流。

“尤特一进入精神世界，塔哈·阿基就离开了狼去和他说话。这只动物驯服地等待他回来。尤特一瞬间就知道了事实，他欢迎他真正的首领回家。

“这时，乌特拉帕出来看狼有没有被打败。当他看到尤特无意识地躺在地上，周围是保护他的勇士们，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拔出刀子冲过去，在尤特回到他的身体之前杀了他。

“‘叛徒！’他尖叫道，勇士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首领禁止了精神旅程，如何处罚违反的人也是首领的决定。

“尤特跳回他的身体。但是乌特拉帕的刀子已经贴上他的喉咙，另一只手捂着他的嘴。塔哈·阿基的身体很强壮，而尤特因为年事已高，比较虚弱。尤特什么警告的话都没说出来，就被乌特拉帕永远合上了嘴巴。

“塔哈·阿基看着尤特的灵魂飘向那最终的乐土，那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他突然感到暴怒。那是一股比他感受过的所有东西都要强大的力量。他又一次进入了巨狼的身体，想要撕破乌特拉帕的喉咙。但是，就在他进入巨狼的这一刻，最神奇的魔法发生了。

“塔哈·阿基的愤怒是人的愤怒。他对子民的爱和对暴君的恨对狼的身体来说都太庞大，太人类化了。巨狼颤抖了一下——在呆若木鸡的勇士们和乌特拉帕眼前，变成了一个人。

“这个新的人类长得不像塔哈·阿基。他要英俊得多。他是塔哈·阿基的精神的诠释。不过，勇士们还是立刻认出了他，因为他们都曾与塔哈·阿基的灵魂一起飞行过。

“乌特拉帕尝试去逃跑，但塔哈·阿基的新身体有着狼的力量。他抓住了这个贼，在乌特拉帕跳出这具偷来的身体之前，抹杀了他的灵魂。

“人们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他们欢呼着。塔哈·阿基迅速地安顿好所有事情，又一次和他的人民们一同工作，并送年轻的妻子们回到她们的家。他唯一保持的改变就是禁止精神之旅。他知道偷窃生命有多么危险。精神勇士们不能再冒这种险。

“从那时候开始，塔哈·阿基不再只是人类或者只是狼，他们叫他伟大的狼塔哈·阿基，或者灵魂之尊塔哈·阿基。他领导这个部落很多很多年，因为他不再变老。一旦有了威胁，他就回到他的狼身去战斗，或者吓跑敌人。人们和平地生活。塔哈·阿基有很多儿子，他们中的一些发现，在他们成年之后，也可以变成狼。那些狼长的不同，因为他们是精神之狼，反映了他们体内的人类。”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山姆全身都是黑色的，”奎尔低声笑道，“黑色的心，黑色的皮毛。”

我深深地陷入了这个故事，震惊地回到了现实，回到了渐小的火焰旁的一圈人里。又一次震惊地，我发现这些人都是塔哈·阿基的重——不管多少重——重孙子们。

火焰里又蹦出一串火花，闪烁着，舞动着，描画出难以分辨的图案。

“那你的巧克力色皮毛反映了什么？”山姆轻声回道，“你有多甜？”

比利忽视掉他们相互的嘲讽。“有一些儿子成为了勇士与塔哈·阿基并肩作战，他们不再长大。其他人，不想变化的人，拒绝加入狼人的族群，他们开始继续长大。部落发现狼人如果放弃了他们的精神之狼，也可以继续长大。塔哈·阿基已经活了三个人类的生命那么久。他在前两个妻子死后已经娶了第三个妻子，发现她是他真正的灵魂妻子。尽管他也爱另两个，但不是一种感觉。他决定放弃精神之狼，这样他就可以与他的妻子一同老去。

“这就是我们的魔法的来源，但不是故事的结局……”

他看向老奎尔，后者在椅子里动了动，摆正瘦弱的肩膀。比利拿

起一瓶水喝了一口，抹了下前额。艾米丽的钢笔毫不停顿地在纸上潦草地书写着。

“那就是精神勇士的故事。”老奎尔用一种单薄的高音说，“下面讲的是第三个妻子的牺牲。

“在塔哈·阿基放弃他的精神之狼很多年以后，他已经是一位老人的时候，与北方的马考部落的人出现了矛盾。他们部落的不少年轻女子消失了，他们指责是邻国的狼干的，他们害怕并怀疑他们。狼人像他们的祖先在精神世界里一样，处在狼的形态时能读到彼此的思想。他们知道没有人这么做过。塔哈·阿基努力安抚马考部落的首领，但他们实在太害怕了。塔哈·阿基不想引发战争。他不再是领导他的人民的勇士了。他命令他的大儿子狼人塔哈·科尔在敌意爆发之前找出真正的凶手。

“塔哈·科尔带领他团队的另外五头狼搜寻深山，寻找失踪的马考人的线索。他们碰到了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一股奇怪的甜腻的气味灼烧得他们的鼻子到疼痛。”

我向雅各布的方向缩了缩身子。我看到他愉快地弯了弯嘴唇，胳膊搂紧了我。

“他们不知道什么生物会留下这样的气味。但他们跟着它。”老奎尔继续说。他发颤的声音不像比利那么有威严，但紧迫中有一种奇怪的、愤怒的尖锐。我的脉搏随着他的语速越跳越快。“沿着线索，他们闻到了微弱的人类的气味，还有人血。他们确定这就是他们搜捕的敌人。

“他们向北追出去很远，所以塔哈·科尔派年少的一半成员回港口报告塔哈·阿基。

“塔哈·科尔和他的两个弟弟再也没回来。

“年少的弟弟们去寻找他们的兄长，只发现他们已经死了。塔哈·阿基为他的儿子们下葬。他想为儿子们的死报仇，但他已经老了。他穿着丧服去找马考部落的首领，告诉他发生的一切。马考的首领相信了他的悲痛，两族之间的紧张消除了。

“一年后，两个马考少女在同一天夜里从家里消失了。马考人立刻联系奎鲁特的狼人们，狼人们发现整个村庄都布满了那种甜腻得令人作呕的气味。狼人们又一次去搜索。

“只有一个人回来了。他是雅汗·乌塔，塔哈·阿基第三个妻子的大儿子，也是狼群里最小的。他带回了些奎鲁特人从未见过的东西——一些奇怪的、冰冷坚硬的尸体碎片。所有具有塔哈·阿基血统的人，即使是那些没变成狼的人，也能闻到这个死去的生物的刺鼻的气味。这就是马考族的敌人。

“雅汗·乌塔讲述了发生的事：他和他的哥哥们找到了这个东西。它看起来像一个人，但是像大理石一样坚硬。它和两个马考女孩儿在一起。一个女孩已经死了，尸体苍白，没有一丝血色。另一个在那个东西的臂弯里，它的嘴贴在她的脖子上。他们看到这骇人的一幕

时她可能还活着，但他们靠近时，那个东西迅速咬破她的脖子，然后把她毫无生气的身体扔到地上。它苍白的嘴唇被她的鲜血覆盖，眼睛闪着红光。

“雅汗描述了生物强大的力量和速度。他的一个哥哥低估了他的力量，马上就变成了受害者。生物像撕扯布娃娃一样把他撕成了碎片。雅汗·乌塔和他另一个哥哥谨慎起来。他们一起配合，从两侧包抄那个生物，想要智胜对手。他们使尽了全力，用出以前从未用过的最快的速度。那个生物像石头一样坚硬，像冰一样寒冷。他们发现只有他们的牙齿能破坏它。于是，它攻击他们时，他们一点一点地撕咬它的身体。

“但它学得很快，不久就适应了他们的策略。它抓住了雅汗·乌塔的哥哥。雅汗·乌塔发现它的喉咙露了出来，就扑了上去。他的牙齿咬掉了它的头，但那双手仍在挤碎他的哥哥。

“雅汗·乌塔把它撕咬成分辨不出的碎块，又继续撕咬成碎片，努力去救他的哥哥。但是太晚了。不过最终，那个生物被毁掉了。

“或者说，他们是这样认为的。雅汗·乌塔把恶臭的几个尸块摆出来给长者们检查。有一个人查看放在一块大理石似的胳膊碎块旁的手。长者们用棍子拨动它们时，两块碰触到了一起，那只手伸向胳膊，想要把自己重新拼凑在一起。

“长者们恐惧地生火烧掉尸块，令人生厌、令人窒息的浓烟污染了空气。等烧到只剩下灰，他们把灰烬分装进许多小包，投放到相距遥远的地方——有的在海里，有的在森林里，有的在悬崖上的岩洞里。塔哈·阿基把一包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这样一旦那个东西想要把自己拼起来他就能知道。”

老奎尔停顿了一下，看向比利。比利拉出一条缠在他脖子上的布条，布条的另一端系着一个小袋子，因为年代久远颜色很暗淡。有几个人倒吸了一口气，我可能是其中一个。

“他们叫它‘冰冷的东西’，‘吸血鬼’，害怕它不止一个，担心地生活着。他们只剩下一名狼人守护者——年轻的雅汗·乌塔。

“他们没有等待多久。那个东西有一个同伴，另一个吸血鬼，来奎鲁特报仇。

“故事说那个冰冷的女人是人类见过的最美丽的生物。那天早上她来到村庄，看起来就好似破晓女神，阳光一下子照射下来，她苍白的皮肤闪烁着，及膝的长发流动着金光。她的脸庞美得不真实。苍白的脸庞上眼睛漆黑漆黑的。有些人甚至跪下来表示她的崇敬。

“她用一种高而尖锐的嗓音问了些什么，那种语言大家以前都没听过，于是都呆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围观的人里面，只有一个小男孩儿有着塔哈·阿基的血统。他紧紧抓住他的母亲，尖叫道那个气味刺伤了他的鼻子。有一个正去委员会的长者听到了男孩儿的话，意识到是谁来了，就大喊让大家逃跑。她最先杀了他。

“当时有二十个人围观这个冰冷的女人。只有两个人幸存下来，

却也只是因为她被血液分散了注意力，停下来缓解自己的饥渴。他们逃到塔哈·阿基那里，他正和其他的长者、他的儿子们和第三个妻子在一起开会。

“雅汗·乌塔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变成了精神之狼，独自去毁灭吸血鬼。塔哈·阿基和他的第三个妻子、儿子们、其他的长者跟着他。

“起初他们没发现那个怪物，只看到她攻击的证据——她出现的那条街上，破碎的尸体遍布各处，血流成河。然后他们听到了尖叫声，赶紧跑向港口。

“大量的奎鲁特人跑向他们的船去逃难。她像鲨鱼一样游向他们，用她无以伦比的力量击破他们的船。船沉后，她逮住那些努力游开的人，也击破他们。

“她看到了岸上的巨狼，忘掉了逃跑的游泳的人。她游得特别快，还没看清楚，她就已经站在雅汗·乌塔面前，湿漉漉的，美丽动人。她伸出一根苍白的手指指向他，问了又一个听不懂的问题。雅汗·乌塔等待着。

“他们两个势均力敌。她不像她的同伴那么勇猛，但雅汗·乌塔是独自一人——没有人能分担她对他的怒气。

“雅汗·乌塔输了，塔哈·阿基反抗地尖啸。他蹒跚着上前，变成了一头年老的白狼。狼很老，但这是灵魂之尊塔哈·阿基，他的暴怒让他强壮。战斗又一次开始了。

“塔哈·阿基的第三个妻子刚刚看到自己的儿子死在自己面前。现在她的丈夫在战斗，他不可能会赢，她绝望了。她听到了目击者对委员会讲述屠杀时的每一句话。她听过雅汗·乌塔第一次胜利的故事，知道他的哥哥对吸血鬼的牵制救了他。

“第三个妻子从站在她旁边的儿子的腰带上拔下一把匕首。他们都还小，还没成年，她知道一旦他们的父亲失败，他们都会死。

“第三个妻子高举着匕首冲向那个冰冷的女人。吸血鬼笑了，几乎不被她影响，继续和老狼打斗。她一点儿都不怕那个脆弱的人类女人，那把匕首甚至无法割破她的皮肤，她就要让死亡降临在塔哈·阿基的头上了。

“这时，第三个妻子做出了一个出乎吸血鬼意料的举动。她跪在吸血鬼脚边，猛地把刀子插进自己的心脏。

“血液从第三个妻子的指间喷涌而出，洒在吸血鬼身上。吸血鬼抑制不住从第三个妻子的身体里流出的鲜血的诱惑，本能地转向将死的女人，这一秒钟她完全地被饥渴迷惑了。

“塔哈·阿基的牙齿在她的颈上咬合。

“那不是战斗的结束，但塔哈·阿基不再是一个人。两个年轻的儿子目睹他们的母亲死去，暴怒让他们上前变成了精神之狼，尽管他们还未成年。他们和父亲一起消灭了这个生物。

“塔哈·阿基再也没回部落。他不再变回人类。他在第三个妻子

的尸体旁趴了一天，不管谁想要碰她，他都会怒嚎，然后他走进了森林，再也没回来。

“在那之后，很少再出现有关吸血鬼的问题了。塔哈·阿基的儿子们守护着部落，直到他们的儿子成长到足以接替他们的位置。在同一时间，狼群不会超过三头，那已经足够了。偶尔会有一个吸血鬼来到他们的领土，惊讶地发现这里竟有狼人。有时，一头狼会死去，但他们从未像第一次那样全军覆没过。他们学习如何攻击吸血鬼，并把这些技巧传递下去，从狼的思想到狼的思想，从精神到精神，从父亲到儿子。

“时光流逝，塔哈·阿基的后代们成年后不再变成狼，只有在特殊的时候，如果有吸血鬼在附近，狼才会觉醒。吸血鬼总是只有一个或两个在一起，狼群也很小。

“这次来了一大伙吸血鬼。你们的太祖父们准备击败他们。但他们的首领对伊法琏·布莱克说话，好像他是个人类，并保证不会伤害奎鲁特人。他说他们和其他的吸血鬼不同，他奇怪的黄眼睛给他的声明提高了些可信度。狼人比吸血鬼少，吸血鬼在能够赢得打斗时，没有必要提出议和。伊法琏接受了。尽管他们的存在可能会让其他人卷进来，但他们始终遵守他们的约定。

“他们的人数比部落以往见过的都要多，”老奎尔说，有那么一会儿，他那双被埋在褶皱里的黑眼睛好像停在了我身上。“当然，塔哈·阿基的时候除外。”他说道，然后叹了口气，“所以，我们部落的儿子们又挑起这个重担，分担在他们之前他们的父亲们承担的牺牲。”

大家沉默了很久。这些魔法与传说的活着的后裔们在火堆旁一个看着一个，眼中盛满了悲伤。所有人。除了一个。

“重担，”他低声嘲笑道，“我倒觉得这很酷。”奎尔饱满的下唇撅起了一点儿。

熄灭的火堆另一侧，塞思·克利尔沃特敬羡部落保护者之间的兄弟情谊，睁大了眼睛，同意地点点头。

比利嘿嘿地笑，声音低沉悠长，魔力好像慢慢流进了那堆发光的余烬。突然，所有人都是朋友了。杰瑞德向奎尔弹过去一块小石头、奎尔跳了起来，每个人都大笑起来。我们周围，人们都愉快休闲地小声聊着天。

莉娅·克利尔沃特的眼睛没有睁开。我想我看到好像有一滴泪在她的脸颊上闪烁，但过了一会儿我再看过去，它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和雅各布都没说话。他仍一动不动地坐在我身旁，呼吸深沉平缓，我猜他快睡着了。

我的思绪回到了一千年以前。我没有想雅汗·乌塔，没有想其他的狼，也没有想那漂亮的吸血鬼女人——我很容易就能想像出她的样子。不，我在想一个在这些魔法之外的人。我努力地想象着那个不知道姓名的女人的模样，那个救了整个部落的女人的模样，那第三个妻

子的模样。

只是一个人类女子，没有特殊的天赋，没有特殊的力量，身体比故事里所有怪物都要脆弱和迟缓。但她成了关键，成了解药。她救了她的丈夫，救了她的小儿子们，救了她的部落。

我希望他们还记得她的名字……

有什么东西碰了碰我的手臂。

"醒醒，贝拉，"雅各布在我耳边说道。"我们已经到这儿了。"

我眨了眨眼睛，感到很疑惑因为篝火看起来已经消失了。我惊讶的看着黑乎乎的四周，试着弄明白我身处的环境。过了一会我才明白我已经不在悬崖上了。现在只有雅各布和我了。我依然靠在他的怀里，但是我不再坐在地面上了。

我是怎么进入雅各布的车子里去的?

"噢，真倒霉！"当我意识道我睡着了后我喘息着说道。"现在有多晚了？该死的，我那愚蠢的手机跑哪去了？"我匆忙的拍了拍我的口袋，但是里面是空的。

"放轻松。现在还没到午夜呢。我已经替你给他打过电话了。看——他在那儿等着呢。"

"午夜？"我愚蠢的重复到，头脑依然不太清醒。我往向黑暗中，当我看到沃尔沃的轮廓时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它离我们有三十码。我把手伸向门把。

"这儿，"雅各布说道，他把一个小东西塞到我另一只手上。是手机。

"你替我给爱德华打来电话？"

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周围的环境，我能看到雅各布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在想如果我做的好些，我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了。"

"谢谢你，杰克，"我动情的说道。"真的，很谢谢你。还有谢谢你今晚邀请我。这实在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哇。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黑暗中，一个苍白的幽灵似的身影在漆黑的树影边漂动，还是在踱步?

"嗯，看来他有点不耐烦，是吧？"雅各布说，发现了我的心不在焉。"去吧。但是要快点回来，好吗？"

"当然，杰克，"我向他保证，打开了车门。冷风浸透了我的腿，我不住发抖。

"好好睡，贝拉。不要担心任何事，我今晚会替你看着的。"

我停顿了一下，一只脚踩在地上。"别，杰克，休息一下，我会没事的。"

"当然，当然。"他说道，但语气里的不领情多过嘴上的应承。

"晚安，杰克。谢啦"

暮光之城-月食（上）

“晚安，贝拉。”我匆匆走进黑暗时，他小声的说。

爱德华在边界线上抓住了我。

“贝拉，”他说声音里满是宽慰，手臂紧紧的绕着我。

“嗨，对不起搞这么晚，我睡着了，还……”

“我知道，雅各布解释过了。”他扶我走向车，在他身边我笨拙地摇晃着。

“你累了？我可以抱你过去。”

“没事。”

“我们赶快回家，然后回床上去。晚上过得怎么样？”

“对了，太神奇了，爱德华。我真希望你也在场，我说不清楚。雅各布的爸爸给我们讲了一个古老的传奇，就像……像是神话。”

“那你一定要告诉我。等你睡醒以后。”

“我也许说不清楚”我打了个大大的呵欠。

爱德华轻声笑起来。他打开车门，放我进去，扣好了安全带。

晃眼的灯光扫过我们的车。我向雅各布的前车灯挥手，但不知他有没有看见我的手势。

因为雅各布也已经给查理打了电话，所以他没有太找我的麻烦。这天夜里，在我过了查理这关之后，我没倒在床上，而是探出窗口等爱德华回来。这一夜特别的寒冷，都像冬天了。在多风的悬崖上我一点儿都没注意到这一点；我想这更多是因为我坐在了雅各布身边，而不是篝火的缘故。

天开始下雨，冰冷的雨水滴在脸上。外面太黑了，除了那些黑色三角形的云杉在风中倾斜摇晃，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但我还是瞪大了眼睛，在风雨中寻找别的形迹。一个苍白的剪影在黑暗中幽灵一样地穿行……或者是一头巨狼的模糊不清的轮廓……我的眼睛太没用了。

然后，黑夜中，在我身旁，突然有人在动。爱德华穿过我敞开的窗户，他的手比雨水还要冷。

“雅各布在外面吗？”爱德华把我拉进他的怀里，我颤抖着问道。

“是的……在某个地方。所以艾斯梅就回家了。”

我叹了口气。“外面那么冷那么潮湿，这真愚蠢。”我又抖了一下。

他低声笑道，“只有你感觉冷，贝拉。”

那一夜我的梦也是冷的，可能是因为我睡在爱德华的怀里。但我梦到我在外面的风暴里，狂风把头发吹到脸上，挡住了我的眼睛。我站在海滩黯淡的新月下，想分辨出黑暗中海滩边缘飞速移动的模糊的身影。起初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一闪而过的黑与白，冲撞在一起，又互相跳开。这时，好像月光穿透了云层，我看清了一切。

罗莎莉扑向一头巨狼，湿漉漉的金发扫到了膝盖，巨狼张开嘴闪出一道银光——我本能地认出那是比利·布莱克。

我马上跑过去，却失望地发现自己那么迟缓。我努力冲他们尖

叫，让他们停下，但我的声音被狂风卷走，我发不出声音。我挥动手臂，想要引起他们的注意。有什么东西在我手中一闪，我第一次注意到我的右手不是空的。

我拿着一支长而锋利的，古老却仍是银亮的，覆盖着黑色的血痂的匕首。

我一哆嗦，猛地睁开眼睛。我还在卧室里，周围是安静的黑暗。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我不是独自一人，转过身，把脸埋在爱德华的胸口。我知道他皮肤香甜的气味会比任何东西都能更有效地消除我的恶梦。

“我吵醒你了吗？”他轻声问。我听到纸的声音，翻页的声音，然后什么东西轻轻地落在木地板上。

“没有。”我喃喃地说，感到他收紧抱着我的胳膊，满足地叹了口气，“我做了个恶梦。”

“想和我说说吗？”

我摇摇头。“我太困了。也许早上吧，如果我还记得的话。”

我感到他在轻笑。

“早上。”他赞同道。

“你看什么呢？”我嘟囔说，还不怎么清醒。

“呼啸山庄。”他说。

我困倦地皱了皱眉。“我以为你不喜欢那本书。”

“你把它放在外面了。”他低声说，柔软的嗓音让我渐渐失去意识，“而且……我和你在一起越久，越能理解人类的感情。我发现我能同情希克厉，我以前从未想过我能这样想。”

“嗯。”我叹道。

他又说了些别的，声音很低，但我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天空是珍珠般一成不变的灰白。爱德华问起我的梦，但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很冷，并且很高兴醒来时他在我身边。他久久地吻我，我的脉搏越来越快。然后，他回家去换衣服、取车。

我飞快地穿好衣服。我没有几件衣服可以挑了。那个正确地选择洗劫我的洗衣篮子的人成功地缩减了我的衣橱。要不是因为这很可怕，这真是件令人讨厌的事。

我正要下楼去吃早餐，注意到地板上躺着夜里爱德华放下的那本破旧的呼啸山庄。坏掉的封面没有合上，书仍留在他昨天看到的位置。

我好奇地捡起来，努力回忆他说的话。好像是关于同情希克厉，所有的人。那不可能是真的，一定是我梦到的。

打开的书页上四个字抓住了我的眼睛，我低下头去读那一段。这是希克厉说的话，我很熟悉这一部分。

“你能看出我们感觉的差别：他曾在我的位置，我也曾在他的位置。尽管我恨他，恨到我的生活都变成了怨愤，但我从未提出过反对他。你可能会怀疑，但是拜托！只要她希望，我从未把他赶出她的社

交圈。一旦她不再关心他，我会挖他的心，喝他的血！但是，到那时候——如果你不肯相信我，你不了解我——到那时候，在我碰到他一根头发之前，我就会死在他身前！”

抓住我眼睛的四个字是“喝他的血”。

我哆嗦了一下。

是啊，我肯定是梦到的爱德华说了一些有关同情希克厉的话。而且这一页很可能不是他读的那页。书掉下来时可能随便翻到了哪页。

第12章 时间

“我预知到……”爱丽斯用一种不祥的语调开口说。

爱德华用胳膊肘拐她的肋骨，她灵巧地躲开了。

“好吧，”她抱怨说，“是爱德华让我这么做的。但我真的预视到如果我给你个惊喜，你会更难以接受。”

放学后我们走向汽车，我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说英语？”我问道。

“别耍孩子气。也别生气。”

“现在我真的害怕了。”

“所以你们——我是说，我们要举行一个毕业派对。这不是什么大事。不用逃避。但我看到我要是把它变成一个惊喜派对的话，你就会逃跑，”爱德华伸手想揉乱她的头发，她跳着舞步躲开——“而且爱德华要我和你说。但这不是什么大事，我保证。”

我重重叹了口气。“有争论的可能吗？”

“没有。”

“好吧，爱丽斯。我会去的。而且我会痛恨在那里的每一秒钟。我保证。”

“那就是你的态度！顺便说一句，我爱死了我的礼物。你不能那么做。”

“爱丽斯，我还没想好礼物呢！”

“哦，我知道。但你会的。”

暮光之城-月食（上）

我慌乱地苦思冥想，努力回忆着自己决定要送她什么毕业礼物，可她却可能已经看到了。

“真好，”爱德华抱怨说，“这么小一个人怎么能这么烦人呢？”

爱丽斯大笑。“天赋。”

“你就不能过几周再告诉我这件事吗？”我任性地问道，“现在我紧张的时间更长了。”

爱丽斯皱了皱眉头。

“贝拉，”她慢慢地说，“你知道今天周几吗？”

“周一？”

她翻了个白眼，“对，是周一……四号。”她抓住我的胳膊肘，拉我转了半圈，指向体育馆门上贴着的巨幅黄色海报。那上面，毕业日期用醒目的黑色字母写着。离今天刚好一周。

“是四号？六月？你确定？”

谁都没回答。爱丽斯只是悲伤地摇着头，佯装失望，爱德华则扬起了眉毛。

“不可能！怎么会？”我在脑袋里努力地往回数日子，但我想不起来那些天都跑哪里去了。

我感觉好像有谁踢了我的腿一下，我一下子站不住了。几周来的压力，担心……还有这段日子里莫名其妙的困扰，我的时间就这么消失了。我整理、计划的时间不见了。我没有时间了。

而我还没准备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怎样向查理和蕾丝道别……向雅各布道别……向做一名人类道别。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我突然害怕去得到它。

理论上，我很焦虑，甚至想用死亡来交换不朽。毕竟，那是永远和爱德华在一起的关键。然后还有我被知道与不知道的团伙搜捕的事实。我不想无助而美味地坐在那里，等待他们其中的一个抓住我。

理论上，都说得通。

而实际上……我只知道怎么做一名人类。超出它的未来像个巨大的黑暗的深渊，直到我跳进去，我才能知道那是什么样子。

很明显，我一定是在潜意识里抑制它——这个简单的事情，今天的日期，让我焦急地倒数着的最后日期竟变成了行刑日。

我迷糊地感觉到爱德华为我打开车门，爱丽斯坐在后座上滔滔不绝，雨水接连不断地砸在挡风玻璃上。爱德华好像知道我的魂儿已经飞了，没想让我回过神来；又或者他试了，但我没注意到。

车停在我的房子前面，爱德华领我走向沙发，拉我坐在他身边。我看向窗外，看向灰色的浓雾，想知道我的决心哪去了。现在我为什么要恐慌？我知道那个日子越来越近。为什么这个日期会吓到我？

我不知道他安静地任我望向窗外多久。但等到雨水陷入黑暗，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他实在等不及了。

他冰冷的双手捧住我的两颊，金色的双眸凝视着我。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在我发疯之前？”

我能对他说什么？说我是个懦夫？我寻找合适的说法。

“你的嘴唇都白了。说吧，贝拉。”

我吸了一大口气。我屏住呼吸多久了？

“那个日期让我措手不及，”我轻声说，“就这样。”

他等待着，脸上满是担心与怀疑。

我努力解释说：“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告诉查理什么……说什么话……怎么说……”我的声音渐渐小下去。

“不是因为派对？”

我皱起眉头。“不，不过谢谢你提醒我。”

他审视着我的脸。雨声变大了。

“你没准备好。”他低语。

“我准备好了。”我马上说道，条件反射。我确定他看穿了我的谎言，所以我深呼吸，说出事实，“我必须要准备好。”

“你什么都不必须做。”

我能感到我说出原因时眼中浮起的恐惧。“维多莉娅，简，凯厄斯，还有不管是谁在我的屋子里……！”

“所以更要去等。”

“这没道理，爱德华！”

他的手更紧地贴住我的脸，深思熟虑地说道，“贝拉。我们中的谁都没有选择。你已经看到了是什么结果……特别是罗莎莉。我们都挣扎过，努力调整自己，控制那些我们难以控制的东西。我不会让它发生在你身上。你有其他的选择。”

“我已经做出选择了。”

“你想不明白是因为你的头上悬着一把利剑。我们会料理掉那些麻烦，我会看护好你的，”他发誓说，“等这件事了了，就没有什么逼迫你了。然后你可以决定加入我，前提是你仍想这么做，而不是因为你害怕。你不会被逼着这么选择。”“卡莱尔答应我了。”出于习惯，我不讲理地咕哝说，“毕业之后。”

“在你准备好之后，”他肯定地说，“绝不是你害怕的时候。”

我没有回答。我没法去争辩，我甚至找不到自己的立场。

“来。”他轻吻我的前额，“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颤声笑道，“没什么，除了迫近的厄运。”

“相信我。”

“我信。”

他看着我的脸，等待我放松下来。

“我能问你件事吗？”我说。

“随便什么。”

我犹豫着咬住嘴唇，然后问了一个并不是我在担心的问题，“我会送爱丽斯什么毕业礼物？”

他窃笑着说，“好像你给我们买了音乐会的票——”

“对了！”我放下心来，几乎要笑出来了，“在塔科马的音乐会。上周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广告，我想你可能会喜欢，因为你说过那张CD很好听。”

“是个好主意。谢谢你。”

“希望票还没有卖光。”

“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意。我明白的。”

我叹了口气。

“你本来想问别的事。”他说。

我皱了皱眉。“你真不错。”

“我练了很久读你的表情了。问吧。”

我闭上眼，靠近他，把脸藏在他的胸口，“你不想让我成为一个吸血鬼。”

“是的，我不想。”他温柔地说，等我说更多。“那不是问题。”过了一会儿，他催促道。

“嗯……我担心……你为什么会那么想。”

“担心？”他惊讶地强调这个词。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所有事实，不要顾及我的感受？”

他犹豫了整整一分钟。“如果我回答你的问题，你能解释你的问题吗？”

我点了点头，脸仍藏在他的胸口。

他深呼吸了一次才开口。“你能做得更好，贝拉。我知道你相信我有灵魂，但我并不是很相信你这个看法，而去冒险用你的……”他慢慢摇了摇头，“让我答应，允许你变成我的同类，这样我永远不会失去你。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自私的举动。对我自己来说，我不顾一切地想这样做。但是对于你，我想要更多。放弃——这感觉就像犯罪。这会是我做过的最自私的事，即使我永远都活着。

“如果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为你变成人类，不管代价是什么，我都会去做。”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思考他的话。

爱德华觉得他很自私。

我感到笑容慢慢地在我脸上扩散开来。

“所以……不是因为你害怕你不会……我变了之后，你不会还那么喜欢我——等到我不再柔软，不再温暖，味道也不再相同？你真的想拥有我，不管我变成什么？”

他尖锐地吐出一口气：“你担心我会不喜欢你？”他质问道。然后在我回答之前，他开始大笑，“贝拉，你这么敏锐的人也能这么迟钝！”

我就知道他会觉得这很傻，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如果他真的需要我，我可以应付过去剩下的一切……以某种方式。自私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词。

“我想你没意识到那样会有多轻松，贝拉，”他说，语气中还带着点刚才的玩笑意味，“当我不再需要每时每刻都集中精力不去杀你。确实，我会怀念一些东西，这就是一样……”

他深深地看进我的眼睛，轻抚我的脸颊，我感到血液一下子冲了上来，染红了皮肤。他温柔地笑了。

“和你心跳的声音，”他继续说道，语气渐渐严肃起来，但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这是我的世界里最重要的声音。我现在已经非常习惯它了，我发誓在千里之外我都听得出来。但是那些都不重要，这，”他说，双手捧起我的脸，“你。才是我要守护的。你永远是我的贝拉，你只是会活得更长久一些。”

我叹了口气，满足地闭上眼，脸贴着他的手掌。

“现在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告诉我所有事实，不顾及我的感受？”他问道。

“当然。”我立刻回答，惊讶地睁大了眼。他想知道什么？

他慢慢地说出这句话：“你不想成为我的妻子。”

我的心脏停了一下，然后猛地跳起来。冰冷的汗水打湿我的后脖颈，我的双手变得像冰一样寒冷。

他等待着，观察探听着我的反应。

“那不是问题。”我最终低语道。

他低下眼，睫毛在颧骨上留下长长的阴影。他的手从我的脸上落下，握住我僵住的左手。他摆弄着我的手指，终于开口道，“我担心你为什么会那么感觉。”

我想隐瞒过去。“那也不是问题。”我轻声说。

“拜托，贝拉？”

“事实？”我无声地问道，只做出了口型。

“当然，不管是什么，我都接受得了。”

我深深地呼吸。“你会嘲笑我的。”

他震惊地抬眼看我。“嘲笑？我想象不出来。”

“瞧吧。”我嘟囔着，叹了口气，突然懊恼起来，脸一下子由苍白变得通红。“噢，好吧！我确定这对你来说会是个天大的笑话，但是真的！它太……太……太尴尬了！”我坦白说，又一次把脸藏在他的胸口。

短暂的停顿。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扬起头盯着他，恼羞成怒了，怒气冲冲地说：“我不是那种女孩儿，爱德华。那种高中一毕业就结婚，好想和男朋友上床的小地方的乡巴佬！你知道别人会怎么想吗？你知道现在是几世纪吗？人们不会在十八岁就结婚！聪明、有责任感、成熟的人不会！我决不做那种女孩儿！那不是我……”我的声音渐渐消下去，气也消了。

爱德华一脸难以言明的表情思考着我的话。

“就这些？”他最终问道。

我眨了眨眼："这还不够？"

"不是说……你更多是为了不朽本身，而不是只为了我？"

然后，尽管我知道他会大笑，我先歇斯底里了。

"爱德华！"我爆笑，趁着喘气的空档挣扎着说，"我说……我总……以为……你……比我……聪明……得多！"

他把我拥进怀里，我感觉得到，他在和我一起笑。

"爱德华，"我说道，努力发音清楚一些，"没有了你，永恒就没有意义。我一天都不想离开你。"

"嗯，那我放下心了。"他说。

"不过……那改变不了什么。"

"但能明白很好。而且我理解了你的立场，贝拉，真的。但是，我会非常高兴，如果你尝试去理解我的。"

一听到他这句话我就严肃起来，于是我点点头，努力不去皱眉头。

他如水般金色的双眸每每盛装上我的双眼时，都很迷惑人。

"你瞧，贝拉，我永远都是那个男孩儿。而在我的世界里，我已经是成年了。我没有寻找过爱——不，我对从军的热忱太高，而且除了他们对那些即将应征入伍的人宣传的战争的理想化的光荣之外，我什么都不想——但如果我找到了……"他停顿了一下，头偏向一旁，"我本来想说如果我找到了一个人，但没有那回事。我一找到你，对自己的所去所从就没有了丝毫怀疑。我成了那个男孩儿——一发现你是我在寻找的人，就会单膝跪地，努力抓住你的手。我会永远地想拥有你，即使'永远'的含义不再相同。"

他展开那个最让我眩晕的笑容。

我呆若木鸡地瞪着他。

"呼吸，贝拉。"他微笑着提醒我。

我试着呼吸。

"你明白我的立场了吗，贝拉，即便是一丁点儿？"

有那么一刻，我明白了。我看到自己高盘着头发，穿着高领蕾丝上衣和长裙。我看到爱德华穿着一身浅色衣服，手捧一束野花，一副勇敢的样子，和我坐在一个带篷的秋千上。

我晃晃脑袋，咽了口吐沫，我只是想起了乱世佳人里的镜头。

"爱德华，关键是，"我颤声说，回避他的问题，"在我看来，婚姻与永恒并不是互相排斥或者互相包含的概念。既然现在我们生活在我的世界，也许我们应该跟着时代，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但另一方面，"他反驳道，"你即将把你的时代抛到身后。那么为什么要让一个当地文化暂时的风俗对最终的决定影响这么多？"

我撅了撅嘴："入乡随俗？"

他笑道："今天你不是一定要说出是与否，贝拉。不过能明白双方的看法很好，你不觉得吗？"

"那你的条件……？"

“仍然有效。我明白了你的立场，贝拉，但是如果你想让我亲自转变你……”

“嘟嘟哒嘟……”我低声哼哼。我在向着婚礼进行曲前进，可它听起来却有点像挽乐。

时间依旧飞快地流逝。

那一夜我没有做梦，然后就是早晨了。我和毕业面面相觑。为了毕业考试，我有一堆东西去学，我知道在我所剩无几的日子里，我连一半的事情都完成不了。

我下楼吃早饭时查理已经走了。他把报纸留在了桌上，这提醒了我还有东西要买。我希望那条音乐会的广告仍有效，我需要那愚蠢的购票电话。现在，所有的惊喜都没了，它看起来都不像是礼物了。当然，想要爱丽斯惊喜可不是件易事。

我本来想直接翻到娱乐版，但黑色粗体的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俯下身子去读头版新闻，恐惧传遍我全身。

西雅图谋杀威胁

不到十年之前，西雅图是美国历史上最骇人的连环杀手的猎杀地。绿河杀手加里·里治威被宣判杀害了48名妇女。而现在，一个更加困扰西雅图警方的问题出现了，这一次，这个城市可能藏匿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怪物。

警方不承认最近的这些谋杀与失踪案是由一名连环杀手所为。至少，现在不承认。他们难以相信这场大屠杀仅由一人所为。这名杀手——如果，实际上是一个人——将会涉嫌过去的三个月来39起相关的谋杀和失踪案。比较而言，里治威的48起疯狂谋杀是在二十一年间完成的。如果这些死亡只和一个人有关，那么这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暴力最疯狂的连环谋杀案。

警方更倾向于这是帮伙行为。而支持这条理论的是受害者的人数以及毫无规律的受害者类型。

从开膛手杰克到泰得·邦迪，连环谋杀的目标往往有些相似的关联——年龄，性别，种族，或者三者都包括。而这次谋杀的受害者年龄上从15岁的优秀学生阿曼达·里德到67岁的退休邮递员奥马尔·詹克斯。

这一连串的死亡男女比例大致相同，包括18名女人和21名男人；种族各不相同：白种人，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人和亚洲人。凶手的选择很随机，好像除了为了杀人而杀人，没有其他的动机。因此怎么能不去考虑这是由一名连环杀手所为呢？

已经有足够多的相似点把这些不相关联的案件联系到一起了。每名受害者的尸体都被很大程度地烧毁，只能用牙科记录来辨别他们。现场表明，凶手似乎使用了同种的助燃剂，比如汽油或者酒精；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线索。所有的尸体都被粗心地丢弃，没有特意去隐匿。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受害者残留的尸体表现出凶残的暴力行为——骨头被某种巨大的力量折断——尽管根据现场的情

况很难下出定论，但法医们坚信这是在死亡之前发生的。

还有一个相似点表明这很可能是连环谋杀：除了那些遗留的尸体，每桩犯罪都没有留下丝毫线索。没有指纹，没有脚印，没有第二个人的头发。失踪案也没有任何可疑的发现。那些失踪不管怎样也说不上是低调，没有哪名受害者是很容易的目标，不是离家出走的，也不是流浪者——不是那些轻易就能消失，却很少会被留意到的人。

受害者从他们的家里消失，从四层公寓，从健康俱乐部，从婚礼接待处。下面这则也许是最让人震惊的：30岁的业余拳击手罗伯特·沃尔什和一名女伴进入一家电影院，电影放映几分钟后，那名女人突然发现他不在座位上。而仅仅三小时后，在二十英里外的一个大型垃圾箱的火灾现场，消防队员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这场残杀还有一条规律：所有受害者都是在夜晚消失的。而最骇人的发现是什么呢？加速。第一个月发生了6起谋杀，第二个月有11起，而最近的十天内就发生了21起。但是警方对犯罪团伙的寻找从第一具烧焦的尸体的出现到现在没有任何进展。

矛盾的证据，可怕的线索。是凶残的新帮伙还是疯狂的连环杀手？还是什么警方没有想到的东西？

只有一点毋庸置疑：恐怖的东西正在猎食西雅图。

我努力了三次才读完最后一句话，问题在于我的双手在颤抖。

“贝拉？”

我很专注，所以尽管爱德华的声音很安静，也不是出于意料之外，我还是抽了一口气，猛地转过身。

他站在门廊里，紧皱着眉头，然后突然出现在我身旁，握住我的手。

“我吓着你了吗？对不起。我敲门了……”

“不，不，”我赶紧说，“你看到这个了吗？”我指向报纸。

他蹙了蹙额。

“我还没看今天的新闻呢，不过我知道情况越来越坏。我们就要被迫采取一些措施了……很快。”

我不喜欢。我痛恨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去冒险。西雅图的不管是什么人还是什么东西真的开始让我害怕了。但是让沃尔图里家族来的想法一样可怕。

“爱丽斯怎么说？”

“那正是问题，”他的眉头皱得更紧，“她什么都看不到……尽管我们已经决定了好多次要去查看一下。她觉得这些天她错过了太多的东西。有问题。也许她的预见正在消失。”

我瞪大眼睛：“那可能发生吗？”

“谁知道？没有人做过研究……但我真的怀疑那一点。这些东西好像随着时间越来越厉害。看看阿罗和简。”

“那有什么问题？”

“自我实现的预言，我想。我们等爱丽斯看到东西才会去……但

她什么都看不到。因为只要她看不到我们就不会去。所以她看不到我们在那里。也许我们应该现在就去干了。”

我哆嗦了一下：“不。”

“你今天的状态能去上学吗？我们离期末剩不了几天了，他们不会教新东西的。”

“我想我能离开学校一天。我们做什么？”

“我想和贾斯帕谈谈。”

又是贾斯帕。奇怪。在卡伦家，贾斯帕好像总是在边缘，是事物的一部分但永远不是中心。我在心里猜想过但从未说出来——他在那儿只是为了爱丽斯。我有感觉，他会跟着爱丽斯去任何地方，但这种生活方式（素食）并不是他的首选，他比别人缺少忠诚，也许这正是他更难坚持的原因。

无论如何，我从未看过爱德华这么依赖贾斯帕。我又一次想知道他说的贾斯帕的专长是什么意思。我不怎么了解贾斯帕的过去，只知道爱丽斯找到他之前，他在南部的某个地方。因为某些原因，爱德华总是回避那些关于他这个新兄弟的问题，但我又总是不敢直接去问这个神秘的电影明星般高瘦的金发吸血鬼。

我们到的时候，卡莱尔，艾斯梅和贾斯帕正在专心地看新闻，声音很低，我都听不到。爱丽斯坐在华丽的楼梯最低一级台阶的边缘，脸埋在手里，神情沮丧。我们走进去，埃美特正从厨房里缓缓走出来，轻松得很。什么都不能烦扰埃美特。

“嘿，爱德华。逃学啦，贝拉？”他向我咧嘴笑道。

“我们都是。”爱德华提醒他。

埃美特大笑。“是。但这是她第一次读高中，她可能会错过什么。”

爱德华翻了翻眼睛，决定无视他最好的兄弟。他把报纸抛给卡莱尔。

“你知道他们现在已经把它们当作连环杀手了吗？”他问道。

卡莱尔叹了口气。“CNN请了两名专家讨论这个可能性一早上了。”

“我们不能任之不管。”

“我们现在就走吧，”埃美特突然兴奋起来，“我无聊死了。”

楼上传来嘘声。

“真是个悲观主义者。”埃美特自言自语地嘟囔。

爱德华同意他的话：“我们到时候必须要去。”

罗莎莉出现在楼梯顶上，慢慢走下来，脸上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是面无表情。

卡莱尔摇了摇头：“我很担心。我们以前从未牵涉过这类事情。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是沃尔图里。”

“我不想让沃尔图里来这里，”爱德华说，“我们没有多少反应时间了。”

暮光之城-月食（上）

“还有西雅图的那些无辜的人，”艾斯梅喃喃地说，“他们不能这么死。”

“我知道。”卡莱尔叹道。

“哦。”爱德华尖锐地说，头微微转向贾斯帕，“我没考虑到那点。我明白了。你说的对，一定是那样。嗯，所有的事都变了。”

我不是唯一一个困惑地盯着他的人，但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一点儿都不生气的。

“我想你最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爱德华对贾斯帕说，“目的会是什么？”

爱德华开始来回踱步，盯着地面陷入沉思。

我没看到爱丽斯起来，但她已经在我旁边了。“他在说什么？”她问贾斯帕，“你想到了什么？”

贾斯帕好像并不喜欢这种万众瞩目。他犹豫了一会儿，扫视过一圈面庞——因为每个人都靠过来听他要说什么——然后他的目光停在我脸上。

“你很困惑。”他对我说，嗓音低沉而安宁。

他的猜想不带丝毫疑问。贾斯帕知道我的感觉怎样，知道所有人的感觉怎样。

“我们都很困惑。”埃美特轻声抱怨道。

“你能耐心地等待。”贾斯帕告诉他说，“贝拉也应该明白这件事。她现在是我们的一员。”

他的话让我很惊讶。我和贾斯帕没怎么交往过，特别是在我上次生日他想杀我之后。我没想到他会这样看待我。

“你了解我多少，贝拉？”贾斯帕问。

埃美特做作地叹了口气，扑通一下倒在沙发上，明显不耐心地等待。

“不多。”我承认。

贾斯帕看向爱德华。爱德华抬眼迎向他的注视。

“不，”爱德华回答他的想法，“我确定你能理解我为什么不给他讲那个故事。但我想现在她应该听听了。”

贾斯帕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卷起他乳白色毛衫的袖子。

我好奇而又困惑地看着他，想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把手腕靠在他身旁的灯罩下缘，靠近灯泡的光，指尖描摹着苍白的皮肤上一个凸起的新月形标记。

我花了一分钟才明白过来为什么这个形状让我有种奇怪的熟悉感。

“哦。”我震惊地喘息道，“贾斯帕，你有和我一样的伤疤。”我伸出手，与他细纹大理石般的皮肤相比，银色的新月在我奶油似的皮肤上更加明显。

贾斯帕似笑非笑：“我有很多和你一样的伤疤，贝拉。”他把薄薄的毛衫袖子撸得更高，表情难以理解。起初，我没看明白皮肤上那

层层叠叠的厚厚的纹理。我只看得到一个个弧形的半月纵横交错，形成羽毛的图案，一层层的白。他身旁的台灯把那些微微凸起的记号照成了浮雕，阴影勾勒出轮廓。我醒悟过来，那些图案是由一个个独立的新月组成的，就像他手腕上的那个……我手上的那个。

我看回自己小小的、单独的伤疤——想起我是怎样得到了它。我盯着詹姆斯的牙齿的形状在我的皮肤上留下永远的印记。

我抬头定定地看着他，透不过气来："贾斯帕，你经历了什么？"

第13章 新生儿

"和你的手一样的经历，"贾斯帕安静地说，"重复了一千次。"他有些悔恨地笑道，手抚过手臂，"我们的毒液是唯一能给我们留下伤疤的东西。"

"为什么？"我惊恐地喘息道，感觉有些粗鲁，可还是忍不住去看他覆满微妙的伤痕的皮肤。

"我的成长和这儿被收养的这些兄弟姐妹们……不太相同。我的开始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到最后，语气僵硬起来。

我震惊地、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在讲我的故事之前，"贾斯帕说，"你要明白，贝拉，我们的世界有很多地方永恒的年龄是以周计的，而不是世纪。"

其他人已经听过了这个故事。卡莱尔和埃美特把注意力又转回了电视上，爱丽斯无声无息地坐到艾斯梅脚边，但爱德华像我一样全神贯注；我能感觉到他看着我的脸，捕捉我每一丝情绪。

"想真正明白为什么，你需要用一种全新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你

想像一下它的样子——强烈的、贪婪的……持续的饥渴。

“你看，世界上有些地方对我们来说更加称心，那些我们不用那么克制，可仍能不被发觉的地方。

“例如这张图，西半球的地图。图片上每个人类都化作一个红点。红点越多，我们——嗯，用这种方式生存的人——更容易不被察觉地猎食。”

他的话一点一点渗入我的大脑，慢慢构造出一幅图画。我哆嗦了一下。但贾斯帕并不担心会吓坏我，他不像爱德华那样总是有过强的保护欲。他没有停顿，继续说下去。

“倒不是说南方的那几伙吸血鬼很关注人类会不会察觉。他们有所收敛是因为沃尔图里家族。他们是南方帮伙唯一害怕的人。要不是沃尔图里，我们其他人很快就会失去遮蔽。”

我不满他说出那个名字的方式——带着尊重，几乎是感激。不管从那种角度把沃尔图里家族看成好人，我都难以接受。

“相对而言，北方非常文明。我们中的大部分都在这里游牧，享受黑夜，也享受白天，我们能和人类交往而不受怀疑——隐匿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

“在南方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那些不朽的生物只在夜晚出没。他们用白天计划下一次转移，或者猜想他们的敌人。因为南方有战争，持续很多世纪也不停歇的战争，没有一刻的休战。那儿的吸血鬼只注意人类的存在，除非是战士们发现路旁有一群牛——可以自由拿取的食物。他们避人耳目只是因为沃尔图里。”

“但是他们为什么而战？”我问。

贾斯帕笑了，“记得带红点的地图吗？”

他等待着，我点点头。

“他们为了争夺最密集的红点的地方的控制。

“你看，有人有次这样想，如果他是唯一的一只吸血鬼存在，我们说墨西哥城，那么他每晚都去猎食，两次，三次，谁都不会注意到。他想办法摆脱对食物的竞争。

“其他吸血鬼也有相同的想法。有些人想出了比其他人更有效的战术。

“但最有效的策略是由一个名叫博妮塔，相当年轻的吸血鬼发明出来的。大家最开始听说他时，他从达拉斯北方的什么地方来的，屠杀了分享休斯顿附近地区的两群小伙的吸血鬼。两夜之后，他又与墨西哥北部占领蒙特雷的一个厉害得多的联盟开战，又胜了。”

“他怎么赢的？”我小心而好奇地问。

“博妮塔组建了一个新生吸血鬼军队。他是第一个想到的，所以开始时他势不可挡。非常年轻的吸血鬼易变、狂暴，几乎无法控制。只有一只新生吸血鬼，你还可以和他讲道理，教他克制自己，但是，十只，十五只在一起就成了噩梦。他们很容易就会像攻击你指给他们的敌人一样互相攻击。因为他们自相残杀，输掉的群落又已削弱了他

大半的力量，博妮塔不得不继续创造出更多的吸血鬼。

“你瞧，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尽管新生吸血鬼很危险，他们还是有可能被打败的。差不多第一年时，他们在身体上难以置信的强壮，如果他们的身体允许，很轻易就能撕碎一个年长的吸血鬼。但是，他们是自己本能的奴隶，因此他们是可以推测的。通常，他们没有任何打斗的技巧，只有力量和凶残。还有巨大的数量。

“墨西哥南部的吸血鬼们意识到什么东西在迫近他们，他们做出了能想到的唯一一个能够抵挡博妮塔的事情。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军队……

“那是人间地狱——比你的想象还要恐怖。我们这些不朽的人也有自己的历史，这场特殊的战争永远不会被遗忘。当然，当时在墨西哥做人类也不是件好事。”

我哆嗦了一下。

“当死亡人数形成了蔓延开的恐慌——实际上，你们的历史把这次人口骤减归咎于疾病——沃尔图里家族最终插手了。全部守卫都一起来了，在半个北美洲的地下搜捕所有的新生吸血鬼。博妮塔在普埃布拉根深蒂固，他用最快的速度创建他的军队来争夺他的追求——墨西哥城。沃尔图里首先拿他开刀，然后搜捕其他人。

“任何人被发现和新生吸血鬼在一起都会被立即处死，又因为所有人都在努力保护自己不被博妮塔杀害，墨西哥城在一段时间内一只吸血鬼都没有。

“沃尔图里家族清理门户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尽管几乎没有目击者能幸存下来讲述当时的情况，这还是成为了我们永远都会记得的又一件历史大事。我曾和一个吸血鬼谈论这件事情，他在库利亚坎远远地看过当时发生的事情。”

贾斯帕哆嗦了一下。我发现我从未见过他害怕或者恐惧。这是第一次。

“这足够不让战争的兴奋传播开。世界的其他部分依旧平静。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也是归功于沃尔图里家族。

但是，沃尔图里家族并没有被遗忘，于是南部的团伙这次更加小心。新生吸血鬼被更小心地从人类里挑选出来，创造后也得到更多的训练。他们被小心地利用，大部分人类仍是无知无觉。他们的创造者们不给沃尔图里家族回来的理由。

“战争在继续，但是规模要小得多。不管什么时候，一旦有人做得过了，人类的报纸上出现了猜测，沃尔图里家族便会回来清理这个城市。但他们让其他吸血鬼，谨慎的吸血鬼，继续下去……”

贾斯帕目光空洞。

“你就是这么转变的。”我明白过来，轻声道。

“对。”他同意说，“我是人类的时候，住在得克萨斯休斯顿。1861年我加入南联盟军队。那时候我快到十七岁了。我向征兵办撒谎说我已经二十了。我的个子很高，所以谎言没有被识破。

“我的军队生活很短，但很有前途。人们总是……喜欢我，听我不得不说的话。我父亲说这是领袖气质。当然，现在我知道这里可能还有些别的东西。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军衔提升得很快，比那些年龄更大、经验更足的人都要快。南联盟军队是新组建的，在仓促地扩充自己，所以同时它也提供了机会。到第一场在加尔维斯顿（德克萨斯东南部港市）的战斗时——呃，它只是一场小规模战斗，真的——即使不提我的真实年龄，我也是德克萨斯最年轻的少校。

“我受命负责在联邦的炮船到达港口时将城里的妇女和儿童疏散出去。他们花了一天的时间准备，然后我送第一批平民去休斯顿。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夜。

“我们到达时天已经黑了。我一直等到确认了所有的人都被安置好。这些事一完成，我就找了一匹新马赶回加尔维斯顿，没有时间休息。

“出城刚一英里，我发现了三名步行的女人。我以为她们是掉队的，于是立刻下马提供帮助。但是，暗淡的月光下，我一看到她们的脸，便震惊地说不出话来。毫无疑问，她们三个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她们的皮肤那么苍白，我感到惊奇。即使是那个小巧的黑发女孩儿，明显是墨西哥人，在月光下也如瓷器一般。她们看起来很小，所有三个人，小到足可以叫她们女孩儿了。我知道她们不是掉队的，不然我一定会记得她们。

“‘他说不出话了。’最高的女孩用一种可爱甜美的声音说——就像风铃。她长着浅金色的头发，皮肤像雪一样白。

“另一个女孩也是金发，粉笔似的白的皮肤。她的面庞像一个天使。她半闭着眼向我靠近，深深吸进一口气。

“‘嗯，’她叹息道，‘可爱。’

“最小的那个，黑发女孩儿，抓住那个女孩儿的胳膊急促地说话。她的声音柔软动听，怎么也说不上尖锐，但那似乎才是她想要的效果。

“‘集中精力，内蒂。’她说。

“我能很好地感觉出人们之间的关系。我马上意识到这个黑发小女孩儿才是以某种方式对其他两个负责的人。如果她们是军队，我能说她是另两个的上级。

“‘他看起来正对——年轻，强壮，还是军官……’黑发女孩儿停顿了一下，我在努力，但还是说不出话，‘还有别的东西……你们感觉到了吗？’她问另两个，‘他……令人信服。’

“‘哦，是的。’内蒂马上同意说，又一次靠近我。

“‘耐心。’黑发女孩儿提醒她，‘我想要这个。’

“内蒂皱了皱眉，看起来有点恼怒。

“‘我们去打猎吧。’内蒂兴奋地同意说，拉住高个女孩儿的手。她们转身——是那么的优雅——冲向城市。她们好像都要飞起来

了，速度那么快——她们身后飞扬起的白色裙摆就是她们的翅膀。我惊奇地眨眨眼，她们已经消失了。

“我转回身看向玛丽亚，她正好奇地盯着我。

“在我的生命里我从未这样迷信过。在那一刻之前，我从未相信过有鬼或者其他荒谬的东西存在。突然，我不确定起来。

“‘你叫什么，士兵？’玛丽亚问我。

“‘贾斯帕·维特洛克少校，小姐。’我结结巴巴地说，即使她是鬼，我也没法对一个女人不礼貌。

“‘我真的希望你能活下来，贾斯帕。’她用她那温柔的嗓音说，‘我对你感觉很好。’

“她靠近一步，倾斜脑袋，好像要吻我。我僵在那里，尽管我的直觉尖叫着让我快跑。”

贾斯帕停顿了一下，脸上是若有所思的神色。“几天后，”他终于说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润色了一下他的故事，还是为了回应我都能感觉到的爱德华流露出的紧张。“她们向我介绍我的新生活。

“她们的名字是玛丽亚，内蒂和露西。她们在一起没多久——玛丽亚拉拢了另两个——她们三个都是那些失败的战斗中的幸存者。她们之间是互相利用的关系。玛丽亚想复仇，还想夺回她的领地。另两个则想扩大她们的……猎食范围，我想你能接受这个词。她们在组建一支军队，并且比通常都要小心，这是玛丽亚的意思。她想要一支高级的军队，所以她搜寻那些有潜能的特殊的人类。然后，她对我们投入了很大精力，给我们更多的训练。她教我们打斗，教我们隐匿在人类中。我们做得好，就会得到奖励……”

他停顿了一下，又一次润色故事。

“但她的时间还是很少。玛丽亚知道，一旦一年的期限到了，新生吸血鬼巨大的力量就会渐渐减退。她想在我们仍强壮的时候开战。

“我加入时玛丽亚的团伙里有六个。两周内她又增加了四个。我们都是男的——玛丽亚要的是士兵——这使保持我们不互相打斗更加困难。我的第一架是和我的新伙伴打的。我比别人更快，更擅长格斗。玛丽亚对我很满意，尽管不得不去替换那些被我毁掉的吸血鬼让她有点恼怒。我经常被奖励，那让我更加强壮。

“玛丽亚很会安排角色。她决定让我带领其他新生儿——好像我被提升了军衔。这正符合我的本性。死亡人数戏剧般地降低了，我们的人数上升并稳定在二十人左右。

“这在我们那个时时需要小心的时代是很让人舒心的。我去控制周围感情气氛的能力还没有定义，却是极为有效。不久，我们就以一种新生儿前所未有的合作方式在一起工作，甚至玛丽亚，内蒂和露西都能更容易在一起工作了。

“玛丽亚越来越喜欢我——她开始依赖我。而在某些方面，我崇敬她踏过的土地。我从未想过还有别的生活方式。玛丽亚告诉我们这

就是事情前行的方向。我们都相信了。

“她说一旦我和兄弟们准备好打仗了，让我就去告诉她。我很想证明自己。最终我拉拢起一支二十三人的军队——二十三个难以置信的强壮的吸血鬼，空前的守纪律和有能力。玛丽亚简直是狂喜。

“我们潜进她原来的家蒙特雷，她指给我们敌人，放开我们。他们那时只有九只新生吸血鬼，一对年长的吸血鬼控制他们。我们很容易就战胜了他们，只损失了四只吸血鬼，这比玛丽亚想的要轻松得多。我们翻开了前所未闻的胜利的一页。

“我们都被训练过，所以没有引起注意。在人类不知不觉中，城市已经易主。

“成功让玛丽亚变得贪婪。过了不久，她就开始谋取其他的城市。第一年，她把控制范围扩大到得克萨斯的大部分和墨西哥北部。之后，南部的吸血鬼过来驱逐她。”

他伸出两根手指滑过他胳膊上浅浅的伤疤。“战斗很激烈。很多人开始担心沃尔图里会回来。起初的二十三只吸血鬼里，只有我活过了开始的十八个月。我们有输有赢。最终内蒂和露西也转而敌对玛丽亚了——但那一战我们胜了。

“玛丽亚和我守住了蒙特雷。尽管战争仍在继续，多少平静了些。征服的想法消失了，现在留下的几乎只有报复和血仇了。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伴侣，那是我们种族无法原谅的事……

“玛丽亚和我总是保证有准备好的十二个左右新生吸血鬼。他们对我们意义不大——他们只是工具，用后即弃的工具。当他们成长到无用的时候，我们就料理掉他们。我的生活一直沿着这条暴力的轨迹行进。一年一年的过去，我开始厌倦这一切，直到有些事改变了……

“几十年后，我和一个新生吸血鬼建立了友谊。他一直比较有用，不像其他新生儿，他活过了最初的三年。他叫彼得。我喜欢彼得，他很……文明——我想应该用这个词。虽然他很擅长打斗，他并不喜欢。

“他被安排和新生儿打交道——你可以说是看护他们。这是个全职工作。

“之后又到了清理的时候。新生儿失去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应该被替换了。彼得应该帮我处理他们。我们把他们分别带到一旁，你瞧，一个接着一个……那个夜晚总是很长。这一次，他劝我说有一些吸血鬼有潜能，但玛丽亚说我们不再收留他们，于是我告诉他不行。

“我们大概处理了一半，我感觉得到这对彼得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试图去决定要不要让他到一边去，由我自己一人处理掉剩下的吸血鬼。让我惊讶的是，他突然生气，暴戾。不管他的情绪预示了什么，我都振作起精神——他是个好战士，但永远不是我的对手。

“我传唤的新生儿是个女吸血鬼，刚过一年的期限，叫做夏洛蒂。她一走进视线，他的感情就变了，那出卖了他。他朝她尖叫快跑，自己也跟着她逃跑。我可以去追捕他，但我没有。我……不想毁

掉他。

“因为这件事，玛丽亚对我暴怒……

“五年后，彼得偷偷回来找我。他挑了个好时候。

“玛丽亚困惑于我恶化的情绪。她从来不会感到消沉。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是不同的。我开始留意到她在我附近时情绪的改变——有时有害怕……和恶意——与内蒂和露西要攻击时给了我有用的提醒的相同的情绪。我准备好去摧毁我唯一的盟友，我存在的核心。这时，彼得回来了。

“彼得给我讲他和夏洛蒂的新生活，告诉了我我从未梦想过的选择。五年的时间，他们从未打过仗，尽管他们在北方遇到过很多同类，那些共存而不互相伤害的同类。

“只一次谈话，他就说服了我。我准备离开，并且有些释怀不用去杀玛丽亚了。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像卡莱尔和爱德华在一起的时间一样长，但我们的关系远没有那么密切。当你为了战斗、为了血液而活着，你与他人形成的关系往往单薄而脆弱。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和彼得、夏洛蒂一起旅行了很多年，感受这个新奇、和平的世界。但那种消沉的感觉并没有消退。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直到彼得注意到每次我打猎后情绪都会变坏。

“我认真思考这件事。我在仇恨与杀戮中活了很多年，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人性。我无可否认地成为了一个噩梦，一个令人生厌的怪物。但每一次我找到一个人类受害者，我都能感到对另一种生活的怀念的微微的刺痛。看着他们因我的美貌而睁大双眼，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我是贾斯帕。维特洛克的最后一夜，我看到的玛丽亚和其他两人的样子。这种感觉对我比对别人更加强烈，这种见解的记忆——因为我能感受到我的猎物所有的情绪。我杀他们时，也承受着他们的感情。

“你感受过我控制周围的情绪，贝拉，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到屋子里的情绪会给我怎样的影响。我生命的第一个世纪，我生活在一个饥渴与仇恨的世界。恨是我永远的陪伴。我离开玛丽亚后它减弱了一些，但我仍不得不去感受我猎物的害怕与恐惧。

“这样的情绪太多了。

“我的消沉越来越严重，于是我离开了彼得和夏洛蒂。他们那么文明，无法感受到我开始感觉到的厌恶。他们只想要没有战争的和平。我实在太厌倦杀戮了——杀任何一个人，即使是微小的人类。

“但我只能继续杀戮。我有什么选择？我试过不那么频繁地杀人，但我会过于饥饿，最终放弃。在一个世纪的随时满足后，我发现自律……很难。我到现在做得也不是很好。

贾斯帕陷入了故事，我也是。我惊讶地发现他凄凉的表情柔和成了温和的笑容。

“我在费城。那天有一场风暴，白天我刚好外出了——我还不是很适应那么做。我知道站在雨里会引起别人注意，所以我钻进了一个半满的小餐馆。我的双眼很黑，尽管这意味着我很饥渴，让我有一点

担心，但不会有人注意到它们。

“她在那儿——等待我，自然。”他低声笑了一下，“我一进去，她就从吧台旁的高凳上跳下，直接向我走过来。

“我很震惊。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要攻击我，根据我的过去，这是她的行为唯一的解释。但是她在微笑。她散发出的情绪我以前从未感觉过。

“‘你让我等了很久了。’她说。”

我不知道爱丽斯什么时候又站到我身后了。

“然后你像一位优雅的西部绅士一样点了点头，说，‘我很抱歉，小姐。’”爱丽斯在回忆中笑起来。

贾斯帕向她微笑。“你伸出手，我不知不觉地就握住了你的手，根本没有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我感觉到了希望。”

贾斯帕说着握住爱丽斯的手。

爱丽斯咧嘴笑道，“我终于放下心来。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出现了呢。”

他们面对着微笑了很久，贾斯帕才把目光转回我身上，柔和仍停留在他的脸上。

“爱丽斯给我讲她看到的卡莱尔和他的家庭。我几乎无法相信竟会有这样一种存在。但爱丽斯使我乐观起来，所以我们出发去找他们。”

“他们的出现把我们吓了一跳，”爱德华说，对向我解释着的贾斯帕翻了翻眼睛。“埃美特和我离家去打猎。贾斯帕出现了，浑身都是战争的伤疤，拉着这个小怪物，”——他打趣道，胳膊肘拐了一下爱丽斯——“她叫着名字问候每一个人，知道他们所有的事，然后问她可以搬进哪间屋子。”

爱丽斯和贾斯帕的笑声如女高音与男低音般和谐。

“我到家时，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车库里。”爱德华继续说。

爱丽斯耸耸肩说，“你的房间视线最好。”

现在大家都一起大笑了。

“那是个好故事。”我说。

三双眼睛看着我，怀疑我神志是否清晰。

“我是说最后那部分，”我为自己辩护道，“和爱丽斯在一起的快乐结局呀。”

“爱丽斯改变了所有。”贾斯帕同意说，“现在这是我喜欢的氛围。”

但是压力中这短暂的停顿无法长时间地持续。

“一支军队，”爱丽斯轻声说，“你为什么没告诉我？”

其他人又都专注起来。他们的视线锁在贾斯帕的脸上。

“我以为我一定是误解这些迹象了，因为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有人会在西雅图创建一支军队？那里没有历史，没有仇杀。从征服的角

度也说不通，没有人声称负责。很多游牧的吸血鬼经过，谁都没有去为它而战，谁都没有去守卫它。

“但我以前见过这种情况，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西雅图有一支的新生吸血鬼军队，不到二十个，我猜。困难的部分是他们完全没有被训练，不管是谁创造了他们只是放任他们不管。情况只会变坏，而且离沃尔图里插手不远了。事实上，我很惊讶他们让这件事持续了这么久。”

“我们能做什么？”卡莱尔问。

“如果我们想避免沃尔图里牵扯进来，我们得去毁掉那些新生儿，而且我们得尽快这么做。”贾斯帕的表情很僵硬。知道了他的故事，我能猜到这个评估会多么困扰他。“我现在可以教你们。在城市里不会很容易的。年轻的吸血鬼不会关心保密的问题，但我们得关心。这会在一些方面限制我们，但不会限制他们。也许我们可以引他们出来。”

“也许我们不用那么做。”爱德华的声音很萧瑟，“难道你们不觉得，这个地区唯一可能会招致一支军队的威胁是……我们？”

贾斯帕眯起眼睛，而卡莱尔则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坦尼亚家族也在这附近。”艾斯梅慢慢地说，难以接受爱德华的话。

“新生儿并没有在蹂躏安克雷奇（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港市），艾斯梅。我想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我们自己是目标。”

“他们不是冲着我们来的，”爱丽斯坚持说，然后停顿了一下，“还是说……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是。目前还不知道。”

“那是什么？”爱德华好奇而紧张地问，“你想起了什么？”

“闪过的画面。”爱丽斯说，“我努力去看会发生什么时，我看不到清晰的图像，没有实在的东西。但是我还是看到了这些奇怪的掠影。太少了，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好像有人在转变他们的思想，很快地从一个方面转向另一个，所以我看不清楚……”

“优柔寡断？”贾斯帕难以置信地说。

“我不知道……”

“不是优柔寡断，”爱德华皱起眉头，“只是。某个人知道你在别人下决定之前看不到未来，他正在利用你视线的漏洞和我们捉迷藏。”

“谁会知道？”爱丽斯轻声道。

爱德华的双眸如寒冰一般坚硬，“阿罗像你一样了解你自己。”

“但是如果他们决定来我会看到的……”

“除非他们不想弄脏他们的手。”

“还有一个可能，”罗莎莉第一次开口，建议说，“南部的某个人……他已经触犯了规则，本来应该被毁灭，但是得到了第二次机会——如果他们来料理这个小麻烦……那可以解释沃尔图里迟钝的反应。”

“为什么？”卡莱尔问，仍是很震惊，“沃尔图里没有理由——”

“理由就在那儿。”爱德华轻声反对说，“我很惊讶这件事这么快就来了，因为其他的想法更加的强烈。在阿罗的脑海中，他看到我和爱丽斯分别站在他两边。现在与将来，极为有用的无所不知。他陶醉于这个想法。我还以为他用很长时间才能放弃那个想法——他实在太想得到了。但是仍有其他的想法，关于你，卡莱尔，关于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大。嫉妒与恐惧：你拥有……不超出他的，但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努力不去想它，但他没法完全隐藏住。他已经觉得存在竞争；除了他们自己，我们是他们发现的最大的家族……”

我恐惧地盯着他的脸。他从来没告诉过我这些，但我想我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脑海中，我能看到它，阿罗的梦。爱德华和爱丽斯穿着平滑的黑色长袍，漂浮在阿罗两侧，眼睛冰冷血红……

卡莱尔打断了我的白日恶梦。“他们过于效忠他们的使命。他们不可能自己破坏规则。这违反了所有他们尽力的事。”

“他们事后会清理的。双重的背叛，”爱德华冷酷地说，“没有危害。”

贾斯帕向前倾身，摇了摇头，“不，卡莱尔说的对。沃尔图里不会破坏规则。另外，这太粗心了。这个……人，这个威胁——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人第一次这样做，我敢发誓。我不相信沃尔图里牵扯进来了。但他们将会牵扯进来。”

他们都大眼瞪小眼，在压力下一动不动。

“那么我们走吧。”埃美特几乎在咆哮，“我们还在等什么？”

卡莱尔和爱德华交换了一个长长的眼神。爱德华点了一下头。

“我们需要你教我们，贾斯帕。”卡莱尔最终说道，“怎样去摧毁他们。”卡莱尔的下颌很僵硬，但我能看出他说出这句话时眼中的痛苦。没有谁比卡莱尔更痛恨暴力。

有一些困扰我的东西，但是我抓不住它。我非常害怕，惊骇，几乎失去知觉。但是，在那下面，我能感到我遗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它能理清这一团混乱，能解释这些事情。

“我们需要帮助。”贾斯帕说，“你觉得坦尼亚家族会……？再来五个成熟的吸血鬼会造成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凯特和艾瑞娜会对我们这方十分有利。有了他们的帮助，这几乎就十分简单了。”

“我们问问。”卡莱尔回答说。

贾斯帕递过去一个移动电话。“我们时间很急。”

我从未想过天生镇静的卡莱尔会这样慌乱。他接过电话，踱到窗前。他拨了一个号码，把电话放到耳边，另一只手拄着玻璃。他满脸伤痛和矛盾的表情望向窗外雾蒙蒙的早晨。

爱德华握住我的手，拉我走向那个白色小沙发。我坐在他身旁，盯着他的脸，而他盯着卡莱尔。

卡莱尔的声音低沉而快速，很难听清。我听到他问候坦尼亚，然后他快速地讲述了现在的情况，我没听懂多少他的话，不过我确定阿拉斯加的吸血鬼对西雅图发生的事不是一无所知。然后卡莱尔的语气变了。

“哦，”他说，声音因为惊讶而尖锐起来，“我们不知道……艾瑞娜那样想。”

爱德华在我身旁呻吟了一声，闭上眼睛。“该死。我诅咒劳伦特回到他归属的地狱第十八层。”

“劳伦特？”我轻声说，脸刷地白了，但爱德华没有回答，仍专注地读着卡莱尔的思想。

今年春天我和劳伦特短暂的邂逅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被掩盖。我仍记得他在雅各布和他的狼群介入之前他说的每一个词。

实际上，我来这儿是来帮她的……

维多莉娅。劳伦特是她第一个策略——她派他来侦查，来查看接近我有多困难。他没逃过狼群，也没能把消息带回去。

尽管他在詹姆斯死后，仍保持着他与维多莉娅的联系，但他也建立了新的联系和新的关系。他去和阿拉斯加的坦尼亚家住在一起——那个金红色头发的坦尼亚——卡伦家在吸血鬼世界里最好的朋友，逐渐扩大的家。劳伦特在死之前和他们在一起过了将近一年。

卡莱尔仍在说话，语气不太像恳求。是劝说，但是有些尖锐。然后尖锐突然压倒了劝说。

“那没有问题。”卡莱尔严厉地说，“我们有协议。他们没有破坏和约，我们也不会。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我们会独自尽全力。”

卡莱尔没等那边的回答就挂断了电话。他继续盯着外面的雾。

“什么问题？”埃美特小声问爱德华。

“艾瑞娜和我们的朋友劳伦特的关系比我们知道的更紧密。她很怨恨那些狼杀了他来保护贝拉。她想——”他停顿了一下，低头看我。

“继续说。”我尽量平静地说。

他眯起眼睛。“她想复仇。毁灭狼群。他们让我们用同意来换取他们的帮助。”

“不！”我喘息道。

“别担心。”他语气平缓地告诉我说，“卡莱尔永远都不会同意的。”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我也不会。劳伦特引起它”——这几乎是咆哮了——“而我仍因那件事亏欠狼人。”

“这可不好。”贾斯帕说，“太势均力敌了。我们在技术上占上风，但人数上不行。我们会赢，但代价是什么？”他紧张的眼睛扫过爱丽斯的脸。

我明白了贾斯帕的意思。我想要大声地尖叫。

我们会赢，但我们也输了。有些人不会活下来。

我环视这个屋子，看过一张张脸庞——贾斯帕，爱丽斯，埃美特，罗斯，艾斯梅，卡莱尔……爱德华——一张张我的家人的脸庞。

第14章 宣言

“你不是认真的。”星期三下午，我说，“你完全是疯了！”

“随便你说我什么，”爱丽斯回答，“派对还是要开。”

我瞪着她，难以置信地睁大双眼，眼珠都要瞪出来掉到午餐餐盘里了。

“哦，镇定，贝拉！你没理由不参加。况且邀请函都发出去了。”

“但……那……你……我……疯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已经给我买了礼物，”她提醒我，“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出场就好。”

我努力镇定自己。“有现在发生的事，开派对一点都不合适。”

“毕业才是现在发生的事，而且开派对很合适，合适到快来不及了。”

“爱丽斯！”

她叹了口气，努力认真起来。“现在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们理清头绪，这会花一段时间。既然我们坐在这儿等着，我们就应该也想想好事。你只是要高中毕业，第一次。你不会再做一次人类，贝拉。这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一直安静地听我们争论的爱德华闪给她一个警告的表情。她吐了吐舌头。她说的对——她柔软的嗓音永远都不会在食堂的聒噪声中突显出来。即使有人听到，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她言语背后的意思。

“我们还要处理什么事？”我问道，没有被分心。

爱德华低沉的声音答：“贾斯帕认为我们可以找到帮助。坦尼亚

家族并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卡莱尔正尝试联系一些老朋友，贾斯帕在找彼得和夏洛蒂，他还考虑和玛丽亚谈谈……但没人真想把西部的吸血鬼扯进来。

爱丽斯微微哆嗦了一下。

“说服他们不应该太难，”他继续说，“没人想让意大利的来。”

“但是那些朋友……他们不是……素食者，对吧？”用卡伦家自嘲的绰号，我抗议道。

“对。”爱德华回答说，突然变得面无表情。

“这儿？在福克斯？”

“他们是朋友。”爱丽斯安慰我，“不会有事的，别担心。而且贾斯帕会教我们一些消灭新生儿的技巧……”

这时爱德华的眼睛一亮，一抹释然的笑闪过他的脸庞。我突然觉得胃里充满了凌厉的冰锥。

我到家的时候，留言灯在闪。在我听到妈妈讲述菲尔在球场的事故，那种放下心的感觉又一次浮出来——他演示一个滑行动作时，和接球手撞在一起，股骨折了。他现在完全依赖于她，她没有理由离开。当留言被切断时，妈妈还在道歉。

“唉，有一个了。”我叹道。

“一个什么？”爱德华问。

“一个我不用担心这周会被杀的人。”

他翻了翻眼睛。

“为什么你和爱丽斯就不能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我质问道，“这很严肃。”

他微笑。“自信。”

“棒极了。”我轻声抱怨说。拿起电话，我拨通蕾丝的号码。我知道这会是很长一段对话，还知道我不用说很多。我只是听，然后每次我一有机会说话就要安慰她：我没失望，我没生气，我没伤心。她应该专心帮助菲尔痊愈。我让她传达我对菲尔“早日康复”的祝福，并保证会打电话通知她福克斯高中毕业仪式的所有细节。最终，我以急需为毕业考试学习的借口挂断电话。

爱德华有着永恒的耐心。在我打电话时，他一直礼貌地等待着，只是摆弄着我的头发，并且我一抬眼就向我微笑。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去考虑时，注意这些东西可能很肤浅，但他的笑容仍然让我失掉了呼吸。他太美了，美到让我很难去想其他的事情，美到让我很难去关注菲尔的伤势，蕾丝的歉意以及敌对的吸血鬼军队。我只是人类。

一挂断电话，我就踮起脚尖吻他。他抱住我的腰，把我举到厨房案板上，这样我不会太费力。那对我很有用。胳膊锁住他的脖子，我融化在他冰冷的胸口。

太快了，像往常一样，他退开。

我撅起嘴巴。

看到我的表情，他笑了起来，从我的胳膊和腿中解脱开。他在我身旁靠在案板上，然后伸出一条胳膊轻轻揽住我的肩膀。

“我知道你认为我有某种完美、坚定的自控，可实际上那不是事实。”

“我希望。”我叹道。

他也叹了口气。

“明天放学以后，”他说，转移了话题，“我要和卡莱尔，艾斯梅和罗莎莉去打猎。只有几个小时——我们不会走远。爱丽斯，贾斯帕和埃美特应该能确保你的安全。”

“呃。”我轻声抱怨。明天是期末考试的第一天，只考半天，我考微积分和历史——我的课程中最难的两难科目，所以我几乎一整天都见不到他，而且除了担心，无事可做。“我讨厌被看着。”

“只是暂时的。”他保证说。

“贾斯帕会很无聊。埃美特会取笑我。”

“他们会有最好的表现的。”

“好吧。”我不情愿地说。

这时我突然想起除了被看护，我还有一个选择。“那个……自从篝火派对，我没再去过拉普西。”

我小心地看他的表情有没有变化。他的眼睛紧了一丁点儿。

“我在那里足够安全。”我提醒他。

他想了一会儿。“你应该是对的。”

他脸色平静。好像有点太平静了。我几乎要问他是不是想让我留下，可是想到埃美特毫无疑问会不停开我的玩笑，就改变了话题。“你已经渴了吗？”我问道，抬手抚摸他眼睛下面浅浅的阴影。他的双瞳仍是深深的金色。

“不是很渴。”我惊讶地发现他好像不愿回答这个问题。我等待他的解释。

“我们想尽可能地强壮。”他解释说，仍是不情不愿，“路上我们可能还会打一次猎，找一些大的猎物。”

“那让你们更强壮？”

他在我的脸上寻找些什么，但除了好奇，什么都没有。

“是的，”他最终说道，“人血最让我们强壮，即使是很少一点。贾斯帕想过作弊——尽管他反对这个想法，可他很现实——但他也不会这样建议。他知道卡莱尔会说什么。”

“那会有帮助？”我轻声问。

“没关系的。我们不会改变自己。”

我皱起眉头。如果那有用，即使只有一点帮助……我哆嗦了一下，意识到自己希望用一个陌生人的死亡来保护他。我对自己感到恐惧，却又没法完全否定这个想法。

他又一次改变了话题。“那就是他们那么强壮的原因，当然。新生儿的体内充满了人类的血——原本他们自己的血，慢慢地反应转

变。它与细胞组织有关联，让他们更强壮。他们的身体慢慢地用光它，就像贾斯帕说的，大约一年后力量逐渐消退。”

“我会有多强壮？”

他咧嘴笑道，“比我强壮。”

“比埃美特还强壮？”

他的嘴咧得更大。“对。帮我个忙。向他挑战掰手腕。这对他一定是个不错的经历。”

我笑了。听起来太滑稽了。

然后我叹了口气，跳下案板，因为有件事我不能再拖延了。我得用功了，很用功很用功。还好我有爱德华的帮助，他是个很好的老师——因为他几乎知道所有的事情。我认为我最大的问题是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考试上。如果我没看好自己，也许我会在历史论文里写上南部吸血鬼之战。

休息时我给雅各布打了通电话。爱德华看起来就像我和蕾丝通电话时一样自在。他又一次摆弄我的头发。

尽管下午已经过去了一半，我的电话还是吵醒了雅各布。起初他还在发牢骚，但当我问到我明天能不能去时，他高兴起来。奎鲁特的学校已经开始放暑假了，所以他说让我去得越早越好。我很高兴除了被看护，还有别的选择。而且和雅各布在一起让我有那么一点尊严。

而当爱德华坚持要像监护人交送孩子似的把我送到边境线时，一部分尊严消失了。

“考得怎么样？”路上，爱德华问我，挑起话题。

“历史很简单，微积分不知道。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很可能意味着我考砸了。”

他笑道，“我确定你考得不错。或者，如果你真的担心，我可以贿赂瓦纳先生给你个A。”

“呃，谢谢，不过不用了。”

他又一次大笑，但当我们转过最后一个弯，看到等待的红车时，他的笑声突然止住了。他皱起眉头，神情专注，然后，停车时，他叹了口气。

“怎么了？”我问，手放在车门上。

他摇了摇头，“没什么。”透过车前窗，他的视线落在另一辆车上。他眯起眼睛。我以前看过这个表情。

“你不是在听雅各布的想法，对吧？”我指责说。

“当一个人叫喊时，你很难忽视他。”

“哦，”我想了一下，“他在喊什么？”我轻声问。

“我十二分确定他会自己提起。”爱德华不乐意地说。

我正想加深探讨，可雅各布按了按喇叭——不耐烦的快速的两声。

“那真不礼貌。”爱德华愤愤不平地说。

“那是雅各布。”我叹道，赶紧抢在雅各布做出什么让爱德华呲

出牙齿的事情之前下了车。

我钻进兔子车之前向爱德华挥了挥手。在我看来，刚刚的喇叭声真的让他很不快……或者是雅各布想的事情。但我的眼睛并不锐利，总是会看错。

我希望爱德华向我走过来。我希望他们两个都下车，握手，成为朋友——做爱德华和雅各布而不是吸血鬼和狼人。好像我的手中又有了两块强力的磁铁，我将它们靠拢，努力反抗自然的力量。

……

我叹了口气，爬进了雅各布的车。

“嘿，贝拉。”杰克的语气很兴奋，但是声音拖拖拉拉的。他发动车子沿着公路向前开回拉普西，比我开得快，但比爱德华慢。我查看他的脸色。

雅各布看起来不太一样，也许更虚弱了。他耷拉着眼皮，面色憔悴，蓬乱的头发胡乱地支出来，有的都要贴在下巴上了。

“你还好吧，杰克？”

“就是累。”下车之前，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然后他问，“你今天想做什么？”

我看了他一会儿。“现在我们就去你的地方呆一会儿，”我建议道，他看起来做不了别的什么，“晚点我们可以去骑摩托车。”

“好的，好的。”他说，又打了一个呵欠。

雅各布的家里很空，我感到奇怪。我终于意识到我把比利当作这里永恒的一部分了。

“你爸爸呢？”

“在克里尔沃特家。自从哈里去世他常去那儿。苏很孤单。”

雅各布在那个比双人沙发大不了多少的旧沙发上坐下，把自己缩在一侧给我腾地方。

“哦，那很好。可怜的苏。”

“是啊……她和她的孩子们……”他犹豫着，“有点问题。”

“嗯，塞思和莉娅失去了爸爸，一定很痛苦……”

“啊哈。”他表示同意，陷入沉思。他拿起遥控器，拨台，却完全不去看演的是什么。他又打了个呵欠。

“你怎么了，杰克？像个僵尸似的。”

“我昨晚就睡了两个小时，前天睡了四个小时。”他告诉我说，慢慢地抻了抻长长的胳膊，我能听到他放松时关节的咔吧声。他的左胳膊搭在我身后的沙发背上，身子泄下去，头靠在墙上。“我累死了。”

“你为什么不睡觉？”我问。

他一脸的苦相。“山姆变了。他不相信你的吸血鬼。我已经有两周都在跑两遍的巡逻，没人碰我，可他还是不买帐。所以我现在就孤立了。”

“两遍巡逻？是不是因为你想看护我？杰克，那不对！你需要睡

觉。我不会有事。”

“不是什么大事。”他的眼神突然变得警惕，“嘿，你们知道去你屋子里的是谁了吗？有什么新进展？”

我忽略他第二个问题。“没有。我们还没找到我的，嗯，客人，的线索。”

“那我还会去。”他的眼睛慢慢闭上。

“杰克……”我开始抱怨。

“嘿，这是我的底线了——我是永远被奴役的，记得吗，我是你一生的奴隶。”

“我不想要奴隶！”

他没睁眼。“你想要什么，贝拉？”

“我想要我的朋友雅各布——我不想让他半死不活的，在一些错误的努力中伤害自己——”

他打断我，“这么看——我希望我能追杀一个我可以杀的吸血鬼，好吗？”

我没回答。他看我，看我的反应。

“开玩笑的，贝拉。”

我盯着电视。

“那么，下周有什么特殊的计划吗？你要毕业了。哇。那可是大事。”他的语调平和起来，又一次闭上眼，脸上没有精神，完全是憔悴——这次不是疲惫，而是自我克制。我意识到毕业对他来说仍有着可怕的意义，尽管我的计划被打断了。

“没有特别计划。”我小心地说，希望他能听出我话中的安慰，而不去要求一个更详尽的解释。现在我还不想提，一是因为他不想让谈话艰难起来，二是他能看出我太多的恐惧。“嗯，我还是得参加一个毕业派对。我的。”我用一种厌恶的语气说，“爱丽斯爱死了派对，她几乎邀请了整个镇子那晚去她家。太可怕了。”

我说话时他睁开了眼，一抹解脱的笑让他的脸看起来有了一点生气。“我没收到邀请，真伤心。”他取笑说。

“你被邀请了。既然都说是我的派对，我应该可以邀请我想邀请的人。”

“谢谢。”他讽刺地说，第三次闭上眼睛。

“我希望你能来，”我不抱任何希望，“那会更有意思，我是说，对于我。”

“好吧好吧，”他嘟囔着，“那会很……聪明……”他的声音小下去。

几秒钟之后，他开始打呼噜了。

可怜的雅各布。我看着他睡梦中的脸，我喜欢他现在的样子。他睡着时，每一分防备和苦涩都消失了，突然他又成了那个小男孩儿，那个在所有狼人的荒谬出现之前我最最好的朋友。他看起来小得多。他看起来像我的雅各布。

我蜷进沙发等他醒来，希望他能多睡一会儿补补觉。我不停地转台，没有什么好节目。我最终停在了一个厨艺节目，看的时候发现自己为查理的晚餐从没下过那么多功夫。雅各布的呼噜声大起来，于是我调大电视音量。

奇怪的是，我竟也放松下来，昏昏欲睡。这个房子感觉比我自己的安全，很可能是因为没人来这里找过我。我蜷在沙发上，考虑要不要自己也小睡一下。也许可以，但雅各布的呼噜声实在难以忍受。所以，不再去睡，我选择胡思乱想。

期末考试结束了，大部分科目都是小菜一碟。而唯一的例外，微积分，及格或者不及格都也已经考完了。我的高中结束了，而我却不很确定自己的感受。我无法客观地看待它，因为它和我人类生活的结束息息相关。

我不知道爱德华这个“不是因为你害怕”的借口计划了多久，但有时我必须要坚决地反对他。

如果我更切实地思考，我知道我一划下毕业的期限，找卡莱尔改变我就更有道理。福克斯变得和战争核心一样危险。不，福克斯就是战争核心。此外……这是一个不参加毕业派对的好借口。我想着这个转变的最轻的理由，笑了起来。愚蠢……但令人信服。

但爱德华是对的——我还没有太准备好。

但我不想切实。我想让爱德华转变我。这不是一个理智的愿望。我确定——在有人真的咬我、毒液开始在我的静脉里燃烧之后两秒钟——我真的不会再去关心这是谁做的。所以谁做没什么不同。很难去解释，即使是对自己，为什么这有所不同。只是某种意义上，是由他来做选择——很想要我，以至于不能让我改变，而由他做一些事来保护我。这很孩子气，但是我希望他的双唇是我感受到的最后一样美好的事物。更尴尬的，我没法大声说出来的，是我想让他的毒液浸透我的身体，让我以一种明了、可量化的方式属于他。

但我知道，他会像胶水一样执着地坚持自己的婚姻方案——因为推迟才是他清楚的想要的，而且这个计划也确实到现在还起着作用。我尝试着去想像告诉我的父母这个夏天我要结婚的消息。告诉安吉拉，本和迈克。但我不能。我想不出我要怎么说。相比倒是说出我要变成吸血鬼更容易。我确定，至少我的妈妈——我告诉她一切事实之后——与反对我成为吸血鬼相比，会更激烈地反对我结婚。我想象着她恐惧的表情，自己对自己做了个鬼脸。

然后，有一瞬，我看到了另一幅奇特的景象。爱德华和我坐在一个带篷秋千上，穿着另一个世界的服饰。在那个世界，我的手指上带着他的戒指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一个更简单的世界，一个爱被更简单地定义的世界，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世界……

雅各布哼哼着转了个身，胳膊滑下沙发背把我压在他身上。

天哪，他太重了！还很热。几秒钟后就酷热难耐了。

我尝试从他胳膊底下滑出来而不吵醒他。但我需要动一动。当他

的胳膊从我身上滑落，他猛地睁开眼，跳起来，焦虑地四顾。

“怎么了？怎么了？”他胡乱地问。

“只是我，杰克。抱歉吵醒你了。”

他转过来看我，眨眨眼，困惑不已，“贝拉？”

“嘿，睡猫。”

“哦，天！我睡着了？对不起！我睡了多久？”

“就几集艾米瑞尔斯的美食秀，我没数。”

他在我身旁倒在沙发上。“哇。对不起，真的。”

我拍拍他的头发，想抚平那些乱糟糟的枝杈。“没事，我愿意你多睡一会儿。”

他打了个呵欠，抻了个懒腰。“这些天我很没用，怪不得比利总是离开。我太无趣了。”

“你很好。”我安抚他。

“啊，我们出去吧。我得出去走走，不然又要睡着了。”

“杰克，回去睡觉。我很好，我会打电话叫爱德华接我的。”说话间，我拍了拍口袋，发现是空的。“糟了。我得借你的电话用啦，我想我把它落在车里了。”我站起身。

“不！”雅各布坚持道，抓住我的手，“不，留下。你难得过来，没法相信我竟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说话间他拉起我，领我往外走，过门框时低了低头。现在比雅各布睡觉时凉了许多。空气出奇的冷——一定是快来风暴了。感觉像二月而不是五月。

冷风好像让雅各布更加清醒。

他在房子前面来回地踱着步子好一会儿，还拉着我跟着他。

“我是个傻子。”他自言自语道。

“怎么了，杰克？不就是睡着了嘛。”我耸耸肩。

“我有话想说。真不敢相信我竟然睡着了。”

“那现在说吧。”我说。

雅各布只一瞬迎上我的视线，就迅速地转开看向树林。看起来他好像脸红了，可他肤色深，所以难说。

我突然记起爱德华送我时说的话——雅各布会告诉你他在脑海中喊什么。我开始咬嘴唇。

“瞧，”雅各布说，“我本来计划用有点不同的方式做这件事，”他笑了，可听起来像是自嘲，“柔和一点。”他补充说。“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但是”——他看向随着下午时间的流逝慢慢变着颜色的云。——“我没有时间了。”

他又笑了一下，懦弱而不安。我们仍在慢慢地踱步。

“你在说什么？”我疑问道。

他深深地呼吸。“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已经知道了……但我想我还是应该说出来。这样这个问题就不再模糊不清了。”

我停下脚步，他便也停下。我抽回手，双臂叠在胸前。我突然确

定我不想听到他埋下了众多伏笔的这件事。
雅各布皱起眉头，黑色的眼睛陷入阴影。它们盯着我的双眼，沥青似的黑。
“我爱上你了，贝拉。”雅各布的语气强烈而肯定，“贝拉，我爱你。我希望你能选择我而不是他。我知道你不这样想，但我需要提出事实，这样你就明白你有什么选择。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存在误解。”

第15章 赌注

我盯着他，良久，无语。我想不出对他要说些什么。
他看着我惊呆的表情，严肃渐渐消失。
“好吧，”他咧嘴笑道，“这样就行了。”
“杰克——”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的喉咙，我使劲清清嗓子，“我不能——我是说我没法……我得走了。”
我转身，但他抓住我的肩膀让我转过身去。
“不，等等。我明白，贝拉。但是，瞧，回答我这个问题，好吗？你想让我离开再也不见你吗？说实话。”
很难把精力集中在他的问题上。“不，我不想。”最终，我承认说。
雅各布又一次咧嘴笑道，“看吧。”
“但我想让你在身边的原因和你想让我在你身边的原因不一样。”我反驳道。
“那么，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想让我在你身边。”

我仔细想了想。“你不在时我会想你。你开心的时候，”我认真权衡了一下我的话，“我也会开心。但是对查理我也可以说相同的话，雅各布。你是我的家人。我爱你，但不是那种爱。”

他点点头，依旧平静。“但你确实想让我在你身边。”

“是的。”我叹道。他不可能被打击到。

“那我就会黏在你身边。”

“真是吃苦耐劳。”我轻声抱怨。

“对。”他的指尖轻触我的右脸颊。我拍开他的手。

“你觉不觉得你应该讲讲礼貌，至少？”我恼怒地问。

“不，我不觉得。你来决定，贝拉。你可以拥有我——包括坏习惯——或者根本没有我。”

我沮丧地看着他。“你真小气。”

“你也是。”

他击中了我的短处，我被迫退了一步。他说的对。如果我不小气——还有贪婪——我就会告诉他我不想和他做朋友然后走开。保持朋友关系同时却伤害他并不正确。我不知道我在这儿是要做什么。但我突然明白这么做不好。

“你说的对。”我轻声说。

他笑了。“我原谅你啦。只是努力别和我生气。因为最近我决定不要放弃。这很难抗拒——越是得不到就越想得到。”

“雅各布。”我深深地看进他黑色的眼眸，想让他认真考虑我的话，“我爱他，雅各布。他是我整个的生命。”

“你也爱我。”他提醒我。我刚要开口反驳，他举起手，“不是同一种爱，我知道。但他也不是你全部的生命。不再是。也许他曾是，但他离开了。而现在，他只是不得不来处理那个选择的后果——我。”

我摇了摇头。“你不可能。”

突然，他严肃起来。他双手捧着我的脸，坚定地捧着，这样我没法躲开他专注地凝视。

“直到我心脏停止跳动，贝拉。”他说，“我会在这里——奋斗。别忘记你有选择。”

“我不想要选择。”我反驳道，努力缩回头却没有成功，“而且我的心跳也是有限的。就快到时候了。”

他眯起眼睛。“那就更有理由去战斗了——更努力地战斗，在我可以的时候。”他轻声说。

他仍捏着我的下巴——他的手指很用力，直到我感到疼痛——我看到他眼中突然的决绝。“不——”我反抗，但是太晚了。

他的嘴唇压住我的，堵住了我的抗议。他愤怒、粗暴地吻我，另一只手紧紧卡在我的脖子后面，让我无法逃脱。我用尽全力推开他的胸膛，可他几乎都没注意到。除掉愤怒，他的嘴唇很软，以一种温暖陌生的方式贴合我的唇。

暮光之城-月食（上）

我抓向他的脸，努力推开，又失败了。不过这次他好像注意到了，这激怒了他。他的嘴唇用力地把我的双唇挤开，我能感觉到口中他滚热的呼吸。

本能的，我的手垂到身体的两侧，一动不动。我睁着眼，不去反抗，不去感受……只是等他停下来。

起作用了。怒气似乎消退了，他退开一点点，看我。然后他温柔地吻上我的唇，一次，两次……三次。我似雕像般，等着。

终于，他放开我的脸，离开我。

“完事了么？”我毫无情绪地问。

“是的。”他叹道，闭上眼，微笑。

我扬起手，用尽全力甩向他的嘴巴。

嘎吱一声。

“噢！噢！”我尖叫，痛苦地上下乱跳，把手紧紧搂在胸口。骨折了。我感觉得到。

雅各布震惊地看着我：“你还好吧？”

“不！该死！你弄折了我的手！”

“贝拉，你弄折了你的手。别跳了，让我看看。”

“别碰我！我现在要回家！”

“我去取车。”他镇静地说。他甚至没有像电影里演的摸摸下巴。多差劲。

“不，谢了。”我嗓音尖锐地说，“我宁可走回去。”我转身走向公路。离边境只有几英里，我一离开他，爱丽斯就能看见我。她会派人来接我。

“只让我送你回家。”雅各布坚持说。难以置信的，他竟敢挽住我的腰。

我猛地跳开。

“好吧！”我咆哮道，“快点！我等不及看爱德华怎么对你。我希望他撕破你的喉咙，你这只粗暴、可憎、愚蠢的烂狗！”

雅各布翻了翻眼睛。他护着我走到乘客座，帮我上车。他进驾驶座时，居然在吹口哨。

“我一点都没伤到你吗？”我愤怒地问。

“你开玩笑吗？要不是你在尖叫，我可能都不知道你是扇了我一巴掌。就算我不是石头做的，我也没有那么柔软。”

“我恨你，雅各布·布莱克。”

“那很好。恨是一种有激情的情绪。”

“我会给你激情的，”我沉声说，“谋杀。最有激情的犯罪。”

“哦，拜托。”他说，还是十分高兴的样子，好像又要吹口哨了，“那可比亲块石头好。”

“根本没法比。”我冷冷地说。

他卷了卷嘴唇。“你可以说出来。”

“我不。”

那好像让他烦恼了一下，但他马上又快活起来，“你只是生气。我对这类事情没什么经验，但我想对我是好极了。”

“哼。”我哼声。

“你今晚要好好想想。当他以为你睡着的时候，你正在想你的选择。”

“要是我今晚想到了你，一定是因为我在做恶梦。”

他减慢车速，转身看我，睁大的漆黑的眼睛满是认真的神色。“就想想会是什么样子，贝拉。”他温柔而期盼地劝说，“你不需要为我改变什么。你知道如果你选择我查理会很高兴。我能像你的吸血鬼一样很好地保护你——也许更好。而且我能让你快乐，贝拉。我能给你好多他给不了的东西。我敢打赌他甚至没法像我刚才那样吻你——因为他会弄伤你。我永远，永远都不会伤害到你，贝拉。”

我举起我受伤的手。

他叹气。“那不是我的错。你应该了解的。”

“雅各布，离开他我不会快乐。”

“你从没试过，”他反对说，“他离开的时候，你用所有的精力去想念他。如果你看开些就会快乐。你和我在一起能够快乐。”

“除了他，和谁在一起我都不想快乐。”我坚持道。

“你对他永远都不会像对我一样确定。他离开过你一次，他可能会再一次这么做。”

“不，他不会的。”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记忆的鞭打让我痛彻心扉。我想要把这痛还给他。“你离开过我一次。”我冷冷地提醒他，想着他逃避我的那几周，想着他在他家后面的树林里对我说的话……

“我从没这么做过。”他激烈地争辩，“他们不许我告诉你——我们在一起对你不安全。但是我从没离开过，从没有！我在夜里会绕着你的房子跑——就像现在。就是为了确定你还好。”

但现在我可不打算为他所动，感到惭愧。

“送我回家。我手痛。”

他叹了口气，看向路面，开始用正常的速度行驶。

“只是想一想，贝拉。”

“不。”我执拗地说。

“你会的。今天晚上。而且你想我的时候我也会想你。”

“就像我说的，噩梦。”

他向我咧嘴笑道，“你刚回吻我了。”

我抽了口气，不假思索地攥起拳头，然后受伤的手让我发出嘶声。

“你还好吧？”他问。

“我没有。”

“我想我能分辨出不同。”

“显然你不能——那不是回吻，那是努力让该死的你离开我，你

这头蠢猪。”

他从喉咙底发出低沉的笑声。“真易怒。几乎是过度防备了，我能说。”

我深深吸了口气。没有理由和他继续争论下去，他会扭曲我每一句话的意思。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手上，尝试张开五指，以确定到底是哪里受伤了。尖锐的疼痛刺向我的指节。我呻吟了一声。

“对于你的手我真的很抱歉。”雅各布近乎由衷地说，“下次你再想打我，用棒球棒或者铁撬棍，好吗？”

“别指望我会忘。”我嘟囔说。

直到车开到我家门前，我才反应过来我们在向哪走。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我质问道。

他茫然地看着我。“我以为你说你要回家。”

“啊。我猜你不能带我到爱德华家对吧？”我沮丧地咬了咬牙。

痛苦溢满他的脸，我发现这句话比我之前说的任何一句都更刺激他。

“这是你的家，贝拉。”他安静地说。

“对，但是有医生住在这儿么？”我问道，又一次举起我的手。

“哦。”他想了一想，“我会带你去医院的。不然查理也行。”

“我不想去医院，尴尬，还没什么必要。”

他让兔子车在房子前面空转，一副说不上的表情和从容不迫的样子。查理的巡逻车已经停在车道里了。

我叹道，“回家吧，雅各布。”

笨拙地爬下车，我走向房子。引擎在我身后切断，当我发现雅各布又跟在我身后，与其说是惊讶，倒不如说是恼怒了。

“你要做什么？”他问。

“我要往手上放点冰，然后给爱德华打电话让他来接我去找卡莱尔，让他治我的手。之后，如果你还在这里，我就要去找一根铁撬棍。”

他没回答，只是为我撑开大门。

我们无语地走过前厅，查理正躺在沙发上。

“嘿，孩子们。”他说，坐起身子，“很高兴见到你来，杰克。”

“嘿，查理。”雅各布随意地回答道，停下脚步。我则大步走向厨房。

“她怎么了？”查理不解。

“她觉得手骨折了。”我听到雅各布告诉他。我走向冰柜，拽出一盘冰块。

“她怎么弄的？”作为我的父亲，我认为查理应该少一分逗笑多一分关心。

雅各布大笑。“她打我了。”

查理也大笑。我沉着脸，把冰格狠狠地磕在水池边上，冰块噼里啪啦地掉下去，我用好的手抓起一捧包在案板上的餐布里。

"她为什么打你？"

"因为我亲她。"雅各布毫不羞愧地说。

"好小子。"查理祝贺他。

我咬着牙等待电话接通。我拨了爱德华的手机号码。

"贝拉？"刚响第一声他就接了。他的语气不只是解脱——更多是高兴。我能听出背景里沃尔沃的引擎轰鸣声；他已经坐在车里了——那很好。"你把手机落在……对不起，雅各布送你回的家吗？"

"对。"我嘟囔说，"你能来接我吗，求你？"

"我已经在路上了，"他马上说，"怎么了？"

"我想让卡莱尔看看我的手。我觉得骨折了。"

前厅已经安静下来，我想知道雅各布什么时候滚蛋。想到雅各布的不安，我冷笑了一声。

"怎么了？"爱德华语气平缓地问。

"我扇了雅各布一巴掌。"我承认说。

"很好，"爱德华阴冷地说了一句，"不过我很遗憾你受伤了。"

我笑了一下，因为他听起来和查理一样愉悦。

"我希望我伤到了他，"我失望地叹了口气，"我对他根本没造成任何伤害。"

"那部分我可以补足。"他提议说。

"我就希望你能这么说。"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听起来不像你了，"他说着谨慎起来，"他干什么了？"

"他亲我了。"我怒道。

电话另一头只剩下引擎加速的声音。

另一个房间里，查理又一次开口。"也许你该走了，杰克。"他建议说。

"我想我要呆在这儿，如果你不介意。"

"真让人操心。"查理喃喃地抱怨。

"那只狗还在那儿吗？"爱德华终于开口问。

"是的"

"我到拐角了。"他冷冷地说，挂断电话。

我一放下电话，就听到他的车沿街冲刺的声音。我展开笑颜。他在门前一个急刹车，制动阀叫出尖锐的抗议。我去开门。

"你的手怎样？"我经过时查理问。查理看起来很不安，然而他身旁懒散地陷进沙发的雅各布却完全是一副轻松的模样。

我拿起冰袋给他看。"肿了。"

"也许你该招惹和你身高差不多的。"查理说。

"也许。"我赞同说，继续走过去开门。爱德华在等着。

"让我看看。"他呢喃道。

他温柔地检查我的手，非常小心，我根本没感觉到疼痛。他的手

如冰一般冷，贴在皮肤上很舒服。“你说骨折是说对了，”他说，“真为你自豪。你一定使了很大的劲儿。”

“用尽全力。”我叹口气，“显然，还不够。”

他轻柔地吻了吻我的手，“我会处理的。”他保证说，然后叫道，“雅各布。”他的语气仍是宁静平稳。

“快，快。”查理提醒说。

我听到查理也起身离开沙发。雅各布先进了门厅，他的行动更安静一下，但查理在他身后不远。雅各布的表情警惕而又期待。

“我不想看到斗殴，你们明白吗？”但他说话时只看着爱德华，“我可以去戴上警章，如果那让我的要求更正式一点。”

“不用。”爱德华以一种克制的语气说。

“为什么你不逮捕我，爸爸？”我说，“我是扇巴掌的人。”

查理抬起一边眉毛。“你想要上诉吗，杰克？”

“不，”雅各布不可救药地咧嘴笑道，“我什么时候都能索要回报。”

“爸，你房间里有棒球棒么？我想借用一会儿。”

查理平静地看着我。“够了，贝拉。”

“在你最后入狱之前我们先让卡莱尔看看你的手。”爱德华说，胳膊搂住我，领我走向门口。

“好吧。”我说着靠向他。因为爱德华在我身边，我已经不那么生气了。我感到满足，手也不那么痛了。

我们沿着人行道向外走，我听到查理在我身后焦虑地轻声说：“你要做什么？你疯了吗？”

“给我一分钟，查理。”雅各布答道，“别担心，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回过头看到雅各布跟着我们，他在查理惊讶和不安的表情注视下停下来关上了门。

爱德华起初无视他，领我走向车子，帮我上车，关上车门，然后转身，在人行道上面对雅各布。

我不安地从打开的车窗探出头去。我看见房子里查理站在前厅从窗帘后面偷看。

雅各布仍是随意的站姿，双臂交叠在胸前，但下颌的肌肉紧绷着。

爱德华平和而绅士地说话，奇怪的是，那让他的话更具威胁，“我现在不会杀你是因为贝拉会难过。”

“哼。”我哼声。

爱德华转过来一点点迅速冲我一笑，表情仍然很镇定。“到了早上你就会难受的。”他说，手指滑过我的脸颊。

然后他转回去面向雅各布。“但是如果再有一次你送回的是受伤的她——我不管是谁的错，我不管她仅仅是绊倒了，还是流星从天上掉下来刚刚好砸在她头上——如果你把她还给我时，她不像我把她放

下时那么完好，你就得用三条腿跑了。你明白么，杂种狗？”

雅各布翻了翻眼睛。

“谁还会去？”我小声说。

爱德华就好像没听见我的话，继续说道，“如果你再亲她，我会为她打碎你的下巴。”他许诺说，仍是温和的天鹅绒般却又包含着致命威胁的声音。

“要是她愿意怎么办？”雅各布傲慢地拉长腔说。

“哈！”我哼了哼鼻子。

“如果是她想要，那我不会反对。”爱德华平静地耸耸肩，“与其相信你对肢体语言的解释，你可能更想等她说——但那是你的脸。”

雅各布咧开嘴笑。

“你希望。”我抱怨道。

“对，他希望。”爱德华小声说。

“那，要是你看完了我的脑袋，”雅各布的声音因愤怒而尖锐起来，“你怎么还不带她去治手？”

“还有一件事，”爱德华慢慢地说，“我也会为她而战。你应该知道。我不会把任何事看作是理所当然，而且我会用你两倍的努力。”

“好啊，”雅各布咆哮说，“赢个丧失了斗志的人可没什么意思。”

“她是我的。”爱德华低沉的声音突然阴冷起来，不像先前那么平静，“我没说我会公平竞争。”

“我也不会。”

“好运。”

雅各布点点头。“是的，最优秀的男人获胜。”

“听起来很对……小狗崽子。”

雅各布脸上马上愤怒起来，他迅速控制住自己的表情，侧过身子越过爱德华向我微笑。我怒视他。

“我希望你的手能很快好起来。我很抱歉你受伤了。”

我很孩子气地转过脸不看他。

雅各布绕过车，坐进驾驶室。其间我一直没抬头，所以不知道雅各布是进屋了还是还站在那儿，看着我。

“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开车离开时他问。

“愤怒。”

他呵呵地笑。“我是说你的手。”

我耸耸肩。“我受过更重的。”

“确实。”他同意说，皱起眉头。

爱德华开车绕过房子进车库。埃美特和罗莎莉在那里，罗莎莉的腿从埃美特那辆巨大的吉普车底下伸出来，她那双美腿即使挡在牛仔裤里也看得出来。

埃美特坐在她旁边，一只手伸向她所在的车底下。过了一会儿，我反应过来他起的是千斤顶的作用。

埃美特好奇地看着爱德华小心地把我扶出车。当他看到我吊在胸前的手，眼睛睁成两个零蛋儿。

埃美特咧嘴笑道，“又摔倒了，贝拉？”

我气愤地斜眼看他：“不，埃美特。我扇了狼人一巴掌。”

埃美特眨了眨眼，随即爆发出响亮的笑声。

爱德华领我经过他们时，罗莎莉在车底下说话了。

“贾斯帕会赢了赌注的。”她沾沾自喜地说。

埃美特立马止住了笑，用一种鉴定商品的眼神看着我。

“什么赌注？”我停下脚步问。

“先送你去找卡莱尔。”爱德华催促说。他盯着埃美特，微微摇了摇头。

“什么赌注？”我转回来看他，坚持问。

“谢了，罗莎莉。”他小声抱怨说，紧了紧搂着我腰的胳膊，带我走向房子。

“爱德华……”我轻声说。

“很幼稚，”爱德华耸耸肩，“埃美特和贾斯帕喜欢赌博。”

“埃美特会告诉我的。”我想转身，但是他的胳膊像钢铁一样束缚着我。

他叹了口气。“他们打赌你在第一年会……出现几次失误。”

“哦。”我扮了个鬼脸来掩饰我突如其来的恐惧，我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打赌我会杀几个人？”

“对。”他极不情愿地承认，“罗莎莉认为你的脾气会增加贾斯帕获胜的几率。”

我感觉有点嗨：“贾斯帕赌人多。”

“如果你有一段时间很难适应，他会感觉好一点。他不愿做最脆弱的一环。”

“当然。他当然会好受一点。我猜我可能会创造出一些额外的谋杀，如果这能让贾斯帕高兴。为什么不呢？”我胡言乱语，声音空洞而单调。在我的头脑中，我看到了新闻头条，受害者名单……

他搂紧我。“你现在不用担心那些。事实上，如果你不愿意，你永远都不用担心。”

我呻吟了一声，爱德华以为是因为我手的疼痛，便带我更快地走向房子。

我的手伤了，但不是什么大伤，只是有一个指节裂了。我不想用石膏，卡莱尔说如果我能保证一直戴着，用支架也可以。我许诺了。

卡莱尔小心地把支架套在我的手上，爱德华终于明白我不是很痛了。他担心了好多次说我很痛，但我安抚他说没事。

好像我需要——甚至说是还有心思——再担心一件事。

自从贾斯帕解释了他的过去，所有他关于新生吸血鬼的故事便在

我脑中流转。现在，随着对他和埃美特的赌注的知晓，那些故事突然有了锋利的棱角。我竟然胡思乱想地想知道他们赌什么。当你拥有一切，什么东西还能激发你的兴趣呢？

我一直知道我会变得不同。我希望变成爱德华说的那么强壮。强壮，迅速，还有最重要的，美丽。一个站在爱德华身边并感到自己本就属于那里的人。

我曾努力不去想一堆其他的特性。狂野。嗜血。也许我无法控制住自己不去杀人。陌生人，从未伤害过我的人。就像西雅图持续增加的受害者，拥有家人、朋友和未来的人。有生命的人。而我，可能会成为剥夺他们一切的人。

但是，事实上，我处理得了那部分——因为我相信爱德华，完全信任他。他不会让我做任何我会后悔的事。我知道如果我要求，他会带我去南极洲猎企鹅。而且我会做任何能让我成为一个好人的事。好吸血鬼。那种念头让我咯咯地傻笑。要不是这个新的担忧。

因为，我如果真的变成那个样子了——像贾斯帕在我脑海中描绘出的那些新生儿恶梦般的画面——我还会是我吗？如果我想要的一切就是杀人，那么我现在想要的会怎么样？

爱德华那么强硬地要我不错过任何人类的经历。通常，那种做法有点傻。没有什么人类的经历我会害怕错过。只要和爱德华在一起，我还能要求什么？

他看着卡莱尔治疗我的手，我看着他的脸。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我对他的渴求。那会，那可能，改变吗？

有没有什么人类的经历是我不想放弃的吗？

暮光之城-月食（上）　　完！！！